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
後漢書郭躬傳曰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
別也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
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
於法彭得斬之帝曰畢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何
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
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棄戲即
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之議
吳志陸遜傳曰遜假節鉞爲大督逆曹休斬獲萬餘
吳祿曰假陸遜黃鉞吳主親執鞭以見之
晉書天文志曰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曰天之
武備也
又曰參十里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鉄鉞主
斬刈
又曰青龍三年六月丁未鎮星犯井鉞占曰爲兵氣也
又曰甘露元年七月乙卯熒惑犯井鉞占曰並有兵事
唐書曰天寶中制黃鉞古來以金爲飾金者應五行之數
有肅殺之威夫金稱黃理或未當其鉞宜改爲金鉞副鉞
威武之義焉
司馬法曰夏執玄鉞
崔豹古今注曰玄鉞諸公主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
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

博物志曰武王伐紂度河大風波武王操鉞秉麾七之風波立濟

正部曰奔逸之士不避斧鉞

張平子西京賦曰於是虫豸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

張平子東京賦曰總輕武於後陳奏鼛鼓之嘈嘽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

又曰方相秉鉞巫覡操斬桃張梜矢所發無臬

又曰我光武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

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曰錫以二輅虎賁鈇鉞

陳孔章檄吳將校部曲文曰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

又曰伏鈇嬰鉞首腰分離

范蔚宗傳論曰梁冀受鉞迹罔公正思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

曹植王仲宣誄曰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荊人或違陳戎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三

兵部七十三

劒上

釋名曰劒撿也所以防撿非常也又斂也以其在身拱持斂在臂內也其旁鼻曰鐔鐔尋也鐔尋也帶所以貫尋也其末曰鋒末之言也

韻集曰鐔音譚劒口也

方言曰鞘音消謂之室

說文曰韜謂之衣赤曰裨音造

字林曰璇直例劒鼻也

禮記曰武王克商後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

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武賁之士脫劒
又曰進劒者左首（尊也）
又曰受弓劒以柙（敬也）
周禮曰周官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刃音臘）兩從半之（劒皆兩殺趨罕者）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莖謂劒天人中之所握以止手）其莖設其後（謂從中以却稍大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鋝音俳謂之上制）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今之上首也各以形貌大小帶之士勇士也）
又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左傳曰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夫無罪懷璧其罪君焉用此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劒叔曰是無厭將及我遂伐虞故虞公出奔洪池（洪池地名）
又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大夫也
又曰吳公子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掘地爲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鈹蓋者獻体改服於門外進蓋者獻體解衣也）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承執蓋者也）光偽足疾入法掘室（恐讎作王黨殺專諸實劒魚中以進之也）遂殺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吳人皆喜唯伍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吳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屬鏤劒也
又曰楚太子建爲鄭人殺之其子勝在鄭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劒子平見之曰王孫何以自厲也曰將以殺汝父也
又曰宋殺申冉楚子聞之劒及寢門之外怒也
家語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劒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劒自備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壃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暴則以仁圖之何必持劒子路曰由乃得聞此言也請攝齊以受教
又曰顏回曰願鑄劒戟爲農器

戰國策曰韓卒之劒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宛馮龍泉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當敵於甲盾耳此天下名器也
國語曰齊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曰小罪讁以金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試諸壤土乃甲兵大足也
史記曰吳季扎之初使北過徐君好季扎劒口弗敢言季扎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劒繫徐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當誰予乎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又曰平原君及毛遂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遂按劒而上請平原君曰從者利害兩言而決耳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之胡不下吾乃與若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今十步之內王不能恃楚國之衆之也王命懸於遂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所羞而王弗知惡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諸侯乃定從

又曰范雎傳云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鈆劍利而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也

又曰李斯上書云今陛下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

又曰陳平間行杖劍亡渡河舡見人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寶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躶而佐刺舡舡人知無有乃止

又曰鄒陽上書梁王云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又曰高祖送徒驪山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

蛇一

又曰高祖嘗酒雒陽宮曰吾有三傑而能用之故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吾擒也

又曰高祖擊英布時爲流矢所中高祖問醫曰病可治乎醫曰可治於是高祖慢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又曰伍員奔吳舡人濟之員感其德解寶劒賜之舡人曰子達吳勿相忘劒則不敢以當

又曰魏祖爲丞相好武皆令諸吏有奏事者帶劒而前奏或有不帶劒者入奏事乃借錯劒而方敢入

又曰荊軻衛人之燕燕人謂之軻卿軻卿好讀書學擊劒故以術說元君元君不用

又曰司馬相如好讀書學擊劒故父名曰犬子

漢書曰馬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

應劭曰櫑具標首之飾

櫑音壘治壯人之貌

又曰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回王之高祖使中大夫陸賈賜他印爲南越王七賜賈橐中裝千金賈有五男乃出所使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

給人馬酒食極勸十日而更約所死家得寶劒其遊濮庭
名聲籍甚言很籍甚盛也
又曰朱博奏王莽爲賤人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
門下掾孔休守新都伯休謁見莽七盡禮自納休亦聞其
名莽後病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劒欲以爲好休不
肯受莽因見誠知君幽有癥美玉可以臧癥休復亂讓莽
曰君謙其價耶遂椎碎自裹以進休乃受之
又曰朱雲曰臣願請上方斬馬劒辟佞臣一人首上問誰
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務農勸人賣劒買牛曰可爲佩牛
乎

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於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增
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爲人不
忍汝入以劒舞因擊殺之莊入爲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
請以劒舞因按劒和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獲
免
又曰孝景帝賜衛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不敢奉詔上曰
劒人之所施獨留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尚盛未
嘗服之也
又曰質氏以治削而鬥食注治刀劒也
又曰王莽使武賁以斬馬劒挫音劉董忠
又曰梁冀帶劒入省尚書張凌呵止令出冀跪謝凌不應

因劾奏詔以一歲俸贖罪

楚漢春秋曰上過陳晉鄙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如何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鄙生瞋目按劍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

後漢書曰韓稜爲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盡劍惟此三人特以寵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泉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泉可淬刃劍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也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直追切漢官椎成作鑄成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謝承後漢書曰延熹中詔應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急燋爛以雪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俸錢十萬駮犀方具劍金錯把刃劍革帶各一奉其勉之也

又曰吳郡張業字文仲叔爲郡門下掾遂太守歸鄉里至河內遇賊業授劍與賊交戰而死子武時幼不識父傷父喪不還每至節日持業所遺劍至河內到業死處酸酒悲哀感動路人

東觀漢記曰世祖十三年王國有獻名馬寶劍直百金馬以駕故車劍以賜騎士

又曰馮石襲卅公主封獲嘉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

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晉飲十數日賜駮犖具劒
紫艾授玉玦各一
又曰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平關中上自河南賜異
乘輿七尺王具劒
又曰光武有駭犀之劒以賜陳遵
魏志曰文帝爲太子時與鄧展飲酣論及劒術不決時方
食甘蔗因以習之下殿數交三中其臂
魏畧曰嚴幹字公仲器性重厚篤好擊劒
魏氏春秋曰魏武過故人呂伯奢伯奢不在家人爲
供具聞其食器聲疑其圖已仗手劒殺八人既見食飲延
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令人負我

吳書曰太史慈臨亡歎息以
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劒以
晉書曰上公九命則劒履上殿
又曰張軌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其恍遺軌以帝所
賜劒謂軌曰自隴已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劒矣
又曰武庫火歷代之寶孔子履漢高斬白蛇劒王莽頭皆
失所在張華見龍劒排戶而飛去
又曰何攀除兗州刺史錫班劒赤舄
又曰三如初聚衆作逆敗王敦弟稜愛驍武請敦配麾下
稜甚加寵遇如數與敦將角射鬬爭爲過稜杖之如甚以
爲恥初敦有不軌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異色乃密使人

激怒如勸令殺稜因稜閑宴如請劒舞爲勸稜之如於是舞刀爲戲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遂直前斬稜敦聞而佯驚亦捕如誅之

又曰張華傳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唯司空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舜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唯牛斗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劒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若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劒佩之斯言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寃共尋之可乎煥許之

華大喜即補煥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劒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劒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劒幷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大朝將亂張公當受上禍此劒當擊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劒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以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七更以拭劒倍益精明華誅失劒所在煥子爽爲州從事持劒行經延平津劒忽於腰間躍出

隨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劒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
文章沒者懼而返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劒來
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
多此類

又曰戴記云劉曜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俗隱迹營涔
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二童子入跪曰營涔王使小臣
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二
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有銘云神劒服御除衆毒曜遂
服之劒隨四時變爲五色

崔鴻後趙錄曰張賓閑莚有大節嘗自謂昆弟曰吾自言
智等鑒識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勒與諸將下山東
賓曰吾歷覽諸將燭胡將軍可與共成事者乃提劒軍門
大呼請見

宋書曰初世祖嘗賜謝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
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荅曰昔以與嘗爽別竊
爲陛下朴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梁書曰天監五年廬陵太守王希聃於高昌縣獲銅瑞劒
二口以聞曰薄伐凶醜而龍淵耀質凶奴將滅白旗表徵
又曰七年會稽太守衡陽王元簡上言餘姚縣掘地得劒
二口又於縣東江水中得劒一口文漫若雌雄
又曰羊侃初爲尚書郎以勇聞魏帝嘗謂曰郎官爲卿爲
武豈羊質武皮乎試作武狀侃因以手抉毀柱沒指魏帝

壯之賜以珠劒

三國典畧曰侯景篡位遷豫章王棟別宮白虹貫日三重其夜月入太徽掩帝坐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墜落景自俯拾心極惡之

五代周史曰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父覇累贈太子太師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剸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畧無懼色紹光因擲劒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劒五枚三大二小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磐郢四曰魚腸五曰鉅闕秦客薛燭善相劒王取豪曹示之薛燭曰非寶劒也夫寶劒五色並見今豪曹五色黯然無華殞其光亡其神矣王復取鉅闕示之薛燭曰非寶劒也夫寶劒金錫和同氣如雲煙今其光已離矣王復取魚腸示之燭曰夫寶劒者金精從理至末不逆今魚腸倒本從末逆理之也劒服此者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王取純鈞示之薛燭矍然而望

之日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美容始生於湘池觀其文如列星之芒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渙如氷將釋見日之光此純鉤也者王曰是也客有買此劒者市之鄉三十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其可與乎辭燭曰不可臣聞王之初造此劒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道雷公發砥蛟龍捧爐天帝壯炭太一下觀於是歐冶子曰天地之精悉其伎巧造爲此劒吉者宜王卤者可以遺人凶者尚直萬金況純鉤者耶取湛盧示辭燭曰善哉衛金鉄之英吐銀錫之精奇氣託靈有遊出之神服此劒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國幺常乃以湛盧獻吳王僚湛盧去如楚昭王寤而得

召風胡子問之曰此劒直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群神上天歐冶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不可與況駿馬萬戶之都乎

又曰越王問范蠡用兵行陣對曰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願君王問以手戰之道立可見也處女將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曰聞子善爲劒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隱袁公即跪拔林之竹處女即捷其末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因舉杖擊之袁公即飛上樹變爲白猨女別去見越王越王大悅乃命五校之隊長高才習之以教軍人當此之時皆稱越女劒

又曰干將者吳人與歐冶同師俱作劒前獻劒一枚闔閭

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劒採五山之精合六合之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鉄之精未流莫耶曰子以憙爲劒聞於王七使子作劒三年不成者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劒得無當得人而後成干將曰昔吾師之作冶也金鉄之類不消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揃音剪指投之爐中使僮女一作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鉄乃濡遂以成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閭甚惜之

又曰伍子胥過江解劒與漁父曰此劒中有七星北斗文其直千金

越絶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寡人願賚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內吳王請此二人爲鉄劒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之爲鉄劒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其鉄英爲劒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劒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之精神大悅見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劒其名爲何風胡子曰一曰龍淵二曰大阿三曰工市楚王曰何爲龍淵太阿工市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太阿觀其鋩巍巍翼翼如

流水之波欲知工市觀其鐻從文間起至眷而至如珠而不可柱文若流而不絕晉魏聞此三劒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盡庫無兵革於是引太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畏白楚王於是大恍曰此劒威耶寡人力也風胡子對曰劒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劒鉄耳固能有精神如此乎風胡子曰神楚以石為兵黃帝以玉為兵禹以銅鐵為兵天下皆服此亦鉄之神也王之德也

又曰闔閭冢吳縣昌門外名曰白虎丘磐郢魚腹之劒在焉十萬人治之葬三日白虎居上號曰虎丘

又曰伍子胥走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恒人因載入舡子胥即解其劒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劒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荊王有令曰能得伍子胥者賜之千金吾欲得荊王之千金何以子百金之劒為漁者渡子胥之津曰亟逆食而去無令遣追者及子也子胥行即覆舡伏以首自刎而死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冶劒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壯問母知之乃上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廣吞炭變音七年琴成入韓逢其妻從置樴對妻而笑妻泣曰君何似政齒政曰天下人齒相似反入山援石擊落其齒以刀內琴中刺韓王

列士傳曰將莫耶為晉君作劒三年而成劒有雌雄天下

名器也乃以雌劒献君留其雄者謂其妻曰吾藏劒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劒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尒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劒思於屋柱中得之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讎購求甚急乃逃朱與山中遇客欲爲之報乃刎首將以奉晉書客令鑊煑之頭三日三日跳不爛若往觀之客以雄劒倚擬君頭墮鑊中客又自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分葬之名曰三王冢列異傳曰莫耶楚王作劍歲其雄者搜神記亦曰爲楚王作劍餘悉同也

孝子傳曰眉問赤名赤鼻父干將莫耶父爲晉王作劒二藏雄送雌毋孕赤父曰男當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劒在其巔及產果以告赤乙破柱得劒欲報晉君客有爲報者將乙首及劒曰晉君甚急烹之首不爛王臨之客以爲擬王乙首擊湯中客因自擬之三首盡糜不分乃爲三冢曰三王冢也

文士傳曰魏文帝愛揚脩才修珠後追憶修修曾以寶劒與文帝文帝後佩之告王右曰此楊修劒也

周斐先賢傳曰嘉給縣功曹儀小吏常持劒侍臣功曹役即投火於地以劒帶槩樹趍謁府門

南記曰魏應字尹伯任城人明帝詩章帝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劒玦衣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考通識達道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以後將改過予既已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有盜畏君聞之反與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已而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聞之知是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勸布爲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字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永失所取而瞞慕或能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攬其袂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子其請告吾姓名將以告王烈乃謂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見之使人尋乃昔時盜牛人也

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曆卜占晉司空張華夜見異氣起牛斗華問煥煥見之乎煥曰此謂寶劍氣華曰時有相吾者云君當貴達身佩寶劍此言欲效矣乃以煥爲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劍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劍光艷照曜乃送一劍幷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劍華得劍幷土曰此干將也莫耶已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乃更以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七得磨劍鮮光愈亮及華誅劍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匣莫知所在後煥亡煥子奚帶劒經延平津劒無故墮
水令人沒水遂覓見二龍長數丈盤交須臾光采微發耀
日映川
說苑曰經侯往過魏太子左帶王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
又曰西門過渡河而潤焉能說諸侯過曰干將莫耶拂鍾
不錚以之擣衣會不如兩錢之錚楚刖
又曰齊湣淳于髡到楚髡爲人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
無人耶而使子來于何長也髡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尺
之劒欲斬無狀王七曰止吾但戲予耳即與髡共飲酒
塩鉄論曰所謂利兵者非謂吳楚之銛干將之劒也以道
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
德爲胄仁義爲劒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
不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
細矣
魏文帝典論曰余好擊劒善以短乘長選茲良金命彼國
工精而煉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駱鑪臣稟自敦
又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劒長
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厲以礛諝監諸音
以文王表以通犀光似星名曰飛景礛諝青
礪古也
世說曰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覩無所
見唯有一劒停王空中欲進取之劒作龍鳴虎吼遂不敢

近俄而徑飛上天

又曰鍾會是荀濟北從勇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好寶劒可直百萬常在毋鍾太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毋取劒仍竊去不還荀深知是鍾無求得求思所以報之鍾會兄弟共以千萬起新宅始成其精麗未得移住荀善畫於是潛往畫鍾門堂並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來入門便大感慟於是宅遂空廢

陶弘景刀劒錄曰夏禹宮闕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劒長三尺九寸後藏之會稽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記星辰背記山水日月

又曰啓子少康在位二十九年歲次辛卯三年春鑄一銅劒上有八面長三尺一寸頭方

又曰孔甲在位四十年以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頭山鉄鑄一劒銘之曰夾古文篆長四尺一寸

又曰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劒長二尺九寸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又曰武丁在位五十九歲次戊午鑄一劒長三尺銘曰照膽大篆書

又曰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劒各投五岳鎮方岳大篆書長五尺

又曰閭王夷在位十四年歲次癸酉鑄一劒銘曰日駿長三尺大篆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秦昭王在位五年元年丙午鑄一劒長三尺銘曰誠
大篆書
又曰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三年丁巳採北祇銅鑄二劒銘
曰定秦李斯小篆書李斯刻一口埋在阿房闕下一口埋
在日觀臺長六尺
又曰前漢劉孛在位十二年季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
得一鈇劒長三尺小篆書銘曰赤霄夂貴常服之此即斬
白蛇之劒也
又曰文帝恒在位二十三年以初元十九年庚午鑄三劒
各長三尺三寸銘曰神龜形以應大横之兆帝崩命入玄
宮
又曰武帝徹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乙巳鑄八劒各
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嵩霍衡華太山皆埋之
又曰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太始四年鑄兩劒各長三尺
一曰毛二曰貴以應足下毛之祥皆小篆書
又曰平帝衍在位五年元始元年辛酉掘得一劒上有帝
名因服之大篆書
又曰新室王莽在位十八年建國五年庚午造威開及神
劒皆鍊五石爲之銘曰神勝萬國伏小篆書長三尺六寸
又曰劉更始聖公在位二年自造一劒銘曰更國小篆書
又曰後漢光武劉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貴時在南陽鄂水
中得一劒文曰秀覇小篆書帝服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漢明帝永平元年戊午鑄一劒上作
龍形沈之于洛水洛水清徃徃有人見
又曰章帝建初八年鑄一金劒投之伊水
中以厭膝人之惟弘景按水經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
人浴輒引之投水
又曰安帝祐元年永初七年鑄一劒藏峨嵋山疑
山王也
又曰順帝寶在位十九年永建元年鑄一劒長三尺四寸
小篆書銘曰安漢後遂爲年號
又曰靈帝宏在位二十一年以建和三年鑄四劒銘曰中
興一劒無故而失

又曰魏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於谷中得一劒三尺六
寸上有金字銘曰孟德正常服之
又曰齊王芳正始六年造一劒常服之無故失其刃但有
空匣
又曰吳主孫權黃武五年採武昌山銅鉄作一口劒萬口
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網越炭作之上有大吳
篆字
又曰吳孫權赤烏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劒帝賜周瑜
又曰孫亮建興二年鑄一劒銘曰流光小篆書
又曰孫皓建初元年鑄一劒銘曰皇帝吳主小篆書
又曰蜀後主劉禪延熙二年造大金劒長一丈二尺鎮劒

口山往往人見輝光後人處處求覓不得

又曰宋劉昱元徽二年於蔣山預造一劍銘曰來蜀小篆書

又曰蜀主劉備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鉄鑄八鉄劒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佩一與太子一與宋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二與張飛關羽一與趙雲並是亮書作風角處所

又曰晉懷帝名熾永嘉元年造一劒長五尺銘曰步光篆字

又曰東晉司馬衍咸和元年造劒十三口銘曰興國

又曰東晉司馬昌明太元十年於金華山頂埋一劒銘曰神劒

又曰後魏道武帝登國元年於阿理鑄二劒一銘曰鎮山一銘曰沈水並隸書

又曰明元帝以太常元年造一劒長四尺銘背曰太常

又曰太武帝至真君元年有道士繼天師自爲帝造劒因改元爲真君劒長三尺六寸隸書

又曰梁武帝蕭衍天監元年即位至普通中歲在庚申命弘景造神劒十三口用金銀銅鉄錫五色合爲此劒長短各依劒洞術法一曰疑霜道家三洞九真劒上刻真人玉女名字二曰宮儀備齊六宮有劒神名無刀刻宮宿星皇后服之三曰摘光備非常御斬刺長三尺六寸上刻風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雨師形名四曰九天出軍行師君執授將長五尺金鏤作
蚩尤神形五曰伐形刻符錄道家登真圖口決六甲神長
五尺六曰四目突宮闊齒被卧止小室幄帳中長三尺五
寸七曰五威靈光長二尺許半身丑上刻星辰北斗天市
天魁二十八宿服此除百邪魑魅去厭師伏用之入廿風
鳥有惡鳥鳴起鎮之上有黃帝呪法禹步形勢用之九曰
司命行刑煞罰者執之賜萬姓自裁皆卜日禮劒生畜男
子張矢穀劒則用之十二曰來昌鎮國安社用之長七尺
十三曰閭劒長六尺所以作十三口象閭月故也取上元
甲子時加斗魁加歲正月旦合之取風雷雨震日止環
偏長八寸文曰服之者來治四方小篆文

卷終

呂氏春秋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山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舡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刺慶之已絶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劒以與丈人曰千金劒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石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吳尚猶不取今我何用子之千金劒爲乎伍員遇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從得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將奚不有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相劒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紐也黃白雜則堅且紐良劒也難者曰白所以不爲紐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紐又柔則銕堅則折劒折且銕焉得爲利劒乎之精未嘗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吳此忠臣之所患賢者之所以廢也

又曰荊有次非者（一作得）得寶劒于干遂（干邑名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汝常見兩蛟夾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曰若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棄劒而已余何愛焉遂攘臂祛衣拔劒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舟中之人皆獲全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周禮侯執信圭以次非爲勇武侯）孔子聞之曰腐肉朽骨猶能除害見幾哉

又曰劒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

又曰楚王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劒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刻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劒不行求劒若此不亦惑乎

龍魚河圖曰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石冶其石爲鉄作劒光明照洞如水精以割玉如上

又曰劒名飛拂

山海經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以飾刀劒口

又曰汲郡冢中得銅劒一枚長三尺五寸今所名千將劒
明古者通以錫銅爲兵器
又曰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劒
廣雅曰斷蛇魚腸純鉤惇支祭愉厲鏤千勝堂谿墨陽並
劒名也
用遷輿服雜事曰劒所從來久矣其後准朝服帶劒晉朝
代之以來貴者王餘首賤者以蚌金良玳瑁爲雕飾
張敝晉東宮舊事曰太子儀餘有玉頭劒
古今注曰吳大帝有寶劒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
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
十洲記曰流洲在西海中上有山川積石爲昆吾冶其石
成鉄作劒光明照如水精狀割玉如泥
漢武內傳曰王母帶分景之劒上元夫人帶流黃擢精之
劒
神仙傳曰眞人去世多以劒代形五百年後劒亦能靈化
其驗矣
西京雜記曰漢高祖斬蛇劒以七彩珠九華玉爲餘五色
瑠璃爲匣刃上常如霜雪光景照外開囊棱稍轍有風氣
射人
拾遺記曰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劒騰空劒若四方有兵此
劒則飛赴指其方則克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
又曰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牛白牛白馬祀昆吾山神以

成八劒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日光晝暗金者陰也陰盛則陽滅二日斷水晝水開則不合三日轉魄指月蟾兎爲之倒轉四日懸剪飛鳥遊遇觸其刃如斬截焉五日驚鯢鯨以之沈海鯨鯢爲之深入六日滅魂扶以之夜行不遇魅魅七曰却邪有妖魅見之則止入曰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也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於牛斗之間占者以爲吳方興唯張華以爲不然及平此氣愈明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舁人問天文將來吉凶孔章曰無他象唯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耳此氣自正始嘉平至今日衆咸謂孫氏之祥唯吾識其不然今聞子言乃玄與吾同今在何郡曰在豫章章爲豐城令至縣移獄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九尺開之得二劒一龍淵二即太阿其夕牛斗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龍淵而進之劒至張公於窓發之光焰韡七煥若電發後張遇害此劒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誡其子奚曰恒以劒自隨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劒忽於腰中躍出初出猶是劒入水乃變爲龍逐而視之見二龍相隨而逝焉孔章曾孫穆之猶有張公與其祖書及覆乘根紙古字縣後有掘劒窟方廣七八尺搜神記曰東越門中有嶺高數十里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吏下夢巫覡欲得童女

嵩八月朝祭送蛇輒吞之以用九女季誕有小女名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劒咋蛇作大數斛深密灌之以置穴口蛇出頭大如囲目如二尺鏡先啖深密寄便放大咋蛇以劒斫殺得九女髑髏越王乃娉寄為后

又曰會稽賀瑀字彥琚得疾不知人唯心下温二日蘇云吏以將上天人曲房房中有磳架其上磳有印中磳有劒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劒而出門吏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劒唯得使社公耳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舊宅高祖斬白蛇劒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陳衛咸見此劒屋飛出莫知所向

辛氏三秦記曰三月三日秦昭王置酒河曲有神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劒曰令君制有西夏

老子曰服文彩帶利劒

又曰善攝生者兵無所容其刃

莊子說劒篇曰昔趙文王喜劒士夫劒士者冠雄冠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晝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劒士者奉千金左右曰莊子弗受與使者往見太子曰聞太子欲用周者絶王之喜好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者唯劒士也莊子諾周善為劒太子曰吾王所好劒士也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見說之今夫

子必儒服見王事必大逆莊子謂治劒服三日太子乃見王七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焉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七夜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捧劒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使劒士交劒莊子曰望之以久矣王曰夫子御杖長短如何莊子曰臣之所奉皆可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之劒有諸侯之劒有庶人之劒王曰

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衛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鉄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四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智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鉄此劒直之以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人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電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

劒何如曰庳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
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無異鬬鼠
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
庳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
王環之莊子曰王安坐定氣劒事畢矣於是文王不出宮
又曰千越之劒匣而藏之不敢輕用寶之至也
又曰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爲鏌鋣
列子曰魏黑臼邳以醫嬖於邳章匿嫉私邳章之子來
門謀復父讎而刊氣甚恬其形甚露羸耻假力於人誓以
手劒而黑邳力抗百人非人類也其視來丹猶鵝鶩也來

丹之友申抱曰子然黑邳之易子過矣將奚謀
焉來丹瑟涕曰願子爲我謀申抱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
殷之寶劒三僮子服之邽三軍之奚衆不請焉來丹適衛
見孔周執僕禮請先納妾子後言所欲周曰吾有三劒唯
子所擇而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
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不覺二曰承影將
且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祭北面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
莫有其狀其觸物也窈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三曰宵練
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形而不見影而不見形其觸物輒然而
過音音藥隨適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劒傳之十三世
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押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請其下者

孔周乃歸其妻子跪而授其下劒丹再拜受之執劒從黑
卯醉偃卧牖下自頸至腰三斬黑卯不覺丹以黑卯死趣
而退遇卯子於門又擊之三下如接虛卯子方笑丹知劒
不能殺人也歎而歸卯醒怒妻子醉而覆我使我嗌疾而
腰急其子曰丹之來過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強
彼其厭我哉

又曰宋有蘭子者以數千宋元君弄七劒迭躍之五劒常
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戎獻昆吾之劒赤刃王如切泥
管子曰昔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爲以劒
鎧此劒之始也

又曰羽劒珠餚者斬生之斧也
墨子曰良劒期乎利不期乎莫耶
孫卿子曰干將莫耶巨闕辟閭皆古之良劒也
尉繚子曰吳越臨戰左右進劒
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接兵用刃此將軍也一劒
之任非將軍事也

又曰一賊鋏劒擊於市萬人無不觸辟者臣以爲非一人
獨勇一市萬人皆不肖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劒也
燕丹子曰荆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胷秦王曰今
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聲曰羅縠

單衣可裂司德狀年二而絕人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衍是詹袖超屏風而走荆軻擲劒中銅柱焉

淮南萬畢術曰拔劒倚戶兒不夜驚

又曰夫淳劒魚腸之始下夫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高誘注曰魚腸丈魂屈譬若魚腸

又曰劒工或劒之以莫耶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作武夫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抱朴子曰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

符朗子曰符朝弃千金之劒抱朴子趨曰何夫子弃大而存小乎符朗不應

賈子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劒諸侯三十而冠帶劒大夫四十而冠帶劒隸人不得冠庶人不帶劒

元倉子曰蜚景之劒威集白日氣成紫蜺以之封獲則與厮俱衛刃也無擇蜚景神劒也厮賤也神劒雖利以之獲隸賤司於爨刃者也及夫凶邪流毒沸騰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千里之內不晉行矣流毒溫疫之氣也此神劒之能辟刃邪故咸光所行千里之內未嘗晉止者也

宋王大言賦曰長劒倚天外班固幽通賦注曰衛靈公太子蒯聵爲無道好帶長劒長一丈公鍊乃作短者長一尺公知不可以專國乃逐之

魏都賦曰劒則流彩之珎質素之資乍虹射波映或龜文龍藻服之可以劒百蠻指麾可以開昏墝

古詩曰腰中鹿盧劒可直千萬餘博物志曰劒後擊鹿盧名曰屬鏤

又曰何意百鍊鋼化爲繞指柔

班固詩寶劒直千金

又曰延陵輕寶劒

曹子建詩曰拊劒西南望

江文通詩曰倚劒臨八荒

宋鮑昭詩曰雙劒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沱吳江裏維飛入洛城是江深無底楚關有崇嵩一爲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梁吳均詠寶劒詩曰我有一寶劒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鍔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携

梁崔鴻詠劒詩曰寧劒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丘精初獻術千戶竟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持此問風胡

曹植七啓曰步之光劒越劒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翡翠緣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

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劒歐冶所鎔陽劒也名耶谿之挺赤山之精銷踰羊頭羊頭骨銷之也鏌鋣以鍛成乃練乃鑠萬辟千灌皆銷名鍊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氣化成陽文陰縵旣亦流綺星連浮綵艷發光如散電質如曜雪霜鍔氷凝水劒霜潔形冠豪曹名琮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

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蠵以爲三絶重甲而楙利
又曰若其形寢辭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兩都或馳
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
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噓呼風
此蓋希代之神兵也
楚詞曰執堂溪以剣堂溪名佛逢秉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
又曰撫長劒兮玉珥珥劒
雲之崔巍高兒
又曰余幻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冠青
後漢孫瑞劒銘曰天生五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
商辦物利用勳伐彌彰暨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寶劒巨

梁崔鴻誄劒詩曰室劒出昆吾龜龜夾采珠五精初献術
千戸竟論都匣氛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持此
問風胡
曹植七啓曰步之光劒越劒華藻繁繆師以文犀彫以翡
翠緣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称儁隨
波截鴻水不漸刃
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劒歐冶所荣陽劒名也耶谿之挺赤山
之精銷骭羊頭鏌頭骨鏌之也鏌以鍛成乃練乃鍊万辟千灌鋩
鍊豐隆奄椎飛廉扇炭神氣化成陽文陰縵既亦流綺星
連浮綵艷發光如散電質如曜雪霜鍔氷凝水劒霜鎩形
冠豪曹名琳巨闕指顧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馳斷浮蝸以為三絶重甲而稱利
又曰若其形震辭燭光駭風胡儁兼三卿声貴而都威馳
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幼冠万載威曜死穷揮之者死前擁
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国横制八戎爪牙景附亞夏承風
此蓋希代之神兵也
楚詞曰挑堂溪以劍堂溪名拂逢秉干將以割肉
又曰抚長劒兮玉珥
又曰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冠青
雲之崔巍鵕
後漢孫瑞劒銘曰天生五才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
商辨物利用動伐彌彰堅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寶劒巨
闕墨陽精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昭威耀
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強
晉裴景聲文身劍銘曰鑄以良金名垂長劒耿介休
文經武陛斷玄舉水截輕羽九功斯像七德是輔
晉張協太阿劒銘曰太阿之劒世載其美淬以清波斂以
越砥如玉斯曜若景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梁簡文
帝謝勅賚方諸劒等啓曰纔發王函雕奇溢目始開牙檢
麗飾交陳已疋丹霞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且貴器用
惟宜寒暑無華左右相照
梁沈約為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劒啓曰田文重氣豹名四
豪及寶劒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

加玩服以深存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部七十六

刀上

釋名曰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其室曰削削峭也其形峭殼裹刀體也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來口也下末之飾曰珌珌畢也在下之言也巨刀曰拍髀帶時拍體旁也

又曰露拍言露見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爲刀形而幾刃備容儀而已剪刀前也書刀給書僮札有所刊削之刀也封刀鉸刀皆隨時名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文曰刀兵也象形劉五各切刀劒刃也削鞞也歌闌曲刀也鞞布頂切女劑居綺切勵居衛切

宇村曰琫佩刀下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琫佩刀飾也

太公兵法曰刀之神名曰脫光

尚書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注曰寶刀赤刀劒也大訓書也

詩曰執其鸞刀

又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舟帶也

禮記曰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爲宰子產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穀梁曰孟勞魯之寶刀也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

春秋繁露曰禮之所爲興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

春秋演孔圖曰八政不中則天雨刀

史記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酹子曜切非其任強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

漢書曰昭帝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庭涕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加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歸漢也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

刀買犢可爲帶牛而佩犢者也
又曰蓋寬饒奏事上以爲怨謗下吏竇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又曰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征大宛軍中無水援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又曰王尊爲東平王相王曰願觀相國佩刀尊前引小視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刀
王
後漢書班固與弟超書曰竇侍中遺仲升楚騰陵錯橫刀一枚
璩皂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
又曰河南尹朱儁董卓陳軍事卓折簡曰我百戰自勝汝
續漢書輿服志曰佩刀乘輿黃金通身雕錯半蛟魚鱗金柒錯雌黃室五色諸侯黃金錯環狹半扶畢室公卿百官皆淳黑不半扶小黃門郎雌黃室中黃門郎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曰虎文皆以白珠蛟爲標口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
謝承後漢書曰卅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用施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之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及經任勢臨事宜然
又曰應奉得賜金錯把刀
東觀漢記曰朱暉字文季年十三與勇卅家偶入宛城道

遇賊欲奪婦女衣暉拔刀曰錢物可得諸毋衣不可奪今日朱暉死也賊義之笑曰童子內刀遂放遣

又曰賜弟遵金對鮮卑組帶一具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兩刓環橫刀金錯刓尺八佩刀各一

又曰祭遵襲畧陽遣護軍王忠皆持鹵刀斧伐樹開道至畧陽襲隗囂

又曰班超曰臣乘聖威神出萬死之志冀立鉞刀一割之用

又曰馬嚴爲陳留太守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上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佩刀書刀革帶付龔賜嚴遣太醫送方藥

又曰張步攻耿弇營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獻帝春秋曰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董卓無道欲身自殺之挾佩刀詣卓孚語畢辟出卓至閤執手孚因引刀刺卓

匕多力却不中卽殺孚

英雄記曰董卓謂袁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而覺之遣所親閒琮七令宋忠詣備宣白是時曹公在宛備乃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告我不亦大

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誠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也

魏志曰王祥事後母至孝後母嫉之伺祥卧以刀斫之值祥出外持刀斫着被祥知不言如故

又曰許褚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懼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

又曰典韋陳留人形貌桓魁膂力過人好節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爲讎韋爲報之禮故富春長備怨其謹常乘車載鷄酒僞爲候者門開懷七首入殺禮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禮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之

魏武帝令曰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文學將以次與之

吳志曰孫堅至錢塘會海賊掠賈人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以兵以邏遮收賊七望見爲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

又曰孫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張昭諫切權不能堪按力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折孤孤當恐失計照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見用而每竭愚忠者誠

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床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泣涕橫流權卽刀置地與昭對泣

吳書曰凌統悉定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戰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徙屯

江表傳曰孫權授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曹操者與此案同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人心常懍懍

王隱晉書曰衛瓘監軍護軍鍾會素與瓘至厚坐則同床行則同輿會書板上欲殺胡烈等示瓘七言不可會自削弃反問瓘何許聞消息相疑益露瓘則上見烈故給使令出語三軍會遁瓘不得議定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

陸機晉書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之濬主簿李毅賀曰夫三刀為州而見四刀為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為益州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尚非其人刀或為害鄉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祥為司空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輩允汝後必與廷稱此刀故以相與覽後弈世賢典於江東

又曰孫恩者亦名靈秀琊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事五斗米道恩叔泰字敬遠師事錢塘杜子恭子恭有內術嘗就人借斫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送相還刀主行至加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斫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

又曰郭翻武昌人嘗刀於水路人爲取翻仍以與之路人曰不尚不取我豈能復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之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然乃復驚汲爲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矣

晉書曰元帝以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荅曰謹當躬自執佩誠截二虜

又戴記曰慕容翰比投宇文歸旣而逃還歸乃遣勁騎自餘之翰遥謂追者曰吾旣思恋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竪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竪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散乃騎

又曰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出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旣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

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丁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通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垢之後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馳龍獸之屬以皆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輿始登階而殿屋鳴咤上惡之詔曰我識滅之後身上着畫天衣純烏犀導從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鉄環者隨我入梓宮

北齊書曰綦毋懷文造宿鉄刀其法燒生鉄精以重柔鍛數宿則成鋼以柔鍛爲刀恭浴以五性之溜淬以五持之

腊斬甲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鉄柔鍛是其遺法也

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截札耳

梁書曰席闡文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頵曹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献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南史曰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改名子高性恭謹恒執備身刀

唐書曰李嗣業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絶倫天寶

初隨募至安西頻經戰鬥干時諸軍初用陌刀業善用之每爲隊頭所向必陷

又曰王及善初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佩大橫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河圖曰慳目勇敢重瞳天雨刀楚之邦（宋均注曰頂骨狀）

遁甲開山圖曰神芝五色生於名山之陰五色雲氣覆之其味甘以銅刀收之

又曰霍山玉有石芝生大石上萬人牽終不拔以竹刀割之即斷

太公六韜曰大櫓刀重一斤長四尺二百枚

傳咸奏事曰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給大銅口刀各一枚

博物志曰周書云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浣布汙燒之則潔切玉刀切刀如泥（一云切玉如蜀錦）布漢魏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崔豹輿服注曰吳大皇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拾遺記曰帝解鳴鴻刀賜東方朔朔曰此刀黃帝時採首陽之金鑄爲此刀雄者已飛雌者獨在（一出洞宜記）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先是夷奴初牧牛洞中得鱧魚私將還欲食之其主檢求文恐因曰將鱓石還非魚也主往

看果是百文知異看石有鉄鑄石爲兩刀呪曰魚爲刀若
斫石入者文當爲此國王斫石郎入情漸附之
裴淵廣州記曰石林竹勁利削爲刀切象皮如織苧
楊泉物理論曰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阮之作
刀受法於金精之虛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之門其人
光色煒燿向神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阮攸之閑宴
設饌而問焉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陶用陰陽之候收
剛軟之和行其術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而裘其明其
刀平背狹刃方口洪音截輕微絶絲髮之系斫堅剛無變
動之異世不悋百金精求不可得也其次有蘇家刀雖不
及阮家亦一時之利器也次有陽紀趙青閭皆不能繼

長五尺三寸名泰山環語節方曰此刀不能爲餘益然獨
留可使無鬼入軍不傷勿以入廁溷且不宜久服三年後
來者急與果有載車以錢百萬請刀
録異傳曰有王更生者漢中太守郡界有袁氏廟靈響
更生過廟祭畢而遺其刀遺小史李高還取白高見刀在
廟床上高進取去仰見座上有一君着大冠袍衣頭髻半
白謂高曰可取還如言不道後吾當祐汝高還如言不道
後爲郡守當復遷爲郡高時年已六十餘祖高者百
余人高乃道昔爲更生小吏見遺至廟所取還刀見廟神
使吾莫道至今不敢道然心常以欺君爲慙言畢此刀立
刺爲心下須臾死

廬江七賢傳曰漢武帝出淮陽到舒不覽城問曰此卿名何陳翼對曰卿名不賢上曰萬乘主所問不祥即欲舉燔之翼曰臣言不欺佩刀割生毛欺則無毛也視之刀有毛長寸乃不燔

列士傳曰專諸一剛刀置魚腹中以刺王僚

列女傳曰龐娥親者泗泉龐子夏妻趙君安女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三子遭疫而死壽大喜娥親聞曰李壽汝吳喜焉知娥親不手刈汝耶乃陰市刀志在殺壽後於都亭奮刀斫壽刀折援壽佩刀斷壽頭詣獄求死吳赦之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諸王殺其國人以刀斫刺往往有不入者以汗露塗刀刃斫之乃入國人名之曰蟬也

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鼻類之事出若神不嘗見鍛功忽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銘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自言漳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之有一人前至君以淬乃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云雜入升何故言不取水者方即頭首伏云實於涪津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入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爲神妙刀成以竹筒密內鉄珠滿其中舉刀斷之應手靈落若雍生蠻故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令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黃儒別傳曰孫權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襦荅曰臣不

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奨漢室臣雖闇弱不負來顧

桂陽先賢畫讚曰成武丁以疾而終殯畢其友從臨武縣來至郡道與武丁相逢友曰子欲何之而不將人吾曰今吾南遊爲過報小兒善護大刀到其門見其妻哭泣問之答曰夫没友大驚曰吾適與俱逢乃發棺視了無所見遂除纕經而心喪之咸以武丁得神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六

兵部七十七

刀下

七首

鋏

鈹

刀下

陶弘景刀劒録曰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研玉如木及貴示五官中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刀也

又曰袁紹在黎陽夢有人授一寶刀及覺果在床前銘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思紹思紹字也

又曰郭璞於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爲將後遂爲將軍及與蜀戰敗走遂失此刀

又曰王雙曾於市中買得一刀賣人曰得之者貴因之不見雙後佩之果爲將將此刀與曹真真以一刀換之

又曰鍾會克蜀於城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一刀會死入帳下王伯昇後渡浮江刀遂飛入水

又曰鄧艾年十二曾讀太山碑碑下掘得一刀黑如漆色長三尺餘上常有風氣冷凄凄然時人以爲神賜

又曰孫權遣張昭伐周瑜爲南郡太守曾作一刀背上有盡寇將軍四字入分書

又曰蔣欽拜別部司馬造一刀文曰司馬古隸書

又曰周幼平擊曹公勝拜平虜將軍因造一刀遂銘曰幼平

又曰董元伐少果勇自打鉄作刀後討黃祖蒙衝挾河元代引刀斷蒙衝纜分爲二流大司馬號刀曰斷蒙刀

又曰潘文珪偏將軍爲揜關羽拜固陵太守因刻刀曰固陵

又曰朱理君少愛征討黃武中累功拜安國將軍作佩刀文曰安國

又曰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武都山鉄爲二刀銘曰萬人及羽敗昔刀投於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張益德初受新亭侯自命匠鍊赤珠山鉄爲一刀銘
刃曰新亭侯蜀帝大將也後破范強將此刀入吳
又曰黃忠從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如血於漢中擊夏侯
軍一日之中手刃數百
又曰諸葛亮定黔中從青石祠過援刀刺山沒刃不援而
去行者莫測
又曰蜀主劉備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連環及刃口刻七
十二鍊柄中通之燕有二字
又曰西晉司馬炎咸寧元年造刀八千口銘曰司馬
又曰東晉司馬昱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口刀銘曰五方
單符隸書

又曰前趙劉元海元熙二年造滅賊刀長三尺九寸隸字
又曰後蜀主李雄建平元年造騰馬刀五白口隸字
又曰前涼張寔造刀一百口無故盡生文曰霸
又曰後趙石勒建平元年造一刀用五金工用萬人头頭
長三尺六寸銘曰建平隸書
又曰石勒未貴時耕得一刀銘曰石氏昌篆書
又曰石季龍建武十四年造一刀長五尺銘曰皇帝石勒
氏隸書
又曰西涼李暠玄威元造珠碧刀銘曰百勝隸書
又曰前秦符堅甘露四年造一刀用五千功銘曰神術隸
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前燕慕容俊元年造二十八口刀銘曰二十八將
又曰後燕慕容垂興元七年於中山造刀一口長三尺六寸隸書
又曰後秦姚萇建初元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銘曰雄一曰雌隸字若叩即鳴
又曰西秦乞伏國仁建義三年造刀一口銘曰建義隸字
又曰後涼呂光麟嘉元年造一刀銘曰背麟長三尺六寸
又曰南涼禿髮烏孤初三年造一刀狹小長三尺五寸青色匠云當作之時夢見一人彼朱衣云吾是太一神故看尔作此刀有敵至刀必鳴後落突厥可汗處
又曰南涼慕容去明建平元年造刀四口文曰建平隸書
又曰北涼沮渠蒙遜永安三年造刀百口銘曰永安隸書
又曰夏赫連勃勃龍昇二年造五刀背上有龍雀環燕金鏤作一龍形長三尺九寸劉裕破長安得此刀後入梁
又曰北燕馮跋太平八年造一刀銘曰太平隸書
又曰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造一刀銘其背曰定國小篆書長八尺後入梁
又曰宋劉義符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又曰劉湛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上血其刀光照一室帝奇之常服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夫侯織女王夫候不得懼死內用弒帝果如其銘故知吉凶其先見矣
又曰齊高祖蕭道成建元二年克伷造一刀銘曰定業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尺篆書帝自制之

又曰明帝鸞建武二年造一刀銘曰朝儀刀小篆書長四尺

又曰後魏宣武帝以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白鹿刀刀書

又曰後魏元昭成帝建國元年於赤冶城鑄刀十口金鏤

赤冶二字隸書

莊子曰疱丁爲惠文君解牛丁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

解數千牛矣而刃若新發於研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

厚以無厚入無間恢乎其游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

而刀如新發於研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獻赤刀切玉如切泥

墨子曰墨子見齊王曰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

謂利也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王曰刀

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昭

受其不祥王俯仰曰我受其不祥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

淮南子曰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

又曰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鉄不可以爲弓木不

可以爲斧

又曰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撲塞

江也

法言曰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

院子曰裁國無利器猶鈐刀而望其巧
抱朴子曰金丹以塗刀壁萬里
論衡曰世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或說以爲刑之字井
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刃相見恐被刑也
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刀二其一長四尺三寸大分
重三斤六兩文以靈龜名曰靈寶其二采似丹霞名曰含
章長四尺四寸三分重三斤十兩其三鑒似崩霜刀身劒
鋏名曰素質長四尺三寸重二斤九兩又造百辟露陌刀
一長三尺二寸重二斤二兩狀似龍文名曰龍鱗
聖證論曰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
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爲誕而不信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
信
楚辭曰師望在四昌何識
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師望謂太公在市四面屠何似知識之
鉞刀揚聲后乃喜
又曰鈐刀進御遊棄太阿
太阿劒名
張衡西京賦曰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
劉楨爪賦曰折以金刀四剖三離
曹植寶刀賦曰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寶刀五枚
三年乃就以龍虎熊馬雀爲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毓陽
侯各得一焉其餘二枚家王自杖之賦曰有皇漢之明后
思潛達而玄通飛文義以博致揚武備以樂凶乃熾火炎
爐蝸鈇挺英烏獲奮椎歐冶是營巧工景風以激氣飛光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天庭爰告祠於太乙乃感夢而通靈然後礪以五方之石鑿以中黃之壤規員景以定衆攄神思而造像垂華紛之蕤雜流翠采之晃爛陸斬犀象水斷龍舟輕擊浮截刃不濵流踰南越之巨闉超有楚之太阿寔真人之攸御求天祿而是荷

樂府歌曰秦家有好女自名曰女休休年十四五爲宗行報讎左執白陽刀右攄宛景矛

張華詩曰吳刀鳴手中利劒嚴秋霜

右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雙璵璠

後漢馬敬通刀陽銘曰脩尒甲兵用戒不虞見危授命臨事而懼

又刀陰銘曰溫溫穆穆配天之威苗裔無疆福祿來綏後漢宇元錯佩刀銘曰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爲飾好將戒其身

又金馬書刀銘曰巧冶鍊罰金馬託形黃文錯鏤蕪勒工名

魏文帝露陌刀銘曰於鑠良刀胡練亶時警諸麟角靡所任茲不逢不若永世寶持

曹植寶刀銘曰造茲寶刀既韗礪匪以尚武予身是衛麟角觸匪鸞距匪蹶

玉粲刀銘曰相時陰陽制法利兵陸剸犀兕水截鯨鯊君子服之式章威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晏所猛獸刀銘曰徒搏不兵作戍宣丘用造斯器蜼獸是剸制禽兕良昏明亶時來釐厥後蠲民之災刀作輸虎是劉虎

晉張協把刀銘曰莽名金昆吾遺璞裁爲把刀利亞切玉時文斯鰋含精內燭威助雖化武不可黷

裴景聲文身刀銘曰良金百鍊名工展巧寶刀既成窮理盡妙文繁波迴流光電一作照任我皇世戢而不耀

張協露陌刀銘曰露陌在服威靈遠振遵養時晦曜德崇信

魏武策軍令曰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甲手刀時北海孫賓碩來候孤譏孤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共作刀耶孤荅曰能小復能大何害

曹植表曰昔歐冶改視鉛刀易價伯樂所眄駑馬百倍

王濛表曰孫皓出案行石頭還左右兵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國家一死戰決之勝魏帝尚以千人定天下況今有數萬衆自足辦事皓意大喜便開庫藏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

陶侃表曰伏承大官廚器損失謹奉獻很炙刀槃二具

張衡與特進書曰以爲鉛刀強可一割

謝尚與張涼州書曰今致五尺金斷頭刀一口

辨固與竇憲牋曰今月中舍以令賜固刀把曰此將軍少小時所服今賜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慰

謝尚與楊征南書曰云今餉五尺金頭刀碧綾車中盾
梁簡文帝謝勅賚善 [illegible] 威勝刀啓曰水鍮含采彫琰表飾
白均素質神號脫光五寶初成曹丕先荷其一二勝今造
愚臣揔被其恩錫歸非之書未足為此給傳山之筆方此更輕
梁劉孝儀為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環刀啓曰苗峯珎鋌利
極銛鍉謹當擁以雄身藉而安體

七首

通俗文曰七首劒屬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便用
周禮冬官窯桃氏曰桃氏為劒磨腊二寸有半寸腊謂兩
兩從半之鄭司農云謂劒脊也以其腊廣為之莖圍長倍之

鄭司農云莖謂劒夾人所握中以上也玄謂莖在夾中中莖長五寸也參分其腊廣去一
五寸二斤十四分兩之一此今之七首也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兩
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武
士克商碑冕縉笏而虎賁之士說劒者
史記曰燕丹使荊軻刺秦王預求天下名七首趙人徐夫
人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
死者摘秦王不中見誅
漢書曰王莽避火宣室持虞帝七首
東觀漢記曰鄧遵破匈奴得劒七首三千枚

魏志曰典韋好節俠裹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爲讎韋爲報之懷七首入殺禮徐步而去

後魏書曰叔孫俊字醜歸少聰敏卜五內侍左右以便弓馬轉獵郎太宗初以俊爪牙與磨渾等拾遺左右遷衛將軍賜爵安城公朱堤王悅懷刃入楚欲爲大逆俊覺悅動有異便引手於悅懷中得兩刃七首遂執悅殺之太宗以俊功重軍國大計皆委之

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君鄢陵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帶之士怒乎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其七首起曰今將是矣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故乎

零陵先賢傳曰劉璋請劉備境將楊懷數諫備悟主人請璋子禕及懷酒酣備見懷佩七首備出其七首謂曰將軍七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之懷與之備得七首謂懷曰女小子可敢諫我兄弟之好邪懷罵言未訖備斬之

典論曰昔周景之寶赤刀孟勞楚越稱太阿純鈞余善擊劒能以短乘長故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充鑪臣囊自鼓靈物彷彿飛鳥翔舞以爲三劒三刀三七首因姿定名以銘其材惜乎不遇辟燭青萍也其三劒一曰飛景長四尺二寸二曰流采長四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寸三日華鋋色似綵虹長四尺二寸其三刀一曰靈寶長四尺二寸似靈龜二曰含章采似丹靈長四尺四寸三曰素質長四尺三寸刀身而劒鋏其三七首一曰清剛長二尺三寸光似堅冰二曰扬文長二尺一寸重一斤六兩曜似朝日三曰龍鱗狀似龍文

又曰昔周魯寶鹿狐之戟茵盧之矛狐父之戈徐氏七首凡斯告上世名器用子雖文事必有武備矣

諸葛亮教曰作部仲七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鹽鉄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事不就者以尺八七首不足恃也

神仙傳曰有書生姓張就李仲文學隱術久無所得患之張懷七首斫之仲文笑曰我寧可殺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七有銘字雖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物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笑答曰天子鋟劍慎勿泄上皇謂戲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剛礪製器難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勑定天下鼎星焉輔以殲三猾木衰火盛此為興何上皇曰余此物為七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豹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切玉鑕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七首以和鋳雖歐冶專精越棓劒鍔終為鄙器上皇即解之以投鑪中俄而煙煴衝天日為之晦及乎劒成殺三牲以釁祭

工問上皇曰何時得此七首荅曰秦昭襄王時余時行逢一野人於野授余云是殷高宗初時物此世世相傳上有古書字記其年月及成劒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以授上皇上皇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天下已定呂后藏於瑤庫之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龍蚴庫名曰靈禽又藏諸呂擅權亦滅案鈞命決蕭何爲昴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爲之三猾

晉張載載首銘曰先民造制戒豫惟謹七首之設應速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忿利以形彰功以道隱

鋏

史記曰馮驩聞孟嘗好客見之君置之傳舍五日彈其劒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君遷之幸舍五日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兮出無輿人遷之代舍五日又彈其劒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一出戰國策

曹子建詩曰長鋏鳴鞘兮

晉張協長劒銘曰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鋏陸離弭函防遠素刃霜厲溢景橫飛

又短鋏銘曰器用名品詭制殊觀烈有短鋏清暉載爛昔在光明戢兵靜亂惟皇寶之優而弗玩

左思吳都賦曰毛群以齒角爲矛鋏劉昭林注曰鋏刀身劒鋒有長有短也

鈹

說文曰鎩鈹有鐔也

左傳昭七年曰吳公子光伏甲於窖室而享王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薦體抽劒刺王鈹交於胷
左思吳都賦曰羽族以觜距爲刀鈹鈹兩刃小刀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弓

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其末曰簫言簫邪也又謂之弭以骨爲之滑弭弭也中央曰附附撫也所撫持也簫跗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

說文曰弓近窮遠象形也弦音雕又音敦畫弓也弭弓無緣可以解驂觶也弣音緣角弓也張木弓也一曰往躰寡來躰多曰張招尺招切勅朝反弓及也韔音權弓曲也縣弓便利也張施弓絃也彏烏郭切弓急張也弼拍生切弓強貌也彎持弓關矢也滿弓有所向也弘弓聲也

又曰韣音獨張音暢弓衣也

又曰角觡音端獸狀似豕角善爲弓矢郭璞注曰般音班世本云牟夷作矢揮作弓矢山海經曰少皞生般始爲弓矢般音疑此言般作之是也帝後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除災射扶助也下世本曰揮作弓宋衷注曰揮黃帝臣也

孫卿子曰倕作弓龍魚河圖曰弓之神名曰典張太公兵法又曰弓神名曲張

方言曰弓藏謂之韇音獨箭衣也○墨子曰羿作弓郭璞注曰即今弢也

爾雅曰弓有緣者謂之弭今宛轉弓也無緣者謂之弭之角弓也以金者謂之銑以骨者謂之琫琫頭因以爲名也以用金琫飾弓

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又曰公用射隼于高牆之上獲之無不利

又曰先張之弧

尚書曰和之弓在東房和古之弓人孔安國注曰

又曰平王錫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又曰備乃弓矢

詩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又曰騂騂角弓翩其反矣騂騂調利也

又曰既張我弓

又曰弓矢斯張

又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箙音伏鄭玄注象弭弓反末擊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彎必秘切

禮記曰男子生桑孤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註云天地四方男子所事也
又曰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欲其下曲隨然左手執簫右手承拊簫弭也拊頭也尊卑疾徐悅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之儀尊卑一也
又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又曰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又曰武王克商後干戈弓矢包之以虎皮
周禮曰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箙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也盛矢器也以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及使者勞者王弧夾庾唐大弓異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敝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射性者示親殺也國語曰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性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也士之處以射義曰天子大射將王必先習射於澤老所以擇士也天子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鳥禍鬾蜮則以救日之方與救月之矢其鳥獸則以救日之方與救月之矢夜射之獸虎狼鬾蜮鳥泉鵂惡聲之鳥也若不見鼓皮北面射太陰救月蝕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若其神也則以太陰之弓

蜀杜矢射之杜矢名也

又曰弓長八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軹

又曰弓人謂弓以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材力相稱之謂也）而足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陽猶清也）凡析幹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爲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各以其形貌大小用此弓也）

又曰弓力有三均謂之九和和安弓危弓安矢

儀禮曰射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與大夫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

左傳曰王賜晉文公形矢百矰弓十矰矢千

又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櫜弓矢

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好以大屈（宴好之物大屈弓名）

又曰舟堅射陳武子中手（舟堅季氏臣也）失弓而罵（武子罵也）

又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之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封之於少昊之墟

又曰魯伐齊上皆坐列顏高之弓六鈞皆分取傳而觀之（顏高魯人也三十斤爲鈞少鈞一百八十斤也故異之）

又曰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
又曰楊虎稅甲如公宮取寶王大弓以出
又曰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欲執之辭曰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杜預註曰問遺之也）
又曰楚靈王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僻在荊山唯是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
穀梁曰八年盜竊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崔贛易林曰桃弓棘戟除殘去惡
郭璞毛詩拾遺曰象弭魚服毛云弭弓反未以象骨爲上蓋俗說文誤也
左傳曰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
春秋佐助期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張神名推亡
史記曰上迎寶鼎於中山有路弓乘矢集獲壇下
又曰黃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七拔墮七黃帝之弓百姓望帝抱其弓而號後世因名其弓曰烏號
又曰漢高祖擒韓信信曰高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又曰子貢說越王以兵從吳伐齊越王乃使以秦屈盧之弓步光之劒以賀

續漢書曰鮮卑亦東胡之支也禽獸畏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世謂之角端弓者也

東觀漢記曰祭肜爲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候形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

又曰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以氣聞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爲尚書歲初百官朝賀有虎賁當階置弓於地謂群僚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僚皆避之穆呵之曰天子之弓當戴之於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敬即收虎賁付獄治罪皆肅然服之

張璠漢記曰陳球爲零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簡數萬人轉攻零陵球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弓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斬朱蓋等

魏志曰句驪別種居小水因名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也挹婁弓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亦慎國也

魏要略曰北方有稟離之國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鷄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猪以喙噓之徙馬閑馬以氣噓之王疑以爲太子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怒奪其國殺之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走南至奄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鱉解
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王隱晉書曰劉琨與丞相牋曰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
民鳥散録召之曰皆披林而至衣服藍縷木弓一張箭弓
十雙

晉中興書曰符健匈暴露刃張弓椎鉏銛鑿殺人弓具備
置左右

晉令曰弓弩士習射者給竹弓角弓皆二人一張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爲梁州大祖賜以弓琴手勅曰丈夫
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耳并徃乘弓一張材
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畧當不能制之便成
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夫真無所與
讓也

梁書曰羊侃膂力絶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
三國典畧曰齊綦連猛有勇力梁使來聘有武藝人求欲
相角猛帶兩鞬左右馳射併取四弓疊而挽之梁人嗟服

後魏書曰傳蝠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功
蝠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
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曰唯有傳靈
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有一人曰唯有傳
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比文有
一人曰唯有傳靈越可以解之蝠意謂其三子文武材幹

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虫之尸有三靈此圖讖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
唐書曰太宗謂讌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必不正脉理皆邪弓離剛勁而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
馬朕以張矢定四方陛弓多矣有天下之日淺得爲治之意固未及於弓匕猶失之況於治乎自是遂延耆老問之政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内省上每延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家語曰楚共王出遊亡其烏嚾之弓烏嚾良弓名也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宜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又曰弓調而後求勁焉
國語曰周宣王時有童謡檗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執而戮之乃夜遶宣王之廬而哭聲甚悲宣王使人執而問之對曰臣夫婦收而養之是爲檗弧箕服賈逵注曰箕木名服天箇衛弃女于於野而養之以亡周
又曰更盈侍魏王見一鴈過曰臣能遥弓而落鴈乃彎弓向鴈鴈即落
又曰鄢之戰郤至三逐主卒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甲胄而不客免胄而聽命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使人爲弓七人之妻曰此弓者泰山南鳥號之柘檒牛之角荆麕之筋河魚之膠四物者天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粮材也

戰國策曰楚人者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見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越絶書曰麻林山勾踐欲伐吳種麻爲弓弦使齊人守之典客曰勳秦說韓宣王曰今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強弓勁弩皆射六百步之外

劉向說苑曰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謂求救於吳公曰吳先君實之用子貢曰使吾實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篾之弓大徃

江表傳曰高句麗王遣使貢孫權角弓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之先有女人爲主名柳葉有模趺國人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夢人賜神弓一張教載賈人舶入海混慎晨入廟於神樹下得弓便載大船入海神迴風令至扶南柳葉欲劫取之混填舉神弓而射焉貫舡通度柳葉懼伏混填因至扶南

鄴中記曰石虎女騎皆手持雌黃宛轉角弓

遁甲開山圖曰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爲良弓

括地圖曰神弓在南山石泥渚中

三禮圖曰形弓天子所用彤弓諸侯所用盧弓鄉已下所用也

崔豹輿服注曰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角弓走者射之有

乘高闕者亦射之晉魏設弓而不用焉

古史考曰烏號柘樹枝長而烏集將飛枝彈烏烏乃號乎以柘爲弓因名曰烏號

風俗通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枝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着地烏遍去從後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又曰白鵰古弓名

沈懷遠南越志曰宋昌縣有棘竹長十尋俚人取以爲弓尺名曰弧弓

又曰沙麻竹人削以爲弓匕似弩淮南所謂浮子弩也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立有竹皮厚寸餘破以作弓長四

廣志曰緣沉古弓名

博物志曰徐偃王既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巳得天瑞遂因名爲號自稱徐偃王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人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扎公怒將殺工其妻繁人之女也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太山之陰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此四者天下選也而不穿一扎君不能射也而又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如此射之道也公以其言爲儀而穿七扎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公明別傳曰信都令家中婦女盡驚更疾病使公明爲
占之卦成語曰君北室床西頭當有兩死男人一鬼特矛
一鬼持弓箭頭在壁中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
痛不得舉持弓箭者主射胷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晝
則浮遊夜還病人故驚恐若徙其屍柩便皆丁強於是令
歸室中果得兩秋棺中有角弓及數箭物已久遠木消爛
徙骸埋之合家皆愈

洞林曰曲阿令趙元瞻兒字虎舒從吾學卜自求著作卦
見吾有盛艾小陵龜欲得之不與語之曰當作卦相爲致
此物令自來復數曰果有一龜入厩虎舒後見吾言偶有
一物試可占之若得當再拜輸一好角弓即便作卦曰案
卦之是爲龜虎舒奉弓起再拜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汝先學不瞬而後能又
使學視小如大紀昌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
如輪覩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
之心而懸不絕
孟子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猶弓
人而恥爲弓
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射蛟咒於雲夢
胡非子曰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
用弓非聞之曰非弓何以徃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

而教之射
孫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
又曰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楚王悅之
與大曲之弓
關子曰宋景公謂弓人曰爲弓小運矣對曰臣不得見公
矣公曰何也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延公張
弓拏虎圈之臺東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
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夫盡精於一弓而身爲矢死況治
天下奈何其獨也
尹子曰鴻鵠在上扞弓轉琴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弟御
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抱朴子曰金弧王弦無激矢之能
又曰農夫得形弓以駐烏南成得衮衣以負薪猶世人得
仙丹而不貴
淮南子曰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御之箭扞張弓弩引也綦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烏號桓桑其材堅勁烏跱其上及飛至枝必下勁能復起操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材以爲弓因曰烏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鍾於湖得道而仙乘龍上天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烏於是抱弓而號也自以重之羿逢蒙子名其弓爲烏號之弓也
猶不能與羿者竟多習言諸羿自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也逐何則以所持之小也
又曰淇衛箇路箇露箭竹也出于淇地衛箭羽也出于餘以銀鏃有薄縞然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猶不能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兜甲而經
於革楯矣

又曰典張弓名也一名彷徨弓

又曰宛轉弓今之弭弓是也

呂氏春秋曰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強弓也其嘗
所用弓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間而止至於
一半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孰能用是宣王所用不過三
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
主故亂國之主患乎用三石為九石

又曰鴻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的也

杜夷幽求曰弓折由射者之數劒缺因用之者多

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闕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
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譙子法訓曰善耕者足以謹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
準見可而發君子善養其人足用

韓陽天子要集曰弧者天弓備盜賊

楚辭曰帶長劒兮挾秦弓（言身死帶劒弓示不舍武也）

劉邵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弩緑沉黃間堂溪魚
腸丁令角端

陳琳武軍賦曰弓則烏號越棘繁弱角端象弭繡質脣頗
文身

唐太宗詠弓詩曰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遠落鴈帶書驚

啼猿映枝轉

後梁宣帝詠弓詩曰虞人招不進繁氏久弥工已悲軒主跡復挹楚王風

楊師道奉和詠弓詩曰霜重麟膝勁風高月影圓烏飛隨帝轄鴈落逐鳴絃

齊王融謝武陵王賜弓啓曰殿下檥藻薰樓 物藝蘭苑敷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的之園掩秀鄴水慙奇融揖讓未工濫陪升飲之賞撰旅久正謬奉招賢之賜文韜鏤景逸幹稍雲玩溢百齡佩添千載

晉稽合木弓銘曰烏號之撲豈條足理弦弧走栝截飛駭止射隼高墉出必有擬既用禦武亦以招士

李尤良弓銘曰弓矢之作爰自曩時鄉射載禮招命在詩妙稱顏高巧發由基小爭之美亦以辦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弩

釋名曰弩怒也有勢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鉤弦者曰牙似齒牙也牙外曰郭爲牙之規郭也下曰縣刀其形然也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樞機開闔有節也

說文曰洛陽名弩曰弰彀弩也弰音礦彀音霍

古史考曰黃帝作弩

廣雅曰鉅黍弓路弓弩

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遠望

尚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尚書帝命驗曰王弩發驚天下秦有枉矢西流枉矢即弩驚西流秦始皇也兵黔士天下見之而秦滅也賴出高將下身而秦襄王納之生始皇高謂丞相趙高始皇出也高下言天生之也賤或為賊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音賓量其行暮宿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人析樹白而書龐涓死此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與而俱發龐涓夜至析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龐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乃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又曰高祖阨於冒頓平城天下歌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彀張也音遘

又曰始皇葬驪山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

又曰蘇秦說韓王曰谿子距黍射六百步之外許慎曰南方谿子蠻之弩皆射

又曰蘇代遺穰侯書曰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

又曰漢王臨廣武數項羽十罪項羽大怒令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漢書曰李廣傳曰廣為匈奴所擊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大黃弩也

又曰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皆多力能脚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

律有(闕張生)從高帝擊項籍
又曰李陵至浚澹與單于相值騎二萬圍陵七軍居兩山
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
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射弩俱發應弦
而倒
又曰司馬相如爲中都建節邛笮至蜀太守下郊迎縣令
負弩矢先驅蜀人榮之
又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過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
驅
續漢書曰虞詡爲武都太守虜來攻城詡出戰使強弩之
三發而三中虜衆亂(謝承後漢云詡攻賊也)
東觀漢記曰耿恭在疏勒城救兵不至恭食盡窮困士乃
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無貳心
後漢書曰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
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怒之謂川荀爽深以爲
美時人亦服焉
又曰永平中黃中賊起郡縣皆棄城走陳愍王寵有強弩
數千(張出軍都亭之軍營於亭也)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
叛故陳獨得完自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
又曰陳愍王寵善弩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
華嶠後漢書曰陳愍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連爲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其射至十發十中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鉄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吳志曰牛寧字與覇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也）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毛帶鈴民聞聲即知是寧也

吳錄曰松梁山山石開處容數十丈高竹弩不及其上在澧州

晉書曰稽紹傳云齊王冏被誅初兵交紹爺散赴宮有持弩在東閤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趣前援箭於此得免

又曰劉聰將趙染寇殺其長史魯徽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且攻將射城中弩而死

又曰孟幹爲吳人所獲將徙之臨海幹等志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嘗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

又曰崔鴻薦郗詵自代詵後劾奏洪曰我舉郗詵而反奏我是挽弩自射

晉陽秋曰初高祖勒兵闕下經曹爽門爽悵下督嚴世引弩將射高祖孫謙止之曰未可知三注三止高祖車乃過（世說載）

又曰馬隆討涼州虜隆募限腰引弩四十六鈞弩限四鈞

已上隆捶擲音縣弓弩擲側閱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

人

唐卣曰李希烈既悖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淮丘頓軍
零陵期下宋州會使浙西節度韓滉命王栖曜將弩數千
夜入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帳希烈驚曰此
江淮弩士令入矣遂不敢東希烈夜收

晉諸公讚曰都官從事程儁察狀羊琇酒所犯狠籍琇即
遣家人持銅弩牙首入重法時人皆謂琇有權智世祖詔

逸琇官

英雄記曰王匡字公節太山人以任俠聞徵太將軍何進
府使匡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

又曰袁紹擊公孫瓚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
爲前登

又曰袁尚使審配守鄴城曹操進軍攻鄴生獲配謂曰吾
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

日南傳曰南越王尉佗攻安陽安陽王有神人署高通爲
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萬人死三發殺三萬人佗退遣
太子始降安陽不知通神人遇無道理通去始有姿容端
美安陽王女眉珠悅其貌而通之始與珠入庫盜鋸截神
弩亡歸報佗佗出其非意安陽王弩折兵挫浮海奔竄

華陽國志曰秦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群遊巴蜀傷害千
餘人昭王乃重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閬中夷廖中能

作白的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以其夷不欲封
刻石盟要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
人安之

又曰鄧芝征涪陵見玄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
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瘡芝乃歎息曰嘻吾遣物之性其
將死矣投弩水中芝後果死

會稽典録曰鍾離牧謂朱育曰大皇帝以甲國多騎欲以
當之然吳神鋒弩射三里貫洞三四馬騎敢近之乎

南越志曰龍川有營澗嘗有銅弩牙流出水皆以銀黃雕
鏤取之者祀而後得曾有取此牙逢風雨舉舡淪沒父老
云越王弩營處也

雜記曰東吳朝鴻臚鄉張儼議郎滍純鎮南將軍朱異三
人共詰驃騎將軍朱據七曰三賢岳碩老鄙相聞含玉須
之明懷終賈之才相飢渴久矣各爲賦一物然後乃坐乃
各賦所見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
高墉

吳越春秋曰陳音對楚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
古之孝子臣聞楚琴氏以弓矢之勢不足以威天下遂乃
橫弓着臂施機設郭加之以力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敖爲
人君命所起也關爲守禦檢去止鎚音奇又音蟻爲侍從聽人
主也辭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
禦戰士也矢爲飛客主教使也金爲穿敵往不止也衛爲

副使正道里也驃爲都尉執左右也鳥不得飛獸不得走
弩之所向無不恐者王曰善子之說弩也願後聞正射之
道陳音對曰臣聞射之道左足縱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
手若抱兒右手發左手不知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戰國策曰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天下之良弓勁弩皆
自韓出射六百步之外
文子曰狡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
尉繚子曰兵如總木弩如羊角
慎子曰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也身不肯而行合者得助
於衆也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繁于之弩南方蠻夷柘弩皆羊柘也不能無弦
而射越艇渠容切小艇也大艇也不能無水而浮
又曰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鉄不可以爲斧木不可
可以爲釜
又曰萬毕術云牛翁十四可以強弩取牛翁十四枚曲蠖
新布裹之活塗布着之無令人見用之弩令温引之校半力也以三尺
阮子曰世多善弩而拙於弓弓無法准故任巧由意弩有
法准故易有善
抱朴子曰秋以弓弩在前
太公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以大黃參連弩大扶月車三
十六乘才士強弩矛戟爲翼太公兵法曰神后加四仲者
以爲明堂宮時天一出遊八極之外行窈冥之中日照其

前月照其後當此之時天一自持玉琴執法丞相刻不道
者崔寔政論曰求平建初之際去戰未久官兵勁利有蔡
太僕之琴擅名天下
風俗通曰汲令應郴（一作余）（祖父郴）昼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
比壁上懸赤琴照於杯中見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
飲因得胷腹病攻治不差郴後知之過宣家問疾之由以
爲蛇入腹中郴迭聽事思惟良久顧懸琴曰此是乎乃扶
宣來於故處設酒杯中致復有蛇因謂宣曰此壁上琴影
耳非有他怪宣意解病即瘳
又曰臧文仲家欲炊而失金及弓琴自行
十洲記曰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爲連弓琴斷弦連
刀劒斷折之金膠連使人挽製他處即斷此終不復脫天
漢二年帝事北海祠恒山西國王使至獻膠四兩吉光毛
裘三物之妙也以上貢不奇稽
留使未遣之帝幸華林苑射虎而琴弦斷使者從駕因上
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弦帝驚乃使武士數人對掣終日不
斷膠青色如璧王吉光毛裘黃色蓋卅馬之類也裘入水
經月不沉入火不焦帝乃重之厚賂使者而遣之
趙公王珣（一作居）教射經曰琴古有黃連百竹八檐雙弓之號
今有絞車琴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掌張琴中三百步
步戰用之馬琴中二百步馬戰用之琴張遲臨敵不過三
發所以戰陣不便於琴非琴不利於戰而將不明於琴也

不可雜於短兵當別為隊攢箭注射則前無立兵對無橫陣後以陣中張陣外射番次輪迴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則弩不絕聲敵無薄我夫置弩必處其高爭山奪水守隘塞口破驍慴果非弩不能殺法令曰張弩後左廂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檀手首屈移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之當心看張張有闊狹左膞右膞還復當心安箭尚舉射承遠攄弩頭敵近乎身放敵在左右迴身放敵在高上挈脚放放箭訖唱殺却製拗蟠尾覆弩還着地

太白陰經發弩圖篇曰弩者怒也言其聲勢威嚮如怒故以名其弩也穿剛挫堅自近及遠守險塞口破驍慴堅非弩不剋也

後漢李尤弩銘曰弩自近古發意所覩前聖制弓後世造弩機牙發矢軋破醜虜克獲雖屢猶不可常忘戰者危極武者傷

魏陳琳武軍賦曰弩則幽都筋角恒山厥幹通肌暢骨直矢輕弦當鋒摧次貫澈洞堅弩

陸機七導曰長角三倡武士旗布搽紫間之神機審心中而後射

東觀漢記云朱勃理眄援表曰羌及殺吏唯狄道為國堅守然民飢餓嗷弩黃霸援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蔡邕幽州刺史議曰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聽核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辦於二州

暨艷集雜移曰角弩既調射者又工多獲鶉鳥能無懇傷
文選曰機不虛掎
又曰虞機發留鵁鶄
又曰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射雉賦曰擊牙佇鏃心平望審
又曰黃間機張鏃折毫芒俯瞰鯈鱮仰落雙鴈魚不及竄
鳥不及翔
又曰穀金機鉚鳴鏑剪翼墜落勁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之三百四十九

兵部八十

箭上

字林曰箭大竹也

字統曰箭者竹之別形大身小葉曰竹小身大葉曰箭七竹主爲矢因謂矢爲箭

開元文字曰東南之美者會稽之竹箭焉箭篠也自關而東謂之矢自關而西謂之箭七者竹名因以爲號也三鏃

謂今箭射箭也平題今戲射箭也鏃稜也題頭也

說文曰箭矢也從竹前聲

釋名曰矢指也言其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七進也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本曰足矢形似木木以下爲本以根爲足又謂之鏑鏑敵也可以禦敵也齊人謂之鏃言其所中皆族滅也關西曰鈲鈲鉸音校言有鉸刃也其體曰幹言挺幹也其旁曰羽如鳥羽也烏須羽而前也齊人曰衛所以導矢也其末曰括七會也與絃會也括旁曰羨形如羨也方言曰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關西曰箭

郭璞注曰箭竹名今出名因以爲號也

楊雄方言曰凡箭鏃三者謂之羊頭其廣薄而長薄謂之鉇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會稽竹箭焉注云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南竹箭條也

又曰金鏃翦羽謂之鏃翦族不翦羽謂之志

郭璞注曰金鏃金鏑前也不翦羽以爲羽自然淺狹不復翦金骨也

孫卿曰浮游作矢

世本曰夷牟作矢黃帝臣

太公兵法曰箭之神名續長

趙氏兵書曰矢一名信往

易曰得金矢利艱貞吉

又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書曰周成王崩垂之竹矢在東房垂舜共工所製也

詩曰道如弦其直如矢

又曰弓矢既同

又曰舍矢如破殪

又曰鉏張我弓鉏挾我矢發彼小貌殪此大兕
又曰束矢其搜束聚意勁急也五十矢爲束
禮記曰右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有志於其所有事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此
又曰月令仲冬云是月也伐木取竹箭注云此時堅成可伐取也
又曰后妃執弓挾矢於高禖之前
又曰乘丘之役閵人俗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
周禮曰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
又曰司弓矢掌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枉二曰絜結三曰殺

四曰鏃五曰矰六曰茀七曰恒八曰庳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蓋性殺矯恒弓所用也絜鏃茀痺弩所用也
左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杜預曰矢名也
又曰狄人伐衛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
又曰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
又曰楚子與莫敖氏戰于蓼澨蓼澨楚地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過車轅太上也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

窮其三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民

又曰呂錡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而死以一矢復命

又曰郤克傷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恐之

又曰齊師遁晉州綽及之射殪綽中肩兩矢夾脰

又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目鄢陵戰晉射中者三目也

又曰齊子淵捷從泄聲子射之中楯凡繇胸汰輈七八者三寸

又曰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

穀梁曰偏弓鏃矢不出境偏當爲扁名皆天子之器也

論語曰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孔子曰何好對曰好長劒孔子曰以子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扶自直斬而用射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爲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再拜

國語曰吳晉會于黃池吳王擐甲陳卒赤旗赤羽之矰望之如火

又曰仲尼在陳有隼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剋商通道于九夷

八蠻註說苑蠻使各以其方賂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來鑑焉故銘其楛矢石砮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言櫝櫃也惠公使有司求之故府得肅慎矢於金櫝之中如仲尼之所言也

史記曰魏公子無忌進兵擊秦秦軍解去遂救邯鄲趙王及平原君負韜音蘭韜蘭為公子先引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虜攻急陵歎曰復人得數十矢足以脫矣

又曰匈奴右賢王圍李廣廣為圓陣外向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

又曰婁煩射項羽弓發矢欲到羽怒曰叱矢乃墮地煩亦恐死

又曰李廣夜行見石如虎存射之其矢沒羽

續漢書曰來歙擊隗囂守冀陽城大戰答城中射歙歙乃發屋斷木為箭

東觀漢記曰耿弇與張步戰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又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

又曰匈奴破離後士安得攻金滿城耿恭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漢家箭神中人疾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潰並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魏志曰挹婁在失館東北千餘里弓長四尺如弩楛長八寸青石爲鏃

又曰陳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

魏畧曰孫權乘大船出濡須口來觀魏軍曹公使弓弩亂發射之矢着其船船乃偏重箭堅將傾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矢匕均船平乃放船而走

蜀志曰關羽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創者曰矢鏃有毒當須破臂刮骨也

晉書石季龍載記曰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石宣視而大怒斬匠載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使楊柽弁皮合成趙生等緣獼上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

又毛寶傳曰寶軍縣兵少器仗濫惡大爲胡煥桓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挾箭血流滿靴

又桓玄傳曰陸枚回恬與祐之迎擊玄天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盖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

崔鴻三十國春秋西秦錄曰白蘭王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

之延不能折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摧勠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

又後燕録曰慕容盛行至西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鋒乎試竪尔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尔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行竪箭盛一發中之盜曰相試耳貧而遺之

宋書朱齡石弟超石傳曰阿薄干步騎十萬屯河北岸超石以軟弓小箭射虜

又曰謝靈運山賦云其竹則二箘殊葉四若齊味注云三箭者若箭大葉者竿箭細葉

又曰朱修之傳曰魯秀擊襄陽修之發連弩射秀秀亦發連弩應之修之使軍人緣水拾箭

又曰謝莊傳云時河南獻舞馬詔群臣為賦莊所上其辭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

齊書曰陳顯達傳云顯達杜姥補切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枝箭而鏃不出北黃村潘嫗善醫先以釘釘柱嫗焉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三國典畧曰梁以護軍將軍六法和為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嘗軍次曰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目見之此城旁有埋弩箭鏃一斛許因令掘之果如其言

北齊書曰郎基字世業遷瀛西鎮將梁吳明徹攻海西基糧伏皆盡乃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得圖解還朝僕射惰勞

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之

後魏書曰世宗幸鄴還於河内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御弧矢臨原弋凌弦動羽馳鏃所逮三百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射音居縛反圃之義威稜攸疊魁古日胡兒才猛所振勍敵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勒銘射宮永彰聖藝

後周書曰王傑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圖江陵時柵内有人善用長矟戰士將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此箭也

又曰賀拔岳旣遇害于河曲太祖乃率輕騎馳赴平凉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太祖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即還

又曰庾信傳云信常有卿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殺

又曰長孫晟傳云晟與汝南公獵見二雕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射取之晟彎弓馳往遇雕相距一發雙貫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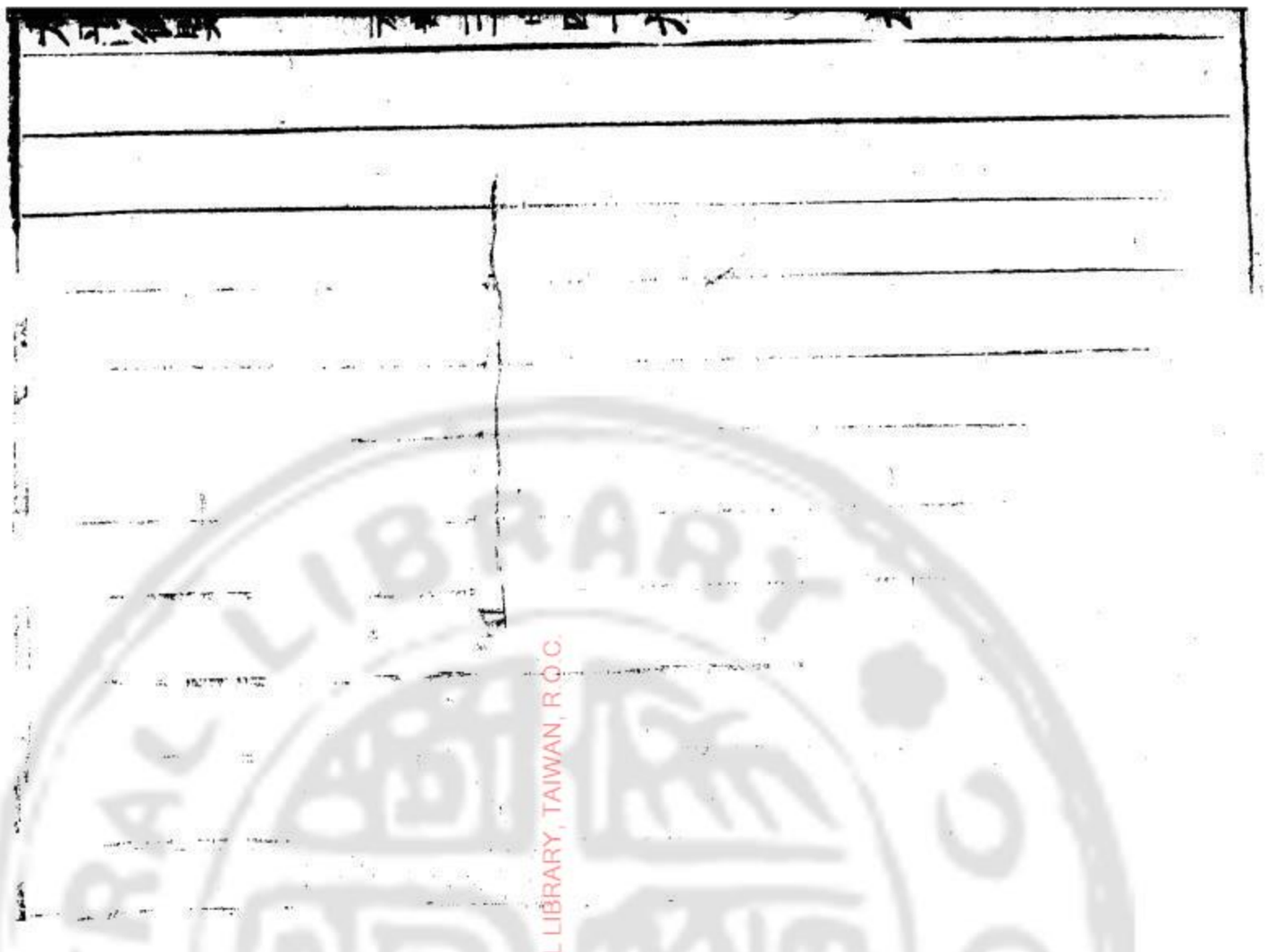
唐書曰太宗討劉黑闥闥常於肥鄉列陣太宗觀陳左右擊之有一突將勇壯絶人直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策

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北蕃突厥見而驚歎又常輕騎近出遇三騎皆賊中驍勇有名者舉搶而進左右請避之太宗不從待其將至連發三矢相次皆斃敵人懾氣焉

又曰貞元十四年貢武舉并應百隻箭攵三十隻箭等令年權停時諫議大夫田敦因蒙召對奏言兵部武舉等每年常數百千人特挾弓矢出入皇城間恐非所宜上聞而懼然故命停之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十數人時議惡敦貴欲非短舊事奏議不實自是訖于貞元更不復置

太公六韜曰陷堅陣強敵大黃參連弩飛鳧電景矢名飛鳧電景青莖尺羽以網為首網一作銳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盡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罪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其耳箭丙丁日拔其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常氏獻白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

兵部八十一

箭下

箭筒

步叉

櫜鞬

射捍

彈

箭下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鵰尾鶡尾鶡前十五枚

三箭畧記曰當平城孝明帝時改爲厭次此城東南五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里有蒲臺高丈八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縈蒲擊馬夾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縈馬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

博物志曰交州山夷名曰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燋銅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飲藏則鋒脹沸爛糞故也燋銅者有聲以物打之徐聽其聲得燋毒者偏鑿取以爲箭鏑

焦貢劣林曰雙鳧俱飛以歸稻池經涉其澤爲矢所射傷我胷臆

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似伏獸射之飲羽

異苑曰烏傷黃蔡義熙初於查溪岸照射見水際有物眼光徹其間相去三尺許形大如斗引弩射之應弦而中便聞從流奔驚波浪砰磕不知所向經年與伴共至一處名爲竹落崗盡先所二十許里有骨可長三丈餘見昔射箭貫在其中因語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物乃死於斯援矢而歸其夕夢見一長人責謝之曰我在洲渚之間無辜人事而橫見殺害然苦莫伸連時覓汝今始相得眠寤仍患腹疾而殞

又曰永陽李僧行經大溪見二蛟在水引弓射之中一即死僧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御弟提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荅曰何用問爲若是君許便以相遂授矢而滅增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驟反未達家暴死於路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
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
列子曰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鳥號之亢
蔡衛之箭射其目矢未注眸子眶不建矢墜地而塵不揚
又曰飛衛學射於甘蝿諸法並善唯巇法不教衛窘將矢
以射蝿七巇得鏃矢射衛衛遶樹而走矢亦遶樹而射
魯連子曰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即墨不下齊田單
以即墨破燕軍殺燕將軍騎劫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
守城數月魯仲連乃為書着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軍
書泣三日乃自殺

尉繚子曰夫殺人百步之外者誰也曰矢也
韓子曰矢來無向則為鉄室以備之
又曰智伯將伐趙七襄子召張孟談問之曰柰無箭何孟
談曰董安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荻蒿枯楚層之其
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有余箭矣於是發而試之堅則齒
幹之勁不能過也君曰善箭以足矣柰元金何孟談曰董
之治晉陽宮公令舍之堂皆以錬銅為柱質居發而用之
有余金矣（戰國策曰公宮之垣皆以荻稿其堅則齒路之勁不能其余何也音路）
又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又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
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攀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調弦也）

矯直也　揉抱也

諸葛子曰若能力兼三人身與馬如膠漆手與箭如飛蓬誠宜籠異

亢倉子曰勾學之幹鏃以精金鷙隼爲之羽以之揉檠則其與稿考朴也無擇勾學反學幹如幹也鷙準雕鷂之類翎羽之竹箭爲矢勾越之幹以精金爲鏃準雕鷂之羽以之揉檠則同於稿朴無擇猶無異也及夫濫寇爭虔覩武決勝加之疆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敬矣

楚辭曰舉長矢兮射天狼

陳琳武軍賦曰矢則申息肅脊箘簬空流樵銅毒幹鏃鳴鏑

子虛賦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

又夏服之勁箭

射雉賦曰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爲之改貌憾婁爲之釋怨

吳都賦曰其竹則篔音于君切簹音都郎切筱音悉鳥切箊音於柱箭射箭由梧有篁簩篣音勞有叢

後漢李尤弧矢銘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大協弁八極同紀

晉江統弧矢銘曰幽都箭角會稽竹矢率土名珍東南之美易以獲隼詩以殪兕伐叛柔服用畏不韙

梁昭明太子弓矢贊曰弓箭角矢製良工亦以觀德非止臨戎楊葉命中後隋張空

箭筒

釋名曰箭箭受矢之器以皮曰箙柔服用之也織竹曰笮相迫笮之名也

說文曰蘭所以盛弩矢人所以負也

詩義問曰總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周禮下官下司弓矢曰仲秋献矢箙(服盛矢器也獸皮為之也)

左傳曰公徒執冰而踣(杜注曰冰箭筒蓋也)

又曰晉楚戰楚熊負羈囚智罃智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

(智罃智莊子之子也)厨武子御(武魏騎下軍之士多從之(智罃軍大夫故也)

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抽耀也取好箭房箭舍也)武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以為箭也(浦楊柳可為箭也)澤之蒲可勝既乎

集異記曰丹陽張承先家有一鬼為張偷得一箭筒云慎勿至新亭射此三井陶家物張以借他鬼罵欲燒屋張馳取還乃止

雜詩曰象弧雕服

竹譜曰射筒竹簿賤而長中着箭因以為名

釋名曰步叉人所帶以箭叉其中馬上曰鞬上建也弓矢並建立其中也

通俗文曰箭箙謂之步叉(步叉音釵義與前同)

趙書曰石虎等破劉曜於邙獲馬二百疋赤劍金銀步叉弓鞬三十具

櫜鞬

左傳曰晉楚治兵遇于原左執鞭弭右櫜鞬以與君周旋

櫜受箭之

後漢書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弓謂之鞬櫜屬右曰鞬左曰櫜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魚皮步乂一雚皮鞬一琢敢金校

步乂一金校豹皮鞬一

射捍音汗

說文曰韓射臂捍也

三禮圖曰遂者臂捍以朱韋為之謂之遂者所以遂弦也

括地圖曰昇年五歲父母與入山其母處之大樹下待蟬鳴還欲取之羣蟬俱鳴遂捐去昇為山間所養昇年二十能習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遠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即射矢摩地截草經至昇門隨矢去

管子曰桓公弋管仲縣明朝公望二子施弓脫捍而迎之魯連子曰弦銀相第而增矢得高焉專諸刺僚王闔廬乃成名焉

彈

廣雅釋器曰彈謂之弹

宋林曰彈行丸者又拼也拼使戰動棹彈也

桂苑曰彈行丸弓又作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開元文字曰引彈之謂行尤者也又彈拼也

說文曰彈行尤也

吳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彈七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質朴死則累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斷竹續飛土逐肉遂令死者不犯鳥狐之殘也彈

周禮曰凡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蛸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穀梁曰靈公朝大夫而暴彈之也觀其避丸也

漢書曰長安中薄猾浸多閭里併輩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破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

張璠漢記曰班超使于寘領將三十六人以爲蕃矢彈丸之用

魏書曰齊王芳爲帝常喜以彈七人

魏書傳曰曹爽兄弟歸家勑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射部圖爽弟凡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行南行爽還聽事上矣

晉安帝紀曰瑯邪內史孫無終貪橫恣睢妓妾有忤意者輒彈其面

蕭子顯齊書曰桓榮祖字華先下邳人桓祖善彈七鳥毛

盡而鳥不死海榮相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
崔鴻西秦錄曰辛進宇國都隴西人建弘初爲散騎常侍
從乞伏熾磐遊于後園臂觀彈鳥九傷暮末毋怒故誅之
隋書曰長孫晟善彈有鳥群飛上曰公爲我取之晟卜發
俱中並應而落勛賚極多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大夫曰有敢諫者罪
至死無赦孫叔敖進諫曰臣之國中有榆其上有蟬七方
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蟷螂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
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頭而欲啄食之黃
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九在榆下仰而欲彈之童
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此皆貪前之
利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虫衆庶若此人主亦然楚國不
殆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西京雜記曰韓嫣於鴈武帝佞倖人也作金丸人皆逐之
長安爲之語曰若飢寒逐金丸
異苑曰青溪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樹扶
疎蔭瀆鳥常產育其上太原中陣郡謝慶執彈乘馬激發
數頭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養何故見
侵經年而謝慶卒名溴靈運父也
幽明錄曰元加初散騎劉儁家在丹陽郡後常閑居而天
大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牽狡獪而並不
沾濡儁疑非人俄見共爭一瓶壺子儁引彈七之正中壺

霍然不見雋出人問前得一壺而泣曰此是小兒物不知何由在此雋具說之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對驃騎難曰以珠彈不如塗丸各有所用也

莊子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何鳥哉執彈而睨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物固相累二貌相招也捐彈而射之虞人逐而訊之

以同爲盜栗

又曰化子之左臂以爲鵭子因以求鴞炙

以爲彈余因以來時夜浸假而化右臂

又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以所用者重所要者輕

太玄經曰明珠彈於飛寅其不復

潛夫論曰丁夫不傳犁鋤懷挾彈或取好土作彈賣之其彈外不可禦盜內不足禁鼷鼠忠彈鳥雀百發不得反一中無用而有害也

世說曰前輩人忌曰唯樂王世將以忌曰送客至新亭別主人聲王便起持彈徘徊洗馬墓下彈鳥

夢書曰夢持彈者得朋友

趙一窮鳥賦曰有一窮鳥戰翼于野單網加上機穿在下前見蒼隼復見鵰者繳彈欲鳴不可舉頭畏摧足恐墮內獨怖急乍水乍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夏侯孝若繳彈賦曰張弱弓理繁繳望大群以送丸寧遣放而必獲

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秦氏桂樹間秦氏家有遊蕩子

立用雕陽彈強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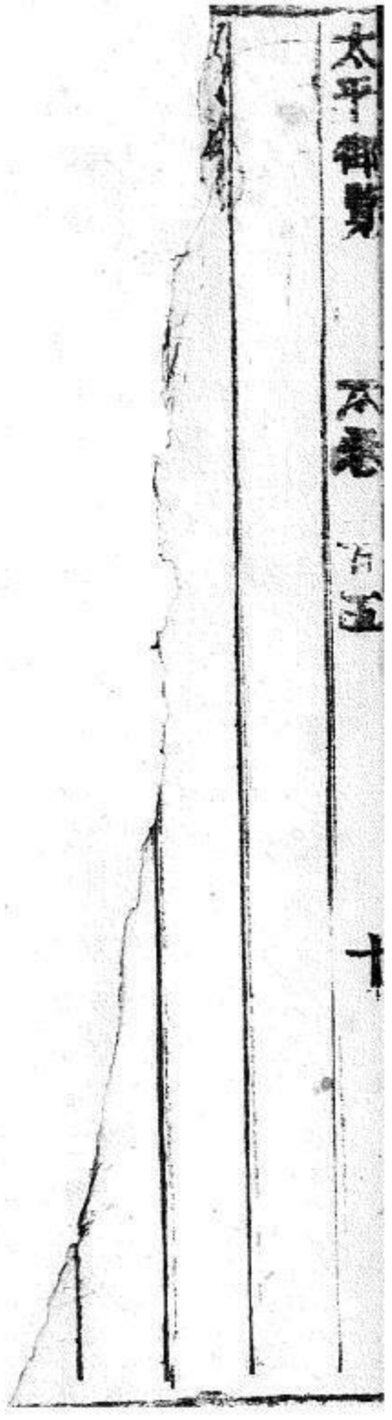
魏明帝猛虎行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玄雲潤其柯上有雙棲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彈是窠

桓玄南林彈詩曰散帶驅駟揮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栖木末轉翔禽落羽尋絶響歷屬中輒應心

後漢李尤彈名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彈爲矢合竹爲檠漆飾膠治弗用筋鏃丸彈之利以弋鳧鷖昔靈嬌惸群臣是彈樂其如躍趍如避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戈

易曰離爲戈兵

又曰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

書曰武王至商郊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稱尒戈比尒干立尒矛其誓

又曰武王伐紂戰於牧野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又曰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孔安國曰二伯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于南門之外

又曰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文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戣立于東
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居月反瞿居
又曰惟干戈省厥躬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公曰備乃弓矢鍛乃戈
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
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戎矛戟與子偕作
又曰彼候人兮荷戈與祋（毛長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
荷揭也祋丁外反）
又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
禮記曰進戈者前其鐏（徂悶切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鐏（徒對
後其銳（鄭玄曰後刃欲也二兵鐏錐在下猶為首銳
底曰鐏取其鐏地也平底曰敦取其敦地也）
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孑
戟也干戈萬舞

萬舞象舞也

又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又曰窗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子曰夫樂者
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而蹈厲太公之
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武王克商濟河而西倒載干
戈苞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
又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祝先升君即位于阼小臣二
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
周禮曰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
止則持輪裘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又曰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晏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鄭玄曰從車服也從尸車送迎之往來也）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執戈揚盾師百隸而時儺以索室
歐疫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方良（方良罔良也）
又曰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祭祀受故士戈（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軍則衛王者也）軍旅會同授之車戈楯建乘車戈授楯
旅賁及虎士戈楯（乘車王所乘車也族則會同則金路也）
又曰車謂之大等之數（鄭玄曰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才六畫也）車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又曰金有六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

又曰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曰戈金勾子戟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橫頸也）已倨則不入已勾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決（鄭玄曰戈勾兵也主於胡已倨謂胡微直而卬多為胡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決前淺也內長則援短

囚呼萊駒失戈很曄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

又曰魯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春猶也埋其首於子駟之北門狄長三丈

又曰晉攻於齊傾公既免求逢丑父三入三出入于狄卒皆抽戈楯冑之以入于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范丐趨進丐士燮子曰塞井夷灶陳於軍中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又曰晉胥童夷羊五師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晉人也抽戈結衽衽裳也而偽訟者三

鄭將謀於謝謝講武堂也矯以戈駒殺伯若成其叔於位駒伯若駒郤皆成叔讎也温季曰逃威也遂趨意欲禀曰君命矯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逃也矯殺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又曰晉中行獻子敵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子所殺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楸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

又曰晉侯伐齊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殺犬未開服也

又曰晉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盧蒲癸臣子之舍也與王何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代也

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泣事（事祭也）麻婁爲尸（爲祭尸也）盧蒲癸王何執寢艾慶氏以其甲環公宮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力多）

又曰鄭涂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聘問也）公子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鳥也納幣曰委禽）子南戒服入左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過于南氏子哲怒既而稟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衢擊之以戈（衢交道也）子哲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故傷

又曰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詹曰問寡君之疾病十八日實沉臺駘爲祟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藏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沉于大夏主參

又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衛公子縶也齊豹衛司寇也）奪之司寇與鄄公惡孟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公孟有事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也）徐氏惟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實戈於車薪以當門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中公孟有殺之

又曰吳入郢楚昭王涉雎濟江入于夢中王寢盜攻之以戈王王孫于由以背受之中肩

又曰吳伐越七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靈姑浮以戈擊闔閭傷將指

又曰齊人輸晉范氏粟鄭之姚子般送之范吉射逆之趙獻禦之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鉄上鄭人擊趙簡子中肩斃于車中太子枚之以伐鄭師北大一後伐之鄭師大敗

又曰齊簡公即位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請寢公（從公居正寢）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乱也）太史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又曰晉荀瑤帥師伐鄭（荀瑤智伯也）鄭駟弘請救子齊（弘駟救子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戈戈（製衣也）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智不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也）曰我卜伐鄭不

卜敵齊

又曰衛良夫與太子蒯聵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入適伯姬氏既入孔伯姬伏戈而先太子與五人分與（分彼）

（伯姬）迫叔埋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改動孔埋欲令逐轉）

漢書曰宣帝時美陽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案鼎銘勒而上議曰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孟康曰尸卜也）官此拘邑也賜爾鸞旂蔽琱戈尸臣拜手稽首竊以傳記言之咎殆周之所以袞賜太臣也

又曰武帝元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歸義候嚴爲戈船將軍（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義歸義候越人千水中負譬人舡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下因以爲名也下

離水

晉書曰賈充傳云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拒戰於南闕將軍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充謂曰公養汝等正擬今日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

崔鴻前趙録曰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長平之戰劉聰馬中矢幾爲晉軍所獲景年以受聰揮戈前戰以功封梁鄒侯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七七君亡走者二人挈戈而隨中山君顧謂二人曰臣有父當餓將死君下壺餓食餔臣之父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仰天嘆曰王粲從軍詩曰樓船凌洪波尋戈刺群虜

高貴鄉公詩曰干戈隨風靡武騎應鴈行

魏明帝堂上行曰武夫懷勇毅勒馬於中原千戈森若林長劍奮無前

玄晏春秋曰七年春王正月乙酉尋長七尺四寸矣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擊壤于路或編荆爲楯執荻爲戈分陳相刺習兵共以爲樂

荀道雍猛虎行曰詰朝彈竹冠荷戈翦荒要應貞華薈曰萬夫決捨武騎齊足乘夷長森分行別禹亏不虛孿戈不苟撲

傳毅西征頌曰慍昆夷之睚協咸矯於戎事干戈動而後

戢天將祚而隆化
崔駰北征頌曰人事協兮皇恩得金精揚兮水靈伏順
天機兮把刑德戈所指兮剛不剋
張協七命曰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云巢俯弹地冗
孔欣七誨曰携同好命爪牙攝烏虎杖雄戈緣山結網慫
云張羅
殷蠲議曰自須多難國度屢空疋夫有重疊之勞武上有
執戈之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戟上

釋名曰戟格也旁有之枝格也戈勾子戟也戈過也所刺則決過所勾引制之不得過也車戟曰常長丈六尺車前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手戟手所持適之戟也說文曰戈平頭戟也從戈一橫之象形也戟有枝兵也戟讀若棘鎩鋤大戟也

方言曰戟楚謂之子鄭漢曰取名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矛或謂之鎩東齊秦晉之閒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閒謂其大者曰鏝胡干其曲者謂之句孑鏝胡即今雞鳴句孑戟也

南楚宛鄢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音秘或謂之殊音

廣雅曰匽謂之雄戟

太公兵法曰戟之神名大將

趙氏兵書曰戟參星主之

周禮曰舍爲壇壝音遺官棘門以戟爲門也

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太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

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棘戟也及大達不及

子都怒都閑字也

又曰莊公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尸陳也者戟然則子

楚始如此參用戟爲陳也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

宋師敗績囚華元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

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

又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遂跣以下公嗾獒逐焉

靈輒倒戟以禦公走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又曰諸侯伐偪陽狄虎弥建大軍之輪蒙之以甲爲櫓左

執之右援戟成一隊

又曰欒氏乘公門范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

以師卒用劒短兵接欲致死也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之族曰樂

射之不中又注射屬天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

而死

周書曰年飢上用與曲輒不漆矛戟纏羽旄不擇鳥
史記曰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
決毛遂按劍而前曰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楚霸王
之資也
又曰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宋鄴
漢書曰項羽令壯士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
地名今樓煩縣是）楚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
煩欲射矛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遂入壁
不復敢出
又曰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
戟百萬懸南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非親子弟莫可使王

齊者也
又曰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
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還下何為者不得入
又曰漢七年長樂宮成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執戟傳警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
又曰息夫躬云諸曹以下僕遫（音速）不足數卒有強弩勁城
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又曰晁錯上言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
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
又曰灌夫字仲孺父孟死昆弟貴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
頭以報父仇如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

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
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
又曰揚雄位不過執戟
又曰八月飲酎行詞考昭廟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
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袪服入
廟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
後漢書曰光武署銚期爲賊曹掾上署地問比期從徇薊
時王郎檄書到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喧
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嗔目大呼左右曰趣
東觀漢記曰吳漢與蘇武尚建戰漢躬被甲持戟告令諸
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兵大
破
又曰建武四年隗囂遣馬援奏課京師因曰臣與公孫述
同縣小少相善臣前往蜀述陛戟乃見臣今臣還從異方
來陛下何以知臣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上大笑
又曰田邑字伯平爲北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太
原永衍恐其先降說之曰（一作髮）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
又曰楊政字子行師事博士范升建武中范升爲太常丞
嘉去妻所誣告坐事擊獄當伏重罪政以車駕出時伏道
邊抱升子持車叩頭武騎虎賁（一作驚）馬引弓射之不去旄
頭以戟叉政僵仆前述政德涕泣求哀上即大一出升

又曰孫程與王康等斬江京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令景爲衛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尚書郭鎮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斬鎮不中鎮劒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又其胷禽之送廷尉

謝承後漢書曰彭循字子陽太守祕君聞循義勇多謀請循以守吳令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司馬彪續漢書曰楊仁字文義巴郡人顯宇特詔補北宮衛士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人被甲持戟嚴勑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即立諸馬共諧仁止知其忠愈善之

張瑩漢南記曰陳蕃等欲除諸黃門謀泄閹寺之禍於宮中詐稱驚云外有反者蕃奔入宮小黃門朱寓竊以戟刺蕃

魏志曰董卓恐人謀己常以呂布自衛嘗失意捽手戟擲布布拳捷之由是陰怨卓（英雄記又載云布詣董卓卓拔戟擲之言布亂其私室）

又曰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呂布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布謂靈等曰布性不喜合鬬但憙解鬬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軍觀布射戟小友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鬬布舉弓射戟正中友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歡會然後各罷

又曰張綉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典韋以長戟左右

擊之一又輒十餘舒矟推左右死傷者略盡常被數十創
短兵接戰賊前搏之常雙挾兩戟擊殺之餘賊不敢前
又曰典常好持大雙戟與長刀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
有典軍持一雙戟八十斤
王沈魏書曰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西相持
太祖募隱陳興常先占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常左
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
魚豢魏略曰徐庶字元直少好任俠爲人報讎白單鳥刃
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乃感激弃其刀戟更絹巾單衣
折節學問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丹陽太守授槊戰武騎作鼓吹導
引歸家
又曰太史慈劉繇使循騎卒遇孫策慈便前開政與對策
刺慈馬以攬慈項上手虎慈亦得策腰帶
又曰孫權乘馬射虎痿亭陵憶切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
虎遂却
又曰孫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孫亮璽綬徵立琅邪王休奉
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
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
以爲戲具
常昭吳書曰凌統怨其寧殺其父操常於呂蒙舍會酒酣
統乃以刀舞寧起曰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

張勃能錄曰嚴白虎使弟輿詣長沙桓王請和許之輿請與王獨會面約既會王引白刺削斫席輿躰動王知其無能以手戟投之立死

蜀志曰鄧鑲音攘是謂閑木戶持雙戟是謂坐鉄室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荆邯記公孫述曰昔漢祖敗而復征故能禽秦亡楚以弱爲強況今地方數千杖戟百萬

晉書曰賈后字南風初爲太子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廢之

又曰楊駿字文長爲賈后所誅初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元光文長大戰爲墻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至兵入駿府逃于馬廐以戟殺之

又曰裴楷有知人之鑒謂鍾會如觀武庫森森見矛戟在前王隱書曰上聞賈后妃妬酷戟摘諸孕子者皆墮已治金外墉城當廢之趙粲救於內荀勗諸於外故不齊焉

又曰祖逖軍大丘城樊雅遣大十余人入逖營扳戟楯大呼向逖逖軍人夜不知何賊多少皆欲散走催鴻前趙録曰杜育字方光濮陽人少爲賊其母每怒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所人與魯爲賊關衣甲三重持戟蓬轉而出

又曰劉聰僭上林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觀者指曰此故長安天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崔鴻後趙錄曰冉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斬鮮卑三百余級

齊書曰宋升平三年尤卑封人於宮高湖際得瑞戟蘇合戟三枝旁有右字

隋書曰柳或爲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射高頻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槖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頻聞而歎伏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面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尔志吾將擇焉顏面曰面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戈無所用也

闘之患夫子憺然曰美哉德也

陸賈楚漢春秋曰沛然脫身鴻門從間道走軍張良歸信乃謁項王軍門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雙欲大王足下玉斗一隻獻大將軍足下臣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

樂資春秋後傳曰聶政扱劒至韓韓相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陛刺殺俠累

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曰夫徒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常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守迫則杖戟相撞

又曰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則曰所爲止王來爲社稷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已不聽遂入秦

英雄記曰呂布曰陳登使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報怒掖戟砍机曰人吾所求無獲但爲卿父子所賣耳登任爲動容徐對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公人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〇王隆漢官解詁曰衛尉宮闕周廬殿掖屯陳夾道當兵交戟胡伯始曰謂諸門衛閤陳武出入者遮妄威屯交戟以止

應劭漢官儀口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家令領主自有宮置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

東方朔傳曰武帝坐未央前殿天雨新止朔戟在殿陛遥指儛語上兒呼問之朔對曰殿天雨新止朔戟在殿陛上東向鳴上遣侍中視之如朔言上問何以知之朔曰風從東來鵲尾旁風則頓背風則蹶必當順風而立故知東向鳴也新雨生枝滑故枝澁故立枯枝上大笑賜帛十疋

又曰孝武元封三年作相樂臺召群臣有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衛尉交戟禁不時

陳壽益部耆舊傳張翳遷會稽太守是後盜賊衰少野無遺寇童謡曰弃若矛盜賊盡吏皆休

蕭廣濟孝子傳曰魏陽不知何處人獨與父居父有刀戟

市南少求之陽曰老父所服不敢相許少年怒道逢陽父
打陽叩頭請罪父没楊斷少年頭以謝父冢前
師覺授孝子傳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蒯仕衛赴路
聵之亂衛人于廳遂殺之子崔既長欲報父讎廳知之曰
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廳浦持
弓木戟與崔戰而死
漢敞晉東宮舊事曰東列崇福門門各羙楯十幡鷄鳴戰
十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部八十四

戟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叉

矛

戟下

世說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頸而前仍曹公將討張綉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是不敢朝見一出郭頒世語

孫盛異同雜語曰太祖嘗私入中嘗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于庭前踰垣而出材力絶人莫之能害

于宅搜神記曰灌武帝時張寬爲楊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祖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欲走寬呵格之化爲巨蛇

又曰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及軍于鄴內外陳兵是夜戟鋒皆有火遥望如懸燭就則亡焉馬三十匹春秋又載

劉敬叔異苑曰彭城劉黃雅以太元中爲京口府佐彼使還都路經行里亭多虎劉極自防衛牛馬繫爲戶前手戟布於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跨越人畜獨取劉而去

劉義慶幽明録曰頃縣姚牛十余歲父爲鄉人所殺牛常賣衣服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

東陽無疑齊諧記曰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之戟我爲汝厝方云燒虎凡飲即差汝冤大戟與我我爲汝取市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凡着地猶尚暖

宋哲發蒙記曰師子五色而食虎於臣本之岫一噬則百人仆惟畏鈎戟

顧愷啓蒙記曰玉精名委似美女而青衣見以桃戟刺之以其名呼之可得也

周處風土記曰戟長一丈三尺奮揚俯仰乍跪乍立蔘五

兵而能乃謂名人

又曰教學講武戒遠慮戎首玄戈奮長雄迎來送往斬截橫從扶強頓弱唯敵所從內貴先也玄弋北斗杓端招搖之外獨星也戰為五兵下收功於中十在首頰之間來迎去送順而不

植則虎龍交牙神變無常去者厚餞來者不攘言用雙戟之法交戰

焦贛易林曰桃支鼓戟除殘去惡

又曰倚鋒據虎戟傷我胷順

春秋考異郵曰劉子單子折猛人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

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為二莫能救討強弩張於前

戟援於後

管子曰黃帝問於伯高伯高曰雍孤之山發水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孤之戟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前驅欬門曰君至晏子立於門曰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醳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鋪薦蓆陳簟篹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又移司馬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鋪薦蓆陳簟篹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又曰催杼殺莊公盟諸大夫令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

孫卿子曰雖有戈矛之戟如恭儉之利與人善言煖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布帛傷人以言深於矛戟

又曰孤父戈以鐫牛愚莫甚焉（徐玉切）

又曰鉏耰棘矜非鋋淡溜於句戟長鎩也（如洋曰長刃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鉄曲句）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尋繚子曰夫殺之九十步之內者誰也曰矛戟也

韓子曰譬如劒戟愚人行忿則禍生聖人誅暴則福成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南宮鄉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高誘曰有披脅象陽布散也）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之坂郤臣皆偏袒推車而席會獨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坂會獨不推車而侮其上者其罪何若會曰爲人臣侮其主者其罪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死席會對曰身死妻子謂戮謂之死而又死

又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敢言歸者死顏歜諫曰君樂治海上不樂治國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公據戟將斫之歜撫衣而侍之曰君奚不斫也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奚不斫以臣叅此二人不亦可乎公遂歸

抱朴子曰太阿臨項長戟指心而操不可奪也

又曰拙者得工輸之斤斧不能以成雲梯怯者得馮婦之刀戟不能以捨兕虎

蔣子曰士有一飡而倒戟义所驅也

應璩詩曰丈夫要雄戟更來宿禁庭今者宅四海誰復有不弁

又曰郡國募將馳騁習弓戟雖妙未更事難用慿平迫可馬相如上林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干將韓王劍師雄戟

又曰羽旄揚蕤雄戟耀芒

繁欽撰征賦曰左騎雄右戟攢干將

兩都賦曰郎將司階虎戟交鍛音殺

又曰周廬千列陛戟百重

陶侃表曰伏惟武庫傾殞宿衛有失輒關選其羙可者奉

獻金鈴大戟五十張

孫盛奏事曰諸遣令私作鎧一領角弩力七石以上一張

戟十枚以上皆弃市

張載劍閣銘曰一人何戟萬夫趑趄難行貌也

李尤戟銘曰鼓戟之設以戒非常乘執操持邪暴是防須臾之分終日爲殃山陸之禍起於豪芒

張協手戟銘曰鋋雄戟清金練鋼名配越棘用過干將

嚴鋒勁校摛鍔耀芒

魏文帝書曰羙中地形實爲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張儁有精鉀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千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網罟弁兕之觸罻縞未足以喻其易

應場表曰長戟百馬胡馬千群

應貞華覽曰強弩連城長戟指塞

傳玄朝會賦曰流蘇繫七華蓋重陰羽林虎旅長戟擒撾

賈誼過秦論曰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音優白梃橫行天下秦人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魯無藩籬之艱

殳

釋名曰殳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直降切棰步降於車上使殊遠也

說文曰殳以杖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

又曰弓矢圉殳弋守戈戟助五兵長短各有所宜因事而施凡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以戟則多皆戰則疆

淮南子曰武王執秉越以勝殷撞荄杖吳以臨朝

魏文帝詩曰行行遊且獵路南隅彎弓烏號弓駟我纖驪鉤走者貫鋒鏑伏者飢戈殳白日未及移手獲三十餘正發七釋曰流鋒四射畢罕橫厲奮千殳而稍繫弛膺犬以搏噬

夏侯湛獵兎賦曰擬以銳殳規以良弓覩豪末而放鏃兮殪之于岡中

左思吳都賦曰于鹵殳鋋賜夷勃盧殺鋋皆也

謝惠連從軍行曰趙騎馳四牡吳舟浮三翼弓矛有恒用

矛鋋而鐓息

太公六韜曰方函支鐵又柄長三丈以上三百杖

矛

釋名曰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鐏征悶反鐏入地也矜長三丈其矜宜徑以松作之犢速也前速之言也矛長丈八尺曰矟馬上所持言其矟矟也又曰繳受繳也可以繳截敵陣之才也佽矛頭爲三叉言以討佽敵之矛也矛戟比常也其矜丈六尺不言常而云夷者言可夷滅敵也亦車上所持也務矛長九尺務霍也所中霍然即破裂也

方言曰五湖之間矛謂之鏦音施或謂之鏦音窓或謂之鋌

吳車旅賁以先驅也

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又曰彼侯人兮荷戈與祋侯人道路送迎賓客皆也祋殳也祋殳丁外切

周禮曰車六等之數殳長四尺崇於四人四尺崇於人四尺之四等

左傳曰宋張匄與子皮曰任鄭翩殺華多僚于皮翩華氏家臣也華氏君廬門以南里叛公子成以晉師至成前奔晉今還救宋也會晉齊衛救宋與華氏戰于赭立公子成射葉豹殪張匄抽殳而下殳長丈二在車邊

又曰莒子庚輿將出奔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惧將止死牟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殺君成名遂奔齊

韓子曰楚國法太子不得乘車至端門時天兩王急召太子庭中有水太子遂駈車至端門廷尉舉戈繫馬遂敗其駕焦贛易林曰大過之訟秉鉞執戈挑先驅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戈書者伯氏之戰也古者戈既記物武亦書戈也

司馬兵法曰雜兵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閱閱易則乱太犯則不濟季氏曰兵長短相爲用太長太短太輕皆不如法度者也犯者觸犯也惟及不濟不及者不還於利閱者不固則破也奔此走擾乱也故列矛間戟間焉一戟次列戈矛間焉一戈一矛相間也又曰周左執黃越右執白旄所以示不進者審察斬殺之威也有司皆執戈戟示諸鞭朴之辱毆使不行不進者也

其柄謂之矜

又矛骹音敲細如鶴脛者謂之鶴膝

世本曰杼作矛

太公兵法曰矛之神名跌蹏

書曰鍛乃戈矛瞿乃鋒刃

又曰門之內一人冕執鋭鋭矛也

詩曰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戎云清者高克所帥之邑也駟介四匹也二矛重英矛之最飾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幾二矛夷矛也

又曰尨音蒙矛鋈鐓三隅矛也蒙敦羽也伐干

禮記曰進矛戟者前其鐓後其刃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矛之銘曰造予少聞弗忍終身之羞

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左傳曰齊伐魯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史記曰武王牧野誓曰立爾矛

漢書曰姑句家矛端生火光其妻曰矛端生火光此兵器也

魏志曰公孫瓚手執兩頭矛殺鮮卑數十人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中兵強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曹公謂諸將戰在我非在賊雖習長矛將使不手以刺諸君但觀之

魏畧曰閻行金城人後名鮑宇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矛撾超幾殺之

吳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騎與虞翻相隨翻喜用矛謂在前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柰何答曰翻能步日可行三百里

三國異同傳曰公孫瓚爲遼東屬國長史當從數十騎出行塞卒遇鮮卑百騎以矛擊殺傷數十人鮮卑由是畏之

蜀志曰先主爲曹公所逐弃妻子走令張飛將二十騎拒後攄水斷橋瞋目橫矛曰我張翼德也可來決死無敢進者

晉書載記曰蜀李雄無事小出丞相揚哀于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乘惡馬持矛而

急之則慮自傍緩之則惧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
即還

晉太康起居注詔曰諸王中尉及諸軍皆典兵以備不虞
乃有着甲戰衣木矛持長矛者此爲兒戲而無相殘害也
趙書曰劉討陳安於隴城城陷安死乃謡曰隴上健兒日
陳安愛食將士同心肝緑騮馬鉄鏤鞍大八蛇矛左右盤
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十萬騎修修戰始三交失蛇矛十
騎俱蕩九騎晉
吳越春秋曰越屈盧之矛勃盧之矛阳步光之劒獻吳王
六韜曰紂之卒搤戈流湯者十人人綰矛煞百步之外者
千人

韓子曰人有鬻矛楯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
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
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劉向說苑曰秦急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曰
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而君之後宮婢妾荷綺穀余
梁肉士民兵盡或剉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
呂氏春秋曰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亡戟得矛退而不自
決謂路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人曰戟亦兵也亡兵得兵何急不可以
兵也亡兵得兵何急不可以歸心猶不決遇烏唐之派叔
無孫當其焉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
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元責乎阿余子曰嘻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反戰死之

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討逆使慈着馬前欲手刺殺之討逆着鞭駈馬操矛逐慈慈着木屐策杖徐步終不能及乃止

列女傳曰巴趙娥者趙萬之妻羣縣遭亂萬病足疾不能行爲賊所殺賊欲殺娥娥守喪不去賊舉矛指娥欲以怖之娥知賊必刼略乃以身赴矛貫心違背而死

劉敬叔異苑曰河間沐堅宇壁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爲堅形以刃矛斫刺呪令剋斃堅尋得病苦被捶割於是遂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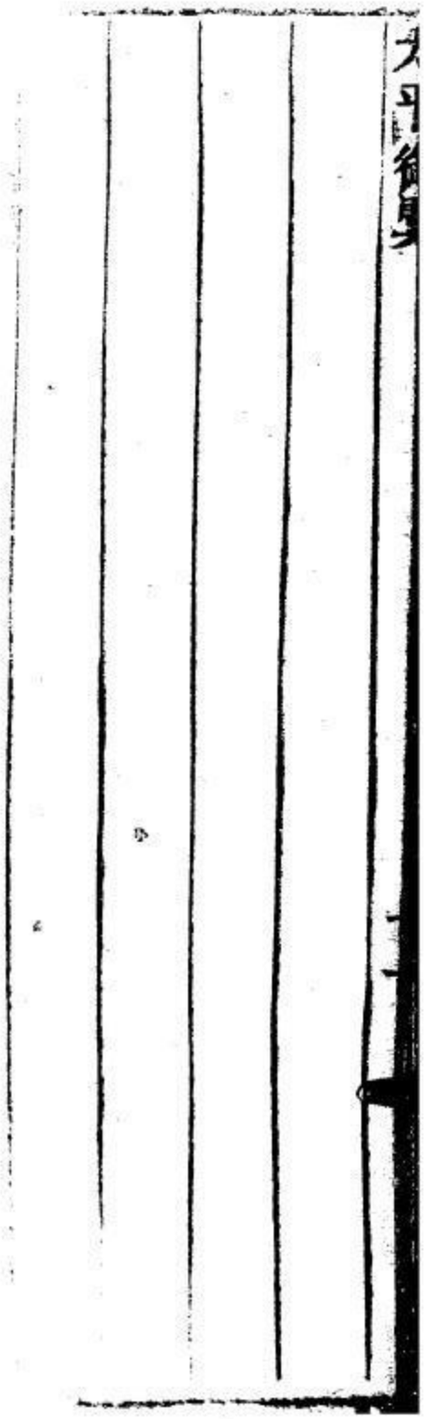
夢書曰矛戟爲相待其晨晚也夢得矛戟者憂相刺也持矛待交友見人持矛待於巳也持矛來倒却中止也

魏文帝詩曰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

樂府左延年秦女休行曰始出在西門遥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女休十四五爲宗行報讎左執白陽刀右執宛景矛

張奐與崔子貞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晃兵二百馬如羣羊矛如錐鉄楯如榆葉

諸葛亮集曰勅作部皆作五折剛鎧十折矛以給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部八十五

槊　槍　鋌　鉾鑲

槊

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矟

晉書曰劉遵毅之兄也遵字伯群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傑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遵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

齊書曰長沙王晃武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

枯槥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援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

後魏書曰來大千驍果善騎射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着御鎧盤馬殿庭莫不歡異嘗從太宗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持矟直前刺之應手而死

又曰于栗磾代人也從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謂栗磾曰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壯士也自可馳救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比北擾遂築壘河上親自守焉裕甚憚之不敢前進裕遺栗磾書遠引秦穆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頗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矟以自標衛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號累遷豫州刺史

續晉陽秋曰太尉伐羌於濟口入河索虜遣將鵝青步騎十萬於河北聲云救羌太尉遣隊主丁旿以車百乘在北岸爲却月陣相去一步車置七人授以長矛車外偪奴到都見太子詹事周捨捨命三國典畧曰文育小字徭奴兄子弘讓教之書計文育謂弘讓曰誰能學取此富貴但有大槊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

又曰羊侃字祖忻嘗從梁主晏樂遊苑時少府啓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三寸梁主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

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音登樹梁主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折樹稍

又曰北齊安州刺史盧昌入海島得十人脛可長二丈以爲稍獻於神武諸將咸莫能用唯彭樂舉之甲未幾遇疾痛聲聞外巫言海神爲崇因此而卒

鄴成故事曰紫陌宮暨齊時因脩爲濟口帝巡幸又向虎時於此濟置紫陌宮暨齊時因脩爲濟口帝巡幸又向并州百官相餞莫不至此而訣別迄今猶以爲渡口

齊文宣時西巡百官辭於紫陌使弼騎圍之曰我舉鞭一時刺殺淹晉半日文宣醉不能起黃門郎是連子暢進曰陛下如此諸臣恐怖文宣曰大怖耶若然不須殺乃命解

圍

又曰北齊文宣於臺上以稍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死

靈思志曰河澗王顯既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甚壯健常乘一赤馬馳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西爲之歌曰壠上健兒字陳安頭小面狹腹中寬丈八長槊左右盤

語林曰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噢左右取黃皮麈僧上馬將稍數迴或問劉或擬殷意氣始得雄王傳玄歌詩曰變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矟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貊

梁簡文帝馬槊譜序曰馬槊爲用雖非遠法近相代相傳稍已成藝鄧蔡榮魏后之庭武而猶質桓馬入丹陽之寺

雄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斯法搜採抑揚斟酌煩簡至如
春亭落景秋皐晚淨青霜且晝密雨初晴織驅沃若夫馬
半汗盼金精而轉能交流汗血愛連乾而息影不畏衣春
鏤衛與白刃爭輝翠睨與紅塵俱動旣使武夫憤氣觀者
衝冠巴童番玩不待軼舟之檝越女踟躕無假仰梟之箭

槍

風俗通曰刻蒂傷益爲槍
宋元嘉起居注曰謝靈運自理表云交經山陰防樂彰赫
彭排馬搶斷截衢巷
儒公兵法曰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
絕諸隊一時擦搶卷幡張弓挾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

搶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
唐書曰郯國公羅士信容貌短小而驍勇絕倫隋末賊起
士信始年十四爲通守張須陀執衣遇翟讓來寇士信請
自効須陀小之曰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
著二甲左右雙鞬耀而上馬須陀壯之遂將其衆擊賊于
漳水之上陣纔列士信執長槍立於馬上馳至賊所刺倒
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槍承之戴以略陣賊衆憚然
莫敢逼者十信乃奔突馳馬爲十下而還須陀因而奮擊
兵始接賊師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劓其鼻而懷之
每歸而數其鼻以表殺賊之多少也須陀大悅之引置左
右每戰須陀居前士信爲副賊無敢當者

又曰太宗每嘗大陣望賊中驍將銳士炫曜人馬出入來去者意頗怒之輒命秦叔寶往取焉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貞觀以後恒多病七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及卒太宗甚傷惜久之贈徐州都督陪葬于昭陵令所司於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之功焉

又曰哥舒翰為別將時吐蕃大寇遏翰拒之千苦海吐蕃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逆擊之無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之又擊其後軍皆大破由是知名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將軍仍充隴右節度使副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歲侯秋即大掠積石軍前後不能禦至是吐蕃五千騎既至放馬脫甲翰以城中率驍勇合伏兵馳擊之殺畧纔百餘騎奔突得走王難得追繫之疋馬不還韓常逐馬驚墜于河立於水中吐蕃三人擬槍力刺之翰大叫之賊驚駭俱廢失槍而走救騎至賊便解散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入陣翰善使槍追賊及以槍搭其肩而遏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焉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馬斬其首率以爲常

又曰王難得有膽力善騎射天寶元年正月吐蕃大寇河源軍難得以騎將為軍鋒赞普有子曰琅支都恃其驕趕

乘諳貞馬實釧裝鞍軍前求較鬪者難得橫搶突徃刺殺之斬其首以其馬歸虜衆無敢追者單使以聞玄宗召至御殿問之因令馳突作殺狼支都狀壯之衣以錦袍拜左金吾衛羽林將軍

五代晉史曰梁將有王彥章者勇力過人常執鉄槌僅百斤所尚辟易莊宗畏之

鋋

釋名曰鋋延也達也去此至彼之言也

方言曰矛吾楊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鋋音蟬或謂之鏟漢書曰鏟其柄謂之矜吳王也

東都賦曰戈鋋彗雲拄鋋也

鈎鑲音攘又音嬢戎器也又

釋名曰鈎鑲兩頭曰鈎中央曰鑲或推鈎推鑲或鈎引用之宜也

東觀漢記曰詔令賜鄧遵金蚩尤辟兵鈎一又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氣掘之得玉玦各有鈎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雕鏤

漢名臣奏曰丞相辞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禹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冠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大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着鈎帶入房

梁書曰吉士瞻初為荆府城局參軍浚池得一金革帶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贍取夏侯洋兄之女女竊以與洋匕喜佩之及是革命洋果封侯而生貴人氣推而得夫人武帝發手得玉鉤手亦舒遂幸而生昭帝後被害殯之乃不臭而香一月

三秦記曰藏鉤田鉤戈夫人世人法之也

瑞應圖曰湯都于亳有神人牽白狼口銜銅鉤入湯庭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介來為我禍耶飛上受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入懷以手探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有為必偶貲財萬倍蜀客賈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內婢婢乃竊鉤以與蜀客張氏失鉤漸漸耗而蜀客數罹難厄不為己利或告之於是以鉤反張氏後昌故關西稱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以鉤反張氏後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陳留風俗傳曰浚儀閭時梁伯所居國都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帶鉤到今其民象而作之號曰大梁氏鉤焉

吳越春秋曰闔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而有人貪賞之重之殺其兩子以血釁余遂成二鉤獻之闔閭而詰宮門求賞士曰為鉤者多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人之鉤乎作者曰吾子作鉤也貪王之賞殺吾二子以

成兩鉤以示之曰何者是也時王鉤甚衆形體相類不知所於是鉤師向鉤而哭呼其兩子名曰吳鴻泥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未絶於口兩鉤俱飛着於父之胷吳王大驚乃賞之百金

夢書曰夢得鉤帶夏約束也鉤帶着身約勑已也持鉤帶脫事決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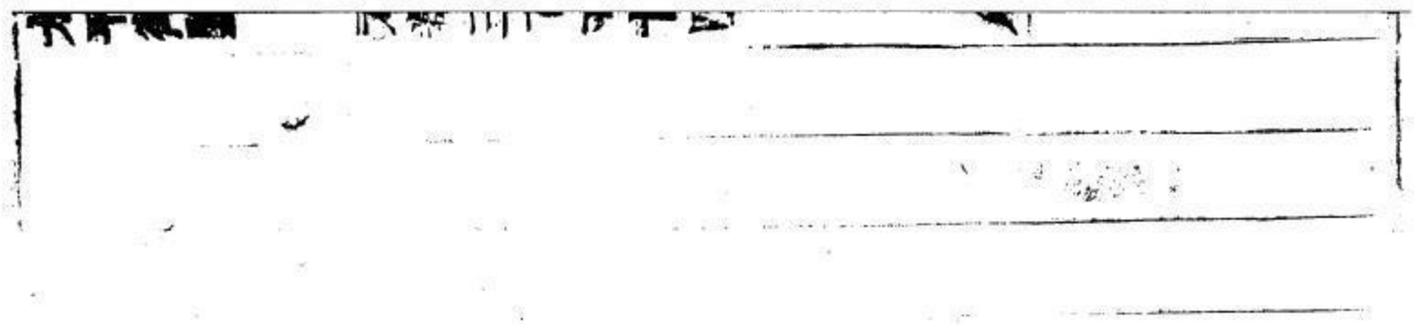
莊子曰曲者中鉤

吳都賦曰吳鉤越棘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丕白不受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鉤此言難得之貴寶不若易有賤物

魏文帝荅劉備書曰獲累紙之命嘉美之既他既備善讐鉤尤妙前後之惠非盲兄之貢則執事之貽來也若川流聚成山積其文匱笥頻府藏者固已無數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部八十六

甲上

釋名曰鎧猶塏七堅重之言也或謂之甲似物孚甲以自禦也

廣雅曰呕甲介鎧也

說文曰鎧甲也釭音江音扛鏠音旁鎧也鍾音段頸鎧也

世本曰杼作甲宋衷曰少康之子與也甲鎧也言鎧巾墨子同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孔安國曰甲鎧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

又曰魯侯伯禽徐戎並興公曰善猷乃甲胄矯乃干言當善簡甲鎧蠻夷施法制使可用也

易諫卦曰离爲甲胄

詩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方戎疆也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甲婦人能問其君子焉

又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又曰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介副也

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皆行

禮記曰介胄則必有不可犯之色

又曰介者不拜言失容也

又曰獻甲者執胄

又曰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橐奉胄

鄭玄曰甲豈也有以前之謂他贊樊也橐鎧衣也胄兜牟也祖其本出鎧豈以致命也

又曰國家靡弊則車不彫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若子不履稼穡焉不常秩靡弊賦稅極也彫畫也幾附纏爲坼鄭也組縢以組飾之也組以凱飾也

又曰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言及武樂孔子曰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半許靴血也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

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容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是故君子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言色稱其服也

又曰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自立有如此者甲鎧也干櫓大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禮曰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甲令將鎧也司甲戎楯官也）

又曰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鄭玄曰言人皆能作是謂不須國工也燕近強故胡習作甲冑也）

又曰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矗之矗注之謂止旅下旅札續之數也華堅也鄭司農云合以爲甲也犀中壽百年先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凡甲鍛不贊則不堅已敝則捷（鄭司農云鍛上聲也贊肯也鍛質也捷猶插也）

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即位使段居京（衛之京城太叔後太叔治甲兵具卒乘將襲于鄭夫人將啓公閒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又曰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又曰楚成王欲黜太子商臣其師潘崇曰能以宮甲圍成王（杜預曰太子宮甲也）

又曰晉秦師于河曲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迈怒曰曩粮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乃以其徒出

又曰宋華元獲于鄭逃歸後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也）城者謳曰睕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睕出貌自睕大復棄甲謂亡師也）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嬉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

多弃甲則那何那猶加也役人曰縱有其皮丹漆若何
又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曰出提彌明死之
又曰晉楚戰於邲楚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乘車而走林
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又曰齊晉陳於鞌齊傾公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盡不即死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介馬而馳之介郤克傷於矢曰余病張侯曰擐甲執兵固
又曰使召相絶書曰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徽而朝之秦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潘尪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潘聚也侯達七札以示王曰王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也
又曰晉胥童曳笏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既殺三郤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也
又曰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簡選練也克鳩茲至于衡山吏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織文也被練甲成組爲甲裏公羊所謂甲者所服杜預曰組甲被練七札爲甲者所服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又曰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皇鄖命校正出馬牛正出車備甲兵尼武守

又曰諸侯會祖遂伐福陽狄彌建大車之輪而衆之以甲以爲櫓（杜預曰狄彌魯人也櫓大楯也）左執之右援戟成一隊（百人爲一隊）

又曰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尉等作亂）孔知而不信（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華子良氏之甲宇以自守）子展子西率國子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又曰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又曰楚爲椻爲司馬子木使尤賦數甲兵（閱數賦車籍馬籍曉其毛色歲以備軍用）賦車兵甲士徒甲步甲楯之數（使器仗卒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又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子晳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邑）閉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甲因會擊而欲伯有死於羊肆）

又曰諸侯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七用令尹將死矣（爲明年子木死）

又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楚子南也）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爲也納采用鴈）子南戒服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抑子南夫（言丈夫）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棄甲以見子

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擊之以戈皆傷而歸
又曰楚靈王伏甲饗蔡靈侯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師師圖蔡
又曰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樂施也欲奪子尾之家政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疆子旗爲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也而相吾室欲專于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于子尾子尾將出矣聞之而還子閭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桓子名也
須遊服而逆之去戚備着常請命問桓子所至遊戲之服對曰聞姜氏授甲將攻子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無宇子良字也

又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也信立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驅告鮑文子也遂見文子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上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也聞我授甲則必逐戒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欒施高弛來奔
又曰晉荀躒如周籍談爲介王曰嗣舉之甲武所以勉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
又曰魯昭公伐季平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徙以往陼西北隅以入陼公圖也公徒釋甲

執氷而踞言無戰心遂逐之徒也公遜于齊

又曰吳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僚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

又曰楚鄖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賄而讒鄖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乎惡鄖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酒於子氏氏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嘗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及饗曰惟諸門左張惟張兵甲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兵幾禍子七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鄖氏則有甲焉不往遂令攻鄖氏之族黨

又曰齊伐魯圍孟孺子泄帥右師使東鄙書讓登讓衆使後登而已先登書與士猛息說其息也猛曰我先登書歛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歛甲起猛笑曰吾從子如驟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請爭口驟馬之相隨靳也又曰齊伐魯圍孟孺子泄帥右師使需予孟懿子詘伯也子顏羽御邴洩爲右三子孟臣卑求帥左師管周御樊遲爲右季氏之甲七千甲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右師從之及齊師戰于郊師獲甲首八十甲所得齊人不能師

又曰哀公會吳子伐齊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公故以勞公

又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

會稽

又曰孔文子將攻大叔氏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又曰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駟赤謂侯犯曰目盡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命舍甲馬侯犯請易於齊匕有司覘郈將包駟赤使周走而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闔侯犯

又曰晉周綽射殖綽齊中大夫肩兩矢夾轂曰止將爲三軍不止將取其乘乃施弓而縛郭最banner衿甲面縛

公羊曰成元年始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尔譏始丘使也

何休云解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甲出比譏始使丘民作甲錯也

周書曰年不登甲則纓滕宮室不容

戰國策曰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已而懼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起甲兵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是之弊邑之王明熟於計穰侯智而晉於事必不益趙甲兵以伐齊也

國語曰晉平公射鵝不死使孪持之逸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曰君必慦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今君射鵝不死搏之不得是棄吾君之耻也賈逵註曰兕似牛蒼黑色一角重千斤

又曰勾踐云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水犀獸名不懲其志行之少耻也而衆之不足也

史記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君側之惡人也

漢書曰甲不堅密與祖禰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又曰周亞父曰介胄之士不拜以君禮見天子爲之動容

又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

後漢書曰朱浮被彭寵攻懷懼上疏曰今秋稼已熟復爲漁陽所掠

張豐往勃奸黨曰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虱弓弩不可施

又曰將軍劉尚擊武陵沒議復遣將馬援年六十二自請曰臣尚能被鎧上馬光武試馬既上馬據鞍左右顧盼上

曰矍鑠哉是翁也

又曰劉盆曰與丞相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光武積兵甲於宜陽城西高與熊耳山等

魏志曰景元年肅慎國獻皮骨鉄雜鎧二十領

又東夷傳曰漢時夫余王葬用玉甲常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公孫淵誅得之玄菟庫

晉書曰桓伊爲江州刺史卒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預爲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蕃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於時收拾破敗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鞠力効命仰報皇恩此志未絶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壽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乃受其所上之鎧

又曰馬隆討涼州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鈹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撫所留礙賊賊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又曰杜預新野人少驍勇絶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凡有戰陣勇貫三軍

魏末傳曰司馬文王秉政徵諸葛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洛飲宴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鬻出將見人遊戲須吏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七百人出逐殺絲

吳曆曰魏文帝與吳王明光鎧

王隱晉書曰馬隆爲武威太守之郡惡虜寇窌尉樹機能守斷道圖隆隆作八陣圖地廣則鹿角車營相接進狹則才屋施輪並戰並前智謀從橫出其不意以磁石累於道側賊鎧不得過隆兵着牛皮鎧得過賊以爲神

又曰陶侃夢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恊以爲司馬皆國姓也鎧者杆國之器也節下當進位俄轉都督湘州刺史

崔鴻後燕録曰符丕遣石越討慕容豐皆勸豐逆擊之豐曰我無兵伏彼有銳押不如侍暮一戰而定之

三十六國春秋曰太康之初吳寇新殄未盈一紀干戈曰寧蟣虱生乎甲胄鷹雀處於帷幄

車頻奏書曰符堅使能遷造金銀細鏤甲金爲絰以縗之絰

宋書曰四年不期爲虜所陷沈文秀被圖三載外無援兵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鬥甲冑生蟣虱

隋書曰長孫平爲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盡衣裳爲鎧甲之象上怒而覓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

又曰張奫破賊有功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座而宴之謂奫曰鄉可謂朕爲鄉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疋綵沈甲獸文具裝

又曰權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來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唐書曰元和中以尚書左丞呂膺檢校工部尚書充東都留守舊例命留守必賜旗甲與方鎮畧同及元膺受任竟無所賜朝論以東有冠虞時用元膺尤不當削其儀制以沮威望諫官上疏曰華汝壽三州例賜戎械居守之重固宜寵借上曰數此處並不當與其後遂皆停

五代周史曰唐景思爲偏將縗德初河東劉崇師衆來寇世宗親揔六師以禦之及陣於高平景思於世宗馬前距踊數四直曰願賜甲一聯以堅臣之効用世宗由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爲効順指揮命景思董之使屯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繼有戰

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五　人事部

勁

太平御覽卷之三百五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之三百五十六

兵部八十一

甲下　　塊鏊　　揩上

甲下

吳越春秋曰勾踐使大夫種於吳曰竊聞大王興大義誅疆救弱越使賤臣種以先人藏器及甲二十領以貢君又曰公子光伏甲士於私室具酒而請王僚王乃被棠夷之甲三重使兵衛至光家之門夾陛帶甲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專諸置魚腸劒炙魚腹中而進之刺王僚貫達背王僚立死

獻帝春秋曰越騎校尉伍孚以董卓無道欲身自殺之內

宋本校正潛民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貫小鎧拔佩刀詣卓卓送出閤執手告別孚引刀刺卓七
多力却不中即殺孚夷其族
董卓傳曰卓孫年七歲愛以爲已子爲作小鎧胄使騎駃
騠馬與玉甲一具俱出入以爲麟駒鳳雛至殺人之子
如蚤虱耳
晉建武故事曰王敦死柩不發喪賊於水南北渡攻官壘
柵皆重鎧洛鈇都督應詹等出精銳距之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損奏前廣州刺史韋郎於
廣州所部作舉皮鎧六領請免郎官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左右置直衞萬人皆五色細鎧光曜奪
日伏侯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二年丹陽宛陵民掘地得甲一
述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銀襦鎧乘
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
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古之制也今三家過
制請皆損之
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出黃金蚩尤受之制以爲劒鎧言其
始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趙岐章句曰矢箭也函鎧也
孫卿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
慎子曰藏甲之國必有兵道

鹽鐵論曰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

呂氏春秋曰田贅衣而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贅曰衣又有惡於此者王曰可得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甲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贅也貧賤故衣惡今大王萬乘之主富厚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爲其義也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剝人之腹墮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其名又甚不榮也

呂氏春秋曰邾之故爲甲裳衣帛以縠甲公息忌謂制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曰今其皆家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知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乎止官無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損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爲組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

又曰趙攻中山中山有多力者曰丘鳩衣鉄甲操杖擊無不碎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說苑曰孔子之臣簡子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試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擊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是昔之過也若非陽虎而

以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大田歌方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崔寔政論曰貪鄙之吏競納財用狡猾之工褒盜竊之至以麻枲被亏琴鉄焠臨中令脆易治鎧孔又褊小不足容入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襦鎧弩之利也今鎧則不堅弩則不勁求失所恃矣

抱朴子曰著犀爲甲給乎專政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於幽谷遷於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竄於林薄攝生乎榛藪

文選曰介冑被霑汗

又曰金練照海浦注練甲也

又曰玄甲曜日

陳林武庫賦曰鎧則東胡闕羣百鍊精剛函師震摧常人製縫玄縹甲灼爛流光

孔融賓刑論曰古聖作犀兕革鎧今益領鉄鎧絶聖甚遠

魏武軍策令曰表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仞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逐出奇破之是時士卒練不與今時等也

曹植表曰先帝賜臣鎧黑光明光各一具兩當鎧一領炎鍊鎧一領馬鎧一領今世以杲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曹殷仲堪相王戡曰奉所賜馬鎧既足以奬厲懦心又以光華遠任

庾冀與燕王書曰今致襦鎧一領兜鍪副
又曰鄧百山昔送此犀皮兩當鎧一領雖不能精好復是異物故復致之
李尤鎧銘曰甲鎧之施扞禦鋒失尚其堅剛或用犀兕內以存身外不傷害有似人厥道廣大好德者寧好戰者危專智恃力君子不爲

兜鍪

廣雅曰兜鍪謂之胄鍾鍛謂之鎧鍭
說文曰胄兜鍪首鎧也
易曰離爲甲胄
詩曰公徙三萬具胄朱綅毛萇曰具胄具備也朱綅綅之綅子林切

禮記曰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
又曰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甲胄則必有不可犯之色貌與事宜相配也
又曰車則挽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明祖素奉胄
左傳曰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
又曰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又曰晉侯敗績于箕先軫曰匹夫匡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帥如生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郤至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鄭至見客免胄命曰吾之外臣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靈神也）問蒙甲胄不敢拜命矜（矜憐也）三肅使者而退

又曰楚曰公亂棄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固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曰日以異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棄公得民心也）

穀梁傳曰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豈曰以報其恥哉

漢書曰王莽傳云元始五年策王莽加九命之錫是稽首拜受甲胄一具

後漢書曰劉虞積忿不已自率十萬攻瓚將從出事伐郡程緒免胄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告曉使得改行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也虞以緒臨事沮議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虞遂大敗斬虞於薊市○東觀漢記曰祭遵薨喪至河南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雖在軍旅心存王室不忘俎豆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贈將軍給侯印綬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拖鏊兵車軍陣送葬又曰建武六年馬武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甲拖鏊持戟奔擊數十人囂追兵盡還武中矢傷

又曰七不征彭寵朱浮上疏切諫曰連年距守東土疲勞
甲冑生蟣虱弓弩不得馳上下相率焦心大兵冀蒙救護
生活之恩陛下輕忘之于河北誠不知所以然
献帝春秋曰孫策獲太史慈謂曰孤昔與卿神亭之役若
爲卿先如何慈謂曰不敢面欺若嶷鎏帶不斷未可量也
吳志曰太史慈與孫策戰於神亭策得慈嶷鎏
晉書天文志曰魏文帝黃初六年十月有星孛于少微歷
軒轅占曰兵喪除舊布新之象時帝軍廣陵辛丑帝親御
甲冑觀兵
沈約宋書曰元嘉二十七年北討至陝虜多縱突騎衆軍
患之薛安都恕甚乃脫擐鎏解所帶鎧唯着絳納兩當衼
馬亦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噎所向無前當其鋒者
應刃而倒賊忿之次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人衆無
不披靡
王琰宋書曰晉康太守劉思道攻廣州殺刺史羊希龍驤
將軍陳伯紹討之思道迎擊之殺傷甚衆會紹髽解擐鎏
墜地退走見禽
車頻秦書曰符登堅族曾孫堅死登自立皆刻擐鎏作死
休字示士以必死爲度故戰所向無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崔鴻前秦錄曰符堅末暮容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飛矢滿身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茹茹鉄工金山形似兜鍪其速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春秋繁露服制象曰夫執介冑而從能距敵者固非人之所貴也

孝經威嬉拒曰欲去惡鬼五刑具五人皆持大斧着鐵冑冑將之常使去四五千步不可令近人也

戰國策曰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鉅坡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擊盾鞮鍪

國語曰靡笄之役郤獻子傷臼季曰余病矣張御曰受命於廟脹受於社甲冑而郊死戎之政也

又晉語曰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

樂資春秋後傳曰吳越令魏武侯厲衆五年秦人興師而臨西河魏士聞之介冑不待令而奮擊殺秦人者萬數

英雄記曰袁紹爲公孫瓚所圍別駕田豐伏紹入空坦紹脫兜鍪抵地云文夫當前鬬死而返逃入墻間豈可得活

一云入墻間

盧綝晉書曰王起事曰建武元年天子還洛陽右將軍張方鐵啓陛下自鄴來還宜詢宗廟天子出因便刻啓移都其夜方悉引兵從西明廣陽諸城門入自領五千騎皆捉纏弭擊兜鍪燋茸皆用涼州白鶻毛望之若荼

周遷輿服雜事曰刺校者校人之執刺兵者也首戴虎皮

胸

傳曰家皋鼨以犯陳蔡因是有虎皮胃焉蜀隊戴具胃被犀甲此古制也詩云具胄朱綅謂以具齒飾胄朱綅綴之也胄插以翟尾垂以紅絮朱綅之象也

晉令曰軍列營步騎士以下皆着兜鍪

郭義恭廣志曰獉在牂柯興古縣林交趾蒼梧皆以朱漆皮爲兜鍪

家語曰孔子對魯哀公曰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之然

孔叢子曰陳王曰將居軍之禮勝敗之變如之何太師曰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

又曰子高曰夫儒者居德行道則宛冕之服統師旅則有介胄之服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戰不已甲胄生蟣虱黽雀處帷幄虞喜志林曰宋祭酒云可以行樂者爲械謂鎧甲兜鍪也抱朴子曰夫德教者牖敞祭服也刑罰者扞刃之甲胄也若以德教治狡暴猶以牖敞樂剡絳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胄升廟堂也

又曰恐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胄之重冷者所以抨鉾鏑之集

又曰盤旋揖讓非禦殺之容貫甲纓胄非廟堂之飾

曹植表曰兩當鎧二十領兜鍪自副

陶侃荅温嶠書曰奉所送帳下得蘇峻甥七七作之巧劼用功殊多戰器不事須此也意謂不如三甲者逆賊身所服此是函器古人惡其名得此甥鎧者猶以有功令賞其細葛一端

魏武帝上事曰臣前上言逆賊表尚還即厲精銳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陳軍被堅執銳朱旗震燿虎士雷譟望旗眩精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尚單騎送走捐弃僞節鈚鈇大將軍郤鄉侯印各一枚甥鎧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

干寶百志詩曰北土稟桀姿氣烈有自然俯仰群雍中胡能救世艱閱肇代縫掖巍鎧易進賢

楊雄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距海漂崑崙提劒而叱之所過靡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觺牟生蟣虱介冑被霑汗

文選曰朝食不免冑夕息常負戈

又曰具冑星離以具師之

楯上

釋名曰楯遂也跪其下避刃以隱遁也大而平者曰吳魏本出於吳爲魏師者所持也隆者曰滇盾本出於蜀蜀滇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而鄒者曰陌虜言可陌破虜敵令謂之曰露是也狹而長者曰步楯步兵所持與刀相配也狹而短者曰夾子盾車上所持者也子小稱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韋編扱者謂之木絡者楯以犀皮作之曰犀楯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爲名也

許慎說文曰楯厭音伐也所以杆身蔽目象形聲也櫓大盾也

揚雄方言曰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厭或謂之杅杆者關西謂之盾

長揖埤蒼曰戟盾也

廣雅曰果科干厭櫓戟盾也

龍魚河圖曰盾名自暗

禮記曰仲夏之日命樂師修鞉鼗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

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又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鄭玄曰朱干赤大楯也

周禮曰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

餘而時

又曰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辯其物與之等以待軍事鄭玄註曰

五楯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

又曰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

又曰魯及齊戰於炊鼻杜預魯地炊齊子梁捷從泄聲子

譬子魯射之中楯厓縣軫汰輈七入者三寸
夫表也
又曰宋樂祁獻趙簡子楊楯六十

太平御覽卷之三百五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楯下　彭排

御枚　捂

推

楯下

春秋元命苞曰帝捂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
（捂音干楯招搖爲天戈戴戈楯相副戴之者象見天中以爲表者也）
艾記曰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
見羽謝無有閉關事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
令項莊拔劒舞坐中欲擊沛公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劒楯入營衛士止嚕匕直撞入立帳下羽目之問爲誰良
曰沛公參乘樊噲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旣飲酒
拔劒切而啗之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
乎

漢書曰周亞夫子爲父買尚方甲楯五百被（音曼曰被其也）可以
葬者取傭苦之不與錢鏽之其盜買縣官物上變告子
事連污亞夫亞夫歐血死

又曰晁錯上言曰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
弩三不當一

謝承後漢書曰孟政字子節地皇六年爲府丞虞鄉書佐
時太守缺丞視事毗陵有賊丞討之未到縣道路逢賊吏
卒迸散政撫刀盾與賊相擊承得免難政遂死於路

又曰江漢字子甫遷丹陽太守是時大江劇賊余來等刼
擊牛渚丹陽邊水諸縣居民歐畧良善經歲爲害漢到郡
會集勁士脩整戰具鉤鑲刀盾大戰長矛弩勁兵轉送
承接余來亟戰失利遂兒梟獲孝順帝嘉其功賜以劒珮

後漢書曰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曹操營中皆蒙盾而行

東觀漢記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少有大節家貧紿事爲
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尉去舉盾樹地歎曰大丈夫安能
爲人後耶遂去學問

魏志曰建安五年太祖軍於官渡袁紹進保武陽稍前依
沙堆爲屯合戰不利紹射營中雨下行者皆蒙盾衆以大

懼

又曰太祖與呂布戰太祖募陷陣典韋先將應募者數十人皆衣兩鎧棄盾但持長矛撩戰

魚豢魏畧曰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遊俠興平中三輔亂出毋爲賊所畧山壤僮僕數十餘人賊乃解還毋

常紹吳書曰魯肅欲渡洭衆騎追肅肅植盾引弓射之矢貫洞騎度不制乃相率還

吳錄曰交趾朱鳶縣有檳榔正直高六七丈葉大如盾

王隱晉書曰朱伺字仲文小爲牙門將陶冊給使是平肉涉江夏使鞍馬弓弓刀盾射獵

于寶晉記曰吳軍師張悌帥衆二三萬濟江與討吳纏軍張翰樛州刺史周陵成陣陷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盾五千號青巾兵屢陷堅陣

沈休文宋書曰宗越南陽葉人也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就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宋略曰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劉豪少工刀楯勇冠三軍及在漢中忽修長生之術使道士合金丹餌之咽而死及就殮尸弱如生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損奏風聞前廣州刺史常朗蒞任雪法暴濁是彰於州所造牙楯三十幡朱畫青

綾楯三十五幡請以見事追免朗前所居官南史王洪軌隨齊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楯卿可防苍曰天下無洪軌何以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矣帝甚賞之

齊書曰毛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却不須伴郤縣討逐慮繞所十重終莫能禽賞舞刀盾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

北史曰後魏蠕蠕犯塞以任城王雲爲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馬仞不見虎頭楯若令舞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收之獲其兒眞

英雄記曰公孫伯圭追討救胡丘力居等于管子城伯圭力戰兵乏食馬盡煑弩楯啖食之

又曰袁紹討公孫瓚先令趨義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總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遂大收

蔡邕月令章句曰洪範經云兵革兵並起兵謂金刃革謂甲楯

又曰審五庫之量金鉄皮革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東外崇福門門各羌楯十幡雞鳴戟十張

陶公故事曰臣佩奉獻金華大羌楯五十幡青綾金華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十楯

王珍寔祥記曰東海何敬叔少而奉佛至秦始中隨湘中刺史劉韞監營浦縣敬叔時遇有旃檀製以爲像像將就而未有光材敬叔意願甚勤而營縈無處憑几微睡見沙門語敬叔云縣後何家有一桐楯甚堪像光其人極惜之苦求可得也敬叔窮問縣後果有何家因求買楯何氏云實有此盾甚愛惜之明府何以得知敬叔具說所夢何氏驚奉以製光

山海經曰昇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昇射殺之昇持弓矢鑿齒持盾戰（郭璞曰鑿齒人類齒如鑿長五六尺）

又曰開明北有鳳鳥鸞鳥皆戴盾

張華博物志曰朝廷都許時上先人刀劒楯物及鋼犬盆殿上四角鼎皆先侯所賜得也

劉義慶世說曰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乃危載長數寸衆並謂不堪用正合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謂可以爲竹甲楯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主簿德祖應聲荅與帝正同衆伏其辯悟

異苑曰河南褚裒字季野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唱言可各持兩楯復相謂曰一人馬用兩爲及敗悉負楯而退

國語曰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賈逵曰輕過輕罪也移諸甲兵以甲兵贖罪也）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罪贖一盾一戟

潛夫論曰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盾寖遽擾
攘未能相一誠易制也
淮南子曰夫括淇衛箘露箭(音路高誘曰括箘括箘露箭所出竹也)載以銀
錫(載飾也錫鏑也)有薄縞之襜(縞魚腐荷之櫓荷蓮草也櫓大盾也)然而不
能禦矢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經作
楯矣
楊泉物理論曰古有郎師之刀蘇家之獻皆爲良工利器
時所寶貴也夫刀者身之寶也盾者身之衛也禦難之滑
牆守之城池也
夢書曰夢得鑲盾憂相負也
漢書楊雄校獵賦曰貢育之倫蒙楯負羽杖鎩鋤而羅者
以萬計
吳郡賦曰杭神龍之華殿施櫨盾而捷獵(句踐時伐吳作櫨楯以
白璧鍱以黃金狀若漚蛇以獻吳王七受之施於姑蘇臺姑蘇臺捷獵例次貌也言今起神龍殿亦施此物也)
又曰干閭鋋瑒夷勃盧之施
又曰家有鵰膝戶有犀渠
李尤盾銘曰吳旂磬獻戎兵特須也
張奐與崔子真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犇
羊矛如錐鋋盾如榆葉
陶侃荅慕容�瓌書曰當今楊淮銳勇飛廉超驤扠屈盧必
陷之矛集鮫犀不入之盾
庾闡責五員文曰自我來思踰歷中春風跨月芒雨積旬

地藉濕蓐室無完幕負傳盾時狀櫓擊

謝尚餉拂征南書曰五尺金斷頭刀一口碧綾車中盾一

番

又與張涼州書曰今致碧綾車中盾一

彭排

釋名曰彭排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

晉安帝紀曰劉裕大破孫恩於麻山思以彭排自載僅得還船

諸葛亮軍令曰帳下及右陣各持彭排

御枚

詩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鄭玄曰枚狀如箸橫卻之行枚氏掌

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示初無行陣衛枚之事者也

禮記曰升正枚諸侯執繚五百人皆銜枚

周禮曰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玄曰銜枚氏掌

司囂察囂讙者謂其聒亂國之大祭祀令禁囂軍旅田役令銜枚

為其言語以相誤也

國語曰吳王起師軍于江北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令左軍銜枚沂江五里以須賈逵逆流而上曰沂徑渡曰踰須待也夜中乃令涉江鳴鼓中水以須越王以其中軍私率六千人銜枚以襲攻之吳師大北

史記曰項梁率師攻秦秦使章邯距梁章夜銜枚擊楚煞

項梁

陸賈楚漢春秋曰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宛堅守不下乃匿其旌旗人銜枚馬束口龍舉而翼奮鷄未鳴圍宛城三匝宛城降

漢王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軍煞儋於臨濟下

又曰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

東觀漢記曰吳漢伐蜀分營於水南水北北營戰不利乃枚銜引兵住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

梁祚國統曰孫權嘗賜丹寧酒米寧以米賜帳下乃以銀碗酌酒自飲次與其郡督次酌其次命銜枚出斫敵

王隱晉書曰毋丘儉文欽反遣鄧艾進屯樂嘉欽果夜銜枚襲艾等昧爽至于城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諸軍事成都王使和演發兵殺浚單于以演謀告浚州府逼近銜枚密嚴夜與單于圍演七持白旛請降

孫嚴宋書曰柳元景總軍北討元景至弘農營於開方口衆軍並造陝下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一宿而至遂合戰元怙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旣出賊不意虜衆大駭

王智深宋書曰劉誕作亂孝武帝使沈攸等伐之於是龍驤將軍卜天生推車塞塹率敢死數百人銜枚先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習鑿齒漢晉陽秋曰初魏軍始入蜀劉禪分二千人付羅憲留守吳聞蜀敗遂起兵遣盛憲謝詢等水陸並到說獻以合從之計獻誡諸將曰今據孤城百姓無主吳人因釁公敢西過宜一決戰以示衆心遂衝枚夜出擊破憲盧綝晉四王起事曰天子自鄴至洛右將軍張方逼帝幸長安河澗王幹率叅佐到霸水上迎人兵去路百餘步枚衝屯列

崔鴻後秦錄曰永和二年遣武衛姚鸞營于大路晉將沈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朱達等銜枚夜襲鸞營鸞死之

又前涼錄曰張瑤字元圾年十四拜左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那崗相拒十日瑤銜枚密擊大破之由是顯名

又蜀錄曰李特使弟驤屯毗橋以搆羅尚尚遣將張興偽降於驤以觀虛實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驤及將士奔於流水

越書絶曰吳王闔閭問伍子胥卓法子胥曰王身將即疑船旌麾兵戟與王船等者七艘將軍疑船兵戟與將軍船等三船皆居於大陣之左右有敵即出就陣吏卒皆銜枚敖歌擊鼓者斬

曹瞞傳曰公將襲袁紹軍乃選精銳步騎皆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紹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

太公六韜曰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人操炬火合則滅之
或鼓呼而行或銜枚而止
吳孫子三十二壘經靈輔曰移車移旗以順其意銜枚而
陳分師而伏後至先擊以戰則克
魏文帝兵書要畧曰銜枚毋讙譁唯令之從
左思吳都賦曰銜枚無聲悠悠施旌

梏

服虔通俗文曰大杖曰梏
魏志曰鍾會反囚將軍胡烈等與子疏云會帳下督立進
密說消息會以作大坑自梏數千欲呼外兵入以次梏殺
投置坑中外兵乃殺會

曹瞞傳曰操爲洛陽北部尉善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
右各數十條有犯禁者不避豪強輒棒殺之
虞浦江表傳曰孫皓以張布女爲美人皓先報布後問美
人曰爾父何在荅曰賊已殺之皓大怒即棒殺美人
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昱或有忤意者輒加以雪刑有自梏
數十根各有名號鍼鑿錐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鉄錐椎
人陰破

六韜曰方胄鉄梏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二百枚一名天
棒許慎注曰大杖以桃爲之擊殺羿是以鬼畏桃人也
抱朴子曰吳遣將軍計山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
劒皆不得拔將軍乃多作勁木白棒擊之禁不復行因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剋賊

又曰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簡之矢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棒無所用矣

晉宣帝教曰當教諸圖上守上皆作棒人一枚輕重長短者各各可守皆當頭施紉挂聲賊破死在旦夕邂逅衝突圖當以棓七之

高堂隆陳灾異表曰石氏星占曰天棓五七星之杖也主檛棓乱兵客星彗茀干犯棓兵大起二年消復之宜罷省百役勿使士卒怨於勤苦而為亂足其廩食度可勞然後用之則士卒安而無亂兵息矣

推

史記曰張良為韓報讎得力士為鉄錐重一百二十斤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晉郭

又曰朱亥袖四十斤鉄椎七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有才力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金椎七之命從者刑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鞍　鞴　鏕　鞴

說文曰鞍馬鞁具也

漢書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王侍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者詔下蠶室後爲官者丞

司馬彪漢書曰光武徵趙喜引見賜鞍馬侍詔公車

東觀漢記曰景丹將兵詣上止勞勉丹出至城外兵所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馬坐鞍旆靽靼上

又曰王莽誅諸謀者季次元聞事發覺被馬欲亡馬駕在轅中惶遽着鞍上馬出門顧車乃自覺止

又曰章帝曰明德后時廣平鉅鹿樂城王在邸入問起居朕復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疋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英雄記曰呂布刺殺董卓與李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擊馬鞍走出武關

魏志曰許褚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河濟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當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舡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棹船僅乃得度是日微褚幾危

又曰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死鄧哀王冲以刀穿鞍衣如鼠齧者謬有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俗以鼠齧衣者其主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齧鞍問太祖笑曰見以在側而齧況懸柱乎

魏畧曰五官將知王忠昔嘗嗽人時因從駕出行令取家閒髑髏著忠擊馬鞍以爲嬉笑

吳志曰曹公破走魯肅先還權大請諸將肅將入閤拜權起札之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慚然就坐徐舉鞭曰願至尊威加

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蒲輪徵肅始常顯
耳權柑堂欣笑
又曰孫權每田獵乘馬射虎常突前攀持馬鞍張昭變色
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禦英雄駈使
群臣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
柰天下笑何
後魏書曰傳永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
江表傳曰孫策討祖郎生獲之策謂郎曰尔昔所以馬鞍
今創軍立事除氣非宿恨汝莫怨佈郎叩頭謝策即破械
賜衣署門下賊曹
魏百官名曰紫茸題頭高橋鞍一具

三輔決録曰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儉悋以鏤
衢鞍遺奮從貨五千萬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毒國獻白光琉璃鞍在暗室光照
十丈
又曰武帝得貳師天馬造玟甸白為鞍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遥望岫裏有二老公相對樗蒲
遂下騎造焉以策柱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灌然
已爛觀瞻其馬鞍體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
絶
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備者誅
六景曲記曰周世以膏腴之沃壤豐鎬之寶地大啓封境

以封泰釋鞍授鞚假驥他人欲無陵已其可得乎
傳玄馬射賦曰百馬齊與六釋孔閑金銜玉羈文防鏤鞍
明珂景服華鼓采鮮
古樂府左延年從軍詩曰從軍何等樂鞍一驅乘雙駮馬
照人目龍驤自動作
謝惠連詩曰挂鞍長林側飲馬修川湄
劉崑伏風歌曰擊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
魏曹植上銀鞍表曰於光武皇帝代効此銀鞍一具初不
敢乘謹奉上
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啓曰
宜副龍驅聖慈下逮猥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
猥蒙光賜

後漢李尤鞍銘曰驅鶩馳騰躍覆踐雖其捷習亦有顛滑
井廡其摧閇不斯敗

轡

釋名曰轡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
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又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
又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
周禮曰潔壺氏潔轡以令舍
又曰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騷馭下祝登受
轡犯軷遂丘之
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

百官爲轡喜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比得法正其百官均齊人力和安入心故令不再人順從刑不用而天下理矣

又曰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又曰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

又曰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今齊之以刑而猶弗勝何禮之晉也孔子云禮譬之於御則轡也

漢春秋曰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執轡大將軍陪乘光武東京郊祀法駕則河南尹奉引奉車都尉執轡侍中參乘

孔叢子曰夫子云夫政令者人君之御轡所以制下也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又而不勝其禍故赦者馬之委轡也無赦者座疽之礦石也（座作和切疽七余切）

列子曰凡御者得之於銜應之轡得之手應於心

淮南子曰權衡者人主之輿爵祿者人臣之銜轡矣

又曰王良造父御也上車攝轡馬爲齊整

班固東巡頌曰乘輿動色郡后屏氣萬騎齊鏕千乘弭轡

魏明帝善哉行曰百馬齊轡御由造父

後漢李尤轡銘曰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心中和是思馬知良御進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張揖埤蒼曰勒猪的馬轡也鞚音面羈音勒鞮也鞚音斯柔皮也

服虔通俗文曰所以制馬口曰鞚

瑒濟吳紀曰大皇帝征合肥未下因徹軍還兵呂蒙等共晉津北魏將張遼奄至圍數重蒙等死戰既破圍上馬出升浮橋南已絶丈餘無板谷利時爲親近監白曰至尊牢攝鞭緩鞚利當着鞭以增馬勢於是得渡

晉書曰溫嶠字太眞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太子乃止

晉起居注曰冠軍將軍王浹表臣以發許昌城內北人諸將孫凱等謀欲逼臣晉身驅遣南人臣初出城門乃相繞牽臣馬鞚臣手刃斬截僅乃得出

應瑒馳射賦曰放鞚長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每不虛發

陳林武庫賦曰馬則飛云絶景直鬣騆駒走駿驚飆步象雲浮受銜斯遊欽鞚則止

傳玄銀馬賦曰奮豐沛艾虎攄麟跱望雲睇景乘虛四起縱銜則住攬鞚則止

成公綏射兎賦曰収輔車之雙轡舍良馬之長鞚禽迅羽之輕發截逸足之狡弄盈得護於後乘兎庖厨之所貢

夏侯湛征蠻辭曰上伊闕兮臨川桁駿馬兮授鞍中衢兮截歘欽兮鞚盤桓

閔鴻與劉子雅書曰若能控奔騏以接駕乘則力追者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傾循翅以顧短翮則歸飛者如雲

勒

劉芳毛詩箋音義証曰纆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纆爲且舊語云馬勒不云纆以勒爲纆者蓋是北人避名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鞚爲纆反覆推之此爲明証又詩稱執纆如組

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爲轡審矣今俗儒咸以纆爲勒而曾無窮者

家語曰閔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不能御民者奔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

漢書曰呼韓耶單于幷露三年正曰朝天子於甘泉宮賜以冠帶衣裳玉具劒安車駕一具馬十五疋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好畢雞小馬小牛令左右騎斷鞿勒使墮地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凉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珊瑚馬鞭馬腦鍾黃金勒

鄴中記曰虎謂勒呼馬勒曰纆羅勒曰香菜

永昌記曰哀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如翠毛之飾

淮南子曰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各上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

說苑曰田子方度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俱驅八十乘予方寧以爲人君翟黃至而子方曰子人臣也將何以至此對曰此皆君之賜也臣進五大夫祿爵倍以故至如此

韓陽文天要集曰造父汧馬轡勒豈得獨與伯樂俱驁馬同銜勒豈得與卓殊

魏文帝馬腦勒賦曰馬腦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勒餘有斯而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並作詞曰夫珍物寄中山之崗禀黃神之純和含白虎之華章翳朔之玄氣喜南離之炎陽歙中區之黃采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

皎日之流光內炤浮景外鮮文繁奇章異采的樂其間爾乃籍彼朱顏華勒用成駿姿列跱煥若羅星

應瑒馳射賦曰群駿籠茸於衡育咸皆腰裹臭飛兎隴修勒而容與並軒翥而厲怒

陳琳馬腦賦曰五官將得馬腦以爲寶勒美其英綵之光艷也使琳賦之爾乃他山爲錯荊和爲理制爲寶勒以禦君子

王粲馬腦勒賦曰因恣象形匪彫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御世嗣之駿服乃表騄驥之義玄

王沉焉腦勒賦曰厥象伊何如規之盈鮫鱗紆鬱白黑殊形如氷之潔如玉之貞周乾坤之所育兮匪彫鐂而自成爾乃施飾龍首加服鑾鑣和鈴鏘鏘迴景逍遥

鑣

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傍苞銜其口也

說文曰鑣焉馬銜焉馬銜焉勒口中也

爾雅曰鏕謂之鑣

詩曰游於北園四馬既閑輔車鑾鑣載驟歌驕毛長曰驕轩也歛歌騎田犬也鄭玄曰軒卑車驏逆之車也置鸞於乘車也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明帝休成之樂歌曰玉鑣息節金輅懷音

文士傳曰山巨源爲吏部郎欲舉嵇康自代康聞與之書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

魯國先賢志曰黃伯仁龍馬頌曰楊鑣鸞兮揮紅沫之幡颯颯

鹽鉄論曰古者庶人賤騎繩控草提皮鷹而已及其後也鞍攻成鐵鑣不飾

又曰古者樵車無輪棧車無軓其後木鈐不衣長轂數幅今富者銀黃華左搔以結綏錯鑣塗朱班靳飛軨

楚辭曰絶鑣路以馳鶩兮暮着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遠不御兮千里

秉據詩曰貞儷各有分鴛驥不齊鑣
陶琬之詩曰我服既暉我駟既閑楊鑣警路哀篇清綿（桓玄
（裴載琬之為江州主簿）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曰士女炫街里軒冕曜都城萬軨楊
金鑣千舳樹蘭旌
裴淑游新亭曲水詩序曰離榭修幕陵遂彌阜鑣容旆綵
袁野麗雲
鮑昭詩曰飛鑣出御路驚服入秦州
王沈魏行賦曰六龍齊鑣鸞聲振振景動波迴天行星陳
張協玄武館賦曰天子翔翔郊甸順時巡省龍駟騰鑣羽
騎遊騁顧流光以鞍轡迴鸞旗而時幸

李充穆天子賦曰其馬則赤驥盜驪驊騮綠耳楊和齊鑣
一瞬萬里
董子曉乘輿駮馬賦曰軀觀若斯氣勢雲披銜金鑣着玉
羈
顏延之七繹曰梓工飾雕簟之輿涓人進龍圖之馬載駕
則眩奪鳳蓋振鑣則圈促函夏故動軔馳光策流楮
張委九愍曰映金箱之羽蓋鳴玉衡之鸞鑣望天路以振
策指萬里於崇朝
殷琰官貴妃誄曰嚴位服於旗容尚徽謚於銘策節哀路
於蕭鍾齊行鑣於輬翟
應璩與劉文達書出僕頃偕遊談之事欲修無爲之術不

能與足下齊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
桓温與慕容皝書曰自滄流以北幽朔以東將軍皆以鞿
落而總率之矣首尾脊齒左右乃用鳴鏑揚鑣動數十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部九十

羈

韉

防汗

鞚尾

拘

羈

珂

障泥

當胷

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許慎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左傳曰昔公子重耳之及難也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後君巡於天下（杜預曰羈馬紲馬疆也）臣之罪

甚多矣請由此亡

又曰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也）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曰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漢書曰今漢丞襄周暴秦極弊之後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轙（幾音羈）羈而御駑馬（如淳注曰以繩繫馬頷曰幾）早（棗之且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雖發師旁縣人馬廂薦（騎音羈）鞬皆有成賈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

康泰吳時外國傳曰加營國王好馬月支賈人常以舶載（文公出時也）馬到加營國國王悉爲售之若於路失羈鞬但將頭皮示

王王亦售其半價

郭頒晉世語曰愍懷太子好畢鷄小馬（音羈）半置田舍令左右騎斷羈勒令墜馬

韓詩外傳曰昔衛獻公走及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及國而復爲私也無乃不可乎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襄陽銅蹄歌曰龍馬紫金鞍翠毛白玉羈照曜雙厥下知是襄陽兒

杜夷幽求曰羈蚊絆蚤禁其非法刳蟣暑風求其肝膽非至精誰能知之

又曰銜羈之馬伏櫪之駒莫不思平原曠澤翔尾而馳太

也

又曰珂羈鏤絆呼名翹陸不可化也

夢書曰羈韁爲相要制也夢得羈韁要約也羈結語言

韁徃來也羈結韁竪結勑疆也弊絕不用難俛仰也

執虞逸驥詩曰逸驥無鏕轡騰陸從長川前落就羈勒飛

軒躡雲煙

孫綽詩曰野馬閑於羈澤雉屈於樊神王自有所何爲人

事間○傳玄馳射馬賦曰百鳥齊興六驥孔閑金銜玉鞿

文昉鏤鞍明珂景朗華鞿采鮮

傳玄良馬賦曰金羈在首發以明珂錂鞍采鞿暗織昉會

華

傳玄難良馬賦曰餙以金羈申以玉纓結以輕軒節以和

鈴

曹植遊俠篇曰白馬餙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

幷遊俠兒

孫惠三馬哀辭序曰余於物持所留心而所服三馬壹時

離羈感田子之愛遂作哀文云尔

珂

服虔通俗文曰勒飾曰珂

郭義恭廣志曰期調國出金銀白珠流璃水晶器五色珠

馬珂

又曰剽刃出桐華布珂珠具艾香雞舌香

唐玄樂府豫章行曰輕裘綴孔翠明珂曜珊瑚
張華輕薄篇曰文軒樹羽蓋乘馬珮玉珂

鞿

隋書曰宇文述素好着奇服炫燿時人云定興爲製馬鞿於後角上鉄方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請爲許公鉄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宿備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袹耳又學之名爲許公袹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

障泥

王隱晉書曰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舒縣廷掾玉睦卒病廷尉呼魎家人就友卜令以丹畫板作日月置尸頭前及卧虎皮馬彰泥登時大愈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高勾驪以千里馬生騮皮彰泥獻於南燕燕王超大悅荅以水牛能言烏

世說曰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着連乾彰泥前有水終不肯渡上云此必是惜彰泥使人解去便徑度

防汗

東觀記曰和帝永元三年西謁園陵桓郁薦羽林中郎將從使馬二疋并鞍勒防汗

魏百官名曰黃地金錂織成萬歲彰汗一具又織成彰汗一具

桓寬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賤騎繩控草鞮皮鬲而已及其

後華鞍攻成鐵鑣不歸令富者黃金琅勒劉繡弄汗
司馬彪戰略曰孟達將當兵數百降魏魏文帝以達爲新
城太守大和元年諸葛亮從城都到漢中達又欲應亮遣
亮平玦織成彰汗蘇合香亮使郭模詐降過魏與太守申
儀與達有隙模語儀亮言玉玦者已決織成者言謀已成
蘇合香者言事已合
當曾
後漢書曰太守趙興署鮑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
者與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出與遂駕往永乃按佩刀
截馬當胷乃止當胷以身當之也後數日葬詔書果下捕矯稱者
永由是知名

鞮屨

魏百官名曰赤芾鈆石鞮屨一具

鞭

禮記曰車將駕則執綏授又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事畢玄曰展軨具
視效駕白已駕也舊衣由右上取貳綏奮振去塵也貳副也執綏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
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
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

屬橐鞬以與君周旋

又曰宋告急於晉伯宗曰不可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又曰楚子次于乾溪以爲之援雨

又曰梵靈王使圉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溪以爲之援雨

雩王皮冠秦複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執鞭謂執教令右尹子革

夕于華劉昇夕暮也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

又曰晉荀瑤帥師伐鄭鄭駟弘請救於齊陳成子救鄭及

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製裹兩夜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

鞭之

公羊傳曰陽虎將殺季孫于蒲圃使臨南御之至孟衢臨

南投策使陽越下取策

陸機毛詩草木虫魚疏曰捂枝葉似楨松尔雅曰捂櫃也

節似扶老即金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

孔叢子曰刑以齊民譬之於御則鞭策也

漢書曰婁敬云太王以狄伐去豳杖馬箠去居岐

又曰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

手曰六馬

又曰李廣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廣時傷置絡

間而卧行十餘里廣陽死視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騰而上

胡兒馬因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又曰大司空七夜過奉常亭亭長叩之告以官名亭長醉

曰寧有符傳耶士以馬箠擊亭長

漢獻帝起居注曰李儒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又於朝廷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門爲董卓設神坐數以羊祠之祠畢過省閣問帝起居求
入見僊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刀侍中郎見僊帶仗皆
惶恐亦帶劒持刀先入在帝側
張勃吳録曰大王帝大會飲宴下馬邇臀肅肅入拜起禮
之謂言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未肅趨進曰未也
衆咸愕然既坐徐舉鞭曰願麾下威德加於四海然後以
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帝附掌歡笑
又曰大皇帝潛軍於皖口命陸遜爲大都督假鉞大皇帝
親執鞭以見之
虞溥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能下徹軍將退兵已上道
權與呂蒙蔣欽陵統等在後張幔飲食畢垂當發魏將
張遼帥六七千人奄至圍選數重權乘駿馬上津橋南已
見徹丈餘無扳谷刋附在馬後使持　後鞚利於後著鞭
以助馬勢遂得超度
王隱晉書曰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淳于叔平曰君舍
東北有棗樹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新馬鞭便
就買還以懸北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遂承其言詣市
果得馬鞭懸之正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鉄雜器復可
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饒病者亦愈
于寶晉記曰晉永嘉初有神見袞州甄城民家免奴爲主
簿自號爲樊道基有婦號成夫人欲迎致便載車行當得
此免奴主簿從行爲譯以宣所宜汝南梅跡字仲真去鄴

來經袞州聞其然因結羊世茂阮士公諸賓往觀之成夫人使遣主簿出當與貴客語主簿死不肯避成夫人因太嗔索士公馬鞭脫主簿鞭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祖逖與劉昆中夜而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相避於中原後昆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人着鞭耳

沈約宋書曰胡藩字道序義旗起桓玄戰敗將出奔藩於南掖門捉玄馬鞚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且拾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

蕭芳等三十國春秋曰石勒遣石虎率精騎五千掩李矩營生執矩外甥郭謂之矩知衆之去已乃率衆來歸

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向不歸命勒與謂書餉麈尾歸勒說賓禮貴弟相同斷金往物為信矩所領將士並欲又曰城都王顗謀黃門孟玖於是東海王毗高密王簡皆懼奔國聊琊王睿又將出焉而徼禁甚密顗又先下諸津禁止諸貴人王至河陽乃覓拘焉宋典後至以鞭拂之曰舍長官禁貴人而不見之耶因太笑之吏乃放遣因得奔國

崔鴻前秦録曰符堅起教武堂于謂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教為將士朱彤諫曰虎將之士文教學生強翰之

術乃若本之方夫養將之法譬之養馬秣以高櫪習以戰馭長鞭策後金勒制前析施規矩任知進退

又曰符堅引郡臣議代晉太子左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弗可犯且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政之臣願保境養民伺其虛隙堅曰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夫差威陵上國爲勾踐所滅雖有長江其能固乎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吾當內斷其心矣

又曰符堅時關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避胷奏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起關東歲在癸未

崔鴻後梁録曰咸寧二年盜發張駿墓得珠簾琉璃珊瑚馬鞭

樂資春秋後傳曰魯仲連曰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馬而從之

袁希之漢表傳曰費禕領漢節誘納降附越雋太守張嶷戍試禕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皆見害刺客不鎮也今明公位尊權重宜覽前事後歲首禕持節行酒郭循以馬鞭中小刀刺禕禕數日夢

魏百官名曰駝馬鞭二枚

冀苑曰長山張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見一人着朱衣平上幘手捉青柄馬鞭云汝何可教便隨我去見素絲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黃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汝賜汝秘術卜占勿貪錢賄舒亦不覺受時
劉義慶幽明錄曰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還長
至家見一人左右導從四百許前車輜重馬鞭夾道肉薄
如二千石遥見縱父子使喚住就縱手中燃火縱因問是
何貴人荅曰是鬪山玉在餘杭南縱知是神叩頭云願見
祐助後入山得一玉牝從此如意
又曰桓玄既肆無君之心使御史告太傅道子於宴城玄
在南州坐忽見一平上幔人持馬鞭通云蔣侯來玄驚愕
然便首階下奴子御憾車見一士大夫自云是蔣子文告
何以害太傅與爲伯仲顧視之間便不復見
又曰廣陵韓咎字興彦陳敏反時與敏弟恢戰於尋陽營
營下馬覺鞭重見有綠錦囊中有短卷書着鞘皆不知
所從來開視之故穀紙或神呪經
謝氏鬼神列傳曰下邳陳超爲鬼君彌所逐改名何規從
餘杭步道還求福絶不敢出入五年後意漸舂解與親舊
臨水戲酒酣共設徃來超云不復畏忙鬼也小俛首乃見
鬼影在水中超驚怖時亦有乘馬者超借馬騎之下鞭奔
驅此鬼去超遠近常如初微聞鬼云汝何鬼耶急急就死
吳會分地記曰大山者勾踐於此山鑄銅銅不鑠則埋之
上生馬筆勾踐遣使者移於南社種之飾治以爲馬筆獻
於吳
劉欣期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二尺餘形如馬

鞭柄

闕駟十三州志曰山桑縣人俗貪爲好持馬鞭行邑故語曰沛國龍冗至山桑詐託旅使若奔喪道遇寇抄遂失資粮

太公陰謀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箠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蹎民劇則敗

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然槁以馬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爲此乎將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乎語卒援髑髏而枕

又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六此馬之眞性也及至伯樂曰我善治之刻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勒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馳之驟之齊之前有橛角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淮南子曰昔者王良造父御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安勞樂進馳驁若馳左右若鞭周施若環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鈌且太丙之御也除轡舍銜去鞭棄策軍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

又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驂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

鹽鉄論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以調四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以治萬民

又曰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修轄以笞八極杜鬼幽求曰
召渴者以臨河不待鞭策而自至
說苑曰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
日馳千里鞭轄不去其背
楊儒時務論曰轡策鞅掌之具設錐剛怒龕戾蹄齧之馬
若足拘鞅縶口啣轡勒轄策必至則躡躅循軌
世說曰王敦在姑熟晉帝出看敦營敦覺追帝帝以金馬
鞭與客舍姥姥以水澆馬帝令追者問姥姥云去已久矣
追者乃止也王澄字平子從荊州下過王敦敦謀欲害之
而平子左右二十八人悉捉鉄馬鞭為衛敦不敢近
豪書曰鞭轄所使有物趨也豪得鞭筆欲有使也持以鞭
馬使朋友也鞭使馬疾諸葛喜也
曹植九詠曰乘逸響兮躡電鞭忽而往兮怳而旋
曹植陌上桑曰真人安得輕舉繼清鹿執電鞭
驂飛麟
張華輕薄篇曰文軒樹羽蓋乘馬珮玉珂橫簪列瑵璪長
鞭施象牙
楊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驟雷轀鳴洪鍾建五旗
魏文帝臨渦賦曰建安十八年終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
遂乘馬遊觀經東園遵渦水相佯乎高樹之下乃駐馬書
鞭爲渦賦
傅玄良馬賦曰鞭不得揺手不及動忽然增逝肉飛骨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玄馳射馬賦曰佪知華矣如膝鞭裁向腹奮尾跳兎
曹植表曰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路撮風后之奇接吳孫
之要追慕卜商起矛左右
李尤馬筆銘曰御者筆策示有威怒東野之敗督責過度
温嶠與陶公書曰奉惠赤角一具及靴皷馬鞭皷角既周
軍用馬鞭服以周旋琓之于乎與之借老也傴武之曰乃
當藏之篋笥耳
謝艾蜜令與楊初曰今遣舍人孔章特口論要密將軍可
差腹心人卣致珊瑚鞭勒香瓔一具遺王擢王擢猥疑於
將軍父子事得施矣
表宏與范曾書曰四海鼎沸天轡將移杖短策以晨征登
重幔以吐奇指六合以倒戈望崑崙而舉麾

柳

魚豢魏畧曰肅帝霂帝益州曰馬擊柳而不假觧貫胃延
頸侍白刃
蜀志曰靈帝末先主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督
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乃直入傳縛督郵仗二百
觧絞繫其頸着馬柳卉官亡命
常璩華陽國志曰建寧郡同瀨縣存馬縣雒鬬反特結壘
於縣山繫馬七柳柱生成林今夷言無梁林無梁夷言馬
也
蕭子雲晉史草曰姚畧時有賀僧者不知何人自云遊

歷五郡時人號爲貨五郡齊戎奉道爲百姓設吉凶畧死泓立僧謂泓曰宜潔掃一馬廐開屋說大抑有異馬其大非常自遠來天所送矣

趙書曰徐光字榮武賴丘人父以牛醫爲業光年十四五爲將軍王陽秣馬光但書馬柳屋柱爲詩頌不親馬事異死曰卅陽草草馬季思照鏡無頭乃見在馬抑

荀氏靈鬼志曰泰元中有道人從外國來多有術法自設所受術師曰衣非小門也常行見一人擔上有小龍子可受斗餘語擔人云五步疲極欲暫寄居擔人甚在之慮是狂人便語君欲何許自著邪荅云君若見許正欲入君此龍子中擔人愈怪其奇君能入龍中便是神人也即入龍中龍亦不更大擔亦不覺重至國中一家大富而性慳惜不行仁義語擔人吾試爲君破奴慳囊即至其家有一快斗甕中終不可破取不知何方得取之便往語言君作百人廚食周餉窮困者馬當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既畢馬還在柱

淮南萬畢術曰馬柳生腐茅者取馬柳生茅可以療藥食煞鳥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一

叙人

孕

叙人

釋名曰人仁也生物也

易下繫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又叙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

女然後有夫婦

又說卦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尚書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又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此言蕪氣性之動也又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左傳昭二年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彊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

春秋元命苞曰五氣之精交聚相加以迎陽道人致和氣五行之氣

又曰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

又曰天人同度正去相受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匕之爲言效也上爲下效道之始也

又曰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人以人其立字二人爲仁仁人言不專於己念施與也

又曰聖人一其德智者循其轍長生久視一其德言盡得其帝之精氣也

循其轍言不遠其帝所尚也知是不以命制則愚者悖慢則皆得長生久視言所行當天也不殺故立三命以垂策所智者無所施其術殘物逆道天不殺故立三命以垂策所以尊天一節三者法三道之術不以命制愚慢之人則賢命者天之令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壽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吾天帝也陽氣相乘之極）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為命也（援神契曰隨者道常善之行則隨其善惡行以教之）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咎下流災譴並發陰陽散忤暴氣雷至滅曰動地絕人命紗鹿（譴邑虞忤錯也襲有淪也河水淪沙鹿之邑溺殺也）

黎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開為臣宮商為姓秀氣為人（正氣（胄若木人則尋蒼龍之形靈威仰之氣火人得朱鳥之形赤熛怒之氣以生之北也閶氣則不苞二行名受下

星以生若蕭何感昴精會感精周悖感兄精者也）

又繁露曰唯人獨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脉川谷之象也有哀樂喜怒神氣之數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行數外有四肢副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柔乍剛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

樂動聲儀曰中元者人氣也氣以定萬物通於四時皆也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東至日所出為太平丹穴之人智（距齊州以南戴日為太平）大蒙之人信（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崆峒之人武

荀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始得爲人也故下句曰命者性之始）形於一謂之性（人受陰陽剛柔之性故形於一）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不具者有五焉曰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是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齔初也）十六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十有四而化一陰一陽可偶相配（陽奇陰數偶然）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暮而生賓然後能行三年顧合然後能言十旬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陽以陰變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陰相變然後能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

又曰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埆土之人醜（埆土字也息土細緻埆土瘠确者也）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

又曰孔子遊太山見營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以一樂男尊女卑吾得爲男是以二樂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繈緥者吾已行年九十是三樂也貧者事之常死者事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

又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理道畢矣

漢書曰司馬遷曰凡人所以生者神也所託者形形神大

用則竭形大勞則弊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
復返故聖人重之
鬻子曰天地闢萬物生人爲正焉人化而爲善禽獸化而
爲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禽獸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文子曰人之情欲平嗜慾亂之精氣爲人人受天地變化
而生一月而膏初形如膏脂二月而詠胎生筋脈三月而胚胚胎胞也三月如
水龍雖也四月而胎如水中鰕之胎五月而筋氣積而成筋六月成骨血化
內內化脂七月成形四支九八月而動動作九月而躁躁動數如前
七化骨
十月而生形骸乃成五藏乃形
又曰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行此有伍方聲有五音物有
五味色五章人有五伍五伍二十五故天地之間有二十
伍等人上伍有神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伍有德人賢
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伍有公人忠人商人平人直人下伍
有眾人奴人愚人視肉人小人上伍之與下伍猶人之與
牛馬也
又曰智於萬人者謂之俊自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
列子曰戴髮含齒倚而趨謂之人
管子曰人水也男女精合而水流形二月而咀七者伍味
是伍藏也酸生脾鹹生肺辛生腎苦生肝甘生心藏已具
而後生伍肉脾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生肉已
具然後生九竅脾爲鼻肝爲目腎爲耳肺爲口心爲下竅

五月而成一月而生

淮南子曰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經營大地（神陰陽也）於是乃別陰陽判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入其門而骸反其根

又曰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技（技制也）能而載制使也者聖人也

又曰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有四時五行九解九解者八方中央也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節骨節天有風雨暑寒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

公孫仲尼曰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當地之厚也有九竅脉理當川谷也血氣者風雨也

白虎通曰男女者何謂男男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如從人也

風俗通曰天地初開未有人女媧摶黃土爲人力不暇乃引絙於泥中以爲人富貴黃土人也貧賤庸絙人也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謙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麤則惷愚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操則失身）志大所以堪物也（小則不勝）小心所以慎咎悔也（大則陵世）此論之小心

而志大者豪傑之俊也心大而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而志大者拘悽之人乎

任子曰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

傳子曰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淸淳而淸動之則流而濁

孕

易漸卦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尚書秦誓曰商王受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王弼注曰夫婦那醜則非夫而孕故不育）

左傳僖中曰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大戴禮曰周后妃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怒不詈胎教之謂也書之王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爲後世戒

史記曰后稷名棄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說願之乃踐之身動如孕者期而生后稷

又曰秦之先顓頊之苗孫曰女修玄鳥隕卵修取吞之有孕子生大業

又曰昔夏氏之將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龍亡漦在櫝而藏之至周厲王發而觀之漦化爲玄龜入王後宮宮妾未

齕而漕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即褒姒也

漢書曰張倉妻妾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又曰鉤弋夫人懷昭帝十四月乃生上以堯十四月而生

金鉤弋亦然乃命門曰堯母門

又曰初上禁妻李親任收君在身夢月入其懷

弛曄後漢書曰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

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怪欲殺之妻言會行聞雷震

欲仰天視而電入口因吞遂任身十月而產子

又曰靈帝王美人任娠畏何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堅

終自不動又夢見負日而行四年乃生皇子協后遂酖殺

漢人帝大怒欲廢帝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協號

董侯

東觀漢記曰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見帶魚印綬

登樓而歌乃訊之於占者曰必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

既而生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郡鄙商州兵圍

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魏畧曰昔北方有膏離國者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

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

以啄噓之徙於馬闌中馬以氣噓之王疑以為天生乃令

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帝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

欲殺之東明走之滍水以弓擊水魚鱉浮於橋東明因得

鱉散魚度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也

又曰黃牛羌種孕身六月生
吳錄曰武烈皇帝姓孫名堅字文臺母有身夢腸繞吳閶門
又曰長沙桓王名策字伯符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
晉書曰賈后酷以戟摘諸宮人孕子皆墮刃以死晉陽秋曰初太宗諸子繼夭諸姬絕娠令亟謀卜繇云後房當有女誕三男一女終大盛於是盡出後宮多諸婢悉見之織坊中有一人色黑宮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是也帝以大計幸之生烈宗車頻
秦書曰符堅母荀氏浴漳水經西門豹祠歸夜夢若有龍蛇感已遂懷娠而生堅
三國典略曰周太祖宇文泰之母曰王氏初妊五月後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帝喜曰雖不至也天貴亦極矣
列子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兢民孕婦十月而生子七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始又有夭矣
呂氏春秋曰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舊水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

淮南子曰孕婦見兎其子缺脣見麋其子必四目

帝王世記曰尚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代有大迹出雷澤胥履之生庖犧

又曰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曰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勛

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女狄暮汲於石紐山下大祠前水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身十四月而生夏禹

括地圖曰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生兒長大能乘雲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外國圖曰方丘之上暑濕生男子三十而死其潢水婦人入浴出則乳矣是去九嶷二萬四千里

烈女傳曰簡狄者帝嚳之次女也妃有娀氏之女與弟妹浴於玄丘水之上有玄鳥啣卵而墜五色甚好相與競取之簡狄得而吞之有妊遂生契

又曰大姒者文王之母性專一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惡言以胎教也

會稽先賢傳曰吳侍中嘏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

蜀郡記曰諸山夷僚子娠七月生七時必臨水兒出便投水中浮則取養沉乃棄之

華他別傳曰甘陵相夫人有胎六月腹痛十餘日大極請
他視脉他曰有兩胎一已死便手摹其胎在左男也在右
女也右死即為湯下之便愈
洞冥記曰東方朔母田氏寡居亭太白星臨其上因有妊
娠而生朔因以所居里為氏朔為
博物志曰徐君宮人有娠將棄我乃後向代郡東方里為居
孤母有犬名鵠產猶於水濱得所棄兒衘以來歸獨母以
為異乃覆燸之遂成兒生而腰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
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臨死生角而九尾
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界中今見有狗龍

又曰婦人妊娠不欲見醜惡物異鳥獸食亦當避異常味
欲見熊虎豹射御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正席而坐割不
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聲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
子七賢明端正壽考所謂胎教之法
異苑曰幹寶聰生舜徵在生孔子其有胎教也哉婦人任孕
未滿三月著聲冠衣平且左繞井三匝映井不許硯影而
去勿返廳勿令聲見必生男
又曰魏興李宣妻樊氏義熙中懷任過期不孕而額上有
創兒穿之以出長孫今將猶存名胡兒
又曰太原温盤石毋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
覆面牙齒皆具

續搜神記曰袁真在豫州遣歧女紀陵送阿辞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觀望忽見一流星夜從天直墮盆水中冏然明淨辞郭二人更以瓢酌水皆不得阿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即覺有孕遂生桓南郡

幽明録曰譙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餘年無子而婦卒哭慟云竟無遺體遂此酷何涂婦忽然起坐曰感君藏悼代不即朽君可瞑後見就依平生時陰陽當爲君生一男語畢還卧馥之如言不取燈燭暗而就之交接後歎曰亡人亦無生理可別作屋見置瞻視滿十月然後殯俯來覺婦身微暖如未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名靈産

論衡曰后稷之母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處而妊身又曰傳言黄帝任二十月而生七而神靈弱而能言語林曰張衡之初死蔡邕母始孕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二

産

毛詩鴻鴈斯干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又生民曰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子如達（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不坼不副無菑無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産迫人道）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禮記內則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謂夫之室次燕寢也）夫使人日再問之（至於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子生男女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弧者有事於武者也帨者婦人之佩巾）三日始負

子男射女否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三日卜士貫之射之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左傳隱公元年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

又襄五年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

又昭七年曰叔向娶于申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姑(子容母叔向妻也)伯華妻也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又昭七年曰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玉(偕出出之玉鳳舍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告晉公衍母使子家伯告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公衍為公為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曰務人為此禍務人公為之子太子

又昭七年曰公衍公為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家語曰子夏問曰商聞易之筮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七為九九七八十一七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主辰辰為日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七斗生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七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

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齕吞者九竅而胎生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乎之言也

史記楚世家曰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坼副而生焉又曰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因其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乙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及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受命於戶乎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耶

漢書曰高祖七年春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勿事不使役也

又曰盧綰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交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

又曰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分至於生子輒殺元帝議令民產子七歲及出口分

東觀漢記曰敬隱宋后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母不舉棄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雨宿不死外家出過於

道南聞有兒啼聲怜之因往就視有飛鳥紆翼覆之沙石滿其口鼻能喘心惟傭之以有神靈遂取而持歸養長至年十三歲乃以歸宋氏

後漢書曰竇武母產武并產一虵

又曰虞延初生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

魏志曰黃初六年三月魏郡太守孔羨表黎陽令程攸書言掾汝南屈雍妻王以去年十月十二日在草生男兒從右腋生永腹下而出其母自若無他異痛今瘡已愈母子安全無災無害也

王隱晉書曰齊王冏輔政太安元年有婦人詣大司馬門寄產吏驅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言畢不見識者聞此

惡之至二年謀反誅

又曰程咸字延休魏郡武安人也其母夜夢白頭公授之以藥曰服此當生貴子也生咸好學有才爲鍾毓主記毓弟會問有可與語吏否毓乃稱咸

孫盛晉陽秋曰魏舒適主人妻產俄聞車馬之聲問曰男女從者入反曰男也年十五以兵死又問簑者誰曰魏公舒默然謝之

干寶晉紀曰愍帝建興三年抱罕伎人產一龍子色似錦文望之如見神光在牀上少有氓視者

後魏書曰太祖道武皇帝諱珪獻明皇帝之子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於三合陂北明年有榆生於埋胞

之坎漆成林

前趙録曰劉淵字元海父豹母呼延夢服日精十三月而生淵劉聰母曰張夫人十五月生聰焉

三十國春秋曰前秦蒲洪父懷歸於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而寤

又曰後涼禿髮烏孤七世祖壽闐之在孕也母夢一老父被髮左衽乘白馬謂曰尔夫雖西移終當東返至京必生貴男長爲人主言終胎動而寤後因寤生壽闐彼中因以禿髮爲號壽闐爲名

後趙書曰黎陽民妻產三男一女勒賜乳母穀帛以爲休祥

崔鴻南燕録曰慕容德嬖少子母公孫夫人晉咸康中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既生似鄭莊公曰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

宋書曰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後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

又曰王鎮惡之產也當五月五日家人欲弃之其祖孟曰昔孟嘗君如是而相齊此兒必興吾族因以鎮惡爲名

又曰范曄字蔚宗母如厠產之額爲搏所傷故以搏爲小字

北齊書曰武明婁皇后諱昭君性寬厚不妒忌高祖率衆將討西寇出師之夜后孿生患勞雙生也一男一女左右以

危急請追告高祖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
離大軍
唐書曰幽州節度使劉濟怦之長子初母難產既產侍者
初見是一大蛇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頗異常童所居
室焚人皆驚救濟從容而出衆異之累歷牧宰及怦爲節
度濟爲行軍司馬怦卒軍人習河朔舊事濟請代父爲帥
朝廷從之
莊子曰厲之夜半生其子也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恐其
似己也
呂氏春秋曰夏侯孔甲佃于東陽萯山大風晦迷入民室
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子必大吉或曰不勝必有

殃咎乃取歸曰爲余子誰敢殃之子成人幕動析櫟（音老斧）
破斬其足遂爲守者孔子曰嗚呼有命矣
西京雜記曰王鳳五月五日生其父欲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以
五月五日生父嬰勅其母勿舉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以
占者事推之非不祥遂舉之
又曰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
爲弟今雛俱曰亦宜以先生者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
居下者宜爲弟居下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
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冒曰良以卯生冒以巳生良
則以冒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爲兄冒亦當爲弟矣昔
許鄴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梵大夫唐勤生二子一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者爲長近伐鄭昌時文長倩並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季黎一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

玄中記曰朱梧縣其民服役依海際居產子以沙石自擁不食米正資魚以爲生氣

又曰丈夫民胺帝大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皆脅間出其父則死是爲丈夫去玉門二萬里

外國圖曰長人國妖大年乃生而白首兒則長大乘云而不還龍類也

崔玄山瀕鄉記曰李毋祠在老子祠北二里祠門左有碑文曰老子聖毋李夫人碑老子者道君也始起乘白鹿下託於李毋胞中七十二年產於楚國淮陽苦縣瀕鄉曲仁里老子名耳星精也字伯陽號曰聃

孔演圖曰孔子毋徵在遊大澤之阪睡夢黑帝使請已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

廣志曰獠民皆七月生

帝系曰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妹謂之女嬇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啓其毋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

風俗通曰生三子不舉俗說生子至於三子似六畜言其妨父毋故不舉之也謹按春秋國語越王勾踐令民生三

子者與之乳母生二子者與之餘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所以人民繁息卒滅強吳雪會稽之恥行霸於中國者也古陸終氏娶于鬼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皆爲諸侯今人多生三子子悉成長父母完安豈有天所孕育而害其父母兄弟者哉

又曰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譜按春秋左氏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

又曰汝南周覇字翁仲爲太尉椽婦於乳舍生女自毒無男時屠婦比卧得南因相與私貨易裨錢數萬後翁仲爲北清(青)吏周光能見鬼署光爲主簿使深致敬於前光告光曰事訖臘日與小兒俱上家去家經十三年不歸蒸嘗主簿微察知相先居寧息會同飲食忻娛否往到於家上郎君沃酹主簿俯伏在後但見署者弊衣蠶結倨神坐持刀割肉有五時衣帶青黑綬數人彷徨陰堂東西廂不敢來前光怪其故還至引見問之乞屏左右起造於膝前白事狀如此翁仲曰主簿出勿言因持劒上堂謂婦女曰故殺吾子婦大怒曰卿常言兒聲氣喜學似我老公欲死欲作狂語翁仲曰祀祭如不具服子毋立截婦辭窮情竭泣涕具陳其故時子已年十八呼與辭決曰凡有子者欲以承先祖先祖不享血食無可柰何自以衣裘僮僕車馬

送迎取其女女嫁爲賣麪子婦後適西平李文思文思官
至南陽太守翁仲便养從弟子熙爲高邑令
又曰頼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數月皆懷任長婦胎傷
因閉匿之産期至同到乳母告弟婦生男夜因盜取之爭
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王覇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取兩
婦各十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
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止甚慙愴長婦甚喜覇曰此弟
子責問乃伏
又曰不與父同月子俗云妨父也按左傳桓公之子與父
同月生因名子同漢明帝亦與光武同月生
神仙傳曰老子母懷之七十歲乃生時割其左腋而生生
而白首故謂之老子
列仙傳曰木羽鉅鹿南祁鄉人貧母王助產嘗探兒兒生
開眼視母大笑母乃驚佈仍夢見大冠赤幘者守見曰此
司命君也當報汝使汝子木羽得仙後生兒字木羽所探
兒年十五夜有車馬迎之過呼木羽爲我御來遂相隨去
列異傳曰華子魚爲諸生嘗宿人門外生人婦夜生有兩
吏來詣其傳使相問僻易欲退相謂曰公在此因踟躕良
久一吏曰藉當定柰何得住乃前向子魚拜相將入出共
語曰當與幾歲卜人曰當與三歲子魚後故往視之兒果
年三歲已死乃自喜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尉
益部耆舊傳曰袁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一居于牢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嘗捕魚於水中獨沉木若有感因懷娠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水化而爲龍出水沙一忽聞龍語曰若生我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走背龍而坐龍就而舐之其母爲語謂皆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小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共推以爲王

博物志曰蜀郡諸山夷名曰獠子婦人娠身七月生時必須臨水兒生便置水中浮則養之沉便遂弃也至長皆援去其上齒後狗牙各一以爲身飾

論衡曰黃帝二十月而生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又曰唐文伯河東蒲坂人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見一木杖植其門側好

善異爲衆其父杖入門以示人占曰吉文伯位至廳漢太守以杖當得子之力矣

譙周法訓曰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也

荅曰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情安知胎之先後也

傳子曰昔燕趙之間有二男子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延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還母尸三男子於市

世說曰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於江湖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長養之以爲子登三司流有中庸之號廣後不治其本親服云我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

搜神記曰陳仲舉徵時嘗宿黃申家而申婦方產有扣申門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聞屋裏有言賓堂下有人不可進扣門者相告曰今當從後門往其一人便往有頃還留者問之是何等名爲何當與幾歲往者曰男也名爲奴當與十五歲後應以何死荅曰應以兵死仲舉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兒當以兵死父母驚之寸刃不使得執也至年十五有置鑿於梁上者其末出奴以爲木也自下鉤之鑿從梁落陷腦而死後仲舉爲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餉之申家并問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舉仲舉歎此謂命也異死曰魏郡徐逮字君及婦平昌孟氏生兒頭有一角一脚頭正仰向通身盡赤落地無聲乘虛而去

又曰丹陽縣駱慶婦生一男一虎一貍貍虎毛色班黑牙爪皆備即殺之兒經六日而死母不異

又曰沛國武漂之妻林氏元嘉中懷身得病而死俗忌含胎入柩中要須割出妻乳母傷痛之乃撫尸而祝曰若天道有靈無令死被擘裂須臾尸面艷然上色於是呼婢共扶之俄頃兒墮而尸倒也

嵩高山記曰昔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予從母背上出五歲便入此山學道神明爲母立祠因號曰開母祠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姓

姓

說文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因生以從女女生亦聲也

易類謀曰黃帝吹律以定姓

左傳隱八年曰無駭卒羽父請益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謂陳爲嬀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也）

又襄四年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漢書曰夏侯嬰爲滕令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薨外家孫號孫公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又曰戊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奉春君賜姓劉氏

又曰灌夫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因得幸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師古曰家冒也）

又曰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東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産兄衛長君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
國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録曰赫連勃勃下書曰朕之皇祖自
比千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
之姓非禮也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實
與天運令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其非正統皆以
鈇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鈇皆堪伐人
三國典畧曰周蔡祐字承先陳留圉人齊安郡守襲之子
也有膂力便騎射大祖以其戰功賜姓大利稽氏
唐書曰康國即漢康居之國也其王姓温月氏先居張掖
祁連山北昭武城爲突厥所破南依葱嶺遂有其地枝庶
皆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
又曰則天朝博州刺史琅耶王冲據博州起兵冲父豫州
刺史越王貞又舉兵於豫州與相應討平之改姓爲虺氏
又曰尚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别種也代居松漠之間天
寶末歸國隸安禄山後事史思明上元中歸順累授左右
威衛二大將軍魚朝恩之統禁軍愛其勇力甚委遇之俾
爲養子奏改姓魚氏
又曰李全畧者本姓王名簡爲鎮州小將事王武俊元和
中節度使王承宗效軍情不安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及
長慶初鎮州軍亂害田弘正穆宗爲之旰食以簡嘗爲將
召問其計簡遂極言利害願有以自效明年擢拜橫海軍

節度使賜姓李氏名全畧以崇寵之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覩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蒸民尚書曰平章百姓上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合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下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矣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絶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荆公孫朝魯有冲氏孟氏叔氏季氏楚有昭屈景氏齊有高國崔盧氏以知其子孫也王者之子亦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對也或曰王者之孫亦稱王孫刑德放曰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焉姓姒祖昌意以意故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

風俗通曰萬類之中唯人爲貴春秋左氏傳官有世功即有官族邑亦如之公羊譏衛滅邢論語貶昭公娶於吳誤同姓也蓋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以

號唐虞夏殷也以謚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國
曹魯宋衛也以官司姓司徒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
叔季也以居城國園池也以事巫卜陶丘也以職三馬五
鹿青牛馬也
三輔舊事曰堯母字慶都配高辛氏而生堯因主人伊長
孺爲姓謂之伊
陳晉風俗傳曰侯氏七侯爵周微官失其守故以侯爵爲
姓
又曰秦之先曰伯翳佐舜擾馴鳥獸錫姓曰嬴氏其後分
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鄭氏王氏江氏
文士傳曰東晳字廣微疏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道自
東海避難歸蕪城改姓去踈之足爲東氏
世說曰諸葛令恢與王丞相共爭姓族前後王曰何不言
葛王而言王葛諸葛曰譬如驢馬不言馬驢乚寧勝馬耶
論衡曰孔子推律自知殷之苗也

名

禮記曲禮上曰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
山川此在常語之中爲後難諱之也春秋傳曰終將諱
又曰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徵不稱在言不
稱徵也
又曲禮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重本也
又大傳曰名者人治之大也可無慎也以人治行人

左傳桓公曰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躰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名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因古有此言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非亂矣兄其替乎又曰子同生以太子主之禮舉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夫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也以德名爲義若文王武王名發也假之若伯魚生人有饋取於父爲頎若子同生有不以國君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物爲象若孔子丘山取於物爲類若子同生與父同者也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忍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之祖而諱新死者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皆以備侯廢司徒備侯名司徒廢於中軍也宋以武公廢司空武軍廢司空廢於司城也先名獻武公名敖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廢二山二山其敖也魯獻公名敖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同也謂同日也又閔公曰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爲名又文下曰鄭瞞侵齊鄭瞞狄國名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鄭瞞狄國之君以命宣伯得臣追得臣時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旃其功也又宣十曰楚關伯比淫於邧子之女生子文弃諸莽中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乳之卽予畋見之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
命之鬬穀於菟
又宣上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予是
爲伯儵余尒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
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
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又定下曰魯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楊州之役獲焉名
之曰陽州（敬自兒僑如）
漢如淳曰司馬相如小名犬子及長慕藺相如爲人更名
相如
後漢書曰趙岐字臺卿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
東觀漢記曰廉范爲蜀郡守令民不禁火百姓皆喜家得
其願時生子皆以廉爲名者千數
魏志曰程昱本名立夢登太山捧日人或以夢告太祖太
祖曰終爲吾腹心遂上加日
又曰鄧艾字士載棘陽人年十二遭毋至潁川讀故太丘
長陳寔碑文言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
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人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一依
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甚子渾字玄
冲深字道遂書戒之曰夫人之所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
父母

吳志曰立子覃爲太子注曰休制曰孤今爲四子作名字
太子名覃音如湖水灣澦之灣字放音如迄今之迄次子
名慈音如玄賢首之賢諧次子名謳
音如草莽之莽字盥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尚音如褒衣
下寬大之褒字寅音如有所推持之推此都不與世所用
者同故鈔尚文會合作之
江表傳曰頠雅從祭伯喈學專一清淨敏而易教伯喈貴
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雅與伯喈同名由
此也吳錄曰雍字元歎喜爲祭邕之所歎也
晉書曰謝玄破符堅於淮淝步有童謡云誰爲尒堅石打
破故桓豁以石名子以邀其功

晉中興書曰咸和元年當徵蘇峻司徒導欲出王舒爲外
援及更拜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以父
名會不得作會稽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音雖
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宇爲鄫邨古會舒不得已親
戚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凉録曰李弁字子　隴西狄道人也
弁本名良又妻姓梁張駿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
同裨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弁耿以少年立功立事吾
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賜名曰弁
又曰陳安成紀平庄人也少慷慨讀書見許褚而慕之乃
自字虎侯

後魏書曰游肇字伯始高祖賜名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
爲百寮憚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
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
又曰太和初宋弁爲殿中郎中高祖嘗因朝會之次歷訪
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
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敵玉楚王
不知寶也
宋書曰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惠震明帝長子也大明七
年正月辛丑生於衛尉府太宗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
即以所得之卦爲小字故帝字惠震
又曰王景文美風姿好言玄理少與陳郡謝庄齊名太祖
甚相欽重故
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已太宗
又曰顏峻爲丹尹加散騎常侍先是峻未有子而大司馬
江下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並各産男上自爲制
名七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名峻
子爲僻疆以比漢侍中張辟疆張良之子也
宋書曰謝莊五子

世謂莊名子以
風月景山水
梁書曰張嵊字四山初嵊父穆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
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穆杖動至數百
收淚歡然
三國典略曰周陸逞字季明綏德郡公通之弟也初名彥

字世雄魏文帝嘗從容謂之曰尔既温裕何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尔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

南史曰陳文帝嘗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子宜用叔爲稱宣帝因以訪毛喜喜即條自古名賢杜叔英喜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稱善

白虎通曰人必有姓名何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瞤亦能咳笑與人相荅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名之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祖子也一說名之於牖窺名者幼小卑賤之稱也嘗畧故於牖窺殷以日名子何殷家質直故以生日名也尚書言太甲帝乙武丁也於名臣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通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何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大王名亶甫王季名曆此殷之諸侯也不以子丑爲名何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者本本貫故以甲乙爲名也名或無或單何名子非一或聽其聲律定其名或依其事旁於形故或無或單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棄之月名爲棄旁形其者孔子首類魯尼丘山故爲之名也

風俗通曰袁賀字元服祖父京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京入賀而賀始生因名之曰賀而字元服

鄭玄別傳曰玄一子名益字益恩年二十三相國孔府君

舉學廉府君以多寇也都昌爲賊管亥所圍乃令從家將
兵奔救遇賊見害時年二十七也妻有遺躰生男玄以太
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生又手理與玄相似故名
曰小同
孟宗別傳曰孟宗爲豫章太守民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
之生子者多以孟爲名
江祚別傳曰祚爲南安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爲名字
蜀李書曰賈夷字景叔梓潼人也太始初內移河東少仕
晉臺爲倉部令史懷帝時爲安富令中原喪乱王衡七年
歸國武帝素聞夷名重之皇子雅生因名賈夷
秦記曰後帝泓字元時東宮生邵弘言於父曰君之於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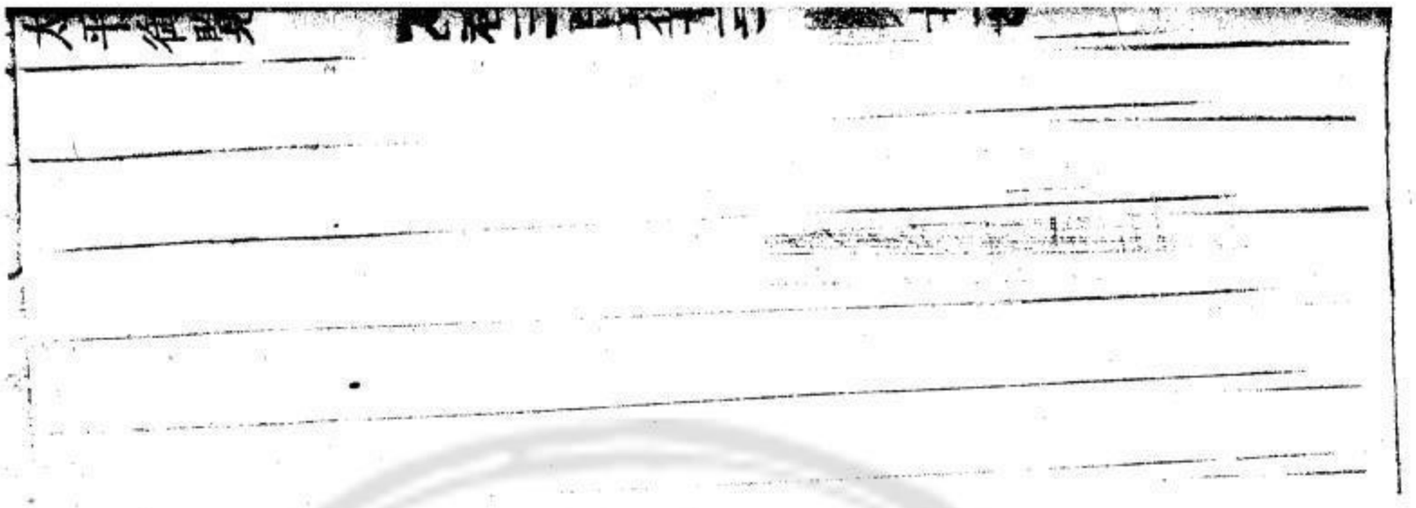
先生之與其門人名之可也至於同官之於僚黨同姓之
於昆弟同門之於朋友可以稱其字而不可斥其名故公
羊傳曰名不如字者非謂其人之名不如其字尊乃謂爲
人所字則近乎見尊爲人所名則近乎見卑也古之君子
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祥其名也不以官職
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弊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
顯其名也遍告內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寶其
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官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
名成乎禮字依乎名七字之本字名之末也爲本故尊爲
末故卑尊故其禮祥卑故其事畧也且婦人無名故賤於
丈夫野人無名故賤于學士名者已之所以事尊尊者之

所以命已字則已之所以接卑七者所以稱已未有用之于尊而爲卑用之於卑而爲尊者也

搜神記曰齊惠之妾蕭相子見鄉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貍乳鸇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無野

何稆玄壽賜名叙曰新婦荀氏所生女以歲在丁丑四月五日日始出時生此月斗建已其日又已其時加卯甲乙於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已震爲長男巽爲長女而此女卯皆東南春夏天地動發萬物滋生命月吉之善時也又孫正用玆日斯時始瞻日月豈依先祖之靈寔臨祐之玄髮素顏婦人之上姿也壽考無疆生民之至願也故賜名曰玄壽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三

人事部四

字

頭上

字

禮記冠義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形躰

春秋說曰字者餙也

謝承後漢書曰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改焉

晉中興書曰諸葛恢字道明臩第也弱冠知名試字即丘長轉臨沂令值天下亂避地江左于時賴川荀閬字道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爲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又曰孔愉字敬康少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子康俱知名號曰會稽三康
徐廣晉紀曰桓溫才氣雄雋恢爽陵邁溫嶠見其幼時知
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
必非常故父彝字曰溫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字何所以五
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從四時長幼之
序故以伯仲號也
荀氏家傳曰荀愷字茂伯小而智外祖晉宣王甚器之字
爲虎子弟悝爲龍子王每謂曰侯汝長大當共天下
陳武列傳曰武胡人育於臨水令陳君奇之起義欲易其
故字武長跪自啓曰里語有之都亭鼠數聞長者謂令當
易字寔有私心嘗問長卿慕藺相如之行故字相如從在
鄉里又嘗故老之說稱蕭曹使蘇武執忠守志不服單于流
於漠北擁節牧羊寄秋鴈以訴心因行雲而託誠高山仰
止意竊慕之陳氏嘉其志遂名之曰武又欲令字仲顯其
本是胡人而石勒石虎諱胡曰國人故因字之曰國武尹
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博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
其門者三年長者惟而問之以寔對於是改之賓客寖往
聖證論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即軻也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也

形躰

釋名曰形有形像之異也躰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

尚書大傳曰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偏文王四乳八者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蹈也其發聲也蹈步也足不能相過也偏者拘也言湯躰半小偏拘皆不善也

韓詩外傳曰惟天命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入量之府腸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津液之府也

孝經援神契曰人頭圓象天足方法地五藏象五形四肢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肺義腎智心禮膽斷即法也日歲腸法鈐鈐王鍵也閉脾信膀胱決難髮法星辰即法也

東觀漢記曰詔書令功臣家各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龍顏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又曰上復以朱祐為護軍常告止於中祐侍字從容曰長安政亂云有日角之相從以觀上風采上曰召刺姦收護軍祐由是不復言

江表傳曰孫權生而方顧大口有精光

晉起居注曰懷帝琅邪恭王子毋曰夏侯氏帝生有白毫

生於目左角龍顏隆準眼有精曜

蜀李書曰武帝諦雄字仲雋姓祖第三子帝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工相之曰此君將貴相有四目如重雲其鼻如龜龍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法如貴人位過三公不疑也帝每周旋鄉里有識者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太康中每語鄉里曰李仲雋有大貴之表終爲人主也

車頻秦書曰符堅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爲之題目胡人爲側鼻東夷爲廣面闊額北夷爲匡脚面南蠻爲腫踵方方以類名也

吳均齊春秋曰太祖神容勝悟天喪英特躰有龍文寬雅沉深喜怒不形於人

隋書曰高祖文帝龍顏額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

晏子春秋曰伊尹侶身湯傴

孫卿子非曰衛靈公有臣公孫呂長七尺面唇三尺廣三寸鼻目取具名振天下

管子曰子產日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魚反角

文子曰人頭之圓以法天足之方以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復有四支九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雲寒暑人亦取有與喜怒膽爲雲肺爲風腎爲電肝爲雷以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而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暴

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土受其殃天地之道愛其神明人之
耳目何能久勤而不愛精神何能久馳而不止是故聖人
內而不失也
孔叢子曰安釐子欲以焉回爲相問子順曰回爲人便便
亮直之丈夫也順曰聞諸孫卿其爲人長目而豕視必躰
方而心圓臣見其面非不儒其躰幹而疑其目王卒用之
果以賄得罪
莊子曰老萊子弟子出薪遇仲反以告曰之有人於彼修
上而趣下末僂而後耳却逡後也而上俊也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
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

又曰夫神者所受於天而形躰者所稟於地故曰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一月而胞二月而血三月而
胎四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
月而躁十月而生形躰以成五藏乃形是以肺主目腎主
鼻膽主口肝主耳
又地形篇曰東方川谷之所主日月之所生其人銳形小
頭隆鼻大口爲有企行竅通於目筋氣爲焉倉色主肝長
大早知而不壽南方陽氣之所淡暑溫居之其人墮形銳
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脉爲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
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皆方面脩頸卵行竅通
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血勇敢不仁北方幽晦不明天

之所閉者也寒氷之所積者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腄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蠢愚而喜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髭竅通於口脣肉蠶焉黃色主胃而惠聖

博物志曰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明其人姣好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土下水沃其人大口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中央四抄風雨交止谷岐其人端立

神仙傳曰玉扎金簡內經皆云黃帝美髭廣顙長耳大目踈齒方口厚唇然午達理魚目虎鼻純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列女傳曰叔姬之生叔魚也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豁墜可滿是不可貶也

李邰別傳曰公長七尺八寸多鬚髯八眉左耳有奇表項枕如鼎足手握三公之字

管寧別傳曰寧身長八尺龍顏秀眉

論衡曰蒼頡四目而佐帝公子重耳駢脅爲諸侯霸蘇秦骨爲六國相張儀仳脅相參魏

頭上

說文曰首頭也顱口兎碩顯大頭也顆小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處躰高而獨尊也首始也

易未濟卦曰飲酒濡其首有孚失是飲酒濡首有孚失是酗酒無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說卦曰乾爲首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鉞頭君乘土而王其民大頭
禮記少儀曰頭容直頭頸必中
樂汁圖曰赤帝鉞頭黑帝大頭宋均注曰鉞頭象朱鳥也
左傳昭二年曰賢牛奔爲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所居上員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
爾雅曰元首也左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
孝經援神契曰頭圓象天足方法地
史記曰藺相如爲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爲戲弄臣故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又曰浿賈使秦見范雎雎數之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者我屠大梁賈歸告齊亡匿趙平原君所齊遂自頸趙王取頭與秦
又曰樂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誅彭越梟頭雒陽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詔曰有敢收視者捕之欒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
戰國策曰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史記同
又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
漢書曰項籍願見漢驕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爲
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
萬戶吾爲公得乃自剄王翳取其頭
又曰高祖招田橫橫至尸鄉厩謂從者曰陛下欲一見我
面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形猶未敗遂自剄令客奉其頭
又曰秦始王即位三十七年内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
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顱相屬於道

又曰孫敬字文寶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寢以繩繫
頭懸屋梁後爲當世大儒
又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又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亢直有異才萬年常呂咸於
床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爲陷地萬
年不復言
又曰建元中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
師古曰飲酒之器
東觀漢記曰岑彭引兵從東郡駕破天水與吳漢蓋囲囂於
西城物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繫蜀虜人若不知足
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髮爲白

後漢書曰賈逵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鳥頭

又曰張讓段珪誅何進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版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儀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何進反已伏誅

典略曰李傕移保黃白成樂與張橫等破之送其首初傕兄子循及利等侍上無禮及傕頭到有詔梟懸之

魏畧曰龐意于斬一級不知是郭援戰罷之後裘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氏之甥意後於鞬中出一頭鍾繇見之而哭意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焉

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石壓其頭欲其褊故今辰韓人皆褊頭

又曰袁紹辟牽招爲督軍糾卒事袁尚後遼東送尚首懸在馬市牽招視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又曰劉廣字恭嗣年十歲講堂上司馬德操撫其頭曰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

蜀志曰秦宓使吳吳主問宓天有頭乎曰有詩云乃睠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

又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告之曰角之爲字刀丁爲用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誅楊儀踞延頭曰庸能復作惡

又曰先主與張飛趙雲等沂流而上分定郡縣時巴郡嚴

顏率衆守城不降及城陷縛顏至飛呵顏曰汝見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荅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命左右牽去斫頭大笑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於是飛壯而釋之引爲上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被幽閉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涕泣詣闕請和

又曰諸葛恪被誅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雷霆奮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今恪父子三首懸示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

又曰關羽既敗走權使虞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

而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

晉書曰稽康謂趙至曰君頭小而銳有白起風童子白黑分明

又曰桓溫辛子玄爲嗣襲爵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故吏也玄因涕淚被面衆並異之

王隱晉書曰蒼梧太守吳臣據郡邑不恭王命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喻臣臣照鏡不見其頭騭因入斬之

又曰王珣與謝玄俱被辟桓溫曰謝掾必擁麈杖節玉椽當作黑頭公未易才也

晉中興書曰庾亮與蘇峻戰於建陽門王師敗績亮於陣携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溫嶠顯宗幸嶠般亮泥首謝罪

崔鴻前秦録曰東海王符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以功拜龍驤將軍征伐皆有殊績雄醜形貌頭大足短軍中稱之爲大頭龍驤

秦記曰符堅祖洪見堅壯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

隋書曰高祖文皇帝生鴻翊波若寺皇妣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遍身起鱗大駭墜帝於地

春秋後語平原君曰滱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爲人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黑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以持久難與爭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廡頗足以當之

吳越春秋曰眉間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閒眉尺乎荅曰是也吾能爲子報讎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客曰須子之頭并子之劒尺乃與頭客與王匕大賞之即以鑕煑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之王即視之客於後以劒斬王頭入鑕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劒擬頭入鑕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乃分葬汝南宜春縣并三冢

山海經曰三首國一身三首羽民國爲人長頭

又曰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共工霸州者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梧丘夜夢五大夫稱寃公問晏子

晏子曰昔靈公田有大夫駭獸斷其須埋之命曰瓦犬夫立公令掘之果如其言

又曰湯長頭而寡髮

莊子曰雲將東過扶搖之枝雲將（過之主師也）扶搖木名生海東而適遭鴻蒙（鴻自然無氣）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柰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又曰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又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大子廢漢斬白蛇劒漆王莽頭等

錄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貢雉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

計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胃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爲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幽明錄曰河東賈弼小名翁兒具譜究世譜義熙中爲琅邪府參軍夜夢有一人面黯黮甚多大鼻淵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琅邪王大驚遣傳教呼視弼到琅邪遥見起還內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甚因還家家悉驚入內婦女走藏弼坐自陳說良久并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後能半面啼半面笑兩手各捉一筆供書辭意皆美此爲異也餘並如先

列女傳曰京師節女長安大昌里人夫有仇仇家執父使要其字爲中間女念不聽則殺父殺父不孝聽則殺夫殺夫不義乃許之曰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卧者是還論其夫使卧他處自沐卧樓上仇家斷其頭而去仇悲義之遂不殺其父

益部耆舊傳曰段翳字元章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來學積年諸生畧究要術歸辭鄉里翳爲作一脂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葭萌與吏爭津吏檛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破頭者以此脂裹之生喟然而歎乃還卒其業

博物志曰人以冷水漬至膝啖爪數十漬至頭可啖百餘水皆作爪氣

括地圖曰民白首身彼髮

呂氏春秋曰今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殺所飾而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爲也

帝系譜曰神農牛首伏羲人頭蛇身

黃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

董卓別傳曰卓知所爲不得遠近意欲以力服之遣兵於雒陽城時遇二月社民在社下飲食悲歌就斷頭駕其車馬載其婦女財物以斷頭繫車轅軸還雒云攻敗大獲稽萬歲入關雒陽城門焚燒其頭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耳

搜神記曰南方有落頭民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窓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旁人怪之夜照視惟有身無頭其躰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時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噫咤甚愁而躰氣急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轉頸得安復如常人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傳物志同）

又曰渤海太守史良好一女子許而不果良慙其頭而歸投於竈下曰當令大葬頭語曰使君我相從何當乎

異苑曰管寧避難遼東遂汎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思僧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吾嘗一朝科願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三巴記曰巴有將軍曼子請於楚以平巴亂使楚請城受
子曰城不可得乃自刎其頭與楚楚義之以上卿禮葬其
頭巴以上卿禮葬其身
長沙耆舊傳曰劉壽少時遇相師曰君腦有玉拢必至公
也後至太尉
李郃別傳曰公耳有奇表腦枕如靴形
易洞林曰郭璞爲左尉周恭卜云君墮馬傷頭尉後乘馬
行黃昏坂下有犢車觸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
語林曰郗鑒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方被頭以水洗盤
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洗盤
者欲使吾清如水抱小兒者欲使吾愛民如赤子也
世說曰祖廣守淵度行恒縮頭詣恒南郡下車恒曰天甚
明朗祖衆軍如從屋漏中來
又曰諸葛道明初過江左名亞王庾之下先爲臨沂令丞
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
楚辭曰魂兮來歸若無上天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頂

說文曰頂顛也
易大過卦曰過涉滅頂凶無咎
常旟毛詩問曰早鬼眼在頂上
列女傳曰晉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中略）春性名也其爲人極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雙曰頭深目頂上少髮折要出曾
莊子曰支離疏頤隱於臍肩高於頂
應璩新詩曰醉酒中憒落頂禿赤如猴

額

釋名曰額鄂也有垠鄂也故幽州人謂之鄂
易說卦曰巽爲廣顙上大下小故爲廣顙
河圖曰黃帝廣顙龍顙
又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鈏頭鉄額兵長三千萬丈三
千億萬人
毛詩鄘柏舟君子偕老曰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清揚眉目之間也揚廣也而顏豐滿也
衛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詩含神霧曰代漢者龍顏珠額
春秋元命包曰在天爲文昌在人爲顏額太一之謂也顏之言氣畔也物立於五故額博五寸
論語摘輔象曰樞遲山額有若月衡反宇曲額是謂和喜方言曰顛庸額也顏額也江湘謂之顛中夏謂之顙東齊謂之額河濟淮泗之間謂之顏
漢書曰成帝幸宮人嚴宮生男帝爲趙昭儀召殺之宮曰果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帝令兒安在危殺之矣柰何令長信得聞之
東觀漢記曰和熹皇后年五歲夫人爲剪髮夫人年老目瞑并中后額雖痛忍不言

又曰銚期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瘡中額攝情復戰遂大破之

又曰馬廖上疏曰夫政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廣眉四方過半額

魏志曰龐意親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

王隱晉書曰元帝白毫生額上有光明

崔鴻後趙錄曰石勒征見無劉曜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指額曰天也

北齊書曰文宣帝洋爲王時夢人以筆點記額明日告舍人王雲哲曰吾其誅乎云哲賀曰王上加點爲主乎後果然

隋書曰劉孝焯字士龍信都人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深沉弱不好弄

又曰煬帝令勝稜討仕伏威自帥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獲乃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

鹽鉄論曰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利今人堅額健舌或以致業

抱朴子曰老君額有三理上下徹

語林曰賈充問孫皓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吳郡賦曰雕題之士注曰鏤額也嶺南並鏤額七題也

相書占氣雜要曰黃氣如帶當額橫卿之相也有卒喜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發於色額上而中年上是其候也黃色最佳

又曰額臨者男早得官女子早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六

面

面

說文曰面顏前也從百音首象人面形顩音千面不正也顅音短面也頷音胡感切頤音刀顧瘦淺面上也赧面慙赤也

河圖曰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黑帝深面

周易萃卦曰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禮記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左傳僖三十三年曰晉侯敗狄于箕先軫免胄入狄師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異於人有）
又裹公曰鄭子產曰人心之不同也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又襄四曰晉程鄭率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色
如予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
大叔曰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又哀十曰楚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于西
以袂掩面而死葉公在蔡方城之外聞曰可以入矣及北
門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曰
日以幾（異君）來君見君面是得女也（女安）
史記曰孟戲中衍鳥身人面趙之先也

漢書曰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遂轉面向壁歔欷而不復言
又曰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毀給事中薛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不宜復列封侯使在朝省宣子沉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賊（音求）客揚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人創事下有司沉減死一等宣坐免爲庶人
又曰朱博爲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曾盜人妻見斫創着其頰府切曹曰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乃叩頭服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因親信以爲耳目

又曰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玉琫耳（音崩劒鼻也）

又曰張雨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久而頗曉其別者仰卦意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東觀漢記曰耿秉爲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羌南單于舉國發哀舉面流血

後漢書曰應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伍於內開窗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伍識而呼之

魏畧曰徐庶名福本單家子好任俠擊劒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白晝突面被髮而走

蜀志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照面自知死刑未嘗不撲之于地

又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來卒撾胡至於以榎搏面而後弃遣胡告具言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面竟弃市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檢異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忻笑乃以驢賜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隱晉書曰趙孟字長舒入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面有疵黯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晉中興書曰王珣爲桓溫主簿參軍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

晉書曰初王恭敗梟首於面桁毛平之插槊刺其面

又曰王溫字元子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

又曰劉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

又曰劉裕於東府聚樗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唯裕及劉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袞衣繞床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荅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鉄色焉

宋書曰沈慶之謂帝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論爭伐問白面書生事何由濟

又曰明帝大會新亭接勞諸軍士樗蒱賭官爵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

又曰劉瑀爲右衛將軍因求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衣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

齊書曰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沈昭畧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賜藥酒昭畧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即擲匙破面曰作破面鬼時年四十

後梁書曰宋如周有才學爲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宣帝

嘗戲之曰卿何謗法華經如周蹴踖自陳不謗帝又言之如周惧而出告蔡大寶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止遽不信法華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後魏書曰清河王懌被誣見害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遠夷在京師聞懌喪爲之以刀劈面者數百人三國典略曰高長恭以淮南之亂恐爲將帥嘆曰我去年面腫今歲何爲不發至是齊主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盡忠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鴆賜之禍春秋後語曰秦急攻赧求救於齊齊王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長安君者太后之小子也太后愛之不肯遣大臣強諫太后怒謂左右曰敢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山海經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顓頊之尸三面一臂不死（郭璞注曰人頭三邊各有面也）

又曰一目國一目中其面而居

尸子曰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又曰禹長頸鳥喙面貌亦惡天下從賢之者學也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動天下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今將軍身長九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含貝音中鍾聲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

恥之

韓子曰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

燕丹太子曰田光云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荊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

說苑曰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言以至於今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自刎氏春秋同

典論曰袁紹妻劉性妒忌紹死其尸未殯殺其妾五人恐死者有知皆髡髮黑面

論中曰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堯舜

譙周法訓曰昔有人使妻爲毋作粥妻不肯乃以刀劈傷妻面毗可爲孝乎

傳子曰相者三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

語林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看五曰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剝其皮乃舉碁局武子伸脚在局下

又曰劉眞長病積時公主毀悴將終喚主主就見其如此乃舉指之云君危篤何以自脩飾劉使帝被覆面背之不忍視

又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如神仙中人

又曰何晏字平叔美姿容帝疑其傅粉賜湯餅令晏食之

汗出流面拭之轉白（世說同）

世說曰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又曰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稽康一見署懷中不敢出戶外遥擲面便走

郭子曰琅邪諸葛忘名面病鼠瘻劉真長見嘆曰鼠乃復窖冗人面乎

異苑曰陳郡謝石字石奴少患面創諸治莫愈乃自幽遠止於岩下中宵有物來舐其創隨舐隨除既不見形覓爲是龍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爲謝白面

會稽後賢記曰直女謝仙女者謝承孫也吳時命侯采仙女充後宮仙女乃炙面服醯醢以取黃瘦竟得免

黃帝八十一問曰人面獨能寒何也曰頭者諸陽之脉會也諸陰脉皆至頸頄不還上獨諸陽脉上頭故面能寒耳

相次曰奇毛生身及面皆豪貴白毫黑毛生共孔帶印綬

蔡邕女戒曰夫心苗面首也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脩其心惑矣

眉

說文曰眉目上毛也

釋名曰眉媚也有武媚也

毛詩淇澳碩人曰螓首蛾眉（螓音頟廣而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尚書大傳曰堯有眉八（如八字也）

淮南子同

大戴禮曰曾子曰敢問不勞可以爲名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禮說曰君子乘金而王爲人美眉

左傳定公八年曰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遂爲害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戰國策曰豫讓欲報趙襄子拭髮去眉吞炭漆

春秋後語曰呂不韋謂太后曰詐腐刑嫪毐則得給事中乃令人以腐罪告之拔其鬚眉以爲宦者

漢書曰張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憮應邵曰憮大也音詡北方人謂好爲詡也

東觀漢記曰王莽天鳳五年樊崇起兵於莒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由是號曰赤眉

又曰明德馬后眉不施黛黶左眉小缺補之以縹

又曰梁援自還京數被進見爲人鬢髯眉目如畫

又曰梁鴻居吳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鄧粲晉記曰荆州民宗歐嘗以酒犯王平子怒叱左右粹歐郭舒仰色謂左右曰使君醉汝輩何敢妄動平子大慙曰別駕狂耶杜言我醉因遣灸舒眉頭舒跪受灸平子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釋而歐得免

宋書曰王玄謨在維人言欲反玄謨馳啓自解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伸鄉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目未曾伸故以此見戲

梁書曰武寧王大姒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

三國典畧曰梁簡文方頰豐下眉目秀發

隋書曰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父智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少得美名於京師

唐書曰毛若虛絳州太平人也眉毛覆於眼性殘忍初爲蜀川縣尉天寶末爲武公巫年已六十餘矣

帝王世紀曰文王虎眉

列仙傳曰陽都女生而連眉衆以爲異

列仙傳曰莫耶子赤鼻眉濶一尺

列仙傳曰于將子赤鼻眉廣三寸

荆州先賢傳曰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皆有令名良眉中有白毛鄉里頌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眉間廣一尺

韓子曰失鏡無以正鬚眉失道無以知迷惑

呂氏春秋曰吳闔閭使民習戰劍如眉流血不可止

淮南子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圓察見人神易濁而難親猶盆水之類

也

風俗通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人作愁眉愁眉者細而曲折此梁冀家所爲京師皆效之天戒若曰將收捕冀婦女憂愁之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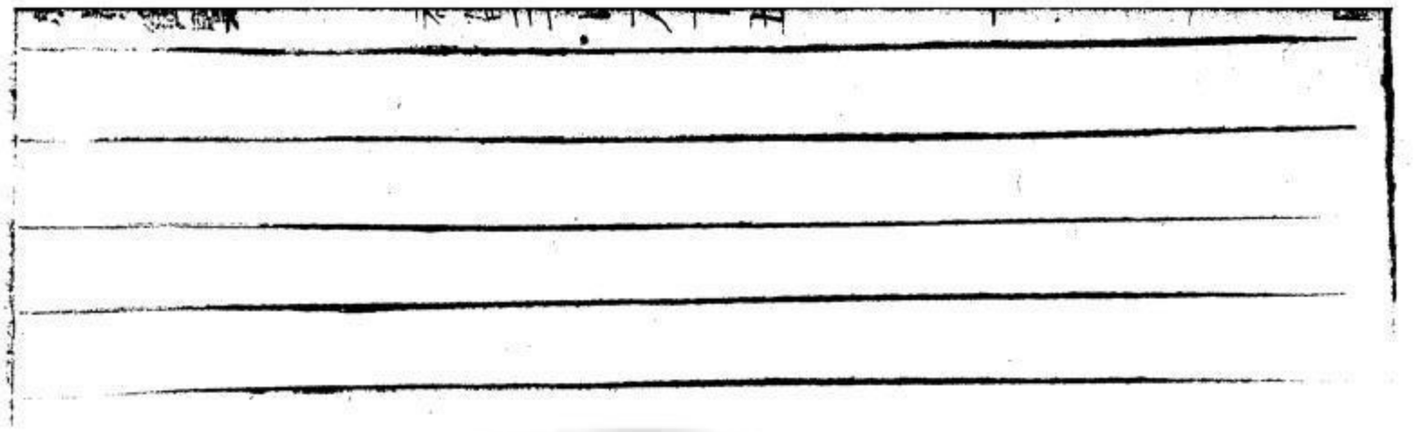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有古強者自云四千歲云見堯舜禹湯況之了了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眉

唐子曰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妖治好皆色如望遠山

語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於人布置鬢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樊氏相法曰眉中願毫百二十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耳

釋名曰耳形如耳有一體屬着兩邊形匕然也

禮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聲目不絕乎耳

傳富辰諫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

又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雍公子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

以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
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忠穆蘧
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
丘畏偪阨困人以大來偪也乃皆先歿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又曰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
所聞而復
又曰林雍羞爲顏鳴右下遣爲右次下車戰也苑何忌取其耳不欲雍
但截其耳以辱之詩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又曰匪手攜之言爾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我匪手攜挈之以
視視以其事之是非我非旦語之親提斯其耳此言教道
易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又曰選而耳目聰明

家語曰犬卜而耳順
穀梁傳曰梁自亡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塞上無正長之
治大臣皆叛
春秋元命苞曰耳者心之候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
史記曰呂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
又淮陰傳曰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反覆　國南邊楚
不爲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因附耳語曰寧能禁信之王乎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明日後來舍人謂兌曰臣竊觀蘇
公說也其辨過於君君能聽乎兌曰不能曰君即不能願

君堅塞而耳無聽其談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薄而君不動今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我爲塞兩耳無聽談也

漢書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座上客我爲降虜繩縛何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紱布縛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魏書曰荀攸年七八歲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讓不欲令衢後聞之乃驚其宿智如此

吳錄曰關羽走孫權使虞翻簽之曰必當斷頭傷其耳果如翻言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

晉書曰王導多疾毋自憂陳訓曰耳竪必壽亦大貴又殷仲堪父患耳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鬪

王隱晉書曰張軌爲涼州刺史燉煌曹祛上言軌老病更請刺史軌治中率數十人皆割耳於盤流血訴枉得停

蜀書曰武皇帝字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口如方鑒耳如相望位必過三公不疑也

唐書曰汴州即度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

大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駔駿耳甚大龍耳即小臣耳雖大乃駔耳也上悅之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孟子曰伯夷耳不聽惡聲鵾冠子曰夫耳主聽兩頭塞之則上不聞霆雷淮南子曰兩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

抱朴子曰老子耳長七寸

又曰耳能聞雷霆而不識蟻虱之音

呂氏春秋曰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

又曰且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曲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暗之任屯學非爲能益也達天性也

說苑曰昔費仲惡來膠葛長鼻決耳從紂之心武王誅之

博物志曰南方落頭民其頭能飛以耳爲翼

瀛鄉記曰老子耳有三門

王子年拾遺錄曰沐胥國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出之時如繩緣頰手將面而龍虎皆飛去地十餘丈而雲氣繞龍風來吹虎俄而以手一揮龍虎皆還入耳

高士傳曰堯聘許由爲九州牧由聞之洗耳於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皆眾言此天人也

又曰羅先生毛身廣耳阮丘耳長六七寸

列士傳曰燕丹師田光往候荆軻值軻醉唾其耳中軻覺

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卽往見光

列女後傳曰劉仲敬妻者沛國桓林之姊也仲敬蚤亡桓

忠孝顯女以貞順稱家以我年少必相嫁故預自裁割以

乃引刀割耳宗婦問之桓曰吾自五代以來世知名男以

信我心

又曰曹文叔妻譙國夏侯寧之女文叔蚤亡妻斷髮自誓

其家欲嫁之又截兩耳司馬太傅美之乞爲曹氏後

又曰陽華穆妻者下邳劉方之女耳桃樹生一男而穆早

亡吳丁諝求之緝知名之士家將許焉桃樹乃操刀割耳

其子又亡桃樹乃安身守正動不儳禮

長沙耆舊傳曰太尉劉壽少遇相師相師曰耳爲天柱今

君耳城郭必典家邦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歲至百斛富

目

釋名曰目默也謂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童子限限而出也

禮曰目者氣之清明者也

又王藻曰目容端

又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又曰富辰曰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

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之而送之曰美而

艷

又曰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又曰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楚國之舉但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

又曰秦伯伐晉取羈馬乃出戰交綏（古名退軍爲交綏秦晉志未敢堅戰亦未致爭而兩軍交退故曰交）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事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又曰宋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棄甲謂師也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髮之貌

又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又曰晉楚將戰晉侯筮之卜史曰吉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及戰共王中目

又曰叔孫豹會晉士丐于柯盟于督陽荀偃瘈疽生瘡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瘁而視不可咯（目開而禁也）宣子與其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稱）大夫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欒盈子欒乃復撫之曰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哈

又曰宗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向魋司馬桓魋卜也）公取

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懟地怒使其徒奪之雖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又曰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詩曰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素以爲絢兮

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易小畜曰輿說輻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又說卦曰离爲目

春秋孔演圖曰蒼頭四目是謂並明

春秋元命苞曰目肝之使

又曰舜重瞳子是謂慈仁上應攝提下應三元

尚書大傳曰舜目四瞳子

論語隱義曰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孤黥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黥從城上下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爲師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黥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黥開城欲殺之子路曰如明星之光曜黥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黥遂殺之

史記曰吳王賜子胥鴟鏤之劒以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扶吾眼着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

又曰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

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
又曰越王無彊與中國爭強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
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用智如其
目之見毫毛而不自見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不知越之
過是目論也
又曰大梁人尉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
又曰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
王項王瞋目而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楚漢春秋曰趙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
何如人也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
也使者出酈生瞋目案劒曰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貝
東觀漢記曰杜根諫和熹鄧后以安帝宜親政事太后大
怒囊盛撲殺之根詐死三日日中生蛆
魏志曰太祖與韓遂馬超等軍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
將許褚超負其刀陰欲前突太祖顧指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
問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典常戟于門中常乃雙挾兩賊擊
又曰張繡反襲太祖營殺之餘賊不敢進復前突殺數人蹈重瞋目大罵而死
又曰夏侯敦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

敦俱爲將軍中號敦爲育夏侯
曾書曰王衍嘗因宴集與族人所怒舉壟擲其面衍初無
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爾
眷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王隱晉書曰卓爲揚威將軍曆陽內史郡人陳訓私語
人曰卓公目伍視仰目中有赤脉當危於兵勿與將可也
朱爲王敦所害
又曰王敦枉害刀協及燉病白日見血葉輒車從吏騶詣
敦而仰頭瞋目
鄧粲晉紀阮籍能爲青白眼禮俗士輿以白眼對之稽喜
康之兄聞籍不哭見白眼喜不懌而退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常失火煙焰甚
遍左右驚擾淵神氣怡然索輿來徐去輕薄子頗以名節
議之以淵眼多白睛謂之白虹貫日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符生驍果麤暴嗜酒無賴祖
洪甚惡之生無一日年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
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
洪大驚
三國典畧曰齊韓鳳稼提婆高阿那肱共處衙舳號曰三
貴瞋目張拳有噉人勢
又曰和士開常言人瑯琊王目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暫
對不覺汗出

又曰周武帝還自東伐初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韓非子曰目見有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

莊子曰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不言子路問焉

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也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夫仁義翻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又曰存乎人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范子曰掩目別黑白雖一時中猶不知天道也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尺水不能見淺深非目不足其勢難覩也

尹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

又曰舜兩童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耳

燕丹子曰樊於期聞荊軻之言於是自剄頭墮背後兩目不瞑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瞭大叫開目出其一目矣如君已我必殺之惠子曰督瞭兩目君矣弗殺駟東欺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人瞽也君矣惡乃弗殺

又曰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鑑觀面

又曰刻削之道鼻臭如大目莫如小鼻如可小小不可大目小可大大不可小舉事亦然

又曰楚莊王子曰王之伐越何也王曰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弱亂非越王之下也而欲伐此知之如目也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泰山之高何則不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志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而退萇文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

郭子曰劉尹道桓溫鬚如反蝟毛眼如紫石稜白是孫仲謀一流人也

抱朴子曰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

蔣子語曰兩目不相爲視昔黃有二人共評王者一人曰好一人曰醜父之不決二人各曰尒可求入吳目中則好醜分矣王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表準正書曰目以見小爲明耳以聽大爲聰

顧子義訓曰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

山海經曰一臂國爲人一目尸其面而居

太公金匱曰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

呂氏春秋曰孟賁過于先伍船人怒以撮其頭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烈鬚指(指真)舟人盡惕駭揣入於河使船人知孟賁不敢直視涉無先者又辱之乎此不知故也

又曰管子縛束於魯鮑叔曰君欲霸王則臣不若管夷吾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若得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君不聽鮑叔固讓果聽之於是使告魯曰管仲寡人讎(讎雠也)願得而親加手焉魯許諾乃使吏囚其拳膠其目(以革纏其手也)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又曰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

春秋後語曰平原君對趙王曰沔池之會臣察安君之爲人也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視事明也

列仙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着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血出濺虎虎終不敢視

鄭玄別傳曰玄秀眉明目

董卓別傳曰卓會公卿召諸降賊敗行責降者曰何不鑒眼應聲眼皆落地

趙至自叙曰嵇康謂至曰卿頭小銳童子白黑分明覩古停諦有白起風

列仙傳曰偓佺魏山人採藥好食松實而目更方
又曰赤斧戎人也爲碧鷄祠主簿餌丹身及童子皆赤
神僊傳曰涉正巴東人入吳常閉目弟子隨之數十年莫
有見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謂開目音如霹靂光如
電照弟子頓伏良久乃起
竹林七賢傳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照不虧
世說曰顧長康云其哭桓宣武眼如懸河決溜
又曰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
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又曰裴令雋有姿容時人名之爲玉人有疾至困武帝使
王夷甫往視之王出語人曰眸子閃閃如巖下電精神挺
動體中故如恙耳
語林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
神僊中人
談數曰王肅仍歸國謂陽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
如車輪今視乃不異人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
使君亡魂喪膽何必大如車輪
又曰後魏昭成帝常擊賊流矢所中目賊破執射者至左
右欲剥割之常曰彼各爲主何罪乃釋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頰　額　舌　頰　鼻　口

說文曰頰面旁也輔頰也釋名曰頰夾也面旁稱也亦取挾飲食物也

傳曰官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

又曰公侵齊門于陽州土皆坐列顏高奪人弱坐籍丘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鉏擊之一人俱斃子鉏膂力人雙射千鉏中頰殪子鉏死

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又夬卦曰壯于鳩有凶面鳩求龜反

又曰艮其輔言有序施止於輔以處於中故曰無擇也

史記曰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

又曰武帝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儋耳郡張晏曰儋耳其俗鏤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為數支狀若鷄脇

又曰朱博入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瘡著其頰博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瘡禁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以為耳

目

江表傳曰孫策殺吳郡守許貢奴客潛民間欲報讎策出獵卒遇三人即貢客也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

王隱晉書曰大駕北伐城都王潁統王師於陽陰敗績上傍頰失六璽左右奔

三國典畧曰梁謝苔仁聞侯景奔乃自東陽率衆候之至錢塘聞趙伯超走公得何消息而閉門見拒伯超曰汝頰邊頰有耳否候王已死遠近悉平君豹此兵欲向何處苔仁曰審如公言死無所恨

淮南子曰厭顧父在頰則好在顏則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子年拾遺録曰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悞傷鄧夫人頰
血流婉弥若及差而猶左頰有赤點如誌迫而視之更益
其妍也諸嬖欲寵者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
唐子曰人多遠見自步而不自知眉頰
蔣濟萬機語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抶樊子昭而抑許文
休劉勰曰子昭發自賈堅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
濟荅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挫牙樹頰自非文休
敵也
世説曰郗公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共向之公嘗攜兄子
外在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餒以君之賢共存
君耳恐不能兼餉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還吐與
二小兒後並得存曾江公亡翼時爲郊縣解職歸席苫於
公靈床頭心喪三年

鼻

釋名曰鼻嗇也出氣嗇嗇也
公羊傳僖公曰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社蓋即其鼻以血社
也
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山準禹虎鼻
史記范雎傳曰蔡澤遊學于諸侯小大甚衆而不遇從唐
舉熟視而笑曰先生鬲鼻巨肩雎顧慶齕膝攣吾聞聖人
不相殆先生乎
戰國策曰蘇子南使齊謂齊王曰臣聞當世之主必誅暴

正乱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鼻僱屏其臂弾其鼻此天下無道而王弗伐王名終不成矣

魏志曰管輅舉秀才何晏請曰試爲我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否又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輅曰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亡願君侯上追文王大交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

晉書曰謝安石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有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掩鼻以歎之

又曰王澄任荆州比左右捧士人宗厥別駕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聞遣捐其鼻炙其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王謨字思賢甕鼻言不清暢尪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勒疑之問長史張賓曰請試可不勒從之由是政教嚴明百城尤最出爲都部從事守宰去官少十五人

唐書曰薛舉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

莊子曰野人垂墁於鼻端若蟬翼使斲之匠運斤成風聽盡而鼻不傷

列子曰夏禹蚰身人面牛首虎鼻而有大聖之德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韓子曰魏王遺楚美女楚王悅之夫人鄭袖謂新人曰王甚愛子然惡子鼻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矛於是新人從

之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對曰言惡聞王口臭王怒甚因劓之

淮南子曰東方人隆鼻

山海經曰一臂國人一鼻孔

論衡曰鼻不知臭爲龜人不知是非爲閉

又曰蘇秦臂鼻爲六國相

太玄經曰割鼻飴口喪其息主

列士傳曰干將子赤鼻

列女傳曰梁高行者梁之寡婦榮於色敏於行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使聘焉乃授鏡操刀以割鼻曰妾所以不死者恐幼嗣之重孤也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敬其行載元世女夫死母欲嫁之操刀割鼻刀鈍不入趨于石上礪之鼻然後斷鄰表其閭

又曰沛國孫去病妻同郡共號曰梁高行

列女傳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十八配奇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家其姬不肯迎者以父命迫之姬遂操刀割其鼻

又曰梁郡夏文珪妻沛國劉景寶女亦割鼻自誓不嫁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獄鼻太子來省疾至井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鼻嶽尚以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

崔寔政論曰秦剽國之君剽殺其民於是赭衣塞路有鼻者醜故百姓鳥驚獸駭不知所歸命

王湛別傳曰王處冲身長八尺龍頰大鼻

世說曰謝安在東山始布衣時兄弟有富貴者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謝乃促鼻曰但恐不免耳

又曰石崇家造廁令婢以盤擎粟與廁人塞鼻

又曰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每嘲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山不高則不靈

談藪曰宋廢帝常入武帝廟指其畫像曰此渠不好色不擇萼甲顧謂左右渠大鼻如何不驢即令畫工畫驢鼻

又曰齊世祖之征也潁川太皇甫王淵者善相人見其容止竊議曰此不作大物會是垂涕洟洟者謂太息泮也

崔玄瀨鄉記曰老子鼻雙柱

養生經曰鼻者心之門

頰

說文曰頰鼻莖也

釋名曰頰鞍也偃折如鞍也

史記曰唐舉謂祭澤曰先生龜顏蹙齃膝不相乎

後漢書曰周燮字伯彥初生頰願折頰醜甚欲弃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興我宗者乃此於是賢之

吳書曰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少知名少鬚眉折頰廣顙

莊子曰髑髏深頰蹙頰曰豈能捨南面王樂而為人生哉

呂氏春秋曰文王好食昌蒲孔子聞而食之
楊雄解嘲曰蔡澤山東匹夫也頤頤折頤涕唾流沫
口
說文曰口者人之所以言食
釋名曰口空也
禮曰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七日
又曰晉人謂趙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
知柔其言吶吶然如不出其諸口
又王藻曰口容止不安動也
又小儀曰瑣侍食於君子數噍毋為口容口容開口
又祭義曰惡言不出於口
又緇衣曰小於人溺水君子溺於口七費而煩易出難悔
易以溺人言口多空言易煩數易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也
傳曰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又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囂
又曰子王使伯禽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又曰晏子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君臣者豈為口實社稷是養信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
又曰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兢兢弥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

僕訴命而偃三命而俯儳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
又曰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
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陽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
令太子建奔宋王召奮陽奮陽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
言出於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
詩正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莠醜也
又十月之交曰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書序曰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又曰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伐惡言口榮辱
之主慮而言宣也成於下也
又盤庚上曰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言儉利小
人尚相顧於箴悔之言恐君其發重有過口之患也
又說命曰惟口起羞
易說卦曰兌爲口
論語公冶長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禦人以口給屢
憎於人
又曰陽貨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公冶長子謂子賤分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
君矣隱公曰否使脩塗喪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
於桓於是謂桓公曰吾爲子口隱矣
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
又曰孔子海口言若含擇

論語擇輔像曰子貢手星繞口南容升
又曰太公人夫鼻有伏藏
史記曰周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
王喜告召公召公告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
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民之有口也猶土
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
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
則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
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又曰李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又不致膰俎於大夫
孔子遂行而師已送口夫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矣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賊（人返故可以出走也）言婦人之口請謁是以憂使死
又曰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年矣發於微地以誅賊錯為
名其意非在錯也日恐天下之士口噤不復敢言
漢書曰漢王擊魏豹謂酈食其曰魏大將者其人為誰曰
柏直也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又曰高祖欲廢太子周昌諫曰臣口不能言心知不可
又曰良藥苦口利于病
又曰張蒼免相後口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
又曰條侯周亞夫相曰從理入口法餓死
又曰楊雄口吃不能劇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王莽爲人哆口

東觀漢記曰光武爲人日角大口美髯眉

又曰明德馬后身長七尺三寸青白色方口美髮

後漢書曰馬援在交趾還書戒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

應劭漢官曰侍中乃存年老口臭帝乃賜以鷄舌香令含

之

江表傳曰孫堅爲下邳丞時孫權生而方顖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以爲貴象

蕭書曰申胄烈祖常從容問諸侍臣曰夫口以下動乃能制物鉄鑽爲用亦噬嗑之意而從上下何也胄荅曰口之下動上使下也鉄鑽之用上斬下也烈祖稱善

南史曰謝朏出爲吳興郡守與弟淪於廣諸送別朏指淪口曰此中唯宜飲酒

晉書曰郝隆後孫象賢垂拱中坐事伏法臨刑言多不順自此法司每將殺人也必先以木厄塞口

又曰杜黃裳性雅澹寬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管子曰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已聞於國東郭郵至公問之子曰言伐莒乎東郭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視二君在堂上口開不合言莒也

莊子曰公孫龍口嗑而不合舌舉不下

鬼谷子曰口者機開也所以開閉情意也
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周生烈子曰口者言之門
河圖曰秦始王虎口日角
陸賈新語曰衆口所毀浮石沉木群邪相抑以曲爲直
訞死曰口者開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入臣於吳吳王病太宰嚭奉
溲惡以出勾踐嘗之後病口臭范蠡令左右食苓草以亂
其氣
曹瞞列傳曰操遨遊無度其叔數語操後行逢叔於道陽
敗面爲口雲中暴風叔告其父乞呼見之操面如故從此
叔言不復入信操益得縱恣爲正也
莊子曰口如鼻至老不失
諺曰口如鼻至老不上在于不言
傅子曰擬金人銘作口銘云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
兆禍來有端情莫多言蟻孔潰河溜沉頓山病
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
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王子年拾遺錄曰昔伯禹入冗乃至一室裏一人身如蛇
鱗于石上口吐一玉簡以受禹簡長十二寸以量度天地
也
又曰始皇二年蜀消國善畫工者名烈爵口含丹墨噴壁

即成龍雲之隊

又曰沐胥國人年九萬歲以口噴水為雨紛漫數千里俄而口吹為風而雨皆止

瀛鄉記孚毋碑曰老子方口

卷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注云軍營口也甘泉嗌也

又曰口為華池

相書曰人容手赤如丹貴壽

又曰欲知人多舌當視其口如烏喙言語皆聚此多舌人也

談藪曰梁高祖重陳郡謝玄微詩常曰不嗛謝詩三日覺口臭

舌

釋名曰舌泄也舒泄所當言也

詩兩無正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悴

又曰御膳曰婦有長口維厲之階

又抑曰莫捫朕口言不可逝矣

論語顏淵曰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春秋元命苞曰口之為言達也陽立于三故口在口中者長三寸象斗玉衡陰合有四故口論口溢內者長四寸象斗玉衡陰合有四故口論口溢內者長四寸象斗玉衡七重陳機授度

孝經鉤命決曰仲尼舌理七重至于趙曰今毛生以三寸

史記曰平原君既已定從而歸至于趙曰今毛生以三寸

之舌強于百萬之師

又曰晉侯曰今以三寸之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也

又曰張儀常從楚相飲已而失璧門下意儀盜璧共執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曰若舌在也儀曰足矣

又曰郭解任俠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奸犯法公何謂生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

漢書曰蒯通謂韓信曰鄙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

又曰東海公賓就斬五葬傳詣更始懸于宛市百姓共擊之或切食其舌

後漢書曰馬援與隗囂將楊廣書曰豈有知其無成而知但萎縢咋舌又手擬族乎

張璠漢記曰董卓于眾坐生斬人手足又鑿目截舌口自姓嗷嗷道路以目

英雄記曰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于袁紹紹知操有圖國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誡后世

魏末傳曰諸葛誕殺樂綝有典農都尉數說誕于是攻而斬之罵曰鄉坐舌先人以行撓其舌然後殺之（撓晉亮反撾金反刺）

晉中興書曰溫嶠客啓肅祖陳王郭聞曰果爲小物所欺之也

乃募有能生得嵩者吾當手拔其舌

晉書曰鳩摩羅什年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後死姚興依外國法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沈約宋書曰南都王義宣生而舌短言澁

唐書曰波斯國俗法有罪者火燒鐵灼其舌瘡白者爲理瘡黑者爲有罪

燕丹子曰荊軻見燕太子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耻以丈夫而不可向吞軻舌而死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一日交

說苑曰桓公飲管仲酒賜其半公問其故對曰臣聞酒入者舌出者身棄臣謂棄身不若棄酒

又曰韓子問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叔向曰臣年八十齒冊落而舌尚存是知剛不如柔也

楊子法言曰五常者帝王之筆舌寧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也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乃截血流覆地仍取置器中傳以示人取舌還合有頃如故

桂陽先賢傳曰宋陽陵字遂文果而好義郡長汲府郡爲州所誣章陵被掠考烝加毒掠乃截舌以着盤中獻之廷

尉群公咸共議之事得清理
又曰臨武程桓少有才藝爲九江主記掾府君爲人所誣
章桓被徵詣臺徐郎中委即詣州乞就考于格上拔刀截
舌部事清
談藪曰潁川王儁有才學爲侯景左僕射景敗被擒送江
陵湘東王欲活之左右妬其才乃曰爲作檄文繹視之大
怒釘儁舌于柱
養性經曰舌之和之侯也
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維安曰吐舌久鼻三公也
太平御覽卷之三百六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八

人事部九

脣吻　齒　牙

喉咽　顧頷　承漿

脣吻

說文曰脣口端也

釋名曰脣緣也口之緣也吻免也入則碎止則免也又取
枚也吹唾所出恒加枚梶因以爲名也

傳曰晉欲伐虢假道于虞虞君許之宮之奇諫曰諺有之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又曰吳將伐魯王問于子洩對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老焉夫脣齊晉之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改何爲

春秋元命苞曰脣者齒之垣所以扶神設端若有列星與

外有限故曰脣亡齒寒

春秋孔演圖曰八政不中則人無脣人一作脣乃語

孝經鉤命決曰仲尼斗脣吐教陳機授度命無陰不制

史記曰越王勾踐曰孤常不料力吳戰困于會稽日夜焦

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

漢書曰張湯與顏異有隙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湯治異

云異與客語客云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

異九卿見令不便下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

法

又薛宣傳士申言毀丞相宣家行不足宣子況賊客揚明

斫戚官門外斷鼻脣況坐從官免

王隱晉書曰寒雞傳曰列升龍浭昌人赤色文脣少言語

有大志自幼小吏至雍州刺史

梁書曰侯景僭位入登太極殿其徒數萬吹脣唱吼而止

莊子曰孔子謂盜路曰將軍脣如激丹

淮南子說山曰孕見兎而子缺脣見麋而四月物固有然

不然也賈誼曰沸脣投塞垣下匈奴號也

通俗文曰脣不覆齒謂之齜

廣志曰赤口濮嶄其脣以丹餙之

瀕鄉記曰李毋碑曰老君厚脣

趙志自叙曰志自景其長七尺四寸潔白黑髮明眉赤脣
髭鬢不多
燉煌實録曰王琴卒有盜開琴冢者見琴與人樗蒲與杯
酒賜盜者惶怖既飲見帝銅馬出其夜有神告城門我王
孟嘗使也人發孟嘗冢以酒黑其唇明日入城有黑脣者
是也須臾馬還流汗盜明詣城門不覺唇黑爲吏所縛孟
嘗琴也
宋玉神女賦朱脣若丹
曹植洛神賦曰丹脣外朗皓齒内鮮
又曰啓朱脣以徐言
崔駰七依曰紫脣素齒雪白玉暉

齒

廣雅曰呰謂之吻
淮南子曰決吻治齲君子不齒
説文曰齔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
歲而齔
釋名曰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乎此也以齒食多者長食少
者幼也
禮曰毋刺齒容口止
又曰濡肉齒決決猶乾也乾肉不齒決
又曰高子皐之喪出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之言笑君
子以爲難

左傳曰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將盟遂誣曰鮑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孺子牛使荼牽之恭須也折其齒也）公羊傳莊公曰仇牧開閎公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公羊傳莊公曰仇牧開閎公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比之宋萬搰榹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強取象參房誅害以從（宋均注曰房爲明堂主布政參爲太）天心（房主斬刹熱此三者故主齒爲表）孝經鉤命決曰夫子駢齒（象聖也）史記曰顏回二十九髮盡白齒早落

又曰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雎從襄王聞雎辨賜金及牛酒賈以爲雎持魏事告齊故得饋以告魏相魏齊大怒使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

漢書曰張倉無齒唯飲乳自有餘歲而卒

謝承後漢書曰預章項誦字叔和爲郡主簿太守爲僑縣所誣章誦詣獄證要引自掾血出滂流齒皆墮地太守獲免

晉書曰溫嶠先有疾齒疾因拔中風而卒

又曰成帝杜皇后少有姿色長猶無齒有求昏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一夜齒盡生

又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鯤調之女以梭投鯤折其兩齒世

俗爲之諺曰作達不已幼興齯字也

山海經曰黑齒國爲人黑齒

河圖矩起曰帝嚳駢齒

白虎通曰帝嚳駢齒上法曰參秉度成紀以理陰陽

抱朴子內篇曰或問堅齒之道答曰養以華池瀕以濃液

求不動永不動次則服靈非散既脫更生

楊泉物理論曰夫齒者骨之寶也身之藏之斧鑿所以調

諧五味以安性氣者也

神僊傳曰老君踈齒

神僊服經曰服神丹三百歲齒化爲石

王閎本事曰閎爲鄆琊太守張步欲誅之閎出東武城門

馬奔墮車折齒閎心惡移病歸府遂得免

宇林齦牛於反齒不相直也楚初舉反齒傷酢也齾五交反齧噬

也齘音老人齒如臼也

段國沙州記曰國人年五十以上四齒皆落將由地寒多

瘴氣也

冀物志曰署移在海外以草染齒因號黑齒

世說曰孫子荊少時欲隱語王武子曰吾當枕石漱流誤

云漱石枕流王曰流非枕可石非可漱孫曰所以枕流欲

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又曰王子詣猷謝玄林公先在坐王曰若林公髮鬢並全

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偏亡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冶劒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
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七年琴
成入韓逢其妻從買櫛對妻而笑妻泣曰君何以似政乃
入山援白擊落其齒

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嫵

臨海水土志曰夷州人俗語曰已嫁皆鉄去前上一齒

宋玉登徒子賦曰腰如束素齒如含貝貝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皓齒粲爛

張協襖賦曰清哇發於素齒

牙

釋名曰牙植牙也隨形言之也

丁寶晉紀曰貴賤人未定懸懷太子時有謠曰南風烈烈
吹白沙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賤人名懸懷小名沙門

三國典略曰齊文上生顴牙問於尚藥典御鄧宣以對
太上主怒曰挺之中書臨徐之才拜賀曰此智牙生者聰
明長壽太上悅而賞之

喉咽

說文曰咽嗌也喉嚨也

釋名曰咽乞物也青徐謂之脰音豆物投其中受而下之也
又謂之嗌益氣所以通流阨要之處也

傳曰販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奉其喉以戈殺之

矣

孝經鉤命決曰夫子輔喉

史記曰孫子曰夫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耳喻人喉也

又曰貫高聞赦張王乃曰所以不死者自張王不反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不慕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誅我不媿心乎乃仰絕飢而死常咽飢咽也

漢書曰人有上書言息夫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侯星視天子吉凶與巫共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棣躬擊維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譟火故反因偃仆吏就問云咽已絕

後漢書曰霍諝爲舅宋光所害諝上書曰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喉咽豈可爲哉

又曰王青字公然青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吏與父俱從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爲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渴

又曰李固對詔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天之喉舌尚書陛下之喉舌

魏志曰樂陵王茂兄東平王蠡茂稱咽病不肯發哀詔削戶

蜀志曰彭樣與諸葛亮書曰先民有言左手攄天下之圖右手扼其喉愚夫不爲也僕頗別菽麥哉

唐書曰幽州朱滔與州王庭湊及叛東川節度王涯献書曰臣聞用兵若鬬先扼其喉今瀘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成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進與趙次臨井陘此一舉萬全之勢也

抱朴子曰焦喉之禽遥指滄海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者宣王后也極醜丑鼻結喉

益部耆舊傳曰犍為楊鳳珪者其妻陳姬珪早亡兄弟欲嫁之姬於是引刀割咽流血幾死九族驚異乃從其節

又曰蜀郡史賢妻張昭儀賢既犯罪被誅儀取刀自割咽喉而死

物理論曰咽喉生之要孔

黃帝素問曰喉主天氣咽主地氣

頤頷

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其口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頷車頷含也

韓詩曰有美一人碩大且鬈鬈薜君曰鬈好貌也毛萇曰鬈髮美也

周易噬嗑卦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又賁卦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食

春秋元命苞曰后稷歧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元載土食穀宋均注曰有二象也頤面為下部下部為地巧于也

戰國策曰靜郭君善昆辨昆辨多疵門下不悅孟嘗君以諫靜郭君大怒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威王薨宣

HTTP://WWW.NCL.EDU.TW,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立太子不善靜郭君辭之辭昆辨至齊見宣王王子曰子靜郭君所聽愛者乎曰愛即有之聽即無有王之爲太子辨謂靜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願豕若是法背父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子嬰兒投師靜君泣而曰不可吾弗忍爲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患矣宣王曰寡人殊不知此乃迎顧

又曰蔡澤顩顧

漢書曰王莽蹙顧

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爲人大志不脩小節嘗行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頸飛而肉食此萬里侯相也

江表傳曰孫方顧大口

三國畧曰徐之才年十二劉孝綽見之言曰徐郎鷰頷班超之相也

帝系曰帝嚳方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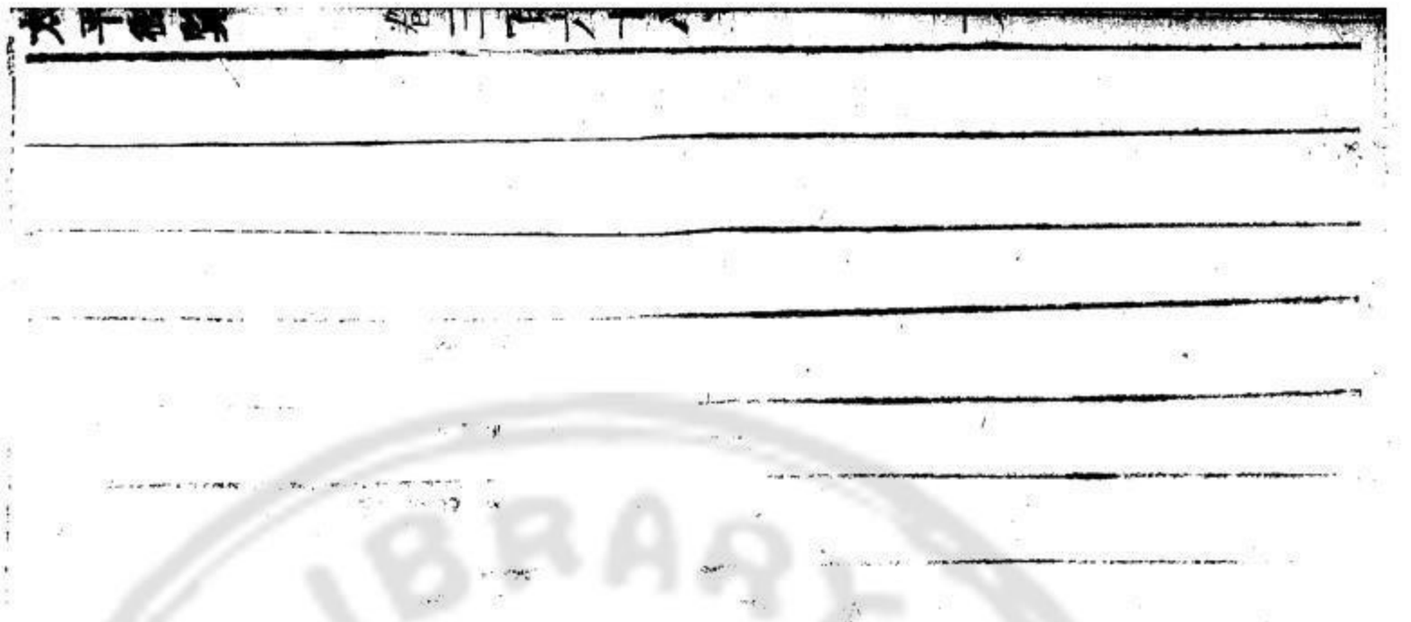
莊子曰支跪顧隱於齊

又曰孔子遊緇帷之林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刺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而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顧以聽之

韓子喻老曰曰公勝慮罷朝杖策鋤貫顧而血流至地而

弗知鄭人聞之曰顧之忘何不忘哉策馬董也有鉗以制馬謂之鍛音竹劣陟劣
衛二
卿
河圖曰黃帝兌顧
說苑曰田單攻翟三月不克嬰兒謠曰大冠如箕長劒柱
顧
西京雜記曰匡衡字稚圭勤學能說詩時人為之語曰無
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之小字也
王粲七釋曰楊娥媚而顧止
汝南先賢傳曰周奕頰折頰其親甚醜也
談藪曰北齊李恕鬚髯崔諶玩之曰何不鉗頰顧作數百
孔挾左右好鬚者裁之

承漿
釋名曰口下曰承漿承水漿也
針灸經曰承漿一名懸漿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十

頸項　肩　臂　腕　脾　腋

釋名曰頸徑也徑挺長也

說文曰頸頭莖也脰項也

河圖曰黑帝脩頸

毛詩碩人曰領如蝤蠐領頸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民長頸

宋子注曰青龍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元命苞曰北方至寒其人形矩頸（矩頸長頸）
傳曰晉伐齊齊侯禦諸平張晉州綽射殪綽中肩兩矢夾
頸
史記曰范蠡遣大夫種書曰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
不可與共樂
又曰沛公軍至灞上秦王子嬰以組係頸降軹道傍
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爲刎到之交（刎頸之交者言契深
顧也　重雖斷頸顧無所
又曰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遂得
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主也
又曰紛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
行酒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夫無所發怒賞
罵賢坐迺起更衣稍稍去竇嬰夫因戲夫（戲音麾招麾
出紛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麾夫之令出也夫
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不肯順紛迺戲騎令縛夫置傳
舍
後漢書曰董宣既格殺湖陽公主家蒼頭帝使宣謝公主
宣不伏上使人按其項於地宣不肯起因號爲強項侯
魏書曰文帝既立爲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不
魏志曰毋丘儉使王頎至海上人云得一破船有生
人項有面與諸不曉不食而死
蜀志曰先主率其爲從校尉鄒靖因有功除安喜尉督郵

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擊
其頸着馬抑棄官七命
王隱晉書曰杜預初伐吳七人知預病癭每見大樹似癭
者輒以刀斬破白題曰杜預頸
唐書曰烏突通或說歸降義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
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唯死而已自磨其頸曰要當爲
國家受人一刀耳
家語孔子頸似皋陶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還魯平原君客鄒文李節與子高別
文節流涕交頸子高撫手而已
尸子曰禹長鳥喙
扶南傳曰毗蹇國王身長一丈二尺頸長三尺自古不死
莫知其年知未然事號爲長頸王
繁欽三胡賦曰狡窴之胡象多蝟頂須如持囊

肩

釋名曰肩堅也
說文曰肩膊也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龍顏阜肩
左傳昭二十年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初齊豹見宗魯於公
孟縶驟稱爲驂乘焉將作亂有謂之曰公孟之不若子所知也
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車公孟命開難而逃是僭
子也使子言子行事乎吾將死之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

外宗魯驂乘臂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又昭二十六年成大夫公孫朝告于齊曰孟氏魯之敝室也敝懐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七師圍成

又定上曰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雲夢澤也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七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

爾雅曰比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此即半体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脚亦相合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初太武殿既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烈士是月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入肩中喉冠忻髮鬢徹出石虎大惡之

國語曰叔魚鬻肩其母曰是必爲賄死

莊子曰支離疏肩高於頂

又曰盧敖見若士深目鬻肩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大肩

衆異別傳曰趙益肩高二丈高自抗練爲鄉黨所擯

車頻秦書曰符堅生肩背有赤色隱起狀如篆文

洛神賦曰肩若削成

脾

釋名曰脾闔也與胃脇背相會闔也

說文曰膊肩脾也

春秋元命苞曰脾之為言附着也如龍蟠虎伏合附着也
吳越春秋曰專諸剌王僚貫脾達背

臂

釋名曰臂裨也在傍曰裨也
左傳莊公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則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又襄二曰公孫丁射丹公他貫臂
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
史記曰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決嚙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門果如其言
漢書曰李廣隴西人援臂善騎射

又曰陳湯擊郅支時中寒病臂不屈伸湯入自詔無拜
又王莽傳曰甄豐子尋作符命而誅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曰此一太子也或曰一六子也明尋子父當戮死也
又曰劉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廟國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西伐大宛結烏孫以裂匈奴右臂
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梁冀振動天下延熹二年皇后崩超等入謀誅冀及更召徐璜具瑗等五人參定其帝呼單超等入謀誅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議帝起嚙臂出血以為明盟異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後漢書曰楊璇平蒼梧桂陽猾賊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

訟乃嚙臂出血以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以付子第詣闕通之詔原璇更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

魏志曰太祖所乘馬名絶影被流矢所中并中太祖右臂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長七尺美鬚髯後臂善射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自顧見耳垂臂下膝

又曰關羽爲流矢所中貫在左臂陰雨常痛伸臂與醫刮骨去毒血流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自若

晉書曰郗官從事濟南劉享奏何曾綺麗華飾堂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掾因小事杖享破臂

晉中興書曰交州刺史王諒爲州人梁碩所圖城陷碩遣奪諒節諒不與碩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不畏臂斷何有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石勒引李湯懽卧拊臂笑視之曰卿雖老臂中由有力頗復與人鬬不乎往日歷卿老拳卿

後漢記曰姚襄垂臂過膝

三國典畧曰陸法何進於巴陵見王僧辯謂之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更何能爲擅越宜即逐取侯景

三國典略曰高歡營主劉景欲執示來兆歡嚙臂止之

唐書曰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晉辞元超以侍太千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關西之事悉以

委卿

列子曰甘蜄古之善射者飛衛學射於甘蜄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觸而墜於地飛矢先窮紀昌唯一矢在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途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一人

莊子曰仲尼謂顏淵曰吾終身與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又曰侵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侵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

又曰韓衛相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有憂色子華子曰使令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攫之乎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自是之觀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矣

燕丹子曰荊軻拾死投龜太子令人奏奉盤金軻用竭便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淮南子曰昇右臂長爲善射

新序曰崔杼殺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門者以告崔杼令勿內蒯曰汝疑我乎乃斷其左臂以與門者以示杼陳八列令其入蒯拔劒呼天而鬬殺七列不及崔杼一列而死

白虎通曰湯臂二肘是謂抑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

瑯語曰晉師曠晝侍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嬖人戲墜床傷臂公書記之使問其侯果如其言

山海經曰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又曰奇肱之人唯有一臂

劉欣嫩交州記曰儋耳之東人臂一骨

外國事曰大秦國人援臂長脇

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部獄臂上猶帶史良姊舍緻宪轉繩係實鏡一枚

幽明對曰有人楊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氣叔子於是乃自掘斷墓後相者又云此墓由當出折臂三公叔子王驎乘及襄襄陽縣督盜馬落地遂折臂

論衡曰書傳稱曾子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客至而欲去曾子母以右手撫左手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此虛也臂痛曾子臂亦痛母死曾子亦死乎

俗說曰釋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廣一寸許着臂如釧將可上下時人謂之印手菩薩

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

腕

釋名曰腕者言宛屈也

左傳定下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

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他成何曰我能盟之將

秋涉他衛侯之手及腕衛侯怒

腋

釋名曰腋繹也言可張翕尋繹也

說文曰畧下也肱腋下也

漢書五行志曰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狗戟高后腋忽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下而崩

東觀漢記曰江革為五官中郎將將朝會詔使虎賁迎送扶腋寵遇甚厚

孔融上書曰先帝褒厚老臣懼其殞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腋近為憂之非驚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神仙傳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娠懷之七十歲乃生剖左腋而出

肘

釋名曰肘注也可隱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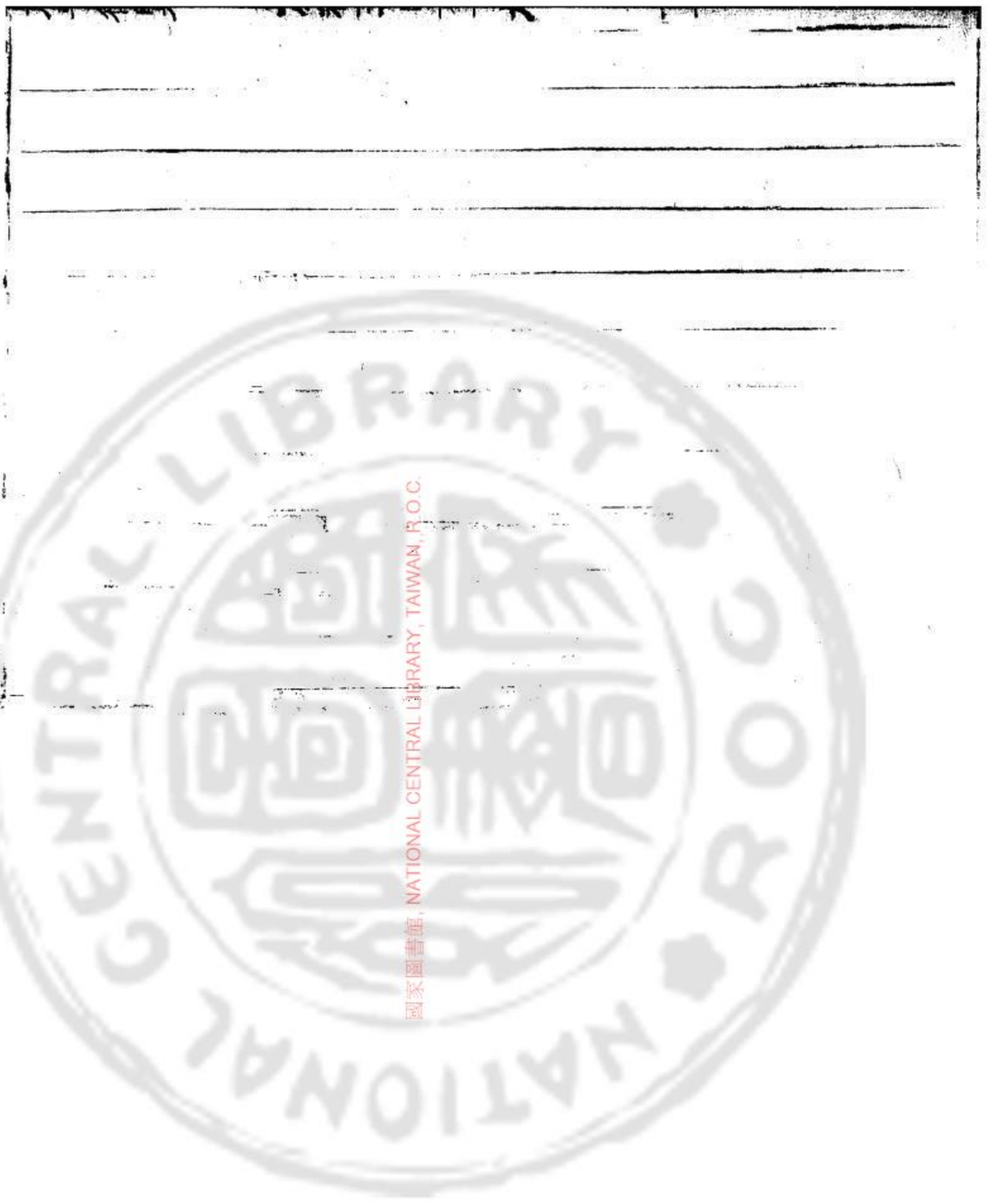
傳曰師陣於蟇郊充傷於矢也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可恐之

又曰樂盈之亂范鞅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汝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復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春秋後語曰智仲率韓魏之兵以伐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參乘智伯曰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乃今知之然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韓康子
履桓子之足接於車上而智伯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
謝承後漢書曰羊續爲南陽太守志在矯俗裳不下膝弹
琴出肘
殷龜龍涼州記曰呂光左肘生肉印及征南城印內隱起
文字曰臣覇也
莊子曰子貢往見原憲憲杖策而應正矜肘見
又曰支離叔觀於宜伯之立崑崙之墟黃
帝之所休俄而抑生於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
曰予惡之乎滑介叔曰亡於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
塵垢也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化又何惡哉
呂氏春秋曰密子賤治單父恐魯君聽讒言令已不得行
將行請迎史二人俱至單父使其書將書密子掣其膊書
不善則怒史惠之請歸報魯君太息曰密子以此諫寡人有
自今以去單父非寡人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十二

手　掌　指　爪

手

釋名曰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毛詩碩人曰手如柔荑（如黃之新生也）

魏葛覆曰摻摻女手如可以縫裳

衛風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邶柏舟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霧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莫赤匪孤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又緇衣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

曲禮曰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捧長者之手
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
檀弓下曰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
又玉藻曰手容恭(端旦也)
又表記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烈業也言后稷造穡稼天下世以爲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
傳曰宋武公生仲子仲子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又閔公曰成季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
又宣上曰晉靈公不君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竄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
又曰楚侵鄭穿封戌因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上手以尊下手以卑)
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又曰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
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也
又曰齊魯戰于炊鼻州堅射陳武子中手(州堅季氏臣也)失弓而罵賊(罵賊也)
以告乎子曰有君子白皙黶鬚眉甚口多口平子
曰必子彊也(子彊武子)
又曰昔叔向適鄭聚箴熙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徃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而聞之曰必殺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又曰衛侯爲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裨而登席古者見君解履公怒辭曰臣有病與於人癘足自疾若見君之將歐敵歐吐也公愈怒褚出出公戟其手曰必斷其足論語摘輔象曰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手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手握文雅是謂敏士公冶長手握輔是謂胃道子貢握手五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孝經援神契曰舜手握褒宋均注曰手中有褒字也喻從勞若起受褒飾致天祚漢書曰蕭何開韓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承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又曰孝武帝鉤戈趙婕妤家在河間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有奇女天子使使召之旣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爲拳夫人生昭帝

又曰鮑永辟鮑恢爲從事京師語曰貴戚欽手避二鮑後漢書曰劉寬欲朝婢翻羹汚朝衣手收之寬曰徐徐爛汝手乎

又曰郭丕者廣漢人也學方訞之伎和帝奇異之及乃試令雙人夾手宛者異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訞一玉手言左陽脉右陰脉右陰脉有男女疾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歡稱善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數移書中國上賜
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
張璠漢記曰董卓於衆座中生斬人手足百姓皦皦
魏畧曰鄧雄鳴詣太祖太祖執其手曰孤方入關夢得神
即汝耶乃厚賜之
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爲太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
秀曰申撫軍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字熙例惠帝晚成世祖遣才人謝九
給惠帝生愍懷與諸王子共戲惠帝來朝謂諸王子也執
其手世祖曰是汝兒也乃縮手
又曰高平劉柔卧鼠嚙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淳于
智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爲使之反死乃以朱書
其手腕橫之後三寸爲田字辟方一寸二分夜露手以卧
其明有一大鼠伏死手前
又曰郭文字舉入餘杭山蘇峻未亂之前詣臨安山中臨
安令萬寵迎着縣中養病及峻黨破餘杭山臨安知故人
始冀之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寵問先
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晉中興書曰范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
傷手捧手攻谷人問痛耶荅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
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
崔鴻前趙錄曰劉翼驍幹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

陽門

三十六國春秋曰鄧淵父豹母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
曰淵遂以命之

又曰彭伸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

梁書曰武帝手文曰武

三國典略曰梁劉之遴字思真文範先生虬之子也博涉
文史尚書令沈休之深敬器之右手偏直不得屈伸每書
則以紙就筆

唐書曰承乾數引侯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
乾劣弱意欲乘釁以圖之遂贊成不軌嘗舉手謂承乾曰
此好手當爲殿下用之

老子曰伐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

莊子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表手足胼胝

墨子曰今謂人曰與子冠冕斷子手足必不爲何則冠冕
不若手足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義貴於身

孟子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嫂溺
則援之以手權也反經而善者曰權

韓子曰名實相浹而成形體相應而生故一手獨扑雖疾
無聲故曰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不兩成

呂氏春秋曰客有言伍員於王子光惡其容貌以告伍員
曰願王子居重惟見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光許之子胥
說之半舉惟搏其手而與之坐

燕丹子曰太子與荆軻罪酒美人鼓琴軻曰好手太子即斷其手以玉盤奉之

又王曰秦王斷荆軻兩手踞而罵曰吾坐輕易爲豎子所欺

太經元曰九體一爲手足

山海經曰柔利國爲人一手勞人國面目手足盡異一臂

國爲人一手

神仙傳曰余筒玉札内經皆云太上老子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鄭玄別傳曰玄惟有一子益恩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曰小同

李郃別傳曰公長七尺八寸多鬚髯手握三公之字

幽明録曰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擒兆可見不澄令童子齊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燃施檀而呪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内晃然有異澄問有所見不曰唯見一軍人長大白皙有異常以朱繪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其年果生擒曜

異苑曰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橫節便　占者以爲此文若過　位在無極侃針挑令衄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又取紙裹公迹愈明

搜神記曰用暢少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應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時在田母齧手而暢即歸

班固幽通賦注曰齊相公倚柱歎曰天下奇珍易得但未得食人肉耳易牙歸蒯其兒手以啖於君也

掌

釋名曰掌言可以排掌拠春秋元命苞曰掌圓法天以運動孝經鉤命決曰伸乾虎掌是謂威射論語摘輔象曰濟臺岐明岐掌是謂正真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明曰後見抵而說兌送秦以明月之和珠氏之璧九州春秋曰公孫瓚爲袁紹所窮曰天下兵起可謂可壁掌而決今視孫之兵甚方始不如休兵積穀

翻志曰上攻呂布於濮陽焚其東門奮騎犯青州兵奔陣亂趨門已燒上乘馬突火出墮馬左手掌司馬樓異扶上馬乃出

魏略曰京兆鮑出有文才值世飢餓出求食飲啜賊人以繩貫其掌還

孟子曰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

孫卿勸學曰有子惡卧而辛切其掌可謂能自忍矣

世要論曰有君好卧則刺其掌

南方異物志曰烏滸人以人掌蹉爲珍重以食長老

指

春秋元命苞曰指五者法五行

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子公子宋子公也家子歸主也之食指動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不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又曰晉楚戰於邲楚孫叔敖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又曰吳伐越越王勾踐熊之陳于攜李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電姑浮越大夫闔廬吳王也傷將指取其一履將指中史指亦曰大拇指還卒于陘去携李七里

史記曰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踞罵之是時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死王齧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失國賴陛下德流子孫公等奈何言若是

漢書曰高祖與匈奴連戰會於樓煩十月寒氷墮指十三

後漢書曰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謝承後漢書曰梁國車章爲本縣功曹令黃奉爲人所誣章証其無罪下筆立斷乃以斧斫左手五指閉口死於獄中

晉書曰武帝與胡貴嬪樗蒱爭矟傷其指帝怒曰此固將種

也嬪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陣而何
唐書曰太宗嘗開宴顧謂李勣曰朕將屬以幼孫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詞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
莊子曰駢梅枝指出乎性哉而移於德枝於王者樹無用之指也
又曰以指喻之非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又曰指窮爲薪而火傳也窮盡也薪猶前薪猶也前星之理故火傳而不滅
黑子曰孰有勇力之人大戲紂有勇力之人費仲惡來崇侯虎並指畫殺人
孟子曰養其一指而失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矣鄉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治其善之也爲狼疾人也不知有背之有疾以至於抱朴子指測海指極則謂水盡猶目察百步而云見極也
吳越春秋曰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玉怒欲索國而誅子胥諫乃止
吳氏春秋曰倕巧人也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
搜神記曰魯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歸問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曾子至誠也精感萬里
孝子傳曰樂正子者曾參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嚙右指旋頃走歸見正不語入跪問母何患母曰無參曰須新有膂痛薪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嚙指呼汝耳參乃悲然

列仙傳曰漢武帝巡太山稷丘君冠章甫擁琴來拜曰陛下勿上必傷足及上數里右足指果折上歸之故但祠而還

列仙傳曰廣漢龐伯妻段有美色早寡父母欲嫁之援刀割指以自誓

陳留耆舊傳曰吳祐與膠東相安丘男尸毋丘長共母到市遇醉客罵毋長怒殺之為吏所得繫獄祐問知無子令妻入遂有身臨刑斷指屬子報吳君

班固幽通賦注曰管仲射小白中其鉤伯陽僵抱叔割指血塗之傾蓋以覆之哭曰吾君死矣魯攝兵

爪

釋名曰爪紹也筋極為爪以紹續指端也

詩鴻鴈祈父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史記曰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剪其爪沈之河以祀於神曰王少未有識乎神命者乃旦也亦藏策於府成王病瘳

乃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見周公之禱書乃泣而歸周公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戴就為郡倉曹掾太守為州所奏就欲見持鍼針刺手爪中使以把土就十爪皆墮死終無挫辭

魏略曰臨樂國王生浮屠身色黃髮青如絲爪赤如銅

續晉陽秋曰義熙十年群盜發古墓剖棺虜掠壞屍僵
鬚髮蒼白面如生人兩手悉拳爪甲乃長穿達手背焉
三國典略曰齊王誅諸元姻黨外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
投冤於漳水剖魚者得人爪甲鄴都謂之不食
南史曰羊侃有伎着七寸鹿角爪彈箏一時無對
韓子曰韓昭侯除爪而陽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取爪
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
淮南子曰古將之出鑿凶門誤明衣剪指爪許慎注曰明
衣遺終衣也
帝王世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遂齊戒剪斷爪以己爲
犧牲禱於桑林之社
夏侯湛新論曰爪生於肉去爪而肉不知
列異傳曰神仙麻姑降東陽蔡京家手爪長四寸經意曰
此女子實好隹手願得以搔背姑大怒忽見經頓地而目
流血
劉欣期交州記曰剌史陶璜畫卧覺見一女子捥其臂始
欲投之以爪擿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胷　膈　腹　背

脊　肋　臍　腰

胷

說文曰膺胷也臆胷骨也

廣雅曰臆膺胸也

釋名曰胷猶空空氣所衝

左傳僖下曰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乃舍之

論語摘輔象曰孔子胷應矩是謂儀古
春秋演孔圖曰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春秋後語曰荆軻謂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
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
漢書曰高祖與項羽對軍數羽十罪羽伏弩射漢王中胸
高祖詐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王莽好反膺高視
京房易妖占曰人生子有二胸民謀其主
帝王世紀曰禹母吞神珠胸坼而生禹
淮南子曰文王溪膺
南州異物志曰僚民亦謂文身國刻其胸前作華文以爲

飾
山海經曰結胸國爲人結匈部冀注曰億前胸出如人結喉貫胷國爲人
胸有竅
世說曰王孝伯問王大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忱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同相如唯胷酒異犬忱小字
録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盜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胷語曰有頭爲佳更涕泣曰有頭佳雍曰無亦佳言畢遂死
志怪集曰石季倫每喪洛下豪俊赴殯者傾都王戎亦入臨殯便見攘臂打搥鑿甚惶惶有一人當棺立此鬼披胷之此人即應鑿而倒入便去得病半日死故世間相傳

不宜當棺由戎所見

膈

說文曰胸心上鬲也

釋名曰膈塞也膈塞上下使不與穀氣相乱

世說曰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鬲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至膈上住督郵言至鬲上住

乳

廣雅曰湩酪凍謂之乳

說文曰湩乳汁也

通俗文曰乳病曰疧音丁故反

河圖曰蒼帝弁乳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四乳是爲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

宋均曰乳酒也

漢書曰張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以女子爲乳母也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李善本濟陽李元家奴元遭病死唯有孤孫續有貲千萬奴婢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夜抱續逃瑕丘界親自哺養乳爲生湩遂至成長

吳書曰顧川馮熙使魏辭意不屈魏晉之熙懼見迫乃引刀刺中乳房上聞嘉之賜鹽米復其門

後漢書曰朱循之爲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骨臺安頓閤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乳汁之特今忽如此兒必沒矣果以其日爲頡所擒
又巳昭成子帝諱什翼卧則乳至席
齊書曰太祖毋陳皇后生太祖二年乳人乏乳后覺人以
兩雕麻粥與之覺乳遂大出
淮南皇曰文王四乳是謂太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山海經曰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罪葬之常羊山乃以
乳爲目齊爲口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
井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之女曰
帝後爲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皇主祭
祀者齋戒不嚴時則女人見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貞車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
不嫁入山聚群盜遂攻郡常着金擒蹤後戰退輒張帷幔
與少男通數十侍側鄉史吳郡陸胤平之
王子年拾遺録曰無老國其人皆千歲百歲一老齒落髮
禿又年少嫗者乳養還復若幼稚
神仙服食經曰仙藥有陽丹陰丹陰丹婦人乳汁也婦人
十五已上下爲月客有身月客絶上爲乳汁
養性經曰乳者意之府也
世説曰武子烝肫肥美意常味武帝恠問何由乃尔云以
人乳飲之武帝色甚不平所以飲食未畢便去
異苑曰賈充妻郭氏爲人凶妬生兒犁民年始二歲充外

入就乳母抱中鳴撮郭遥見謂充愛乳嫗即殺之兒恒啼泣不吃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

唐新語曰韓思彦以侍御史巡察于蜀成都有富商兄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累年不決思彦推案數日令厨者奉乳自飲以其餘賜爭者竊相語遂號咷悲號不自勝清同居如初

侍御豈不以兄弟同乳姒耶悲號不自勝清同居如初

相書許負曰乳間闊尺富貴足壽乳黑如墨公侯之相

腹

說文曰腹厚也

釋名曰腹複也富也腹胃之屬已自裹盛復於外複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自齊以下曰水腹水沟所聚也

又曰少腹少小也齊比已上爲小也

易說卦曰坤爲腹離其於人也爲大腹

尚書盤庚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左傳宣十三年傳曰楚子圍蕭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芎藭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眢井而出之

國語曰叔魚牛腹其母歎曰必以賄死

史記曰薄姬曰昨夜夢蒼龍據妾腹帝曰此貴徵也吾爲汝成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

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門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匍匐稽首肉袒鼓腹吹簫

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閭問爲伯
東觀漢記曰光武降銅馬諸將未能信賊賊亦兩心上勑
賊各歸勒兵上輕騎入賊營賊曰簫王推心置人腹中安
得不投死
又曰帝問東平王蒼在家何等最樂對曰爲善最樂後詔
與諸國述之曰王言甚大副其腰腹矣
謝承後漢書曰濟陰戎良字子恭年十八爲郡門幹良儀
容佳麗太守諸葛禮使舘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刳腹肝
腸示禮赤心
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詔曰辨曾晝眠卧弟
子嘲曰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之曰

吾以邊爲姓先爲字腸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義寖興
周公通夢静與孔子同意惡而可嘲出何典記嘲百大懟
嫌志曰管輅弟毅謂輅曰大將軍侍君意厚眞當富貴輅
長歎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門不見女
嫁男娶吾背無三中腸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明年四十
八卒
吳錄曰丁固夢腸上生松趙達謂之曰松字十八公後果
然夢門已具
魏書曰高帝爲領軍蒼梧王深相猜忌屢欲害帝常帥數
十人直入領軍府時暑熱帝晝卧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
晝腸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動歛袂曰老臣無

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腸大是雀射瑚而一箭便
死後無可復射不可髀射之乃取髀箭一發即中帝臍蒼
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如何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佛圖澄腸傍有一孔常以絮
塞之每後菩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當天時平旦
至流水側復腸傍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腸中
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腸
又曰聖人爲腸不如目
莊子曰夫赫胥氏之時民含餔而熙鼓腸而遊
唐子曰人君以江海爲腹山爲面如此則下不知其量畏
而懷之

帝王世紀曰紂刳孕婦之腹中以觀其胎
吳越春秋曰子胥鞭平王屍三百右手次其目左足踐其
腹
京房易占曰人生有腹國分
王子年拾遺錄曰孫策從婁腸出委地有神女夜來爲其
收內腹裏云必生才雄之子方興吳國神女負策毋繞吳
昌門三匝曰當賜爾此土鼎足於天下
談藪曰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
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飥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盡盜曾
不知覺崔遽令掇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世說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荅曰我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腹中書耳

又曰張華既貴有少時賓客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醞爲酣暢其夜醉眠張常飲此酒眠輒使人左右轉倒其夜客別忘勑左右而左右依常爲張公轉側至明起友人猶不起視之酒果穿腹流床下滂洳

又曰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慰彈碁局曰何乃訥（吳人以冷爲訥或作詘音與訥相近）劉旣出人問見王公如何劉曰未見他異未作吳語耳

又曰郗太尉在京日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曰君往東廊下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云王家諸郎皆可喜聞某來竟女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坦腹而食如不聞郗云正好此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之俗說曰有人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有荅此中洪洞容卿等數百人

背

說文曰背脊也

釋名曰背陪也在後稱也

廣雅曰背謂之骶背此也

左傳莊公曰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

而出關死于門中

史記曰婁敬說高祖曰夫與人鬬不搤其亢（張晏曰亢唯龍也）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又曰劒通知天下權在韓信說之曰相君之面不過封候

相告之背貴乃不可言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上患吳會輕悍無壯之乃立濞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二城高祖召濞拊之曰尒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帝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若耶天下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又曰武帝過平陽主飲謳者進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忻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奉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撫其背曰行矣強飲勉之即貴願無相忘

元朔元年生男悼遂立爲皇后

後漢書曰越騎校尉五子孚怒董卓寬毒乃朝服懷刃見卓語畢辭去卓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呼左右執殺孚

魏略曰孟達降文帝乘小輦執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爲劉備派客耶

又曰太祖丁夫人養劉夫人脩脩亡於穰丁常信將我兒殺之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踞機如故太祖拊其背曰願我共載歸乎夫人不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祖却行尸外遂不應太祖曰貞決矣遂與之絶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過呂蒙屯下肅常輕蒙蒙
問肅若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
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一家而關羽實熊虎因爲
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撫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
畧所及於此
車頻奉書曰符堅生有皆赤色隱赴狀若篆文付因爲符
氏
又曰堅背文曰草付之祥因爲符氏
唐書曰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針灸
之所

又曰呂温者以小吏事崔寧衙貞元初吐蕃背盟漢衙爲
吐蕃所虜將教之温趨作以背受刃吐蕃义之由是與漢
衙俱免
尸子曰醫竘者秦之良醫爲宣王割痤爲惠王治痔皆愈
張子之背腫謂竘曰背非吾背也子製焉醫竘善治疾張
子委製焉夫爲身與國亦由此必有所要製然後治後矣
吻嗇
孔叢子曰仲尼龜背
帝王世紀曰簡翟浴玄丘之水燕遺卵吞之剖背生契
白虎通曰傳稱周公背僂足謂強後成就周道輔相幼主
又孫卿子曰周公傴背不伸也

博物志曰宋有田夫自曝背於日其妻曰負日之暄今獻
必蒙重賞田夫曰昔人有美戎菽芹子獻之鄉豪常苦
於口笑而弃之

論衡曰書言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候管仲曰吾君皆疽
瘡不得婦人瘡不愈此虛也桓公設庭燎夜坐以致賢士
豈反以白日負婦人於背乎

幽明錄曰王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徃聞子敬
亡撫心悲惋都不一聲背即潰裂

脊

說文曰脊背胂也

釋名曰脊積也積續骨節終上下也

春秋元命苞曰陽立於三故人脊三寸而結宋君田吉節吉也

孝經鉤命決曰仲尼龜脊

墨子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不辜後三年王田於圃田車
徒滿野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衣冠弓矢射王車上
中心折脊王殪車中伏韣而死

脅

說文曰骿幷脅也脅兩旁也從肉劦聲

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脇

釋名曰脅挾也在兩旁臂所挾也

春秋元命苞曰陰極於八故人旁八幹長八寸

又曰顓頊駢幹上法月參裏成紀以理陰陽

左傳僖中曰昔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
裸浴簿而觀之
公羊傳曰齊公子彭生送魯莊公拉幹而殺之也
史記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王聞雎
辨賜金及牛須賈以爲雎持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魏
大怒使人笞擊雎折脇摺齒佯死棄於厠
吳志曰曹仁攻圖卓寧周瑜救寧圖解乃渡屯北岸駐期
大戰瑜跨馬畧陣會流矢中右脇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
瘡未起勑兵新陣瑜乃自輿拊行激揚吏士仁遂退
晉書曰周顗在中朝時能飲一石及過江雖醉每稱無對
偶有曰對從北來顗亦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
視客已腐脅而死
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脅生六子孕而不
育三年啓其左脇三人出焉啓其右脇三人出焉
王充論衡曰張儀駢脇卒相秦魏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脅

肋

釋名曰肋勒也檢肋五藏也
廣雅曰幹謂之肋
竹林七賢論曰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往必
欲歐之伶顧而笑曰鷄肋不足以安拳尊

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文曰齊胜齊也
釋名曰齊劑也腸端之所限劑也
春秋元命苞曰齊者下流並會合爲齊腹朱均曰齊中也方並湊者也
左傳莊公曰楚文王過鄧鄧祁侯享之三甥曰亡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齧腹聲中也噬臍不可及
後漢書曰董卓既誅乃尸於市天時始熱卓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齊中光明達曙如是累日
漢晉陽秋曰齊王問之方盛也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戴齊罷去耳有識者聞而惡其言
南燕錄曰慕容德其母丹夢曰入臍中晝夜而生德
莊子曰支離疏頤於臍

笑林曰甥伯翁肥大夏日醉卧孫兒緣其胜上其戲因以李八九枚内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汁出乃流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内李子也

腰

說文曰腰身中也
釋名曰腰約也在脅之中約纖而小也
春秋元命苞曰腰者爲天尊高陽之狀腰而下者爲陰豐厚地之重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
後漢書曰東平憲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曰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又曰梁異妻能作折腰步

晉書曰陶潛曰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人

于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謀廢大將軍世宗使舍人王羨請之豐來辭不遜左右以刀環築腰死

南史曰羊侃有妓張淨琬腰一尺六寸能掌中舞孫荊玉

能反腰帖地銜得地上簪

三石謂事曰石虎攻中山得鄭畧之妹爲妻甚相敬待無

兒鄭復牛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卒病死鄭纔崔謂妾多

養胡子虎時踞胡床於庭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

跣至虎前曰公勿枉殺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坐

無預卿崔便去來未至虎于後射之中腰而覆

墨子曰楚陵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

帶扶牆然後起

韓子曰楚靈王好細腰國有餓死人

尹子曰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

西京雜記曰趙后體腰柔弱善行步進止女弟昭儀不能

及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髀股　髀脹　髀股

臀　膝　脛　踝　足

說文曰髀股外也又曰股髀也釋名曰髀卑也在下稱也股固也爲強固也

易說卦曰巽爲股

春秋元命苞曰脾之爲言跂也陰二故人兩髀尚書咎繇謨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左傳僖中曰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公既成列楚人未濟
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
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
又襄四年曰齊侯襲莒門于且于莒且于傷股而退
又襄二十五年曰崔杼之亂甲興公怒臺而請弗許公踰
牆又射之中股
又哀下曰衛右圃攻公公踰比方而墜拆股
戰國策曰蘇秦奉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漢書曰高祖股上有七十二黑子
又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早掃
齊舍人門因得自進及灌嬰責其勃齊王反狀勃曰失火
之家豈暇先言大人然後救火乎因退戰不能言嬰曰人
謂勃勇庸妄人耳何能爲乎
東觀漢記曰耿弇擊張步于東城飛矢中弇股以手中刀
截之軍中無知者
魏志曰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使張郃追之郃曰冝法圍
城必闕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以逐之蜀軍乘高布
伏弓弩亂發矢郃髀股
江表傳曰孫策攻笮融爲流矢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
還
九州春秋曰劉備奔荊州劉表甚敬禮之備作上客數年
嘗於坐中起至厠見髀裏肉生流泣還坐表問備備曰昔

年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裒生肉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立是以悲耳

晉中興書曰王恭敗單馬奔曲阿不堪久騎兩髀生瘡不能復去曲阿人殷嚮以舡載之爲明浦尉所得

三國典畧曰後周盧昌期祖英伯友宇文神舉討平之神舉以英伯壯節欲令寬赦軍人已割其髀肉如鵝卵矣英伯顏色不變遂遣誅之

唐書曰李勣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勣表栅其武藝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哭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訣

典略曰王符字節信安定人渡遼將軍皇甫規去官歸安定有人前以貸買駡門太守者然去官歸書刺從規規臥不迎使乎入飢坐問啖鴈美乎又以其刮髀出符至大禮之

段龜龍涼州記曰隱干張美人年色壯艷出家爲道呂隆通之張投門樓雙股頓折口誦經色有若餓而死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引盡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尚父乃以十干日去別前丁侯病乃愈四夷開皆懼越裳氏獻白鳥也

山海經曰長股國爲人常被髮一曰長脚

范注方曰青龍中司徒吏顏奮女苦風一脾偏枯農積民爲窑地作坑取鷄矢荊葉燃之令煙內脛坑中視虫出長

尺頭尾赤病愈

醫

廣雅曰醫謂之腥亦謂胖釋名曰醫澤也高厚有殿邃也

周易困卦初六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凶又姤卦曰臀無膚其行次且

國語曰晉成公之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名之黑臀

膝

釋名曰膝申也可屈申也膝頭曰膊上圓也因形圓而名之

禮記檀弓下曰穆公問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右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

史記曰衛鞅復見孝公與語不知自知膝之前於席也

魏志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出取馬入建平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文帝將乘馬馬惡衣香囓帝膝帝大怒即使殺之

又曰諸葛亮北出岐山詔禔郤督諸將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郤右膝薨

又曰蘇則與董昭俱爲侍中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滕非接人之枕

又曰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常輿車上殿

魏畧曰初表黜納甄后黜出行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表紹妻及后坐堂上文帝入紹舍后怖以頭伏姑膝上文帝謂曰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就視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遂爲迎之

又曰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劒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三國典畧曰王僧辯平侯景或謂僧辯曰朝士來者孰當生至僧辯曰其周弘公乎俄而私正與弟私讓自投迎軍僧辯甚喜謂之曰公可坐膝上弘正對曰可謂加諸膝也老夫何足當之

郭子曰黄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聞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從下風膝行而進

列女傳曰桀自殺與末嬉及宫人飲酒常置末嬉於膝上聽用其言

黄帝素問曰膝者筋之府

腔

說文曰腔脛肉也

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

尚書泰誓曰商王受新朝涉之脛孔安國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輒視論語憲問亟曰原壤夷俟孔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後漢書曰馬援擊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

東觀漢記曰淳于恭養兄崇孤而教誨學問時不如意輒呼責數以捶自擊其脛欲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過

魏畧曰北丁零有馬脛國聲似馬鴈從膝脛以下生馬啼走疾於馬

正部曰夏禹治水腓無胈脛無毛

山海曰交脛國爲人交脛郭璞注曰却脛曲相交附也有赤脛民

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

腓腸

說文曰腓腓腸也

易艮卦曰六二艮其腓

又咸卦六二曰咸其腓凶居吉則吉

東觀漢記曰馬援爲隴西太守羌中矢貫腓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

山海經曰厭𤯙之國爲人無臀

韓子曰晉公與唐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足痺而不可伸

足

尔雅曰趾足也

說文曰足在下也

釋名曰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易說卦曰震爲足

尚書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禮記王藻曰足容重

又祭義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躰而行危殆

左傳莊公曰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刖強鉏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遜

又莊公八年曰齊亂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

又成下曰齊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又昭二年曰蔚襄公夫人妾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孟縶之足不能良行

又哀下曰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徙而登席公怒

曰必斷而足
穀梁傳定公四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
司馬手足異門而出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齊僞詐多變願爲假王漢王大怒張
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漢
王乎
漢書曰漢王項羽相臨廣武之間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
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張湯所愛史魯謁居病間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爲
謁居摩足
又曰昭帝主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二人俱至匈奴
招陵單于置酒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自循
其刀環握其足陰喻之言可歸漢
後漢書曰李固足下有龜文
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行積十
餘年
王隱晉書曰陶侃僞荆州杜弢將王真遣語真橫脚馬
上侃詭曰杜弢爲益州刺史盜用庫金父死不奔喪君本
佳人何隨之天下無白頭賊也真聞下其脚辭又順侃知
其意使降人喻真真乞得先信乃截髮爲信蜀賊糧盡真
飢降而走
晉書曰陶潛無疾江州刺史王弘顧左右爲之造笭左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請履度潛便於座伸足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裹荅云素有脚病向來藍輿亦脚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

三十國春秋曰王濟嘗與武帝基濟伸脚在局下因問皓曰見人臣無禮於其君者則剝之武子大慙遽縮脚

晉陽秋曰周顗既誅害王彬哭之甚哀敦怒曰周伯仁凡人遇汝何爲如此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寃誣亦無所阿黨且加之極刑何痛如之左右見敦盛怒竊勸跪謝彬曰脚痛不能跪拜敦復曰脚痛熟與頸痛咸爲失色

續晉陽秋曰習鑿齒以足病廢於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舉而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衰疾裁堪半丁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三國典畧曰侯景左足上有肉瘤其狀如龜戰應剋捷瘤則隱起如其不勝瘤則低下父奔敗瘤陷肉中

唐書曰工部尚書賈直言父道冲以伎術待詔翰林因言事獲罪於伐宗皇帝詔逐之賜酰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息即取其酰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酰洩于足而復蘇伐宗聞之減父直言亦自此病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語曰南宮縚音韜見孔子未嘗越屨往來過之足不履影
老子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
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
三日三夜泣盡斷之以血王使玉人理之得寶焉名曰和
氏璧
又曰魯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人也獨
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
又曰晉平公與唐彪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問叔向之
公曰吾待唐子腓痛足痺而不敢申叔向不悅公曰子欲
貴吾爵子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坐吾無
以養之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鬬五日白虎闕前溝
中血没足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讎非一旦也苦思勞心夜以
接日足清以漬之以水冬寒則抱氷夏熱則握火愁心苦
志縣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絶於口
帝王世紀曰大禹右足文竆已字
抱朴子曰老君足下有八卦
穆天子傳曰志于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
天子且與牛馬之漘以洗天子之足

山海經曰柔利國爲人一手反膝曲足一曰跂利之國人
足反折跛踵國其爲兩足皆大（郭璞注曰其人行足跟不着地）
周書曰晉平公使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
太山夜寐晝居不安不遠道願不言王子曰吾聞太師將
來吾心甚善觀以見君子喜而又懼吾恐年少見子而攝
盡忘吾度師曠見太子足跗二五
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跗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席弦
琴師曠歌無射
瀛鄉記李妙碑曰老子足跗二五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冢樂書冢柩明器枋爛無餘有一白
孤見人驚走左右逐戟之不能得傷其左足夕王夢一丈
夫賢眉盡白來謂曰何故傷吾左足仍一杖擊王左足王
覺左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王子年拾遺錄曰周昭王夢羽人遺藥以之塗足則飛上
天萬里之外
簫廣濟孝子傳曰五郡孝子皆中山常山魏郡鉅鹿趙國
人也少去鄉里孤無父母隨於衛國因結兄弟長元重
次仲重次叔重次季重次稚重朝夕相事財三千萬於空
城見一老垜兄弟下車再曰願爲母母訝焉積二十四年
母得病口不能言五子乃仰天歎願使我母語即便得語
謂吾子曰吾太原董陽猛女嫁同縣張文賢延亡我男兒
名焉遺七歲值亂亡失心前有七星右足有黑識語未竟

而卒五子送喪會朝歌長晨出亡其記囊疑五子所竊收得三重詰河內告杜具言始末太守號哭曰生不識父與母相失痛不自聊知近爲五子所養馳使放三重

會稽典錄曰黃昌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婦寧於家遇賊遂流轉入蜀爲民其妻子犯法乃詣昌昌疑不類罰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於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嘗歸家爲賊所畧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貴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言當爲二千石乃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遂爲夫妻

楚辭卜居曰漁父鼓枻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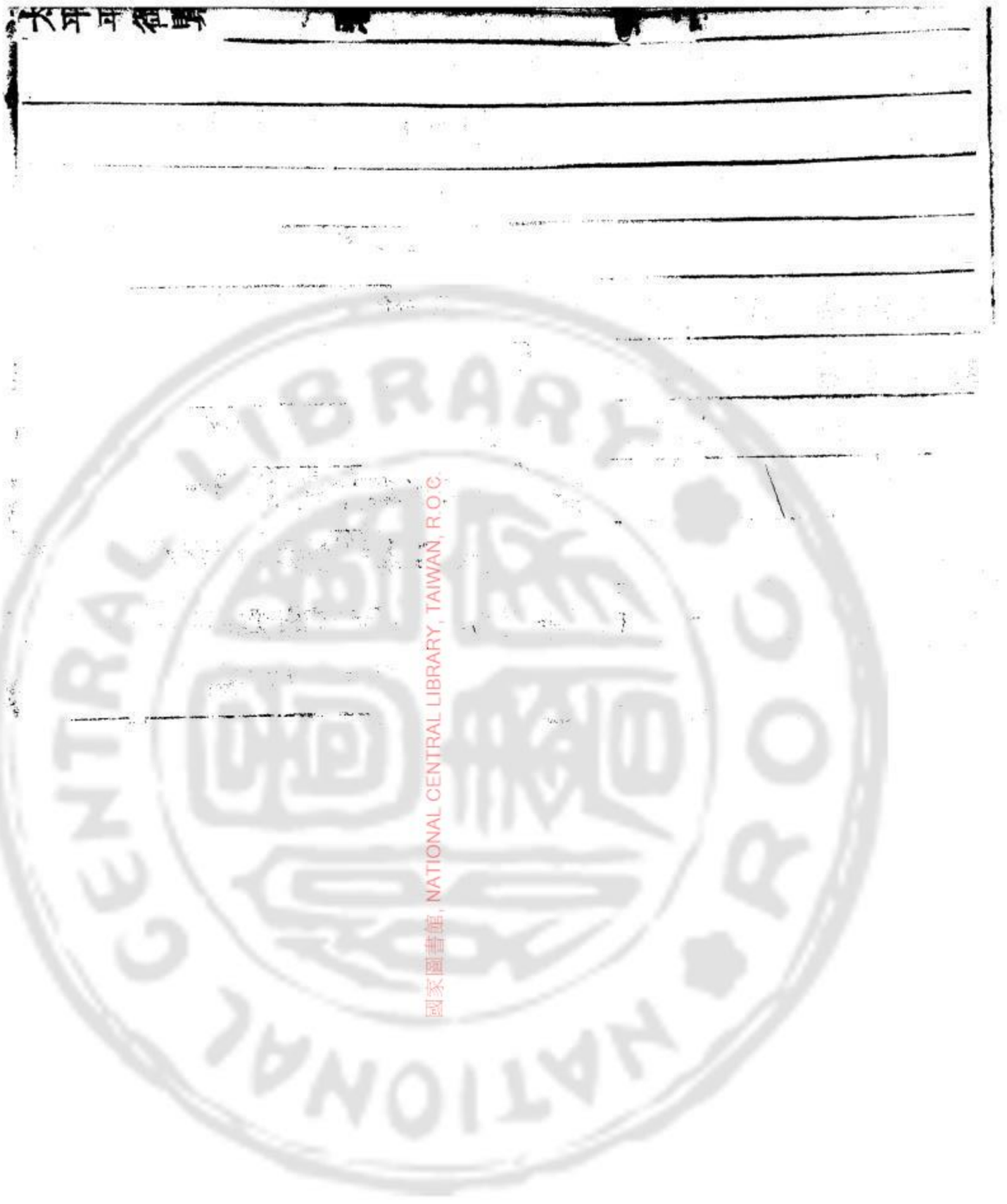
踝

釋名曰踝踝踊也亦因其形踝上也足後曰跟在下旁着地踵聚也上躰之所鍾聚也

史記曰蘇秦捽錐自廣流血至踝

英雄記曰向詡坐板牀有兩踝處入板中三寸許

陸機別傳曰孟玖欺神都土頵曰陸機思馬係乘備知機情可考驗也頵於是收承父子五人考掠備加踝骨皆脫出終不誣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毛髮

毛

釋名曰毛貌也冒也在表所以別形貌且以覆冒也

左傳僖中曰君子不禽二毛二毛頭有二毛色

又襄五曰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齊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

漢書曰宣帝身足下有毛卧者數有光耀師古曰適身及足下有毛

列子曰禽子問揚朱曰去子躰一毛以濟一世爲之乎揚子曰世故非一毛所濟出以語孟孫孟孫曰積一毛以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肌膚以成一節一毛故萬分之一物柰何輕之
山海經曰毛民爲人身生毛郭璞注曰臨海東南海中有毛人晉永嘉四年得知也
列仙傳曰偓佺食松實形躰生毛長數寸
又曰毛女字玉名婺在華陰山世又見之躰生毛所止巖中恒有鼓琴聲自稱秦皇時宮人也
神仙傳曰劉根學道入嵩高山石室中冬夏不衣身毛長三尺
神異經曰入荒中有毛人長七八尺身形頭上背毛匕如獼猴長尺餘見人則口開吐舌名髯公一名髯倔
搜神記曰桓稜遣人誅廬山下嶺見毛人長大躰悉毛語不可解山居道士亦時見此

臨海異物志曰毛人洲在張嶼毛長短如熊周綽得毛人送詣秣陵

髮

釋名曰髮拔也拔擢而出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易說卦曰巽其於人也爲寡髮
毛詩鄘柏舟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
又魚藻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綢直如髮其情性密操
行正直髮之本末無隆殺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蠆蟲也赤尾捷然以
婦人髮末曲上卷也
又采綠曰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臨沐局卷也婦人

人夫不止則不容歸令曲卷其妻憂思之甚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爲人美髮

左傳僖中曰初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彼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僖公二十二年春

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又昭元年曰齊侯田于莒盧蒲嬖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妾慶封之黨種七短也放之于境自言衰老不能復爲之公曰諾子雅以髮黑故

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又昭七年曰昔有仍氏生女黮黑有仍古諸侯國也美髮爲黮而甚美光可以照人名曰玄妻

何鑑髮膚光色

又哀七曰公會吳于伐齊將戰公孫侖夏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啥至示舍玉亦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壽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爲量短欲以繩貫其首

又哀上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言太伯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

又哀下曰初衛侯自城上見巳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

穀梁傳哀公曰吳夷狄之國斷髮文身

論語憲問曰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史記曰箕子諫紂不聽乃被髮佯狂爲奴

又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須賈七使齊雎從齊王聞雎辯

賜金及牛須賈以爲雖持陰事告壽既歸以告魏相魏齊大怒使笞擊范雎七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弗知使須賈於秦雎謂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續賈之罪未之又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曰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又曰藺相如使秦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穿冠

又曰衛皇后字子夫與武帝侍衣得幸頭觧上見其髮鬢悅之因立爲后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使乃還髮鬢盡白

又王莽傳曰更始元年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髮鬢

楚漢春秋曰上敗彭城薛人丁固追上上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其乃罵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項失天下是子也爲人臣兩心非忠也下吏笞之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德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髻三匝

又曰和熹鄧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躰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何弄人髮乎

又曰劉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怖啼泣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光字伯明爲兗州母亡後歸視牀處得亡毋亂髮光持悲號氣絶復續

又曰曹操遏獻帝廢伏后以尚書令華歆郗慮副勒兵入宮收后閉戸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毀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魏志曰曹仁討關羽於樊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禁等軍沒禁遂降吳文帝踐祚權遣還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拜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謁高陵帝預於陵屋圖禁降伏之狀禁慙恚發疾薨

搤暑曰明帝既崩立追痛甄后之薨故郭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說甄后見諸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魏氏春秋曰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委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

吳志曰晉賛爲將臨敵必被髮叫天自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戰而不捷

王隱晉書曰陶侃爲吏鄱陽孝廉與親人過伯宿毋截髮以供賓諸客歎曰非賢毋不生此子也

又曰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上問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風先凋

又曰初武帝未爲世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中撫軍垂髮至地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故中牟令蘇韶字孝先咸寧初亡諸子迎喪至襄城弟九子節夢見韶曰卿犯鹵簿行列甚重應髡刑

節儉文劉鬱循見頭髮禪截如大指大後又夢見韶截之
節素美髮五截而盡
沈約宋書曰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自國侍郎至
平西記室參軍帝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
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髮異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
星行覆出
北齊書曰王琳字子衡山陰人也琳躰貌閑雅髮垂委地
齊書曰徐孝嗣嘗有罪繫廷尉日原之而髮皓白武帝問其故
曰臣思僭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唐書曰高祖竇皇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髮與身齊
又曰龜茲國男女皆剪髮唯王不剪髮新羅國
其婦人髮繞頭以綵爲飾髮甚長美
家語曰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髮早白
韓子曰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
又曰昔齊桓宮中有三市婦唱三百被髮而御婦人
淮南子曰萬術曰埋髮竈前婦安夫家
帝王世紀曰老聃初生而髮白故號老子
呂氏春秋曰殷湯剋夏而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剪其
髮自以爲犧牲祈福於上帝
山海經曰脩般民白民其人被髮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過麥中令士卒無敢麥犯者死騎士
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制法而

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置地

許逵別傳曰蘭子訓齊人有神術人髮白者請子訓但與對坐共諸宿昔問髮皆黑

樊英別傳曰英被髮忽授刀斫舍中妻問故曰郄生過鈔郄生還云道過賊被髮老人相救得全郄生名巡字仲信陳郡夏陽人能傳英業

黃延經曰髮神名蒼翔

列仙傳曰容成公皇帝善補導事髮白更黑審先生稷丘君髮白更黑審先生被髮鼓琴赤斧餌丹砂毛髮皆赤阮丘被髮鞾耳成璜道士見丘與老子黃庭經讀三遍道之俱入浮陽山白髮更黑髮長被髮東走已徃覆來其婦恒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皓白身人形而虎尾與一王女更投壺

又曰西方有人焉不飲不食被髮東走已徃覆來其婦恒追擊録之不肯聽止婦頭亦被名曰狂不名顛一名覆此人夫妻與天地俱生狂走東西以投晝夜

異苑曰有人誤吞髮便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待喉中有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鉤餌而引得一物長三尺餘其形似蛇而赤是脂縣於屋間旬日融盡唯髮在焉

列女傳曰吳伯陽妻顧昭君早寡剪髮以明志

又曰樂羊學書其妻貞義截髮以供其費

又曰廣漢馮季宰妻者李氏之女名珥字進早寡無嗣奉養斷姑守心純固以義自防珥母愍其孤苦陰有所許珥斷髮自明鄉人稱之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褒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匕者祥棺詔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棺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公乘會妻同縣張氏女也會早卒後欲問者女乃斷髮割耳以明不嫁

車頻奏書曰符堅建十八年新羅國獻美女國在有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

林邑國記曰朱崖人多長髮漢時部守貪殘縛婦女割頭取髮由是叛亂不復賓伏

廣志曰黃頭夷髮黃如茹簫

戴延之西征記曰阪縣大城西北角水漫湧起勃鬱方數十丈有如抄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頭髮常與水齊晉軍至髮不復出唯見水黑嗟嗟有聲聲聞數里翁仲本在大司馬門外爲賊所徙至此而頭髮白有四十九莖因名曰白頭

譚數曰後魏盧景裕生而頭髮與

王子年拾遺録曰帝嚳高辛氏娶於訾氏女女生而髮足齊墜地能言乃納於帝

又曰張儀蘇秦二人共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爲書行遇
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以
竹寫之
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
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鑷將拔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悵
然自訴稟命不幸直若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如覽明
鏡惕然見誅朝生晝拔何罪之故顰擷拙一觸一睥貴
其素華匪尚綠葉願賤子手攝子之鑷容小白髮觀世之
塗靡不追榮貴華賤柏赫赫閭閻藹藹紫廬猜冠來仕簪
髦獻謨甘羅乘軒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援白
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予之愚耳
羅自以辯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
不以厚髮而獲舉閭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道庸
清四皓佐漢漢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容小白髮事各
有以尒之所言非不有理曩尊耆耋今簿舊齒皓皓榮朔
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宜見歎孔子白髮
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眡尚不克終
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鬢

說文曰鬢頰髮也
釋名曰其上連髮曰鬢七賓也賓崖也也
晉書曰魏造凌雲殿牓未題匠誤定之使帝仲將縣橙髮

之比訖髮髮畫白還飛子孫宜絶此法

神仙傳曰薊子訓鄉曲諸老髮髮白者使宿昔之間皆黑

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絶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

陳尚衣陳巧笑瓊樹姑制爲蟬髮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

蟬髮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左鬢生角長半寸

吳質表曰質已四十矣白髮生髮

髻

說文曰髮結髮也

漢書曰尉他魋髻服處注曰今椎頭結也

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墮馬髻傾邪

髻者側在一邊自梁冀家所爲京師皆效天戒若曰臣婦

女將收捕吏卒頓今曳髮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椎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

此真梁鴻妻也能安我矣子曰聽曜孟光

又曰馬廖上表長樂宮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

一尺

王隱晉書曰賈后作頡子髻太子見頡子象于寶晉紀曰初賈后造首

(紹之繪縛其髻天下化之名頡子髻也)

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旣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

頡子髻始自宮天下翕然化之及其末年有墜懷之事

唐書曰悅既敗謂其下曰吾不能自剄公當斬吾首以取功動衆皆憐之曰死生以之悅曰吾雖死寧忘厚意於城下乎乃自割一髻以爲要誓於是將士各斷其髮結爲兄弟誓同生死

唐書曰中天竺國人皆爲螺髻於項餘髮剪之使拳

世說曰王曇孫年四十便歌謝公召至曇孫作兩丸髻

梁冀別傳曰冀末誅時婦人作不聊生髻

神仙傳曰麻姑至蔡經家是孔女子年十八許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

枚乘梁苑園賦曰若乃採桑之婦連袖方路靡陁長髻便娟數顧

三百七十三卷終

髭　髭　髭鬚　髑髏

釋名曰上曰髭七姿也爲姿容之美色

說文曰髭口上鬚也

左傳昭六年曰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脩其職至于靈王生而有髭王其神聖無惡於諸侯

班固幽通賦注曰衛蒯聵亂子羔滅髭鬢衣婦人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謂其間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鬚髯

釋名曰順下曰鬚匕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取須躰長而後生也在頰耳旁曰髯隨口動搖髯匕然也

說文曰鬚面上毛也

春秋元命苞曰髮精散爲鬚髯

左傳宣二年傳曰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譙曰子思棄甲復來（子思多髯之貌）

左傳昭二年曰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

左傳昭四年曰吳伐楚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舟名）舸吳公子光請於裘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裂之以取血）使長鬣者三人（長鬣髯者多詐爲楚人也）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棒人從而殺之楚乱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言光有謀也）

史記曰秦太后妝嫪毐鬚眉爲宦者

又曰漢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

漢書曰霍光長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鬚

又曰朱博爲琅琊太守曹掾吏皆移病（謂博問其故對曰故事二千石新到遣致意乃敢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行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又王莽傳曰莽聞漢兵起愈恐欲外示自安染其鬚髮進

天下所徵淑女備嬪御

東觀漢記曰吳良爲東平王所薦詔曰前見良頭鬚皎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令以良爲義郎

後漢書曰岑彭漢圖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封帝嘗蓋延取弁圖之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即平隴復望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又曰温序拜謁者遷護春校尉序行郡至襄武君隗囂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慮同力天下可圖也序大怒叱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受劒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逼殺無令鬚污土遂伏劒死

續漢書曰司馬直字叔異潔白美鬚髯容貌嚴然鄉閭奉之如神

魏志曰初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常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聞鬚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傳選捨則曰不謂卿也乃止

又曰崔琰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嚴憚焉後有白琰怨謗者罰爲徒隸使視之辭色無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忽遂賜死

又曰任城王章爲北中郎將討烏桓有功歸太祖喜將章
鬚兒定大奇
魏畧曰劉雄鳴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曰孤方入關夢得
一神人即汝耶乃厚賜之後亡太祖平漢中來降太祖捉
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
又曰任城王性剛勇而黃鬚北伐烏丸王聞之曰我黃鬚
定可使劉備使劉封挑戰王賣曰賣履舍長而使假子拒
汝公乎黃鬚來擊之
吳録曰朱桓還屯濡須權祖之桓奉觴曰臣當玄去願一
將陛下鬚無復恨權憮几前帝桓進將鬚曰臣今日眞謂
將虎鬚也

獻帝春秋曰張遼謂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
大便馬善射是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也
蜀志曰張裕爲劉璋從事侍坐其人皓鬚先生嘲之曰昔
吾家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
繞涿居乎裕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昔者去官
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路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
故涿以此及之也先主常銜其不遜後誅之
又曰馬超來降關羽護前書問諸葛亮亮荅曰孟起當與
益德爭先未若髯羽之絶倫羽多之來故亮謂之髯
晉書曰羊祜既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太寒帝涕淚
霑鬚皆爲氷焉

鄧粲晉紀曰滇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嗣
銑鬚乃以嗣內羊闌中始興太守尹虞聞大怒手劒功曹
虞字玉卿長沙人也
又曰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髮
又曰張華多鬚常以帛纏之陸雲見之笑不能止
又曰桓溫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
鬚似蝟毛磔孫仲謀普宣王之流
晉中興書曰卑閔殺石鑒及羣胡數萬人于時人有高鼻
多鬚者無不濫死
崔鴻前趙録曰劉聰以讒慝故誅詹事曹光光臨刑舉止
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敷之無令土汚吾鬚
又曰劉元海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
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
又前録曰符堅每日自王丞相甍後鬚髮中白
宋書曰山陰公主淫恣見褚彦回帳之以白帝帝令就之
彦回不從主曰君鬚鬜如戟何無丈夫意
南史曰宋武帝卹侮群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
三國典畧曰齊許烇長鬚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鬚公文宣
嘗因酒酣搥惇須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搥惇不敢復
長人號爲齊鬚公
又曰侯景鬚朱子仙等執梁湘東王世子方諸及中撫軍
長史鮑泉司馬虞預于郢州是日子仙等至百姓奔告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以五色雜綵編鮑泉白鬚對之雙大弗之信北告者旣
衆方命閽門縣門未下于仙已入方諸等膜拜而鮑泉遁
于牀下于仙窺見泉素鬚間綵疑惕憚之及其被執莫不
驚笑

又曰李庶黎陽人魏大司農諧之子也以清卞每接梁客
徐陵謂其徒曰江北唯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鬚髯人謂天
閹崔諶嘗詆庶曰教弟慙鬚取錐刺而爲竅以馬毛插之
世說諸崔多惡疾以呼流爲墓田故庶荅之曰先以方廻
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那邵笑謂諶曰卿不諳李庶
何故把文

又曰周太子贊有失德柱國王軌因內宴上壽捋武帝鬚
曰可憂好老公恨後嗣弱耳

唐書曰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綿爲民部尚書房玄
齡時在京城晉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
綿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綿大好髭鬢更無他語
太宗遽改授綿洛州刺史

又曰李勣病驗方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爲其和
藥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又曰李光弼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尺六寸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伊尹蓬頭而髯

孫卿子曰傳說之狀乔無髭眉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歸到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曰不見

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曰然吾所謂無病而自
灸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孔叢曰子高曰臣見臨晉商馬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
紅白幼女不敬之無德故也
又曰子思如齊齊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君指而言曰貌
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於先生也子思荅曰非所願也
但欲君修禮义富百姓使伋得寄拏於君之境內則其庸
多矣
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容
抱朴子曰有古疆者自言四千歲敢爲虛言云見堯爲人
長大鬚髮

風俗通曰不舉生鬒鬚子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鬚七令
生而有人訪害父母也謹按周書靈王生而有髭王姑聖
神亦克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作其有害乎
世說曰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有嘲語未嘗屈躭毓會語
聞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盛餚共載從東至西
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者兩頭纏毓兄弟多鬚
向已彼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纏毓兄弟多鬚
故以此調之
又曰郗超爲桓溫記室參軍有奇才多髭鬚荊州爲之稱
鬚參軍
語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人布眞鬚眉赤亦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人我皆皆出其轅下

俗說曰有人詣謝益壽云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瞻多鬚故云爾

廣陵列士傳曰劉瑜字季節舉方正對策高人第呼爲長鬚方正

列位傳曰丁次卿漢順帝時人至娶婦家未見禮與婦出謁客鬚髯鬱然其家謝之次卿舉手向婦鬚髯即去

郭璞洞林曰東中郎參軍周稚琰封蚕蛾戴蟲使璞射之璞曰射覆得此大落度必是蚕蛾及毛蟲稚琰毓鬚故因以調之也

腄

說文曰腄垂也

釋名曰腄接也捶於匡而相接也

漢書曰袁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腄

解衣

謝承後漢書曰趙昱字元達年十三母病二月昱憐感消瘦恨不交腄

列子曰晉國苦盜有鄰雍者能察盜於眥腄之間而得其情晉使視盜千百無遺趙文子曰周諺有言見淵中魚不祥鄰雍必死俄而群盜之殺

裴玄新語曰尹氏之鏡腄數照形蒸食曾不如三錢竹篦

髑髏

說文曰髑髏頭也

廣雅曰髑髏謂之顙顱也

魏略曰王忠先因飢嗽入五官將戲因從駕出行過冢間無何令俳取道邊死人髑髏繫看忠馬戲笑

莊子曰列子行食於道見百歲髑髏髐然有形擊之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以辨人也諸子所言皆生之累

又曰莊子之子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擊之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以辨人也諸子所言皆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泛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樂而復爲人之勞乎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得人髑髏破之以飲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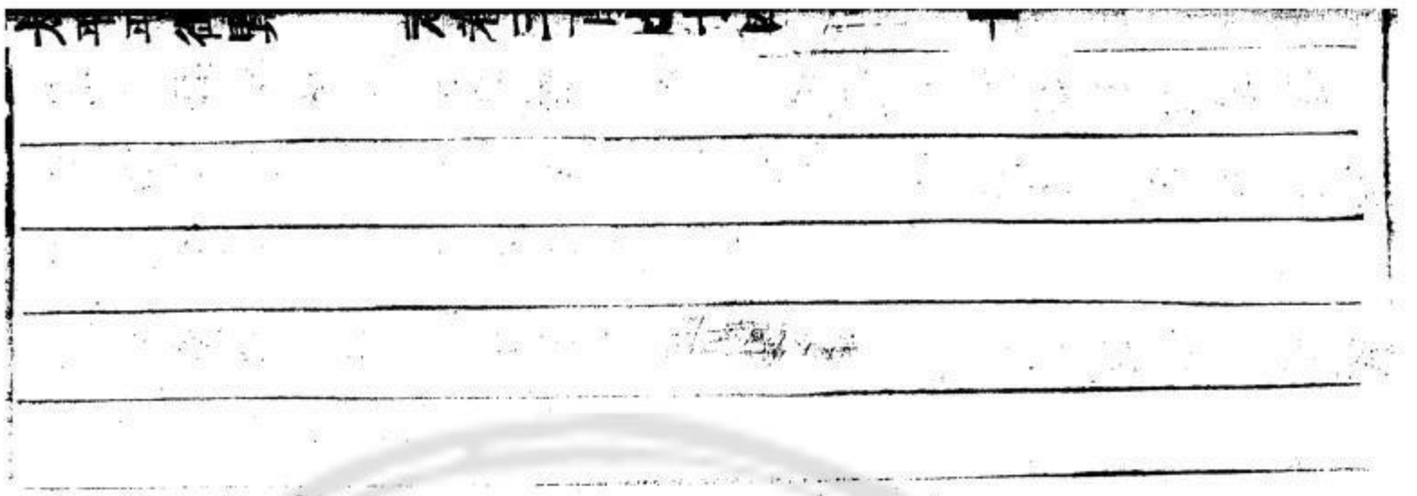
盛弘之荆州記曰長沙浦折縣有吕家冢中有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儒疑即蒙髑髏也

裴淵之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逸者數千而已循除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爲共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高榮爲高平戍邏主時曹疑賊冤離亂人民皆塢壁自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爛千餘丈樹巔火焱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疑賊上人皆怕懼並嚴出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灑人袍鎧馬毛髯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有髑髏百頭布散山中

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乎八方顧見髑髏委於路旁下據朽壤上負玄霜乎予悵然而問之子將弁粮推命以夭逝乎奔喪此土流遷來乎爲是上智爲是下愚荅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之禱於神祇起予素骨反于四支髑髏曰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冬冰之凝何如春水之消泥我已化與道遥無陰陽同其流元氣全其朴雲漢若川池星宿爲珠玉雷電爲鼓翁曰月爲燈燭合躰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肉　皮膚　骨　筋　脉
髓　腦　血　膏

肉

說文曰脢音梅脊肉也肫音身夾脊肉也瘜音息寄肉也

釋名曰肉柔也

禮記檀弓下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號之曰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

左傳宣公十二年曰楚子北師次于郾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不而捷叅之肉其足食乎叅曰若事之捷孫叔倉焉為無謀矣戰若不捷叅之肉將在焉單可得食乎

史記曰晉公子重耳在齊五年趙襄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 媿咎犯名也

呂氏春秋曰齊有人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幸而相遇飲酒甚歡曰須肉各抽刀自割相啖乃至于死

交州名士傳曰張重字仲篤舉計漢明帝易重問何短小重曰陛下欲得其才將備骨度肉也

唐書曰先天中有王知道毋患骨蒸醫云須得生人肉食之知道遂密割股上肉半斤許加五味以進毋食之便愈

黃帝素問曰脾主肉久坐傷肉脾熱者色黃而肉軟楚辭大招曰豊肉微骨躰更堅

皮膚

釋名曰皮被也被覆躰也膚布也布在表也

禮記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衡短毋見膚衣取敝形長無被土

毛詩碩人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孝經曰身躰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之肌膚若冰雪

商子曰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腹苦其心意勞其四肌

抱朴子曰素顏紅膚惑其目清絃徽亂其聽

列仙傳曰蔡經尸神交神將去家人見經請井上飲水上馬而去視井上俱見經皮如蛇蛻遂不還

西京雜記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新論語曰髮生於皮而皮不知

王子年拾遺録曰堯昭王三年廣陵之國去燕七萬里或云在扶桑之東獻善儛者二人一名提波一名携淸並玉

皆凝膚輕氣馥綽約婉妙絶古無倫

語林曰賈充問孫皓何以剥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

骨

說文曰骨躰之質也肉之核也

釋名曰骨堅而滑也似木枝格

孝經援神契曰周道衰路有肌骨血成池

史記曰楚圍宋五日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告莊王王問曰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

又曰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以朽矣獨其言在耳

帝王世紀曰殷時有仙女名昌容爾王見骨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爲廣漢太守先是雒縣城南每
陰雨常有鬼哭聲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葬者多寵
乃勑縣葬埋由是即絕
晉書曰桓公生未期溫嶠見曰此兒有奇骨相可使啼嶠
曰貢英物也因名溫
尸子曰徐偃王有筋無骨
公孫尼子曰多食芣者有益於勇而骨不利
燕丹子曰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武陽骨勇之人
怒而面白
賈子曰文王晝卧夢人登城呼曰我東北陬槁骨也速以
人君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令以人君葬之吏曰以五夫
夫葬之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故
皆槁骨況生人乎乃下信其上
孔叢子曰孔附謂陳王曰梁人有楊由者伎巧過人骨騰
肉飛
國語曰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焉一節專車使問仲尼曰禹
致群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其骨專車此爲大夫
新序曰文王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
列仙傳曰甯封黃帝時陶正有神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
五色烟火之教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
猶有骨時人葬之謂之封子

列異傳曰蔣子文漢末爲林陵尉自謂骨青死當爲神
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爲彊瑟照見指上肉色
王子年拾遺錄曰沐胥國人忽復化爲老叟俄兒即死臭
爛盈室人有除燒其骸骨於糞土之中復還爲人矣
搜神記曰有談生無婦有女來爲其婦三年生一兒曰慎
勿以火照我三年後可照生盜照之腰以上皆肉腰以下
但枯骨婦求去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爲蔡公所
收養家長纔五尺似爲無骨登牀輒令抱上
扶南傳曰頻遜國人死鳥葬或火葬鳥葬者病因便歌舞
送郭外有鳥如鵝綠色飛來萬許啄食都盡斂骨焚之沉
於海水此必生天上鳥若不食自悲傷乃就火葬取骨埋
之
世說曰王右軍目陳玄伯塊壘有正骨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皓躰陳露骭骨豐�end

筋

說文曰筋躰之力也可以相連屬作用也
釋名曰筋力也肉中之力氣之元也
禮記曲禮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左傳哀公上曰衞太子禱曰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
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公孫尼子曰多食苦者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血

氣不利

韓子曰淳齒之用齊擢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背而死

論衡曰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物理論曰夫清忠之士乃千人之表萬人之英得其人則事易於反手不得其人則難於枝筋

脉

釋名曰脉幕也絡一躰也

史記曰扁鵲以長桑君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病結特以訴脉爲名耳

又曰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居二日半簡子寤

又曰扁鵲過虢七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曰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扁鵲曰越人之爲方也不得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訴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捫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入報虢君虢君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扁鵲曰若太子病者所謂尸蹶者也是以陽脉下遂暗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爲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色廢脉亂形靜如死狀太

子未死也

又曰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又曰齊太倉公淳于意少而喜醫更師同郡元里陽公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訣奇咳術揆度陰陽診病知人死生

漢書曰王莽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太醫與巧屠共刳剥之度量五臟以竹筵音庭導其脉知其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後漢書曰郭玉爲人善別脉知人生死章帝令童男着女子之衣詐云其病使玉診脉玉曰此女雖言病據脉陽盛陰微臣謂非女子帝善之

三國典略曰周武帝不豫止於雲陽宮內史柳昇私問姚僧垣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非愚所及凡庶如此萬無一全

鶡冠子曰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並醫其孰最善扁鵲曰長兄視神故名不出家仲兄視豪毛故名不出閭鵲針人血脉救人生死名聞天下

燕丹子曰田光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

論衡曰王莽時省五經平章句弟子郭路夜定舅記死於燭下精思不任脉絕氣滅

崔元始正論曰風俗者國之脉訞也年穀如其肥膚肥膚

雖和而脉訴不和亦爲休也

髓

說文曰髓骨中脂也

史記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後五日復見望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能及在血脉鍼石所能及在腸胃酒醪之所能及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也今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躰病使人召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又曰勾踐頓首再拜苍子貢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

帝王世紀曰紂斬朝涉之脛而觀其髓部善長水經注曰洪水歷汲郡西南出朝歌城西北東南逕朝歌壞下俗謂之陽河水也紂在臺見老人神將涉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紂乃於此斬脛而視髓

腦

左傳僖下曰晉文公夢與楚王搏弊于伏己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預注曰腦能柔物）

春秋元命苞曰腦之爲言在也人情在腦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闑門橛也）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愍寤而用百里奚以大化

史記曰昔趙襄子以其姊爲代王妻後與王遇於句注之

塞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
三國典畧曰齊南陽王綽與齊王俱五月五日生武成以
綽母李夫人非嫡故賤之爲弟俗云其日生者腦不壞爛
死後踰一年方許收殮毛髮不落如生人焉
神異經曰西荒中有人長短如人着百結敝衣手足虎爪
名模豹見人獨自輒就人欲食腦先捕虱人伺其卧舌出
槃地丈餘便燒石投其舌於是絶氣而死若不如此寤而
輒食人腦
列異傳曰陳倉有得異物其形不類猪不似羊莫能名以
獻秦穆公道遇二童子曰此名爲蝹述常在地下食死人
腦若欲殺之以柏焼其頭蝹音
懣

西京雜記曰廣陵王胥有勇力恒於別囿學格熊後遂空
手搏之陷腦而死
血
釋名曰血濊也流濊亡也會切
禮記檀弓曰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
左傳莊公八年曰齊侯田于貝丘豬足喪屨反誅屨校
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成公上曰齊晉將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
張侯曰余病矣郤至曰自卻矢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拆
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
朱黑殷也言血多汙車輪後不敢息也

春秋考異郵曰龍門之下血如江宋均曰龍門洗在魯桓十三年
易屯卦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尚書武成曰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注曰流漂杵
漂舂杵
論語季氏曰君子有三誡血氣未定誡之在色血氣方剛誡之在鬬血氣既衰誡之在得
漢書曰申屠嘉爲丞相鄧通居上傍怠慢嘉爲檄召通責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特節召通而謝嘉
漢書曰息夫躬坐詛下獄仰天大呼血從鼻出食頃而死

東觀漢記曰逢萌隱琅琊不勞山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海太守遣吏奉謁萌不諾太守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擿吏皆流血奔走
又曰耿秉爲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叛南單于舉國發哀梨面流血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嫣皓字元起父爲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間輒出石叩頭其上流血覆面父繫得免
虞預晉書曰元康元年河澗成都二王舉兵向京都朝廷北討徵楷紹爲侍中王旅不振敗績於陽陰百官侍衛莫不潰散唯紹以身捍冠兵突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於

帝側血濺御服久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穢侍中血勿去
又曰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着柱終柱末於
二丈三尺旋復流下四尺五寸百姓咸稱其冤
晉書曰張輒傳曰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
馮忠赴冤號哭歐血而死
又曰桓溫父彝爲韓晃所害溫令播預塲溫時年十五枕
戈泣血志在傷讎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伏都有膂力善尺牘攻石閔
不剋爲閔所殺橫冤枕血流成渠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
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丁卯鳥梟多鬬至有濫死者
又北燕録曰馮跋讌群僚忽有血流左膺跋惡之從事中
郎王乘因陳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
南史曰蕭斅明毋病風積年沉卧牖明晝夜禱祈時寒下
淚爲氷叩頭血出亦爲氷不溜
陳書曰吳明徹殺王琳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
其血懷之而去
三國典畧曰齊主於涼風堂召孝昭第二子百年遣左右
亂捶擊之又令曳以透堂所行之處血皆遍地
又曰齊主將殺開府高德正召而謂之曰聞尒病我爲尒
針以刀子刺之流血露地
又曰尚師圍江陵謝苔仁請守子城梁主即授城內大都
督既而召王褒讓之褒以爲不可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

去

唐書曰王君廓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舊相始叱秦皇目皆出血若廓徃擊實建德將出戰李勣遏之若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

又曰輔公柘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李孝恭爲行軍元帥以擊之孝恭自荆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勿變爲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盈音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

又曰李思摩頡利疾人也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太宗親爲血吮

又曰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着緋衫覆面牀下泣涕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又曰玄宗幸蜀次馬嵬召左相韋見素見素出店爲亂兵所撾頭流血地上遽令壽王傳詔止之

又曰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下將蔡希德攻陷常山郡執太守顏杲卿長史袁履謙殺掠人吏萬餘人城中流血

又曰竇軌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被事多所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服慄

又曰劉審禮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洒地行路稱之

又曰牛徽爲吏部員外郎巢賊犯京師父蔚方病徽與其子自扶藍音藍輿投竄山南閤路險狹盜賊縱橫谷中盜擊徽傚首流血彼躰而捉輿不輟

莊子曰萇弘死乎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

燕丹子曰窮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

賈子曰炎帝黃帝異母兄弟各有天下之半戰於涿鹿之野流血漂杵

山海經曰禹堙洪水殺相蚩其血腥臭不可生五穀以其地爲相蚩一名相柳

春秋後語曰燕太子丹豫求天下名利利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裴駰曰言以首傷人血出霑濡絲縷使立死讀如儒也

號死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而繼之以血

幽明錄曰王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岡夜夢伯陽玄魯肅與弟爭墓後夢見伯陽玄魯肅殺汝父尋後夢魯肅云當殺汝父尋復於坐得上見數升血疑魯肅殺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

汝南先賢傳曰陽安令趙規與朗陵太守黃萌爭水規割指詛曰隨血所流入陽安界萌忿殺規小吏王朔後刺殺

萌朗陵官屬又殺朔民於京山上爲朔作祠壇每水旱輒往祈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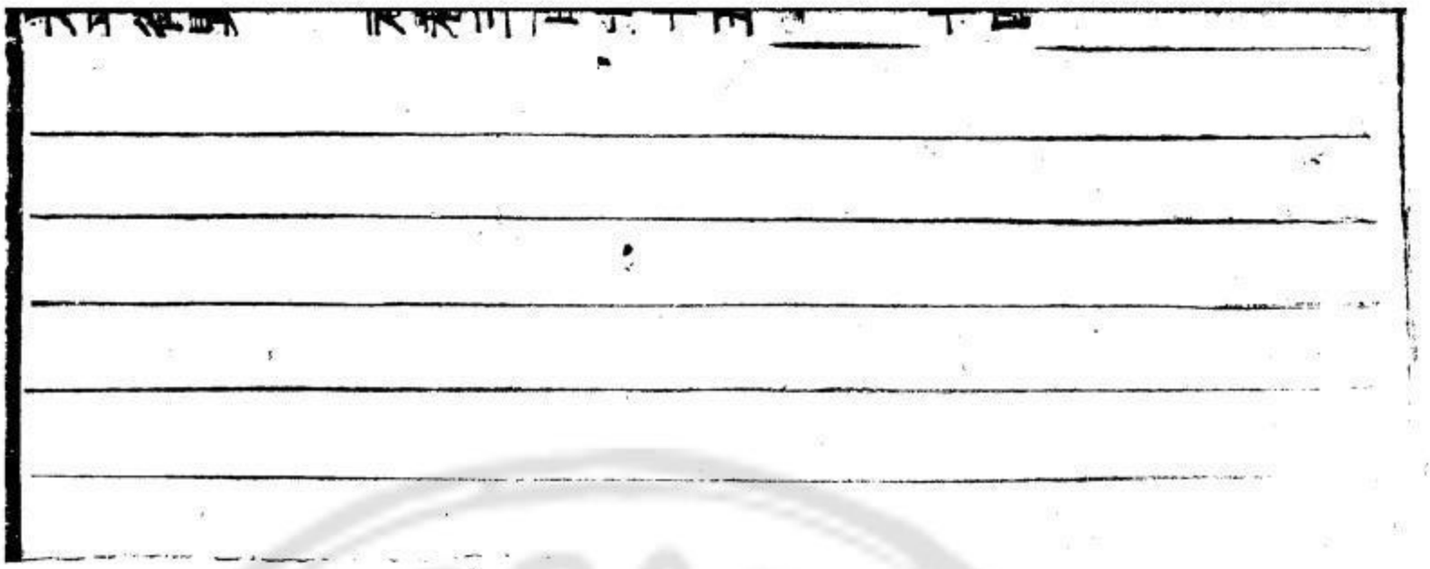
博物志曰戰鬬死亡處有人馬血積年化爲燐燐着地及草如霜露畧不可見人行或有觸着躰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又細咤聲如沙豆住久乃滅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燐音鄰又音吝）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太子連鬬五日虎闕前溝中血沒足

世說曰阮步兵居喪不率禮而志孝稱當葬母先食肫飲酒然後臨訣而哭直云人言窮我將窮矣因吐血一升氣絕不如人弥時乃蘇

膏

春秋元命苞曰膏者神之液文子曰人受變化一月而膏三月而脉異死曰滿奮豐肥膚內潰裂每暑夏輒膏流汗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心　肝　肺　脾　腎
膽　胃　腸　膀胱　尻

心

釋名曰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也

禮記禮運曰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
美惡皆在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可以哉

又祭義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
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
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又緇衣曰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躰心莊則躰舒心
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躰全
亦以躰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又大學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左傳莊公七年楚武王伐隨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矣鄧
曼歎曰王祿盡矣夫君而溥天之道也故臨武事將發大命
於楠暗木之下而溥王心焉若帥徒無虜王薨於行國之禍也王遂行卒
又昭公五年曰周景王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
乎
毛詩柏舟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又小弁曰我心憂怒焉如擣
又巧言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周易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尚書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又太甲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
勿拒
必以道義求其意
又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
又秦誓曰受有臣億萬惟憲萬心人執異心
仆和背
予有臣三千
惟一心三千一心同欲
又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又酒誥曰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又尚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爲德直道而行日休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

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初使北過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於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子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戰國策曰蘇秦爲趙合從於楚威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親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摧摧然如懸旌無所終薄

漢書張耳傳曰上（從東垣過柏人欲宿心動帝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又鄭崇傳曰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姦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東觀漢記曰許輔平原人爲縣門下小吏縣令劉雄爲賊所攻欲以矛刺雄輔前叩頭以身代雄賊（聲）遂戟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賊具以狀上詔書傷痛之

蜀志曰劉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衆南行諸葛亮與友人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獲庶母庶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詣於此別遂詣曹公

晉書曰張華被誅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惧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

又曰阮咸與籍爲竹林之遊太原郭奕高爽爲衆所推見咸而心醉不覺歎焉

又曰顗和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釋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

齊書曰陸惠曉匪躬清格風神俊朗何點每歎曰惠曉心如月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又曰南陽宋元卿有志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小痛小病則大痛以此爲常

南史曰賀道養工篆經過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唐書曰憲宗問宰臣爲理之要何先裴垍對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又曰魏州節度使田布以牙將吏憲誠離間三軍度衆終不爲用乃密表陳情號拜受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

又曰昭宗龍紀元年杭州刺史錢鏐攻宣州下之擒劉浩剖心以祭周寶

國語曰觀其容而知其心矣

又曰諺曰衆心成城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管子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導九竅脩理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

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署梁十八日不返晏子往見公曰夫子何處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以君安野而好獸公曰夫以獄訟不正則太上子牛存焉社稷宗廟不享則太祝子遊存矣倉廩不實甲田存矣國家之有余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焉寡人有吾子猶心有四支故心得佚晏子曰若心有四支而尋佚則可令四支一日無心乎公罷田而返

又曰崔杼殺莊公敢不盟者戟鉤其頸劒承其心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鹿生於山野命懸於庖厨嬰命有所懸矣成節而去

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

文子曰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

列子曰魯公扈趙婁齊同見扁鵲鵲曰公扈志強而氣弱足於謀而寡斷婁齊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

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救以神藥既寤如初於是扈反嬰齊之室而有其妻予妻子不識嬰齊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不識也

又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而向明理望之既而曰噫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通流孔一（不達旧說聖人心有七孔）今聖智爲病者或有此乎

孟子曰人皆智其糞田莫知糞其心田糞不過苗利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文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又曰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子父母也抵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

莊子曰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

又曰萬惡不可納於靈臺（司馬注曰心爲神聖之臺）

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郭象注曰鑑物無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來即應去即止）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

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孫卿子曰君子之學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支動靜皆可爲法

公孫尼子曰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淮南子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
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
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痛卧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容
篤論曰杜恕與宋璩書曰吾年五十不見廢棄者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便刳心著地正數斤肉耳何足有所叫耶
傳子曰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又曰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
異苑曰鄭玄司馬融二載無聞融鄙而遣逯玄過樹陰下假寐夢見一父老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嘆曰此神書禮易皆已衆矣
列女傳曰王子比干諫紂以爲妖言妲已謂曰吾聞聖人之心七竅竅有九毛遂剖視之
括地圖曰無咸民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生去王關四萬六千里
風俗通曰俗說無恙無病也凡人相問無病也案陽傳上古露宿患恙虫噬食人心凡相訪問曰無恙乎非謂病也
世說曰魏武云人欲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刀密來我側我必心動使戮汝但勿言當厚相報懷刀者信焉遂斬之謀者挫氣

又曰簡文帝入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想覺魚鳥自來見親

諸葛亮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肝

說文曰肝火藏也

釋名曰肝幹也於五行屬木故其體狀有枝幹也凡物以木爲幹也

樂動聲儀曰五藏肝仁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而有枝葉

吏記曰盜跖曰殺不辜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漢書曰膊通說韓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

又曰息夫躬絕命辭曰弟泣流兮霍蘭心結憒音骨兮傷肝

魏末傳曰諸葛誕殺文欽及城陷欽子鷟虎先入殺誕啖其肝

續晉陽秋曰會稽太守謝琰拒孫恩恩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馬琰墮地遂殺之高祖左里之捷生禽猛送琰小子混混剖肝生食之

崔鴻六寸國春秋北凉錄曰馬權兄爲凉將蒙遜所殺權後殺翊食其肝

括地圖曰細民肝不朽死八年復生冗處衣皮

莊子曰盜跖居太山膾人肝而食之

呂氏春秋曰衛懿公有臣弘演有所使翟人攻衛殺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見肝盡哀而止曰臣請爲祿博因自殺先出其肝內公之肝齊桓公聞之復備衛

注曰祿音表也

賈子曰武王伐紂紂鬬而死棄之王門外民陷其腹蹙其腎踐其肺羣其肝武王以幡守之民寒而入以石抵之皆猶未止

唐書曰天寶三年有星如月墜于東南墜後有聲京師訛言官遣捕人肝以祭天狗人相恐畿縣尤甚發使安之

談藪曰徐擒好爲體語嘗體一人病癩曰朱血夜流黃膿畫寫斜看紫肺正赤紅肝

肺

說文曰肺水藏

釋名曰肺勃也其氣勃鬱也

毛詩義疏桑柔曰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博物志曰鰼音民其肺不朽百年復生

白虎通曰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殺成萬物故肺象金色白繫於鼻

脾

說文曰脾金藏也

釋名曰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

陳思王辨道論曰并始論車師之西國兒生髀背出脾欲
其食少而努行也
白虎通曰脾之爲言併也所以併積氣
又曰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土尚任養萬物無所私信
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繫於舌

腎

說文曰腎水藏也
釋名曰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
尚書盤庚曰今我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漢言輸誠於百姓以告志
文子曰腎主鼻
白虎通曰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
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黑陰故腎雙

膽

說文曰膽連肝之府也
史記曰吳既赦越王勾踐返國若身焦思嘗膽於坐卧即
仰飲膽曰汝忘會稽之耻乎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容貌短小心膽烈從太
祖爲帳下吏
又曰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程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
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
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太祖從之紹果不往太祖

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賁育
又曰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地衆十餘萬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士地雖廣糧食豐適所以爲奉吾也
吳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然膽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朱然節鎮江陵
又曰朱然長不過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其所文彩唯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飲飲常存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絶人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琅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近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
共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子春大喜酌三升獨使飲之於是輅與人人荅對言皆有餘
趙雲別傳曰雲字子龍先主入益州雲留守營曹公爭漢申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過期不還雲將數十人出圍視忠值曹公陽兵大出爲前鋒所擊且却公軍散走已復舍雲陷敵還入營更大開門偃旗鼓公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鼓譟以戟拏於後射公軍驚駭因將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
宋書曰太學生會稽魏淮以才學爲王融所賞既欲奉子

良而淮鼓成其事太學生盧乂丘園竇竊相謂曰竟陵才
駙王中書無斷敗在目中矣及融誅召淮入參省結問遂
懼而死舉躰皆青時人謂淮膽破
唐蒈曰武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脅從賊者後
得歸來懿宗以爲同反盡生剡取其膽然後行刑流血盈
前言笑自若
又曰孫思邈對盧照隣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黃帝素問曰膽者中心之官斷決出焉
白虎通曰膽者肝之府肝者木之精主仁仁者若不忍故
以膽斷是以仁者有勇故膽斷也肝膽異處何以其相爲
府也肝者木精木之爲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振張者

是其效也
西京雜記曰秦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
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即見腸胃五臟歷然
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眄之即知病之所在女有邪心則
膽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胃

說文曰胃穀府也
釋名曰胃圍也受食物也
春秋元命苞曰胃者脾之主府稟氣胃者穀之委故脾稟
氣也

魏畧曰陳思王精意著作食飲損減時反胃病也

物理論曰腹胃五臟之府陶治之大化也

腸

說文曰腸大小腸也

釋名曰腸暢也暢胃氣去滓穢也

史記曰聶政刺殺韓信累因自披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又曰衛綰爲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

後漢書曰董卓將兵擊韓遂詔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义從及秦胡兵宰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蜂

腸狗熊言羌胡心腸弊惡情態如狗也

魏畧曰丁冲爲司隸校尉後數歲遇諸將飲美不能止醉爛腸而死

吳書曰孫堅毋懷堅憂腸出絖吳昌門窴而懼之告隣毋毋曰安知非吉徵

梁書曰王僧辯爲侯景作檄檄湘東王及景敗獲僧王怒釘其舌拙其腸而死

抱朴子曰欲得長生腸中清欲得不鏡腸無采

白虎通曰大腸小腸心之府也主禮禮有分理腸亦大小相承受也

王子年拾遺錄曰北有浣腸之國從口中引腸出出而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灌之更逦易其五臟浣畢補愒而飛焉

楚辭九章曰惟郢路之遼遠腸一夕而九迴

膀胱

廣雅曰膀胱謂之脬（音胞）

釋名曰胞（胞與胞同音）包也裹尿（裹音歩交）虛空之言也主以虛丞水沟也或曰膀胱言躰短而橫廣也

春秋元命苞曰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斷次膀胱小常張有勢故膀胱決難也

尻

說文曰睢尻（睢音誰）也

釋名曰尻寥也所在寥牢深也

漢書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後也帶後謂衣當尻之下處也）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意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文帝甚悅尊寵之

王隱晉書曰成都王攻洛大駕幸北城觀上看孟粲軍人擘尻面天子豺（士皆切）背後大人降長沙王以豺軍人辱帝東市斬之

晉中興書曰卻毋輔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輔之亦不怪也常窺輔之厲聲曰耆（國老年不得為）亦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遽呼人與共飲酒其為放達如此

京房易妖占曰人身尸無尻國主以佚亡

淮南子曰比方人下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長中國人

長絶域人

長中國人

禮士　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長君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史記曰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爲相御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蓋策駟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以爲大夫

漢書曰東方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

又曰車千秋長八尺餘体貌甚麗武帝見而悅之

又曰金日磾父以不降見殺閼母餘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麗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以本狀對上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

又曰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

又曰王莽夙夜連率歸博士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卧則枕鼓以鐵著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

又曰朱雲字子游魯人少時通輕俠借客執仇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

東觀漢記曰馮勤字漸伯魏郡人曾視父勝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孝間榮之號萬石焉兄弟

形皆偉壯唯勤祖優知長不滿七尺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為子汎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又曰貴達長八尺二寸京師為之語曰問事不體賈長頭

華嶠後漢書曰趙一字元淑漢陽人體貌甡梧身長八尺美鬚眉望之甚偉

范曄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太陳留人延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絹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及身長六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

又曰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又曰郭林宗儀貌魁岸身八尺聲如鍾

袁宏漢記曰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容雄長異勇力絶人

晉書曰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

晉書載記曰劉曜子徽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

三十國春秋曰燕徽其東萊太守王鸞鸞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鐙燕王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

食一進一斛餘德驚曰所敢如此非耕而能飽但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縣是拜逢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前秦録曰鹿緼字處嘿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

車頻秦書曰符堅時有申香長十尺以上爲拂蓋郎

裴景仁秦書曰姚萇圖符堅遣僕射尹緼詣闕陳事堅見緼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堪儒典常驚而問曰卿於朕世何爲所作儒答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

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爲荆州刺史白皙美髭眉身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見之嘆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又曰顧善明平原人也長八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

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表望風迥然獨秀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群書尤喜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

三國典畧曰寇儁歸老不復朝覲天王思與相見乃令入朝儁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天王與之同席而坐因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爲前膝

唐書曰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

孟子曰曹文公弟曹交問曰聞文王七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淮南子曰朱儒問天高於脩人曰吾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也故凡問事必於近之者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顏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圍眉開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胥知王好之每入言倍有勇壯之氣

帝王世記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

又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

涼州記曰吕光字世明連猪家賢好施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寅印性沉重質畧寬大有度量時人

莫之識唯王孟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高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十圍儀狀魁岸行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

影附焉

祖冲之述異記曰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令以閒健以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蒲坂津監登於河中流得大筏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筏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璞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隧亭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

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遠之遂不伐宋也

世說曰滿寵寵子偉偉子奮皆長八尺

長絶域人

河圖玉板曰從崑崙以北九萬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卜丈從此以東千萬里得侁吐周國人長三丈五尺從此以東千里得中泰人長一丈

龍魚河圖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三千億万人天中有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鉄面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又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足跡六尺夷狄服視於臨洮天戒秦曰勿大行夷狄之道將受其禍云

左傳文下曰冬十月敗夷狄于鹹于鹹鄋瞞之君長蓋長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其埋首於子駒之北門以命宣伯得臣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公羊傳文公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齊王子城父殺之一者之魯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穀梁傳文公曰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也兄弟三人迭害中國得臣善射亡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春秋考異郵曰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狄者陰氣時中國哀有夷狄萌

家語曰吳伐越隨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載焉吳子使來聘魯以問孔子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守予也曰汪罔之君守封嵎之山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之長極幾何子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

魏畧曰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車隣國男女皆長一丈八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湖志曰咸熙二年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余跡長三尺六寸白髮着黃單衣戴黃巾呼人王始語云今當太平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群聖居之帝使三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歸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沉於大海帝馮怒侵減龍伯之國使小至伏羲神農時國人猶長數十丈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丈一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後上千里傍蔭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杖釣魚前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爲觶不足充餔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
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堂有一人蹲其上張其兩臂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
牽一黃犬把黃一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長箕
頭其頭髮髮也辭也不飲食朝吞二百但吞不咋嚼也
三千暮吞二百但吞不咋嚼也
可此人鬼爲飲以霧露爲漿名天郭一名食耶吞食耶鬼一名
黃父黃父鬼俗人依此名之
又曰西北海外有一人焉長二十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
腹圍一千六百里但飲天酒五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
忽有飢時天乃飽好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方物與天地
同生名無路之人言無此路者高大不可爲路也一名仁禮曰仁也一名信與天
地但生而不死故曰信一名神
人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
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
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若名曰聖一名哲一名
先通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卜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百
輔百輔圍也千里也天初立時使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謫其夫
妻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彰其殺陰陽氣息如人不畏寒
暑不飲不食浪黃河清當復更使其夫妻導川
蜀王本記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二十五丈六尺

括地圖曰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生兒白首長丈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後臂長脇好騎駱駝
辛氏三秦記曰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
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該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
必苦憂患遠離三春土人賢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
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
郭子橫洞冝記曰有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
當胷手足各三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十九

短中國人

肥

短中國人

短絶域人

瘦

左傳襄上曰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駱臧紇伐邾圍魯故救之狐駱邾
也國人誦之曰我若小子侏儒是使朱儒使我敗於
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侏儒是小故曰朱
家語曰高柴齊人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
孝居魯見知
吏記曰秦倡侏儒優旃始皇時置酒天雨陛者寒旃矜之

乃大呼曰汝雖長尚立我雖短故幸休始皇乃使背代
漢書曰嚴延年爲人短小精幹敏捷於事雖予貢冊有通於政事能繼也
又曰樓護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
又曰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簿朱儒得省見又之朔給尊造駒朱儒師古曰朱短人也駒馳也朱儒既之御駒也
曰上以若曹無益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
曰上即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待詔金馬門
又曰郭舜爲人短小恭儉諸公以此重之
又曰蔡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帷兩史挾乃能行
又曰朱蒼不滿五尺蒼父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毅長六尺餘
又曰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召見遂形貌短小帝見心內輕焉及對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滂字次彥世祖到賜黃金乘傳去者誰滂舅以滂對世祖見滂短小以爲不能將帥滂對有

詞理拜頡川府丞

東觀漢記曰張重曰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荅曰臣曰南計記吏非小吏也

袁宏漢記曰陰后短小舉止時有失儀左右掩口而笑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膽烈從高祖爲帳下吏

魏氏春秋曰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徹

吳録曰張蕃字仲輔爲人短小顧譚以短戲之曰朱儒有何德令我思君罔極

臧榮緒晉書曰山濤子淳元厓疾不仕世祖配其短小而聰敏欲見之濤面荅淳元自謂形容宜絶人事不肯受詔論者奇之

沈約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劉璠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不堪此選乃爲晉安王侍讀

崔鴻前凉録曰宗酆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華競形狀短小体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

三國典畧曰齊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召爲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剸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決斷之明謂有過軀之用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而迎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狗門入王曰今齊無人耶使子爲使晏子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

謂無人使賢者使於賢國不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以嬰爲不肖故使王耳

孫卿子非相曰帝舜短周公小楚棄公子高徵小短瘠行若不勝衣而定楚國

說苑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爲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劒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人長三寸乘小車駕羣麋目後又折齒方圓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劒持刀車駕羣麋目後又折齒方圓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乎及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傷拆版齒昔李子敖於鳴鵠嗉中

游長三寸三分

纂文曰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二寸本出王充論衡

古文璅曰語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曼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小上其言甚怒好侻曼子曰則如是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侻而下聲公曰是矣曼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遠之遂不果伐宋

方言曰齒耀鑠措短也江湘之會之巖晉啓

又曰癬桂林之中謂短耀東揚之間謂之侻今俗呼小爲脅耀猶也侻

回名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曼子之風

陸胤爲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外爲人短小果敢劉彤明燉煌實錄曰汜游字世震博學善爲文爲人短小弱冠憂陳捐益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有王豪者單獨常爲蔡公所收養豪長纔及三尺似爲無骨登牀輒令人抱上桓譚新論曰諺云朱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

短絶域人

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

家語曰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之短至也國語同

魏略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衆甚多康居長老傳曰常有商行迷惑失道而到此國國中甚多珠夜光明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魏志曰倭南有朱儒國人其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

列子曰從中州以東三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六寸

東北極有人名竫精人長九寸

山海經曰周饒國爲人短小着冠帶一曰僥焦國郭璞曰其人三

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

北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毋使臣來告
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淨不宜躁擾復五言與帝會言終
不見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圖如長朱衣玄冠
乘軺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
爲虫豸所咋並識万物名字殺腹中三

又曰西海之中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論
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鵠
鵠遇呑之上壽三百歲在鵠腹不死而鵠一舉千里張注曰曄
之此陳章對齊桓公云西海
外鵠國男女皆七寸
廣志曰東方有人長三尺君長出行導衛威儀有若中國
人又有小人如螻蛄手撮之滿手得二十枚

外國圖曰僬僥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
目俱足但野宿一日焦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
去九疑三萬里

王子拾年遺記曰員嶠山有陁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廣
延之國人長二尺

郭璞山海經圖贊曰焦僥極歷列靖人唯小四体俱足
眉才丁

肥

說文曰肥多肉也腄腹下肥也

禮記禮運曰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

既正膚革允盈人之肥也
左傳哀下曰魯哀公至自越郭重璞孟武伯惡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公與大夫始有惡
公羊傳宣公曰楚莊王圍宋子反乘堞而窺宋城見華元曰何如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體而炊子反曰吾聞圍國者飼馬而林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惡則矜之小人見人之惡則幸之吾見君子是以情也
家語曰弱士之人肥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常耕縱平游學乎爲人長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不親家產日亦食糠覈耳音紇京師人謂粗屑爲紇頭也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逐其婦
又曰張蒼當斬解衣伏質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異孟氏女狀醜而肥力舉石臼擇美士乃言于沛公赦勿斬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同郡孟氏女狀醜而肥力舉石臼擇對不嫁願得如鴻者因後爲鴻妻
謝承後漢書曰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恩都爲赤眉賊所得欲臠之成叩頭曰兄庚我肥欲得伐之賊感其义俱放之
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腰帶十圍力能扛鼎
又曰東平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問東平

王處家何等最樂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又曰尸董卓於市天時暑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尸臥

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後漢典畧曰馬勝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而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司馬懿奏免曹爽桓範踰城出爲爽畫二策爽不能用範怒爽曰肥奴曹子丹好人生五六頭肉今桓範隨卿滅門也

晉書曰王戎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年十九卒

晉中興書曰兗州既有八伯之號其後更置四伯大鴻臚

陳留江淵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陳留史疇以大肥爲大伯散騎侍郎高平陳疑以很戾爲璅伯蓋擬古之四凶

晉書曰孝武即位桓溫入朝拜高平陵問左右殷清形狀若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

後趙書曰王洛生有勒欽挫其權豪洛生在獄自刺腹深五寸洛生肥盛不陷中重以刀潰其腹出胃而死

宋書曰前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群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殺內殿捶凌曳無復人理始興王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体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爲豬王

又曰沈昭畧性狂傷不事公卿嘗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以勝肥狂又勝癡又曰范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梁書曰安陵王大春字仁經博涉書傳性孝謹躰貌環偉腰帶十圍

隨書曰王世績字闡熙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之表

尸子曰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思欲之兩心相與戰令先王之言勝故肥

歸可曰子貢見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胷臆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淮南子曰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往來也適子懷於嫌慈毋喻於制情相往來也

吳質別傳曰詔特進而下會質間曹眞肥朱鑠曜質召非優使說肥曜眞曰卿欲陪與將過我耶遂爭而罷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常問恪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己而已

異苑曰晉司隸校尉高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膚內潰裂毋至暑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照炎灼發于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表奮大惡之狀盛而埋之暨永嘉之亂爲胡所燒皎若燭光

會稽典畧録曰董孝治勾章人家貧採薪共養得甘果奔走以献母母甚肥悦憐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孝治母肥常若辱之孝治不報及母終貧土成墳鳥獸助其悲號丧竟殺不孝子置家前以祭請獄自繫會赦得免方言曰益梁之間凡諸其肥盛謂之膿（如掌切肥貌也）

博物志曰京邑有一人失名姓食噉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彼縣令故義共傳食之一二年中一鄉爲儉

張顯誓曰古諺文堯舜至聖心脯脂柒紂無道肥膚三尺

語林曰孟嘗爲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武帝爲稱之難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掛壁葉入見武帝曰朕欲自秤有幾斤葉荅曰陛下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秤葉果得千斤

世説曰太祖父嵩在太山太祖令太山太守應卲送家詣袞州陶謙密遣數十騎掩捕嵩家惧穿後垣先出其妾肥不出逃於厠與妾俱被害

又曰庾公造伯仁曰君何所欣悦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瘠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虚日來滓穢日去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

瘦

釋名曰省瘦也臞雀約少之言也說文曰羸劣也瘠瘦也
周禮地官司徒曰墳衍之人哲而瘠下平衍也
左傳襄三年曰楚子使蔿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比歸
國多寵王弱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著閎地下氷大夫孝疾受水
而牀焉重纊衣裘孔記玉藻曰纊鮮食寢楚子使醫視之爲褚也
復曰瘠則甚矣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漢書曰張湯子安世女孫敞爲霍氏外屬婦霍氏反當相
坐安世瘦臞形於顏色宣帝赦敞以慰其意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自遭大憂及新野君仍喪諸兄嘗
悲傷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勝
又曰龐萌字明兄爲亦冒所得欲啖之萌詰賊叩頭言兄
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
謝承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移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
餘年後子脩爲曹操所殺曹見彪問曰公何瘦甚對曰愧
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亂犢之愛操之爲改容
獻帝春秋曰司空攻呂布於下邳呂布登西北白樓七城
陷士擒以詣司空布曰明公何瘦司空曰所以瘦不早相
得故耳司空曹操
三輔決錄注曰張氏得鈞何氏得算故三輔舊語曰何氏
算張氏鈞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者肥人輒貴瘦人輒賤
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鈞算知凶吉以肥瘦
知貴賤

文子曰神農形顦顇瘦將欲利萬人也
韓子曰必子賤治單父有子見之曰何瘁也曰官事急憂之故臞有子曰昔舜鼓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單父細治之而憂治天下將柰何故無術御之雖瘁臞末有益也
世說曰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問曰卿何以更瘦徐廣晉記曰鄧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人方欒臞為振威將軍秦軍數從征伐為冠軍將軍竟陵太守於頭之役溫飯慷慨甚見忘脅遐因免退官遐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臞
述異記曰甄法崇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明于時南平繆士為江安令喪官至其年末崇在廳事上忽見一人從門入云繆江安通法崇法崇知亡已亡因問卿貌何故瘦答曰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今繫苦役窮劇理盡
鄴明帝詔曹植曰王顏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調和不令者食幾許米又啖肉多少見王瘦吾甚驚宜當節水加飡答詔表曰近得賜衡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愍臣瘦弱奉詔之日涕泣橫流雖文武二帝所以愍憐於臣不復過於明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二十

美丈夫上

尚書洪範曰三五事一曰貌容儀

毛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兮箋云思問賢者彼美人兮西方之美人室也

人兮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

又曰收于田巷無居人敝大叔段也田取禽也豈無居人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洵信也

又洪奧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童

較兮

又倚嗟曰倚嗟昌盛也頎長貌也抑若揚兮抑美色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揚美目揚方好揚眉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又小戎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又盧令曰盧令七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鬈好貌且偲偲才也

又曰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左傳曰宋公子鮑美而艷

又曰子太叔美秀而文

又曰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氏臣豎竪也季失弓而罵武子以告武子罰之

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鬚眉甚口乎子曰必子疆也子疆武子字○尒雅曰美士爲彥

論語曰堂乎張也言子張容貌盛難與並爲仁矣

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家語曰息土之民美

漢書曰張子房狀貌如美婦人

又曰直不疑狀貌甚美

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中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

又曰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又曰張蒼好書律曆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上歸而公罷地過武陽蒼當斬解衣伏暨蒼美麗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美乃言沛公救之後爲御史大夫及爲相事陵如父陵死
蒼洗沐常先朝陵夫人立食後歸
又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長大美色而肥或說平於漢
王曰平雖貧美丈夫如冠玉耳注曰此比平
又曰董偃始與母賣珠爲事年十三隨母至館陶公主家
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射
御年十八乃冠出侍內甚温軟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
又曰車千秋姓田爲高寢郎吏太子敗千秋訟太子冤上
頗知太子無他意乃召見千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
常悅之曰此高廟神靈使公主當遂留輔我後年老乘小
車上殿故號車氏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爲太子舍人哀帝時爲郎傳
漏在殿爲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拜爲黃門郎
又曰江充召見太一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詐
之魁岸容貌甚壯常望見與之語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王商長八尺餘體貌鴻大容貌絶人單于來朝仰視
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真漢相也
又曰東方朔目如懸珠齒如編貝
又曰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閑雅都之稱也
又曰薛宣好威儀進止雍容細甚可觀
又曰霍光白皙疎目美髯也

後漢書曰徐防字謁卿沛國人也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授尚書郎

又曰新野功曹鄧衍以戚小子候每預朝會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時賜與馬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

又曰蔡邕字伯喈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遁逃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謝承後漢書曰楊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受其才貌詔妻以主喬固辭不聽還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東觀漢記曰杜詩薦伏湛曰儀貌堂七國之輝光智容謀慮朝之淵藪

又曰馬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白眉目如畫閑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也上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虛后園陵在焉時延爲督郵詔呼見問園陵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其陵樹株蘖皆諳其數帝善之

魏志曰邢顒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七邢子昂文帝以爲太常

吳志曰諸葛恪字元遜江表傳曰恪辯論應机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父瑾曰藍田出美玉真不虛也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中郎將權遷建鄴徵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才好施

又曰孫韶字公禮爲遵將不進見十餘年權還建鄴乃得朝覲問諸要害遠近人馬衆寡將卒名字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悅曰吾久不見公禮

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有容冠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範親劉氏曰覲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

又曰孫桓儀容端正聰明博學能論議應對孫權常稱爲宗室顏淵

又曰張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官拜郎中

晉書曰裴楷字叔則爲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義理時人謂之王人

又曰尚書閔鴻見陸雲奇之此兒若非龍駒則是鳳雛

又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才名冠世出爲河陽令有異政累遷給事中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群嫗相遇者悉連手縈遶以果擲之盈車而歸

又曰王恭字伯輿累遷爲青兗二州刺史美姿儀人或多目之歎曰神仙中人

又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也齠齔年乘白羊車入市

見者咸曰誰家璧人王武子玠之舅也嘗與同游語人曰昨日與我外甥並坐若珠玉在側朗然映人覺我形穢及長好言玄理武子每聞玠言歎息絶倒故時人語曰衛玠談道武子絶側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爲太子洗焉以國亂至江夏玠亡

其妻征南將軍山簡以女妻之至豫章大將軍王敦謂長史謝鯤曰昔王輔嗣神情高暢世間以爲一時之儁今見衛玠始覺輔嗣平平耳鯤曰昔王輔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後求往建鄴敦遣之京師人聞其姿容觀者如堵不見者輒

嘆之

又曰王衍字夷甫有美貌幼清辯仕至太尉嘗執玉柄麈尾與手無別人爲之口中雌黃爲世間之一龍我理有所不安者即隨改之妻郭氏賈后之親籍宮中勢聚斂無厭夷甫患之口不言錢妻試之令婢以錢遶牀夷甫曰好舉阿堵物

又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容儀脩麗不脩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

又曰嵇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又曰王戎字濬冲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常覽鏡自照謂其父宇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群嫗悅之爭遺其帽

又曰謝尚論中朝人物劉琰云蔣又屬清儁叔寶神清爲有識所重如此

又曰韓壽武帝時爲掾有姿容太尉賈充有室女見壽美心悅之充有異香女竊與壽帶之充怪以問婢婢以告充乃以女妻之

又曰王戎謂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是風塵外物

又曰文帝嘗重魏舒每朝會坐罷目送曰魏舒堂堂人領袖也

又曰桓溫宇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大願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聲曰眞英物也年長豪爽有氣槩姿貌甚偉

又曰王衍神情明秀王澄曰兄形似導而神鋒大儁

晉中興書曰王宇矩令式美容貌每出行觀者盈路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美容儀善談論屬文好玄理爲文帝所賞帝一見之輒歎曰旣田出美玉豈虛也哉

又曰王孟昶字明贊髮如墨涉儁文義

又曰蓋道風姿貌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奇之曰此荆楚仙人也

又曰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儁文義朗瞻多通時人以方拂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爲恨

齊春秋曰世祖嘗於華林園宴集使群臣各出所能王儉曰臣小爲書生請誦封禪書跪前誦之容止可觀音吐鏗

藉上大悅曰樂哉

梁書曰陶洪景字通明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又曰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身長八尺美容覩武帝布被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堂七如此必爲公輔之器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凉錄曰辛緁爲理美姿貌張駿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駿大怒徙理燉煌遂以憂死

又曰前趙錄曰遊子遠幼姿貌聰慧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門此兒雅潔洪才精公才也

又曰後趙錄曰張謐美姿貌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儔喜曰吾聞冀州多名童故不虛也

又曰劉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來當至小秦國易姓名爲季子鄂赤眉信恭之妻二女轉相翁惑聚千人於南山僭稱號鎮西石虎廣擊斬之于鄂頸無血卜餘日面猶如生

北齊書曰崔陵子瞻字彥通聰明有文情蓁容止神彩凝然楊愔曰昔裴瓚在晉也爲中書郎情高選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容堂七之貌亦當無愧裴子

又曰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也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又曰劉祥五子並有志行爲世所稱璿字祖玉聰敏機悟美姿儀爲其舅比海王昕所愛顧座曰可謂珠玉在傍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我質穢

又曰李繪字恭文儀貌端偉河間邢晏即繪弟五舅也與繪清言數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又曰北平陽貞字仁堅世祖第五子沉審寬恕太祖稱之曰此兒得我鳳毛

又曰陸卽字雲駒洛陽人也晏第六人並魏藍田公主元氏所生故邢邵嘗謂人云藍田生美玉豈虛也

十二國史曰鄒忌爲齊相身長八尺餘體肥麗朝服衣冠窺照自視謂其妻曰我學誠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齊之美者也忌不信復問妾妾曰君美日客從外來忌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來忌孰視之自以爲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而臣妻妾及客皆言臣美或私畏於臣或有求於臣今齊地千里宮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過者受上賞

又曰美男破老美女破居

北使後魏書曰咸陽王禧字樹字秀和一字店立美姿貌有將畧位宗正卿後奔梁武尤哭之封爲魏郡王

陳書曰韓子高會稽山陰人本家微賤年十六牒總角才敏過人容貌美麗狀似婦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謝哲字韻豫陳郡陽夏人也美風儀舉止蘊藉襟情朗然爲士君子所重

又曰蕭允字叔然蘭陵人也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儀舉止蘊藉

又曰王玠字子璵司空沖之弟十三子沉靜有器局夫風弱狀似婦人

又曰王玠字子璵司空沖之弟十三子沉靜有器局夫風弱狀似婦人

隋書曰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與儒素有者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

又曰元善洛陽人也以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聰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

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絶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又曰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異苑曰鄱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書曰張知謇蒲州河東人徙家于岐少與兄知泰知默勵志讀書皆明經擢第儀質瓌偉眉目踈朗曉立理文而清介自守故公卿爭進之

又曰崔湜美姿儀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沕並有文詞皆清娶母宴私之際自北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門及出身歷宦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七受制於人液尤善五言湜歎曰海子我家之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也海子即液小名倕至毅中侍御史
又曰盧承慶美姿儀博學有才幹貞觀初爲秦州都督府
戶曹參軍因友河西軍事太宗奇其明辨擢拜考功員外
郎遷民都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數承慶叙戛商後迄
于周隋皆有依據上嗟賞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
選事
莊子曰盜跖謂孔子曰長大美好人見而悅者此吾父母
遺德丘雖不吾譽吾不自知耶
傳玄子曰蘭躬宇叔孝性方嚴有容儀人望而畏之有過
其門者皆整衣改容
郭子曰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貌常同行人謂之連璧
又曰謝晧宇顗豫陳郡人也美風儀舉止蘊藉而襟情豁
然爲士君子所重
郭林宗別傳曰宗游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於是
名震京師復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宗唯
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晉謝安別傳曰王珣以疾辭職歲餘卒桓玄與會稽王尊
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不
喪失歡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
荀氏家傳曰荀悅字仲豫儉之子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
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讀一遍多能誦記性靜
美姿容

又曰荀美字令則七歲隨父在石頭蘇峻愛其姿神數喚之年十五擬國婚之不欲連姻帝室乃遁長沙監司追尋不得已遂尚潯陽公主風氣英秀明鬚眉俯仰盼睞容止可則

皇甫謐逸士傳曰或問許子將荀靖與荀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何晏別傳曰何晏南陽人大將軍進之孫遇害魏武納晏小養於魏宮至七八歲聰心天悟形貌絶美武帝欲以爲子毋扶將遊觀令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徹寘之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荅曰嘗畏其姓不相貫

魯輅別傳曰諸葛原與管輅別戒二事言卿樂酒量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即卿有氷鑑之才所見者妙仰觀如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也

吳地記曰陸閎字子春暢子也恣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升臺而見儒之笑曰南方故多佳人

三國典略曰李繪儀貌端偉神情朗携髯河間邢晏每與之言歎其高遠稱之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文襄嗣業晉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清河太守辛術二而已

又曰梁楊白花字長茂武都仇池人大眼之子也少有勇力容貌環偉

又曰山公目稽叔夜之爲人也巖乚若孤松之獨立

又曰嵇叔夜之爲人其醉也曠峨如玉山之將頹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人久聞其姿觀者如堵玠先有羸疾
發遂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又曰人歎王恭形茂者濯之如春月柳
又曰王右軍見杜洪理歎曰膚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
中人也
又曰裴叔則有儁彩容儀脫冠冕服乱頭皆好有人見之
日裴叔則如玉山行光映照人也
又曰時人目李宣國如千山之將推
又曰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朝中名士談義奇之曰
自昔諸子翁遊之曰此人冰鑒也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
天
又曰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簡令叔王仲祖何
如曰温潤怡和
又曰范豫章謂王荆州范睿王悦曰卿風流清望真後來之秀
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生王氏譜曰垣之娶湯范汪女睿姊婿也悦
又曰庾子嵩目和嶠森如千丈之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
大厦有棟梁之用也
楊松玢談數曰張緒宇思曼少而閑雅風流吐納觀者忘志
疲來明十見鑒和殿前柳條嫩弱披靡可愛嗟賞曰此楊
風流愛似張緒少年
宋玉風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七謂王

曰體貌容冶口多微辭不亦薄乎謂謂王曰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

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美少年駿馬鈆連錢陳王裝腦勒晉帝鑄金鞭步搖如飛燕劒鍔似舒蓮去來新市北遨遊大道邊也

美婦人上

周易曰冶容誨淫

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姝美也貽遺也

又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又曰彼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舜英木槿也

又曰彼美孟姜詢美且都有女如雲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又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惟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又曰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又曰有女如玉

又曰有女如雲

又曰孌彼諸姬孌好貌

左傳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甚美必有甚惡而天鍾美於是將必是以有敗也昔有仍氏生髮黑光可以鑒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百封古諸侯髮美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髯實有豕 (豕一作豨) 舜典樂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
(尤異也)

又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艷美艷也) 其顏色也 下國之選

又曰衛侯自城上見巳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

又曰稱鄭有徐吾犯之妹甚美公孫楚與公孫黑爭聘之

公羊傳曰驪姬者國色也

又曰邾婁顏夫人者嬴盈女國色也

尒雅曰姜女爲媛

國語曰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
之於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燦今以美物歸汝

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賈逵注曰密美也)

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
後代必有以色亡國者

又曰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爲陰姬乃謂趙王曰臣
聞趙佳麗之所出也今至境入都邑殊無美者臣未嘗見
人如中山陰姬者其眉目准額權衡偃月乃帝王之后非
諸侯姬也趙王大悅欲請之司馬喜歸謂中山君曰趙王
非賢主也乃欲請陰姬王宜立以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中
山君遂立爲后

又曰張儀之楚見楚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立於衢閒
之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王曰楚僻陋之國寡人未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國之女如此之美乃資以珠玉南后鄭袖聞之太恐令人謂張子曰聞君將之晉有千金斤請供萱秣張子請王酖之王召鄭袖而酖之張子再拜曰儀有死罪儀行天地遍矣未嘗見人如此之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吾固知天下無兩人矣

史記曰紂囚西伯而閎夭之徒以有莘氏姜女獻紂紂大悅乃放西伯

又曰漢武帝時尹夫人與那夫人同時武帝有詔不得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那夫人帝令他夫人餘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那夫人帝曰何以知之對曰覩其體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那夫人那夫人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曰真是矣於是乃佽頭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律善歌舞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不可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憐愍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華嶠後漢書曰梁鴻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

東觀漢記曰趙喜與友人韓仲伯欲入武關仲伯以其婦

有色恐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喜貴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輒爲求哀言其病臰遠又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恍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爲皇后

漢武故事曰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四十者出嫁凡諸宮美人可七八十帝從行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異侍衣軒者亦如之

魏畧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奔幽州后留侍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皇堂上紹妻自縛文帝語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爲迎也

吳志曰周瑜從孫策攻慮城得喬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喬瑜納小喬

又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

王隱晉書曰阮籍隣家處女有才色籍不與親生不相知未嫁而死籍往哭盡哀及葬乃去

晉陽春秋曰荀爌字奉倩常曰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爌於是聘焉容服惟帳甚麗專房宴寢歷數年後婦偶病亡未殯傳嘏往唁爌不哭神傷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已歲餘亦亡

鄒爌晉紀曰杜弢至長沙掠前始興太守尹虞二女皆國

色也將妻之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爲賊作婦遂自殺焉
又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鯤挑之女織梭投之折其兩齒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曰綠珠美口工善舞孫秀使人求
焉崇方登凉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出婦
妾數十人以示之皆纖羅垂寶麗服而披羅穀使者曰君侯服御
麗矣然本受命旨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
也使者曰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
倫殺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聰使大鴻臚李恒聘太保
劉商女謂恒曰此女重皆姿色超世且太保於朕實自不
同恒曰太保齋自有周與畢源實別聰大悅賜金六十斤
又曰崔後趙石虔鄭后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
也在中猥妓中虔數歎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
又曰前秦仍符堅咸熙慕容仲娣年十四殊色堅納之
車頻秦書曰符堅時新羅獻美女國在百濟國東
三十國春秋曰後梁呂超殺其君纂后楊氏國色超將妻
焉謂其父恒曰后若自殺禍必及宗恒以此言告后后曰
大人本賣女與氐羌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其可再乎恒不
能彊乃自殺
唐書曰喬知之尤稱俊才所作篇詠時人多諷誦之則天
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
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悁惜因作綠珠篇以送與婢

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慙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南史恩倖傳曰阮田夫見盧江怀有妓張耀華美為廣州
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此人怀曰不
可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憚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美婦人下

莊子曰西施毛嬙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嘗謙辭毀
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敢聘者衛有
鰥夫失時冐娶之果國色
闕子曰西施自窺於井不恃其美彼佐渤汴堯舜自窺於
世不恃其美彼須才德況中庸而拒諫嫫毋自窺於井以
爲媚於西施然糾自窺於世以爲賢於堯舜
韓子曰魏王遺楚王美女王甚悅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則見者皆走
易以玄錫則行者皆止
淮南子曰曼顏皓齒形姣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許慎註曰陽文楚好女也
又曰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纂組奇綵抑黑質揚赤文纂組織紕
孔如今之綬也及黑見赤其工也湯禹之智不能逮也言不能及之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入山求仙見谷上有石皆
紫色如鷄子象取二枚見一美人被五綵象向之叩頭乞
長生女曰汝急送手中物還著故處汝未應取此象乃送
石還女授丹方一首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獻二女于天子女聽女列赤烏氏
美人之地也
劉向列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蕭能致孔雀白鶴
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一朝隨鳳飛去
續列女傳曰曹節第破石為越騎營五伯妻有
美色破石從求之五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
襄陽耆舊紀曰楚襄王游雲夢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宋
玉曰昔先王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皦乎
若星將往未至如浮如傾對曰我帝之女名曰瑶姬未行
而卒封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為靈芝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
膚柔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

禮焉長卿作美人賦以自刺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芸年十七容貌絶世時明帝選良家子入宮靈芸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沈路之時卫唯壺承淚壺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矣

又曰蜀先主甘后沛人生微賤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躰貌特異年十八玉質柔肥態媚容冷先主置后白綃帳中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常稱玉之所貴比德君子況爲人形而不可設乎后與玉人潔白齊色觀者殆相亂惑嬖者非唯嫉於后亦妬在玉人后欲毀之乃誡上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勿復進也上乃徹玉人衆嬖皆退當時以甘后爲神智婦人

又曰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能少儔江東絶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曰神女敬而遠之有司陳於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之以進吳主主見喜以琥珀如意撫案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況在懽樂乃納于後宮

又曰孫亮作綠瑠璃屏風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愛寵四姬皆振古絶色一名朝妹二名驪姬三名潔華四名洛寶

又曰周成王時有因祇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上一人善於工巧躰貌輕潔破纖羅雜繡之衣長神脩裾風至則結

其襟帶恐飄颻不能自止善織以五色絲引而結之則成文錦

吳會分地記曰土城者勾踐時索美女欲以獻吳於羅山得西施鄭旦作土城貯之使近道習見人令賢傳毋教之三年

段龜龍涼州記曰隱王夫人張氏色豔出家爲道乃自投門樓雙股頓折口誦經顏色自若俄而死

鄴中記曰廣陵公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虎以爲夫人

三國典略曰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爲養女有姿色騰綃之請以邑號

又曰齊武成曾有疾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徐之才云此靈所致即進湯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疾平

帝王世紀曰紂以鬼侯爲三公鬼侯有女美而進之於紂悅之妲己乃泣而諫之紂怒鬼侯女遂殺之而醢鬼侯何

集續帝王世紀曰張天錫疾篤闔飾二姬並有國色天錫謂曰吾死之後汝二人豈可更爲他妻皆曰尊若不諱請效死尊前誓無他志二人自殺天錫有瘳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

說苑曰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賞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貧賞畫臺去家日久思念

其妻像向之憙笑旁人瞻見之以白王王即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敢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詣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偉惶聽許

又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女被髮垢面立紹妻後文帝問之荅曰是慝妻顏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絶倫遂納之

世說曰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乘按圖召焉其中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爲甚醜終身不召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嘆之

又曰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挾白刃襲之温尚明帝女南康張公主正值梳頭髮鬑地膚色玄澤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以至今日若能見殺乃其本懷主慙而退

俗說曰宋禕是石崇妓珠綠弟子有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處帝亦患篤尉臣進諫請出宋禕帝曰卿諸人誰欲得之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典說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地揚州袁術登城見而遂納焉諸婦害其寵紿言將軍以貴人有志節但見時示憂色必長見敬重馮氏如其言術益哀之諸婦因絞懸之則言自殺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原葬之

方言曰娥孌音孌好也秦晉之言娥孌宋謂之孌言孌孌也秦晉之

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渭之間謂之媌（今關西人呼好為媌吾交切）或謂之姣（言姣潔也音皎）趙魏燕代之間曰妌（音絳）或曰妹（言妹妹也音蜂）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故都曰忲（秦舊都今太原晉陽縣也晉舊都今太原晉陽縣也其俗通呼好為忲千五切）又曰釙（踏耽切）嫽（俗夭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釙或謂嫽（今呼小姣潔喜好者為嫽耽好也通語也）

晉之間凡大貌謂之朦（或謂之龐鵬鵬豐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龐豐其通語也）娃（烏佳切）嬡（諾蓋切途了反）窕（徒了反）艷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嬡（言嬡嬌也）宋衛晉鄭之間曰窕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窕故吳有館娃之宮

秦有柴娥之臺（柴音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為窕（徒了反）妍美曰嫵（七府切）媚容茂曰嬽（羊朱切）

越絕書曰越王勾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夫王尤駟七依曰問娶之孕既麗且閑紫脣素齒雪白玉暉迴眸百萬一笑千金孔子傾於阿谷浮暑忘其桑門彭祖飛而溶集王喬忽而墮雲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皆古神女名）絕殊離俗妖冶閑都靚粧刻飾

又美人賦曰臣之東隣有一女玄髮豐艷娥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離宮閑館寂寞重虛門閣晝掩曖若仙居芳香郁烈簡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素質艷光辭不具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彩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掃漢見織女

陳思王洛神賦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輝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皓若太陽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中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辭不具載

曹植翁賦曰情馹蕩而外得心悅豫而內安增吳氏之嫉好發丙子之玉顏

阮籍清思賦曰靈白王以為面披丹霞以為衣襲九英之曜精佩瑤光以發輝

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遊於雲夢之浦使宋玉賦高唐之事王夢神女其狀甚麗王明日以白宋玉曰其夢若何王曰見一婦人狀甚美玉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夫何神人妖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極毛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登徒子賦曰夫大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又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阻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王對曰其始出也嶕兮若松榯榯其少進也晰兮若皎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合兮若駕駟馬建羽旌湫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王粲神女賦曰髮似玄鑒髣類刻成質素純皓粉黛不加朱顏慜曜脾若春華口譬含丹目若瀾波美姿巧笑靨輔奇牙

傳毅舞賦曰鄭女出進二八偕侍眉連娟以增繞目流涕而橫波

劉禎魯都賦曰裘媛侍側鱗附盈旁娥眉青眸顏若濡霜含丹吮素巧笑妍詳披耀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瑞圭衣紛徘擾珮鳴璜

應瑒神女賦曰騰玄眸而俄青陽離朱唇而和妍時調聲以笑語

張衡武賦曰裾若飛煙袖如迴雪睾若霆震瞥若電滅於是粉黛施兮玉質粲朱簪挺兮緇髮亂

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朱顏皓齒綿視騰采靡膚膩理天台二娥宮庭雙媛青袿長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烟或潛泳浮海萬里俄傾寸陰未改辭不具載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臘

古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脩娥七紅粉粧纖纖出素手

又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

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

文帝曉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輕花髮邊墮微汗粉中光

梁徐悱妻詩曰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惲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晉阮籍詩曰妖冶閑都子英耀何芬葩玄髮發朱顏睇盼有光華

又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素光彼服織羅衣左右佩雙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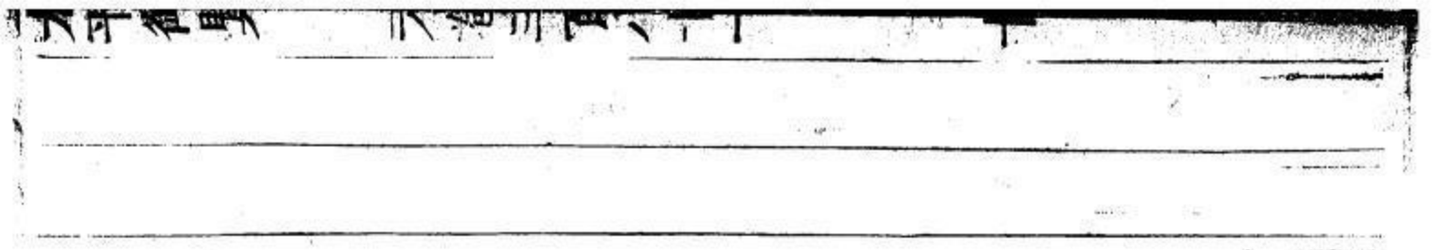
又詩曰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玉佩婉孌有芬芳

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嬌女皎皎白皙小字爲紈素口齒自清歷髮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臺黛眉類掃跡詘

傅玄歌曰有女懷芬芳媞媞步東廂娥眉雙翠羽明眸發

清光丹唇駭皓齒秀顏若圭璋巧笑露靨輔衆媚不可詳
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戴金步搖耳紫明月璫
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豈不言傾城國佳人難再得
陸机艷歌行曰美目拂玉澤蛾眉象翠翰
古樂府陌上桑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
女自言名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繩桂
枝爲籠鉤頭上髮墮髻耳中明月珠
鮑昭堂上行曰暉七朱顏酡紛紛織女梭滿堂皆美女目
我對湘娥箏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
曹植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桑條芳蒨蒨落
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鐶頭上金雀釵腰佩翠
琅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醜丈夫

醜丈夫

醜夫人

釋名曰醜臭也如臭穢也

說文音丑酉反可惡也

又曰丈十尺也從手而持十也

又曰夫從一大象人形冠而既簪人二十而

冠成人也故成人曰丈夫

尚書曰洪範六極五曰惡孔安國曰醜陋也

毛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注曰狂且醜之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

又曰叔向適鄭駿笈惡兒也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駿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三年不言不笑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之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言醜兒發揚不言吾幾失子

又曰宋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曰聊其目睢其腹聊出目睢出腹大腹

廣雅曰仳倅媒婄倅僅靨頰頗鳴睢刻鶻鶵醜也仳鼻之卑倅僅靨頰頗鳴睢刻鶻鶵醜也倅音臺靨婄音臺頗古來切頗音骨鶵音數

家語曰高柴字子羔長不滿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好知名孔氏之門仕爲成宰又曰耗土之久醜

史記曰秦相蔡澤雖顏蹙頗鼻也顏蹙頗鼻也顏蹙頗鼻也

揚敞爲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髭眉貌似老嫗行步傴僂
常吏揆乃行
范曄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汝南人也姿貌短陋而博學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徵承宮爲博士遷左中郎數納忠諫
選長大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魏志曰管輅容貌醜無威儀言語不擇非類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年十七荆州依劉表表
以粲貌寢而躰通脫不甚重也
晉書曰孫秀尚河東公主形陋短小奴僕之下者也

又曰左思貌醜而口訥
又曰張孟陽每出人惡之輒擲石礫盈車
王隱晉書曰劉伶字伯倫長六尺貌甚醜悴常携一壺酒
使人荷鍤自隨以爲死便埋
孫嚴宋書曰桓偉之字彥宗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
而氣幹強果
又曰少帝幼而狷急輕佻儉迅細形黃貌色長頸鳥啄嘶
聲
齊書曰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謂
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
又曰蕭垣之肥黑無髮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瘂剛很專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小畏而憎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郭汜字子遊上郡人也父士爲縣卒隨巫而遇一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生貴子君亦有貴子可相納之生汜長不滿七尺醜極時當朴訥無慧後爲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偉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

又曰前秦録曰符雄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頭大而足短故軍稱爲大頭龍驤

又曰徐成純直亮素爲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極當時車頻奏書曰符堅六歲戲於路司隸徐統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戲不畏縛耶荅曰吏縛犯事者不縛小兒戲統語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左右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爲相貴與何也統曰非尔等所及知也

南史曰劉瑾人才凡鄙爲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形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覽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瑾形問之曰此何人瑾曰是我其庸底類如此耶

北史曰後魏龐陵侯衍弟欽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

唐書曰李輔國本名靜忠材小貌陋頗知書計高力士見之収在左右與諸奴爲伍年四十餘矣爲小宦掌廐中文帳後遷至封成國公也

又曰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諧調隋大業中爲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何類驢驢世長再拜嗚呼以手拊地慶頊敗面爲驢驢之狀群臣掩口而笑煬帝大悅賜帛百疋

又曰貞觀十年文德皇帝崩百官衰絰舉哀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右授洪州都督

周史曰慕容彥超吐渾部人也父亮以彥超貴累贈至三師彥超即漢高祖之同産弟也嘗冒姓閻氏躰黑面胡故謂之閻崑崙

莊子曰厲人夜半生子其父取火視之恐其似已也厲醜人也者思不能去也婦人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

又曰支離跼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也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動天下

乳豨子曰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爲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管穆容貌醜陋民不敬他容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其能也君不晏聞子乎長不滿六尺面貌惡齊王上

下莫不崇焉以穆躰形方之猶賢之速矣王乃以嘗穆為臨淄宰也

尸子曰禹長頸鳥喙面目顏色亦惡矣天下獨賢之

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曰敦洽讎麋稚顙色如漆也

又曰列精子高德行於齊潛王所敬著布衣白縞冠會朝步堂下謂侍者曰公艷出而窺井歎曰惡丈夫也人之阿齊王實不良而言良亦其我之侍者也

周裴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歙願折顙貌甚醜毋欲不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於人興我宗者必此兒遂育之

梁冀別傳曰子嗣為河南尹嗣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

司馬徽別傳曰劉琮欲候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鋤園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而謝之

續搜神記曰桓大司馬從南州來拜謁文皇帝陵問左右商涓形貌有人答涓為肥短黑色形甚醜公云吾見之亦如此意惡之還州遂病無幾而薨

謝綽宋拾遺記曰何尚之顏延年少年好為嘲調二人並短少常謂顏公為猴顏亦以何為猴常共遊戲西池顏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人云二人誰似候路人指何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也
宋晳發蒙記曰醜男醜女離舂
世說曰王廣取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語婦曰神色
甲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令婦人比蹤英傑
崔駰博徒論曰慺徒見農夫戴笠持耨以芸蔘茶面色曬
黑手足胼胝膚如熊蹄蒲望壠汗出調泥乃
謂曰子觸熱耕芸背上生塩脛如燒椽皮如領革雖不能
穿行步狼跋蹄矣脛酸謂子草木支躰屈伸謂子禽獸形
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稟性不純
恒譚新論曰余嘗出見一老翁糞土拾食豆面
此非神仙余曰道必形躰如此

無以道焉
風俗通曰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
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
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新序曰齊有田巴先生行修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
焉田巴先生改製新衣拂餘冠帶顧謂其妾妾曰姟將出
門問其從者從者曰姟適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
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
曰姟問從者畏臣諛臣曰姟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
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會稽録曰任弈字安和句章人也爲人貌纎無威儀

劉謐之龐郎賦曰其頭也則中觡而上下銳額平而承挖
四起
繁欽三胡賦曰莎車之胡黃目深精員耳狹顋康居之胡
焦頭拆頰高輔陷無眼無黑眸頰無余肉顩賈之胡面象
炙蝟頂如持囊隅目赤眥洞顩仰鼻
朱彥時黑兒賦曰世有非常人實惟彼玄士稟玆至緇色
內外皆相似卧如驪牛眠立如烏牛跱忿如鸜鵒鬨樂似
鸕鷀喜
醜婦人
周易曰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韓詩外傳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門肚肚辭以疾其友觀
之曰子孫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以辭之肚應曰其女醜
其友曰何謂也肚曰吾勿善如量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
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讎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下問
女果醜目如劈杏齒如編蟹
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黑力能
舉石臼擇而不嫁至年三十鴻聞聘之
王隱晉書曰武帝爲太子納妃謀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
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
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
黑也
唐書曰張興福典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楊州以爲質萬福獨不肯送謂使者曰爲其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意獨不送

又曰中宗好與朝臣押戲常賤人微時有一乳母實蠻婢也既老且醜齒落髮禿制於後宮烈花燭嫁爲御史大夫竇懷貞妻俗謂乳母之聲曰阿遞懷貞每進表狀列其官位必曰國遞欣然有自負之色

菏子曰陽子之宋宿於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往而不受哉

鄭子曰鄭允婦是阮德如妹奇醜交禮竟許求無復入理桓範勸之曰阮家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便入見婦即出提裙裾停之許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雅相重

劉向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謁敬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其人必有異者遂見與之語而嘉之

又曰齊宿瘤者東都採桑之女閔王之後也閔王項有

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如故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長少弃事來觀汝不視何也對曰妾妾父母教採桑不授教觀大王日此女也惜其宿瘤女曰中心何謂宿瘤何傷巨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車載之女曰女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王大慙曰寡人失之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及歸遣使奉禮加金百鎰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爲衣裳女曰變容更服恐見不識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及至諸夫人見者大笑王曰朱餙耳餙與不餙相去十百女曰餙與不餙相去千萬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對曰昔者堯舜桀紂俱爲天子堯舜安於節儉茅茨不剪採椽不斲後宮衣不曳帛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桀紂不自餙仁義爲高臺榭深池澤後宮蹈綺穀乘之玉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思惡出是觀之餙與不餙相去千萬閔王大感立以爲后春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立帝號及女死燕遂屠齊

又曰齊鍾離春者無鹽邑之女鍾雜姓也春名也其爲人也醜無雙曰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頂上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行嫁不售流弃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乞一見謁者曰晏齊之不售女也聞大王之聖願備後宮之掃除頖首司馬門外謁者以聞

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王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乃召見之謂曰昔宣王爲寡人娶妃皆以備有列位者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有何異乎鍾離春曰竊慕之大王之義耳王曰然何善曰當隱其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不見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久不能解明日復召之但拊目含齒之舉手拊膝曰殆哉如此者四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國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年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持一旦山陵崩墜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層黃金爲日玉琅玕翠羽萬人瘦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行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康國家之理此四殆也王閣然無聲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於是立壞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闢四門招進直言卜擇吉日立太子宇無鹽君以爲王后齊國大安皆醜女之力也

晉鑿齒襄陽記曰黃丞彥汚南名士也謂諸葛孔明曰君擇婦否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焉即載送之時人爲笑樂鄉里爲之嗟曰吳作孔明擇婦正得河丞醜女

東晳發蒙記曰醜男髽茂醜女鍾離春通俗文曰不媚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嫡音可惡曰烏會反大醜曰奓呼交反醜稱曰娭烏在反何承
天纂文曰嫫母醜人也
楚辭曰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嫫母教胥曰侍而
又曰圭璋雜於甕窒龍蘢於孟陬同宮舉世以爲常俗固
將愁苦而終窮
劉思眞醜婦賦曰才質陋且儉次容劇嫫母鹿頭猕猴面
椎額復出口折頰齲樓鼻兩眼顧功交如曰膚如老桑皮
耳如側兩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攣耳
拳牛只牛羊反齒反脊歷齒旁行傴僂又疥且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壽老

說文曰老考也

釋名曰六十曰耆耆指也指事使人也七十曰
耄頭髮耄耄然也八十耋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九
十曰駘背背有駘文也或曰黃耆髮髮變黃也耆嫉也皮
色騎悴怛如有垢也或曰胡苟皮如鷄胡也或曰凍梨皮
有班點如凍梨色也或曰鬼齒大齒落盡更生細齒如小
兒齒也百年曰期顧顧養也老憊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
期於盡養道也老朽也老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禮夏官司馬曰中春羅春鳥獸鳩以養國老是時鷹化爲鳩鳩與春鳥變禽爲新以宜養左助生氣也

禮記曲禮上曰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曰耄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鄭玄注曰耄昏忘也期要也頤養也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大夫

又檀弓上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子夏哭曰天乎子之無罪曾予怒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

又曰王制曰養者老以致孝

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燕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五十異粻六十宿內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若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導養之七十不俟朝二夫士之老若君則退八十曰告存無月致膳九十曰有秩秩常也有常膳有虞氏養國老於下庠夏后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西膠養庶老於西膠

又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矣

又曰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常天也）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尒九十吾與尒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又祭儀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人

長慈幼爲其近於親也

又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尺（所在而往見之）

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又曰天子巡狩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問當國君所以百年者）

左傳隱公曰君錯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

又僖公上曰王使宰孔賜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衆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又僖公下曰秦晉圍齊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一人今老矣無爲也

又襄公六曰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降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

又曰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乙焉如八十九十者弗能久矣

又昭元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詹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也

又曰齊侯田於莒蘆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孚能爲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爲害

又昭四曰楚靈王至乾溪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余如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

尚書盤庚曰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又洪範曰五福一曰壽（二年）

又無逸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取樂之故從是後亦無有能壽考）

又呂刑曰惟呂命王享百年耄荒（言呂見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忽棄老而用賢以揚名）

論語曰仁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孔子曰見其壽考則見其衰老則悼

又徵子曰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

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爾雅曰耆老也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欲封禪謂管仲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韓詩外傳曰楚丘先生見孟嘗君孟嘗君告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也何以教文先生曰使我投石斥距追車赴馬逐麋鹿搏虎豹吾則老矣使我探計謀設精神決嫌疑出正辭尚諸侯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勃然汗出至踵曰文過耳

又曰齊桓公見倭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公曰美哉壽也

論語讖曰仲尼曰吾聞堯舜寺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謀三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包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宋均注曰昴浮於水

周書曰文王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吾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汝勤之我傳之子孫吾厚德其博惠信忠而志愛不為驕役不為泰靡括柱而茅茨為民愛費也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攻魏七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祖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見秦

王秦遽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使白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將兵行行
曰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而怒二老曰吾非敢沮
君軍軍行臣子與徃徃臣老遲遲故不相及故哭耳
又曰蔡澤從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
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徃者四十三歲蔡
澤笑而謝去謂其御曰吾持梁齧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
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是矣
又曰王翦傳曰始皇問李信吾欲攻荊用幾何人而足信
曰不過用三十萬人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壯勇其言是也王翦因
謝病歸老于頴陽

又曰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髮眉皓
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
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
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
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
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天子死者故臣來耳上曰
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又曰伏生者伏生名勝濟南人故秦博士也孝文欲求能治尚
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
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朝錯往受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武帝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余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又曰李少君以祠灶却老方見上自謂七十常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則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漢書曰文帝元年詔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八十以上賜米人月石一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勿及當廩粟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之

又曰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爲卬郎署長應劭曰此事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對

又曰張蒼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自數曾孕子者不復幸猶是百餘歲乃卒

又曰張安世宣帝下詔曰安世守職秉蕝以安宗廟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將祭酒

又曰石建爲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澣洒復予諸子孫咸孝然建特爲甚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與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非能復有補益所謂素飡尸祿汚朝之臣也乞骸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TAIWAN, R.O.C.

身生歸鄉里死無恨矣
續漢書曰仲秋之月縣皆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
長九尺端以鳩爲餚鳩者不咽之鳥欲老人不咽所以受
民也是月也祠老人星於國南遠郊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建武二十年武陵五溪蠻夷深
入軍沒援因復請行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
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案顧眄以示可用帝
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又曰閔仲叔客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猪肝
暑或不肯爲斷安邑令侯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
肝暑者或不肯與令出敕市吏後買轍得叔恠問其子道

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常恐年衰
奄忽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魏志曰田豫爲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
宣王以豫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告位
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皐人也遂稱疾篤拜太中
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
晉書曰華表太始中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以
表清貞素履有老成之美而以疾固辭今聽如所上祿賜
與卿同
又曰劉寔字子真少貧嘗牛衣好學歷吏部尚書封修陽

子懷帝復授大尉辭以老九十一
又曰祖逖進鎮雍丘畧定河外躬自勸督農桑克已施下
百姓感悅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某等老矣更得父
母死復何恨
又曰周訪少時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
至方岳功名畧同但陶上壽周下壽優劣在年耳
齊書曰虞玩之字茂瑤年老有疾請退表曰四十仕進七
十懸車非即馳驅老宜休悉知足不辱臣知足矣
後魏書曰畢衆敬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臨還獻其珠
當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綾百疋文明太后
與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酒饌車一乘馬三疋絹二百疋
勞還之
又曰勞結代人世祖初爲散騎常侍遷侍中撫三十六曹
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懃甚見信待詔聽
歸老太寧賜東川以爲居業并爲築城郎號曰羅侯城至
今猶在
又曰刁雍以耆年特見優禮賜以几杖履上殿因敕珠
盖焉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
卒於洛州刺史
又曰尉元許致仕詣闕謝老見於庭命昇殿勞晏賜以玄
冠素服又詔充三老給上公之祿
唐書曰太宗將伐遼召李靖入閣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

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伐微功今殘年朽骨惟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其癭矣帝愍其癭老不許又曰嚴綏才器不踰常品尊兄嫂過謹為時所稱常以寬柔自持位躋上公升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鎮皆號雄蕃所辟士親賄為將相者九人其貴壽如此

周史曰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初愿之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為兒童幼倣傳呼之聲倣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為喜所幸弈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及愿長父母以孝稱後為兵部郎卒之時年七十餘母猶在堂一門壽考人罕及者矣

鬻子曰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涿鹿則老矣使臣策國事則臣年尚少因立為師

莊子曰盜跖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又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父歸之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抱朴子內篇曰余亡祖鴻臚少卿時嘗為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壽老或出百年或八九十徙去生子孫轉多天折人有居其故宅復累世壽由此覺是宅所為疑其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水漸污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持丹砂而服之乎

六韜曰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沒王季百年而沒文王壽九十七而沒

國語曰齊宣王出遊路見閭丘先生長老十三人謁齊王王賜之田衆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又賜無役諸老復拜宣王疑而問之對曰來見大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賜臣富賜臣貴王曰天命有長短非寡人所制無所壽先生倉粟雖盈備災畜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曰所望願王選良吏臣少得壽焉使人以時役無煩苛此臣所以得富焉使少者敬長者長者敬老者此臣所以得貴也王賜臣田田不租倉廩虛賜臣無役則官無所使非所望也王曰賜先生為相可乎先生曰臣得三願足矣安用為相

又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任為東阿既行而君悔焉使人追之囑使者曰未至追令還已至勿追未至東阿使者反之齊君問故使者曰臣見子奇同載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此必能治東阿矣王曰善哉

又曰昔斟武公年九十五儆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也必恭恪於朝夕以儆我聞一二之言志誦納之以訓道

漢武故事曰上嘗羣至郎署見一老翁鬚髮皓白衣服不完上問曰公何時爲郎何其老矣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文帝時爲郎上問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臣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拜爲會稽都尉

新序曰孔子見宋榮啓期老白首衣弊服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老而窮何樂也啓期曰吾有三樂人生萬物以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命有傷夭吾年九十歲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君常以守常何不樂乎

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華子露居二乎出遊老人戴畚從而乞食焉不與搏而奪之畚又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暮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善哉

申鑒曰學壽不至壽可以盡命

新論曰余前爲王翁典樂大夫見樂家書記文帝時得魏文候時樂人竇公自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何能服食而至此耶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哀之教使鼓琴日講習以爲常事臣不能道引無所服餌也譚以爲少盲恒逸樂所以益性命也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乃詣門門者見其垂白不進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忽仙之臺張錦綺之帷設象牙之床燔百和之香進碧玉之几執弟子禮入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及郎中雷被讚安安與公入昇天所踐石皆陷今人馬之跡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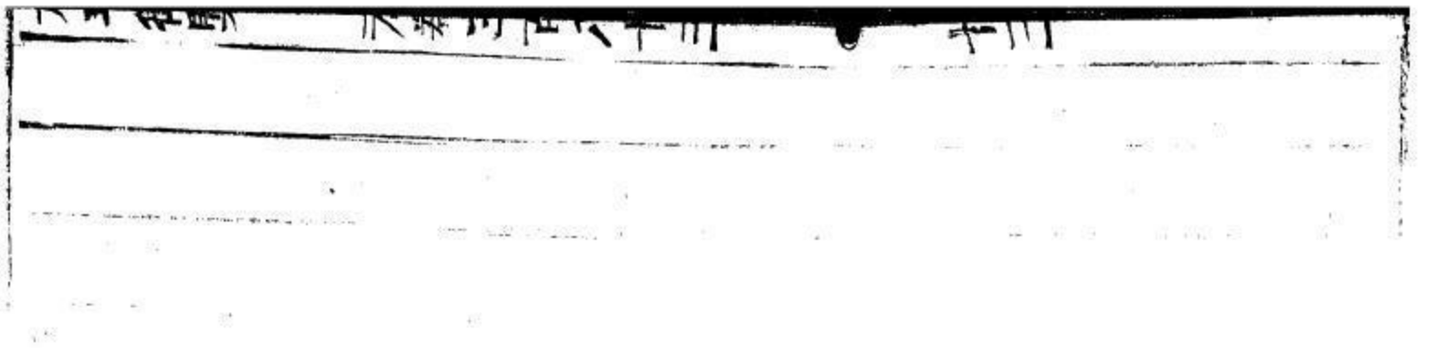
王子年拾遺録曰昔老聃當周之末居逅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絶跡惟有黄髮老叟五人或乘虎豹或成鴻鵠衣毛羽之服眉覆於目耳垂不肩有兩眸子皆黑方面主潔手握青均之杖出入于日室之中與老子談天文之數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頭生角半寸

説文曰顧悦與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答曰蒲柳之姿望秋而先落松栢之質逢霜而彌盛

應璩詩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辭室内姬能醜中叟前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辭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四

人事部二十五

幼智上

說文曰幼小也

釋名曰兒始能行曰孺子孺弱也十五曰童故禮有陽童

牛羊之無角者曰童山無草木亦曰童言無巾冠似之

左傳僖下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

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

老皆賀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

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日乘不能以入矣苟入何賀何後之有

又曰秦思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趨乘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無敗乎

又成公下曰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殺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源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柳人之求使居出舍也立而不從時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恭而從之神之所福也傳言少而有才對曰郡臣之所以能自固願也敢不唯命是聽

戰國策曰文侯疾故使張唐相燕欲伐趙謂甘羅請行之文侯叱甘羅曰夫項橐七歲爲孔子師今臣年十二君其試焉奚遽言叱乃見張卿說而行之

又曰王稽與范雎謀曰事閒王且卒曰汝朝出而晚還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不還則吾倚廬而望汝汝事王王出走不知其處汝尚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

史記曰項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城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

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愛之乃言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

又曰翟方進汝南上蔡人年十三失父給事太守府爲小吏號遲鈍不及事數爲掾吏所辱方進自傷乃詣京師受經學

後漢書曰任賢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

續漢書曰黃瓊字子琰江夏人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梁太后詔問所餘多少瓊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餘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後漸奇愛之時司空盛元疾瓊遣瓊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到府元發書視畢微戲瓊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瓊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又曰應奉字世叔聰明自爲童兒及長九所經歷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

又曰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父爲縣吏得罪令收將殺之恢時年十一常於府寺門晝夜號泣令聞之即解出父

又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常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丈夫處世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清世志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皐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沉敏兄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又曰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爲章句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孺以此慕之

又曰丁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檐不遠千里

又曰張堪字君遊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丘易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

又曰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年十三能誦詩授業長安時上亦遊學京師禹年純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及漢兵起即策杖北渡追及上於鄴

又曰丞宮瑯邪姑幕人少孤年八歲爲人牧猪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因棄其猪而聽經猪主怪其不還來索見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精舍明下樵新

又曰魯恭父建武初爲陵太守卒官時年十二第平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嘆贈無所受歸服喪禮過成人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爲河南太守祐年十

二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丈夫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舊多珍惟此書若成則載之無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邀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無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又曰和熹鄧后年五歲太夫人爲短髮太夫人年耆目冥拜不免於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博覽傳記京師號曰日下故恐之

又曰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年九歲失母慕思憔悴殆無雙江夏黃香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四喪父業富於財僮使人僕以百數純網紀督御之不失其理好樂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六爲黃門郎

漢雜事曰陳寔字仲弓漢末大史家瞻星有德星見當有英才賢德同遊者書下諸郡縣問潁川郡上事其日有陳太丘父子四人俱共會社小兒季方御大兒元方從抱孫子長文此是也

魏氏春秋曰袁氏之敗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姐已賜周公太祖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尒融被收二子年八歲時方弈棋端坐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

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

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曰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
縣遣兒詣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
又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自爲童戲弄常設部伍祖
父習見之曰汝大必爲將相口授兵法數萬言
又曰楊俊同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
羊而私讀書因護捶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着家娉娶立
屋然後與別
又曰劉毅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年七歲戲講堂上潁川司
馬德操撫其頭曰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縣人年九歲人有稱其父字
者朗曰慢人者不敬其親客謝之十二試曰爲童子郎
又曰王粲爲中郎蔡邕見而奇之時邕顯著貴重朝廷常
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及至年既幼弱
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生孫也有異才吾不如
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又曰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
盛名群爲兒時寔常奇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
又曰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林曰伯
先在不汝何不拜林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
之
又曰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年十餘歲見太祖太祖謂左
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

討使領虎豹騎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四歲求師就學人有辱
其惇者殺之由是以烈氣聞
吳書曰虞翻少好學有才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
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授腐草磁石不授曲針過而
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異之
又曰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
因呼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却曰先生銜命將以裨補
先生之教齊風俗也而輕脫威儀俏負薪救火無乃更崇
其熾乎歆慙曰自恒靈來未有幼童若此者
又曰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與績績懷三枚
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荅曰欲歸
遺母術大奇之
蜀志曰諸葛亮子瞻字思遠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
聰惠可愛嫌其早成不爲重器耳
晉書曰王戎幼而頴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
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
在檻中虓闞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
帝於閣上見而奇之
又曰王濛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
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裨路上擔糞澆年十四諫郭以爲
不可

又曰中宗太子紹幼而聰哲年數歲常置中宗膝上會長安使來宗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日遠中宗問其故荅曰不聞人從日邊來然可知耳中宗異之明日會群臣又問之對曰日近中宗失色曰何異昨日之言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又曰王舒字玄之總角時嘗從伯敦敦與錢鳳謀逆而免之侍飲酒帳中卧悉聞其言慮敦疑之使於卧處吐涕狼藉敦果疑遣看之見吐疊以為醉

又曰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虧之子幼有至性八歲風神夙悟鯉嘗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曰舉無尼父焉識顏回寔客莫不歎異年十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吊之尚號哭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嶠甚奇之

又曰韓康伯早孤家貧年數歲母為作襦令子康伯捉熨斗謂曰且著尋為汝作袴伯曰已足不復煩母問其故荅曰如火在熨斗中而柄亦熱今既着襦皆當煖也母異之

王隱晉書曰王儉字元衡內史下邳陳召檀名徐州邵閘儉年十四善屬文請作祝文邵客曰此生為文有可觀採命為督郵主簿邵遷給事儉每為定表

晉中興書曰謝安字安石年四歲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總角神識深敏氣宇條暢巫相王導知之由是著名

又曰范宣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跼
容人問痛耶荅曰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少好學
手不釋卷博覽衆書善三禮
又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
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鷄卵汁塗白乇脅
作鄭玄碑文爲文手自刻字文既綺濛器亦妙絶時人莫
不驚嘆知其深敏
宋書曰劉秀之字道寶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
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無不顛怖驚呼秀之猶不
動衆並異焉
又曰王僧達幼聰敏爲弘州縣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
窃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入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
達爲申理閭誦不失一句
又曰徐湛之幼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左右人馳來赴
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嘆其幼而有識
又曰蔡興宗宇興宗幼而父廟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
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之室不與小人遊故以
興宗爲之名興宗爲之字
齊書曰王慈字伯寶琅琊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八歲外
祖宋江夏王義恭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唯取素琴石硯義
恭善之
又曰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

雀杭賣曆雍州刺史袁覬見而奇之覬嘗來昭亦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覬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

又曰顧協幼和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矣及長好學以精力稱

又曰歡年六七歲父使驅田中雀遂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將撻之見賦乃止

梁書曰沈璞字道寘童孺神意閑審武帝召見奇璞應對曰謝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勿除南平王左常侍

陳書曰王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貲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謂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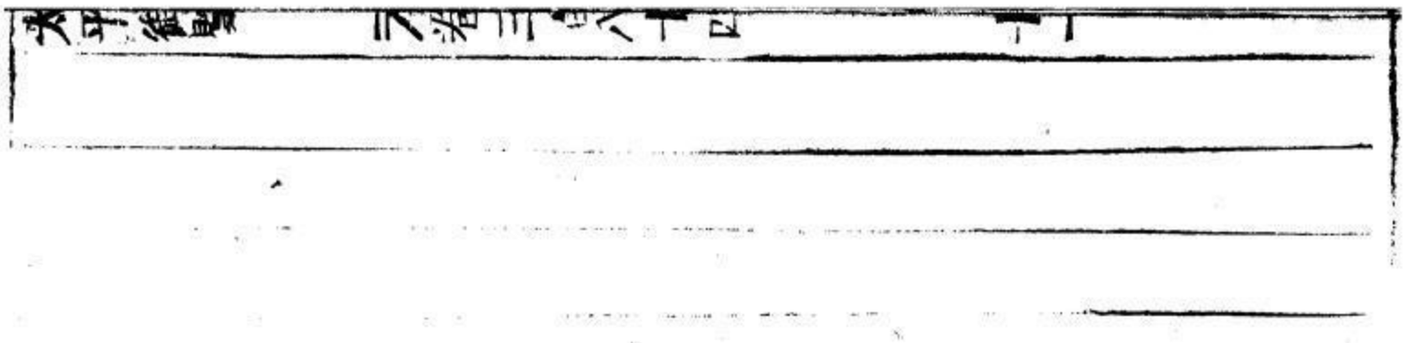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辛攀字懷遠年七歲隨父爽在京師北地程曉爽之親友月攀而笑曰犁牛駢犢孺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衆賓大奇異之

又後趙錄曰徐光字季武頻丘人父聰以牛醫爲業光幼好學有文才年十三嘉平中王陽攻頻丘掠之令主扶馬光但書柱爲詩賦而不親事馬陽怒撻之啼呼終夜不止左右以白陽陽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陽奇之

又夏錄曰士谷渾拾寅者虔國之弟也年數歲有大啼笑母氏念憂其不惠父樹洛孑曰此兒吾家驪肩駟駒伯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不能目之而況庸人哉終成吾門戶者必在此子年六
七歲而器識不凡或謂之神童
後魏書曰裴駿字神駒河東聞喜人幼而聰惠親表異之
稱爲神駒因以爲字駿從弟子安祖少而聰惠年八九歲
就師講誦詩至鹿鳴篇語兄云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
人也自此之後未嘗獨食
又曰任城王澄之子順字子和年九歲帥事樂安陳豐初
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讀誦旬有五日一皆通利
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帥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
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小
三國典略曰趙隱字彥深年五歲毋傅便嫺居傳謂之曰
家貧兒小何以能濟隱泣而言曰若天矜兒大當仰報年
十歲司徒崔光奇之謂賓客曰古人云觀聊子足以知之
此兒必當遠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書曰李百藥字重規隋內史令德林子也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之名七歲能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瑯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大立進曰傳稱鄫人籍稻杜預注云鄫國在瑯琊開陽乂等大驚異之

又曰褚亮字希明幼聰敏好學善爲文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商權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總及諸詞
人在坐莫不推善
又曰陳叔達陳宣帝子年十餘歲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
就僕射徐陵甚奇之
又曰劉仁軌尉氏人也幼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
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畫地由是博涉文史
又曰權德輿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日
文數百篇編爲童家集七十卷名聲日大
又曰蔣義字德源史官吳兢外孫以外書富墳史幼便記
覽不倦七歲時誦庾信哀江南賦數遍而成誦在口以聰
悟強力聞於親黨間

又曰高郢子定幼聰警絕倫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
柰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周命賞
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曰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
爲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一兒曰我以爲日出時遠
而日中近一兒曰初出大如車蓋及中才如盤盖此不爲
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初出蒼蒼涼涼及其中如
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笑
曰孰爲汝多知乎
尸子曰浦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
服飾曠

魯連子曰齊之辯士田巴辯於狙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連連謂徐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可乎徐劫言之巴曰走弟子年十二然千里駒也願得待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魯連得見曰今楚君南陽趙伐高堂無人在邊國亡在旦暮先生將柰何田巴曰無柰何魯連曰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無貴學士矣今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受教明日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飛兎騰梟也宜特千里哉

孔叢子曰孟子居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居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道說敬之白也末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鄉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居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稀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

又曰子和爲臨晉令寢疾不瘳乃命其二子嘗葬焉二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彥年十歲父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下時蒲坂令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以車二乘辭曰載柩而反則遺父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爲得願子

無疑荅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隣宗族爲父獨留此不已劇乎吾其定矣遂還其居於是甘貧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孔氏好讀經兄弟誦講可不聽學士來有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郭氏曰梁國楊氏子孔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乙不在乃呼兒爲設菓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此實君家菓兒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五窮

李固列傳曰固被誅弟子與男郭亮始成童遊學洛下乃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喪不去太后聞而誅之

孔蝸別傳曰孔文舉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由此宗族奇之

又曰融十歲隨父詣京師聞漢中李公清節直諒慕之欲往觀其爲人逐造公門謂門者曰我是公通家子孫也門者白之公曰高明父祖常與吾有恩好通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世通家坐衆數十人莫不嘆息咸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曰人小了了大或未能佳少府尋聲荅曰君小之幼時豈當惠乎李公撫扑大笑顧謂賓客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范曄後漢書云詣李膺也

何晏別傳曰晏時小養魏宮七八歲便慧心天悟衆無愚智莫不貴異之魏武帝讀兵書有所未解試以問晏晏分散所疑不氷釋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十一喪父家貧早孤隣舍有書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罪原曰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費也於是遂就書一歲之間誦孝經論語

管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自言家鷄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比隣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父爲瑯琊頓丘長時年十五來在官舍始讀論語及易便開源布華辭義斐然言時衆上諸生四百餘人皆伏其才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聞輅一驚之儁欲見之父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輅既年少俱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子春大喜便酌酒獨使飲之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於是唱大語之端遂經乎陰陽子春及衆士卒共攻劾請難風起而輅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得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才氣聽其言語正似司馬子遊徵之賦何其碟硌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於是發身徐州號之神童

傳宣列傳曰宣字世和北地泥陽人年三十而著河橋賦

有文義

傳嘏別傳曰嘏字昭先年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群言無不綜覽

何禎別傳曰禎廬江潛人父他字文奇有儁才早卒禎在孕而孤生遇荒亂歸依舅氏韜斲乃追行喪哀泣合禮鄉邑稱焉十餘歲躭志博覽研精群籍名馳淮泗

杜祭酒別傳曰君在孩抱之中異於凡童舉宗奇之年六七歲在縣北郭與小兒輩爲竹馬戲有車行老公停車視之嘆曰此有奇相公恨不見

徐邈別傳曰君諱邈字仙民東莞人歧嶷朗慧聰悟七歲涉學詩賦成章

趙至別傳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流客綏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三與母共道傍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家也世亂流離遂爲士仟耳汝能至此不至者可耳便求就師讀書早起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其故答曰自傷不能致榮使老父不免勤苦師大異之稱其當爲奇器

傳暢自敘曰暢字洪迈年四歲散騎常侍扶風魯叔虎以德量喜與余戲常解衣褶被其皆脫余金鐶與侍者謂余當恡惜之而經數日不索遂於此見名言論甚重

孝子傳曰華光字榮祖彭城人年七歲欲見父像求畫其父形像朝夕拜謁母有病輒呼天禱祠母即瘳愈每得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井識父像前

劉向別傳曰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笮玄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疑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藩

列子傳曰孔融被誅例女七歲男九歲以其幼弱得寄他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況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豈非至願延頸就刑顏色不變

文士傳曰張純字子純與張儼友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軍朱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為吾賦一物然後坐儼賦大日守則有威出則有儀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時于敦宜異賦弊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據大欣悅

又曰桓驎字元鳳沛國龍亢人伯父焉知名官至太守驎精好奇十三四在焉坐有宿客為詩曰年羅十二楊烏九令昔有二子今則相生參差等蹤異世齊名驎即應聲答曰邈矣古雒稚等絕倫卓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侔年仰慙二子俯媿過言

又曰劉楨字公幹少以才學知名年八九歲能誦論語詩論及篇賦數萬言警悟辯捷所問應聲而荅當其辭氣鋒烈莫有折者

又曰阮瑀少有儁才應機捷麗就蔡邕學邕曰童子奇創
朗朗無雙
又曰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幼聰達年十餘歲便能誦
詩書讀莊老善通其意
又曰杜育童孺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不綜
一時稱焉舞陽杜孔子
三輔決錄曰張既字德容童兒郡功曹遊殷察異之殷
先歸敕家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張德容童昏小兒何
異於客哉殷曰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覇王之畧饗訖
以子楚託之
海內先賢傳曰童子汝南謝廣河南趙建年十二通經詔

以爲二童應化而皆拜郎中之年則有尚義之心年十四始
汝南先賢傳曰郭亮童幼之年則有尚義之心年十四始
欲出學聞潁川杜周甫精覽尸長杜亮造門而師學焉朝
受其業夕已精講動聲則宮商清暢推義則理釋結周
甫奇而儁之
又曰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嘗至順陽
遇憲於旅逆時年十四淑悚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
謂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曰子國有顏子寧
識之乎閬曰君見叔度耶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長安人始嬰孩時已有奇
異至年十三曹公聞之欲拜識既見即以女妻之不疑不

受時有白雀瑞儒林並以作頌不疑見操授紙筆令復作操異而奇之

廣州先賢傳曰董正字伯和南海人少有令姿貧寒不戚耽意術籍志在規俗年十五通毛詩三禮春秋會稽先賢傳曰淳于長通年十七說宓氏易經貫洞內事萬言蕪春秋鄉黨稱曰聖童

益部耆舊傳曰張翫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知禮義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毋曰汝小未能也翫曰我饒為之故字伯饒

會稽典錄曰王充字仲任為兒童遊戲不好狎侮父誦奇之七歲教書數

又曰餘姚伍賤字士微父為倉監失官穀簿領自辛至於死賤為執竿檢校相當由是見異號為神童

江氏家傳曰江淹字世休年十一始知樗蒲數以為遊徂毋費為說往事有以博奕破業廢身者於是即棄五木終身不以為戲

荀氏家傳曰勗字公曾年十二能通孝秋屬文從外祖鍾縣甚奇之常抱此兒當繼司空

又曰荀淑子爽字慈明一名諝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晚思經旨慶弔不行徹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華陽國志曰童子李餘涪人兄夷殺人亡命毋慎當死郡

年十二詣吏代母死吏以餘半小不許因自刎死吏以白
今哀傷言郡上書出愼太守與令以家財葬餘圖畫府庭
涼州記曰武王呂光字世明以石氏建武四年生夜有光
輝與舍無之因名曰光年十歲與諸兄弟於里巷關軍戲
群童咸推爲主割土處中部分五鄉黨皆時所宗
世說曰崔駰有文才不其縣令往造之駰戶瑗年九歲旨
門曰雖無千木君非文侯何爲光光入我閤里令見之問
駰曰必兒所書召瑗使書乃書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
又曰徐孺子年九歲常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
極當明乎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可不暗乎

又曰夏侯玄字太初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群兒爲之渠帥戲
必爲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父淵
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
人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搏驅馬逐之一箭而倒名聞
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
景陵一座辯士不能荅世之高士多從之遊弟榮字幼權
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文帝聞而請
焉賓客百餘人人奏一刺乘書其鄉邑姓世所謂爵里刺
也示之一過而使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
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劒
戰遂殁

又曰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徙其第二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謂曰若亦復來耶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又曰何晏年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帝奇愛以晏毋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曰何氏之廬

又曰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二三魏文帝聞之語父繇曰才令卿二子來於是命見繇面有汗文帝問曰卿面何以獨汗繇對曰戰戰惶惶如臨深谿會卿何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得出

又曰王戎七歲常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有李樹子壓枝折諸兒競走取之惟戎不去人問之荅曰樹在道傍而子多苦李也取之信然

又曰王濛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客問鍾向二童是誰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眞尒時天下無復滯才

語林曰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係便求去袁曰劉像州何若荅曰英雄忌人既出下來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矣不復前矣

又曰劉道眞年十六在門前弄塵垢鼻至胷洛下年少乘車從門過曰年便劉少甚捶堋劉便隋車問爲惡爲善尒劉曰令君翁堆堋母亦堆堋（呼回反）下徙回反

太平御覽卷之三百八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健　贏

健

釋名曰健建也能有所見爲也

左傳莊公曰宋萬弒閔公蒙澤曹師之代南宮長萬奔陳以乘車韋其毋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也駕人曰韋宋去陳三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南宮長萬於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又曰初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入掔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笋有力焉能投

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也走而自投扳其屋之棡交覆門上）

又宣公下曰晉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杭杜回（杜回齊之力人也）

又成公上曰高固入晉師傑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

又成公下曰晉楚交戰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襄公二曰晉荀偃士丐請伐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懸門發鄹人紇抉之（出門者紇鄹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以出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虒彌晉人家覆也魯大夫）左執之右扶戟以成一隊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鞏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墜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又哀公下曰楚白公作亂（劉向惠王子）劫惠王子西以抉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象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象章大本）

史記曰秦下有力好戲事任鄙烏獲孟賁慶忌夏說舉龍文赤鼎絕兵而死

又曰范雎說秦昭王曰烏獲任鄙之力成荊孟賁慶忌夏育之勇

又曰張良常學淮陽東見蒼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良與客俱擊秦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張良乃更性名亡匿於下邳

漢書曰項羽在鴻門沛公與張良在坐樊噲聞事急乃扶楯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大直撞入立帳下羽目之問爲誰梁曰沛公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斝酒也又曰羽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常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也

又曰淮南王長力能扛鼎賁育王肯空手搏熊羆

又曰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桼匕奉蓋雖風常屬車兩下蓋御上奇其才乃遷未央廐令

又曰彭城王霊身長七尺七寸騎幹過人能手舉毀梁超過平陽

楚漢春秋曰項梁陰養上最高者多力拔樹以擊地

東觀漢記曰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勢聞

又曰陰興字君陵爲明門僕射從上出入常操小蓋疾風暴雨羿騶左右泥塗隘狹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涂至膝

又曰祭形字次孫力貫弓三百斤入爲大僕從至魯帝指于路室曰此太僕室也

范曄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延生時有物如疋練直昇天長八尺六寸力能扛鼎

又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絶人漢末聚宗族塹壁以禦寇賊賊攻壁褚令男女聚石如蓋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辟以牛與賊易食牛奔還褚一手逆曳牛尾行百步賊遂不敢取牛褚後事太祖以力如虎而癡號曰癡虎

又曰典韋陳留人形貌魁悟膂力過人

又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便弓馬膂力過人

英雄記曰袁紹父戚字文開名壯健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交結爲好言無不從故京師諺曰車不諧

諸文開

江表傳曰太祖與馬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常置大斛米囊東西走馬輒掣米囊以量太祖輕重許褚瞋目瞪盼超曰間君有健將虎侯耶在太祖超乃止太祖尋知之歎息良久曰幾爲狡虜所欺

干寶晉書曰吳郡人有文武材幹長八尺餘膂力絶人如虎

晉中興書曰庾闡父棄以勇力聞世祖特西域遣一使胡撟趫樂音勇果自謂無敵晉人不敢與校世祖募求勇敢之士惟東應選遂暴殺胡虜聞殊俗晉令曰選三部司馬皆取能恨力舉千二百斤以前驅司馬取便大戟由基司馬取能

挽一石七斗以上弓

沈約宋書曰丁肹驍勇有氣力時人爲之語曰勿拔邑付丁肹

蕭子顯齊書曰張敬兒爲持節督雍梁二州刺史鎮汨口敬兒舫艦過江詰晉熙王爽中江遇船覆左右丁壯者各走餘二小吏沒艫下呼叫官敬兒兩掖挾之隋船覆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

又曰東昏侯有膂力能擔白虎幢自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衆賞逞諸意態

崔鴻十六國春秋秦錄曰姚興將軍王奕仲驍懦有力去其弓稍持短兵出堡與黑連勃七戰衆多傷勃勃乃覇縻爲之斷其水路保民執奕仲出降勃謂奕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君家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

又前涼錄曰郭黙字玄雄河內懷人世以屠沽爲業黙壯勇拳捷能貫甲跳丈塹時人咸畏之曰此兒必與郭氏河內陸允也豪民學見以女妻之

又曰陳安字虎侯家世農民安少慷慨曰大丈夫當束軒杖節安能久執犁鋤乎遂東遊京師頗舉書竿讀輒書見許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愚晉室喪亂遂懷結司馬賓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結弁及馳馬又前秦錄曰張蚝本姓弓上黨泫氏人也膂力過人能却

曳牛走張平愛而子之婬於平妾知而責之蛭慙割陰以
自誓遂爲閹人堅甚寵之常侍左右終爲名將所在有殊
功稱鄧羌張蚝萬人敵也
又後趙録曰張弥字巨秦汲郡人晉永嘉中與梁臣戍武
德城石勒攻之城潰弥隨例當坑大呼曰官當法健兒何
以殺也曰有何捷事而求活也弥曰武德西城上大聲督
時警備儼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弥勒笑曰降兒能爾正是
奇健乃赦之
趙書曰汲桑清河貝丘人年二十餘力扛百鈞呼聞數里
時人服之
又曰劉靈陽平人年二十餘常期役於縣力制奔牛走及

後魏書曰孝文帝有膂力年十餘歲能以指彈碎羊髀骨
又曰元淑字買仁有膂力彎弓三百斤善騎射
又曰陳晉王虎姿氣魁傑膂力絶人每以常矛短乃大作
之猶患其輕後綴銅鈴於刃下其弓十倍如常人以其殊
異於世處常臨陣以稍刺人遂貫胷高舉以示於衆又嘗
以一手稍於地騎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由虔引弓射
之一箭殺其二人揾稍之徒亡魄奔散徐乃命人取稍而
反每從征伐乃率偏將先登陷陣勇冠當時
又曰衛王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每髯髯有竿畧少能
舞劍騎射膂力過人方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見稍異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云衛王穹桓王悄也

又曰韓茂字元輿嘗從太宗征丁零時大風旌旗皆偃仆茂與馬匕持幢衣不傾倒太宗訝其膂力

又曰伊馥代人也善射多力曳牛却行

三國典畧曰周賀若敦嘗從太祖校獵於平泉宮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太祖大怒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走之東山敦奔馬步逐山半掣而下太祖大悅

周書曰韓雄河東垣人也少敢勇魁岸膂力絶人工騎射有將帥才畧

又曰竇熾字光成性寬明有儀畧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善騎射膂力過人

隋書曰魚俱羅馮翊下邽人也身長八尺膂氣雄壯言聞數百步

墨子曰紂有勇力之人生捕兕虎指畫殺人

墨子曰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

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

列子曰公儀伯以乃聞諸侯周宣王備禮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曰汝之力何以對曰臣之力能折秦螽之股勝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分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臧其弱公儀伯曰臣之師有南丘子者

力無敵於天下而不親勿知未嘗用其力故也

又曰魏黑卵殺丘郎章郎章之子來丹謀復仇丹氣甚露計粒而食徙風而趨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銛鍔摧盾而體無痕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鷇彀也

孟子曰有馮婦善搏虎

尹子曰中黃伯余左執太行之猱右搏雕虎唯象未與吾試願爲牛與象鬬以自試

又曰飛廉惡來力角犀兕勇搏熊虎也

孔叢子曰孔鮒謂陳王曰梁人由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淮南子曰孔子勇復孟諸足蹀狡兎不以力聞

大韜曰紂之卒捽炭流渉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五伯石重沙二十四人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懷木食之多力

穆天子傳曰有虎在於葭中七萃之士曰鳥奔戎捕以獻天乃命爲檻而畜之東虞芷曰虎牢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

又曰趙氏中山之多力者曰吾兵衣鉄甲操鉄杖以戰所擊無不碎所衡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春秋外傳曰少室爲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不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爲宰曰智貞而讓可以訓矣

蜀王本紀曰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獻女五人蜀土遣五丁迎女還梓潼見大蛇入山穴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蛇山乃崩

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於大

王充論衡曰語稱紂力能索鉄伸鉤無梁易柱言其多力也

風俗通曰潁川張欽孟孝吳楚反與亞夫常爲前鋒陷陣潰圍傍人觀曰壯哉此君欽聞自矜遂死軍

方言曰蹶詧力也東齊曰踧宋魯曰詧飞力也郭璞曰律雖多力義通俗大曰強健曰駁

曹肇別傳曰肇之弟纂字德思力舉千鈞明帝寵之寢止恒同牀與戲賭衣物有所獲輒入御帳取而出之

石虎別傳曰虎宇季龍勒從弟年十七八身長七尺五寸好弓馬射徼迅健有勇力同時等類多畏憚之

冀死曰荆州上明浦常有蛟殺人死者不脫歲昇平中鄧遐爲太守素勇健入水覓蛟曳出斬之至今不復有患

博物志曰石蕃衛尉也有勇力皆負千二百斤沙

西京雜記曰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任豫益州記曰尤帝爲丞相有力士鍾齊本吳人百斛米分爲三擔擔諸入市五六里

世說曰吳處年少時凶強使氣爲鄉里所患義興溝水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蛟山中有虎前皆伏暴百姓議與人爲三橫而處劇或說處使殺蛟虎遂入擊蛟或沒或出行數十里經三日夜鄉里皆謂死更相慶處竟殺蛟而出始知爲人情所患處遂自爲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楚辭曰魂兮來歸無上天一夫九首拔木九千（詩有一丈夫身有九

（度強梁多力從朝至暮能拔木九千也）

張衡西京賦曰烏獲扛鼎都盧尋撞

羸

許曰羸瘦也

釋名曰羸累也恒累於人也

東觀漢記曰和喜太后遭新野君喪悲傷思慕骨立不能自勝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表從武帝借書上遂一車書與謐七羸手不釋書歷觀今古無不皆綜

尚書令傳最久羸瘦上令大官給乳酪

吳越春秋曰子胥與要離見於吳王要離對曰臣吳國之東陋陌人細微無力迎風則偃背風則仆大王有命臣不敢盡死

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吊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吳王之父曰要離謂王曰臣請殺之王曰汝拔劒不能舉臂上車不能登足汝能殺之要離曰請不能吳王曰諾世說曰何晏字平叔體弱不勝重服

又曰李欽是茂曾第六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宮居住臨海常往兄侍中幡下既有高名王丞相辟爲公府掾欽待板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又曰王相丞見濯洗馬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飧猶若不堪羅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黑汙　唾洟
涙　欠　噦

黑子

漢書曰高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又賈宜傳曰今淮陽之北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而不足以有所禁禦

范曄後漢書曰黃昌字聖卓遷蜀郡太守昌初爲州書佐其婦寧於家遇賊彼獲遂流轉入蜀爲民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云本會稽黃昌妻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嘗爲賊所掠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邪曰昌左足心有
黑子常自言當至二千石昌乃出足足果知因相提泣還爲
夫妻

楚國先賢傳曰晉耒陽縣紹字伯蕃年十八爲郡門下幹
迎太守許荊視荊蹉下而笑荊怒問之紹曰見明府蹉下
有黑子紹足亦有之欣然而故笑

汗

說文曰汗身液也

釋名曰汗涆也出其水涆七然

易渙卦曰渙汗其大號

史記曰蘇秦說齊王曰臨淄舉袂成帷揮汗成雨

東觀漢記曰光武詔曰平陽丞李善稱故令范遷於張堪
令人面熱汗出其賜堪家新贈百疋以表廉吏

献帝傳曰舊儀三公令兵見令虎賁執刃扶之曹操令左
右汗流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江表傳曰孫權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張昭舉笏欲
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
地汗出

魏志曰初太和中七護將軍濟上疏宜遵古封禪詔曰聞
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

王隱晉書曰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侍中石苞朝表問
國家如何苞曰五帝更生也表聞汗出沾背

晉書曰大司馬桓溫來朝頻丘新亭召侍中王坦之吏部尚書謝安有將害之坦之恐將欲出奔謝安止之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君何所逃既見桓之前大懼蒼惶倒執手板汗流沾衣安石後至從容高視良久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方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不能不爾漾却兵歡語移曰而而罷○續晉陽秋曰桓玄嘗詣會稽王道子已醉對張眼屬四座云桓溫作賦玄見此辭勢難測伏席流汗長史謝重欽板正色曰故大司馬公廢昏立明功全社稷風塵之論宜絕聖聽

唐書曰張又新等薦李紳貶端州司馬朝追表賀人至中書賀宰相門及門七者止之曰請少留緣張補闕在齊內與相公談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群臣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惲之

淮南子曰今夫捶者揭鑊鍾負籠土捶役也籠受土籠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汗鹽如喘故曰鹽

風俗通曰傳曰后稷冬墾田流汗而種田不生者人力非不至天時不與

世說曰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弱文帝聞之召見問毓曰卿何汗曰戰戰慄慄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不汗對曰戰七慄慄汗不敢出

又曰桓公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欲除之簡文手荅書云所不忍言況過於言桓有重表簡文復手荅云若使晉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靈長男公使應奉此行詔若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讀公
詔手戰汗流於此而止
語林曰桓晏美姿容明帝見之謂之傅粉賜之湯餅晏食
之汗出流面以巾拭之色轉皎然
楊雄長楊賦曰高祖鞮鍪生蟣虱甲胄被沾汗
左思齊都賦岸曰連衽有雲覆之陰揮汗有雨洒之濡
又吳都賦曰流汗霡霂則中達泥濘
司馬遷書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

唾

說文曰唾口液也
左傳文下曰晉文公獲秦三帥文嬴請之先軫朝問秦囚
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諛婦之
人鄙而免諸國嘻軍實亡長寇讎不顧而唾
史記曰孟嘗貶廢而復用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曰
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敢失文一日廢舍背文而莫顧文者
如復見面文必唾面
戰國策曰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求於齊曰必以長
君爲質兵乃出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
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沈約宋書曰僕射謝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清麗每唾左
右人衣事畢即驅漱濯復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趙書曰石虎聘崔氏爲夫人無寵所愛鄧夫人有百日女

病謂崔與藥以告後石虎作威問之崔言外舍見小于
以小噩其客作實非藥也後石乃射之一箭通中而死
秦記曰符朗渡江嘗與朝士宴集是賢並機蘗壺席朗欲
誇之噩則令小兒跪而張口就噩而含出坐者莫不及遠
矣
呂氏春秋曰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
之冠練布之衣素屨黑見從而叱之噩其面惕然而寤徙
夢也終坐不決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無所挫
辱今夜辱吾將索之得之則不得兼亟每朝立于衢三日
不得退而自刎
又曰伍員出奔過鄭問許公許公求向噩員知所歸矣乃
奔吳
莊子曰蚿謂蛇曰子見夫噩者乎則噴大者如珠小者如
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
風俗通曰彭祖壽年八百歲猶恨噩遠
周生列子曰人君其尊嚮音擊振於金石咳噩甘於醴
泉
九州春秋曰公縣瓚曰始天下兵起吾其噩掌決
樊英別傳曰樊英既見陳畢西南向噩天子問其故對曰
成都今日失火後蜀太守上火災言時雲雨從東北來故
火不為害
列仙傳曰丁次卿欲還峨嵋山語主人丁民云當相為作

漆以髑十枚盛水覆曰從之百日乃發皆成漆

神仙傳曰樊夫人者劉綱妻也俱行道術各自言勝綱唾盤水中即成鯉魚夫大唾盤中水成懶食魚與試術事不如

述異記曰有人乘舡從下流還縣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爪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舡主與之船過至岸下舡唾盤上徑上岸直入石舡主取向食器視之盤上唾悉是黃金

列異傳曰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鬼所忌忘答曰唯不喜人唾伯便担鬼着頭上急持行之徑至市中下着地化爲羊一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

幽明錄曰漢武帝在茸泉宮有玉女降嘗與武帝圍棋相娛女風姿端正帝密悅乃欲逼之玉女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故漢書曰云避暑茸泉宮此其時也

趙壹嫉邪賦曰勢家多所宣欬唾自成珠彼褐懷金玉蘭蕙化芻

涙

說文曰洟鼻液也

周易離卦曰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毛詩邶栢舟燕燕曰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又谷風大東曰眷焉顧之潸焉出涕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合葬尸防封之崇四尺孔尸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又曰孔子至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嚮者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又曰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練冠侍於廟涕唾泣

又內則曰父母唾涕不見

左傳襄四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閽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公羊傳哀公曰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淚沾袍

史記曰蘇秦說鬼谷先生下淚沾襟

東觀漢記曰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惧使客歙未死馳告蓋廷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乃効兒女之涕泣乎

又曰史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蜀居輒不御酒肉挽席有涕泣處

蕭子顯齊書曰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死而年二十二上憐子嚮死後遊華林見猴對跳子嚮上前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崔鴻後燕錄曰秦官人光祚先入晉晉以祚爲河北郡至是求歸梟客垂見祚流涕曰秦主知我理深告事之亦盡淮南之敗吾効中郎每思疇昔之顧未嘗中宵不忘侵祚亦歔欷

又曰慕容熙符后卒制百寮於官內設位哭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群臣振慴莫不含辛以爲淚焉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下淚沾襟

又曰費子勝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洟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竭而泣清也

郡原傳曰原五六歲過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祇者多感夫學者皆有父母也心願其得書故惻然涕零師哀原曰欲書何書不須費也

管寧別傳曰寧身長八尺龍顏秀目每祭未嘗不伏地流涕

三齊畧曰鄒司農常居其城南山中教授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葉莊長尺餘許堅紐異常時人名爲康成書帶

世說曰晉元帝過江飲酒王茂弘與帝有舊流涕諫之帝許之從是遂斷

語林曰王太保作荆州有二兒七一兒還葬舊塋一兒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葬太保再拜稽首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止達也唯仁與達
吾二子有焉
素問曰肝液爲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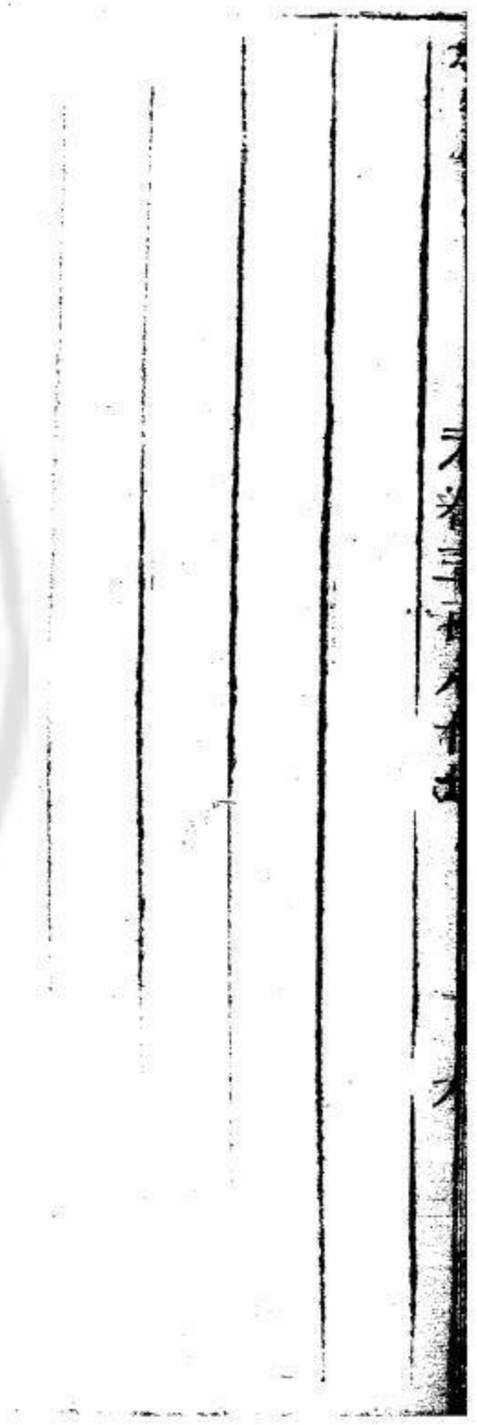
欠

釋名曰欠嵌也開張其口唇嵌嵌然
說文曰張欠口出氣也
禮記曲禮曰侍坐於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夜莫請出矣
又內則曰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欠伸跛倚睇視
宋元嘉起居注曰尚書僕射孟顗與後堂勑見亢聲大欠
有違儀禮被劾詔無所問

嚏

釋名曰嚏聲乍嚏而出也
毛詩風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
又內則曰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嚏噫懿咳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聲　色　影　跡

聲

周書曰師曠見周太子晉太子曰吾聞汝之人年壽幸以告我師曠曰如色赤白聲火色不壽太子曰余後三年上賓於帝如慎言殃將及汝三年而死

毛詩關雎序曰情發於中故形聲七成文謂之音

左傳宣上曰初楚司馬子良生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乃畜乎

又襄三日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求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難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也多死聲楚必無功後楚師敗

又昭上曰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以遂不視

春秋演孔圖曰伊尹大而短赤色而皙好俛而下聲

家語曰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對曰非但爲生離別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送之哀聲有似於此孔子使聞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兵曰回也善於識矣

史記曰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商臣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之王勿聽

又始秦皇世家曰大梁人尉繚曰秦皇爲人隆準長目鳥喙鷹呼豺聲小恩而虎狼心

戰國策曰楚襄王爲太子之時爲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齊王曰與我地五百里則歸子太子曰臣今有傳請問七曰獻之齊太子歸即位齊死來求地上柱國子良曰王身出聲許萬木之齊而弗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結約諸侯矣

後漢書曰盧植字子幹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

東觀記漢曰更始納趙萌女爲后有寵遂委正於萌日夜與姊飲讌後庭群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能見時不得已乃命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之

華嶠後漢書曰何熙字孟孫少有大志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儀容舉學應爲謁者質拜殿中音動左右

江表傳曰關羽欲襲魯肅耳寧與羽俱會益陽瀨淺將度寧有所約令羽遥聞之曰此卓聲也遂不敢渡

王隱晉書曰王褒少立操尚非理不動音聲清高辭氣雅正

漢晉春秋曰王敦爲揚州刺史潘滔曰處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是見賊也

梁書曰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傳士曰此人其聲封侯相也

梁太清實錄曰中宗諱繹字世高誠祖第七子也既長有非髮美手指聰博涉殆謂生之聲若撞鍾辦如河瀉

越絶書曰越栖會稽行成於吳引兵而去勾踐將降吳吳王許之子胥大怒聲若哮虎曰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可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制之吳王不聽

莊子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出金石

賈誼書曰豫讓變面變容吞炭變聲必執襄子一夕而五易處

風俗通曰聲所以有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有八者繫八風也

新序曰原憲見子貢曳杖行歌聲若金石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儀貌魁岸身長八尺音聲如鍾當時以爲准的

裴楷別傳曰賈充等治法律楷亦參與其事事畢詔專讀奏平章當否楷善能諷誦音聲鮮鳴執刑書穆以若清詠焉

冀死曰陳思王嘗祭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道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欽矜祇敬便有終焉之志即倣而則之今梵唄皆植依擬所造

項氏始學篇注曰有龍淵者桓靈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千石相有龍淵下床贊之令長起時贊之自大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相者輒往求之會解瀆候往相何憂貧乎候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盡爲償債別數百萬修名業桓帝崩無嗣解瀆候入爲太子而濟遂至司空

世說曰蔡司徒說在洛陽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茅屋士住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

長七尺餘音如鍾聲言多慷慨

又曰杜預爲荆州刺史鎮襄陽時有讖集大醉輒閉齋獨眠不聽人前後常醉聞齋中嘔吐甚苦莫不側足悚慄有一小吏便開戶看之正見床上有大蛇垂頭床邊吐都不見人

語林曰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置篔中投之于江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以爲子遂登三司廣後不治本親服世以爲譏

又曰武子弊夕子孫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泣哭畢向靈生曰卿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驢鳴曰作孺躰似聲真賓客莫不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賓客必爲亂後果爲亂階

賓客皆恕

又曰董仲道常在客宿與王孫閒共語同行人曰此人行色也

說文曰瞯人色白也瞯老人色

韓詩外傳曰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蒨黎之色尸貢問其故閔子曰吾出蕪菔之中入夫子之門聞夫子切磋之教窮樂之出見羽蓋龍旂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出見羽蓋龍旂視如糞土是有蒨黎之色

尚書大傳曰撞鞸賓在外者皆金聲在內者皆玉色

禮記袁記曰是故君子纕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

又曰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又曰王藻曰立容得色容莊

又曰盛氣聞實陽躰正色（言身中氣盛鼻滿若陽氣之躰物玉色言不變也）

又文王世子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也

左傳僖上曰齊桓公與蔡姬乘舟於囿蕩舟公懼變色

又定上曰衛太子蒯聵獻盂趙鞅勝逐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顧必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見太子色變知其欲殺已）

又哀七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

公羊傳桓公曰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存則殤公不可得殺於是先攻孔父殺之皆死孔父正色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論公語冶長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又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又曰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何如子曰忠矣

又鄉黨曰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

色足縮縮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又曰色思溫貌思恭

又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彥色不善則去之

又陽貨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又彥淵曰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尒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而非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又憲問曰賢者辟世辟世去亂國也其次辟地去亂邦也其次辟色適理邦也其次辟言色斯舉矣其次辟言有惡言乃去

漢書曰李廣出北平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會暮吏士無人色言懼甚也

又曰李陵降邊塞以聞上欲陵戰死召陵母妻妾嫭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

又曰汲黯好游俠任氣節行脩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袁盎之爲人上方招文學儒者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

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內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世說可

魏志曰夏侯玄格良弘濟臨斬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續晉陽秋曰劉毅至黑時人謂之鉄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初太宗諸繼子天乃令扈謙卜云後亡有一女當誕二男其一終大盛帝乃召相者示諸婦時織坊中有一人形長色黑宮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幸之生烈宗也

前秦錄曰符堅聚國伐晉登城而望晉軍見部伍齊整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色

後趙錄曰延熙元年石虎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俱容色自若百官莫不流涕

春秋後語曰魏文侯謀事而當郡臣莫之逮者朝而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君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諸侯擇師王者擇友霸者自足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義於朝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乎幾近吾是以憂色

山海經曰爲不死民人黑色壽考不死

郭子別傳曰林宗秀立鳥峙淵然淵停蔡伯喈告子盧幹馬曰碑曰爲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慙色唯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

列仙傳曰桂父象林人色如白時黃時赤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女適裴氏用匱女爲貨錢一萬乞而不還女歸戎色不悅遽還錢乃釋

瀟湘記曰孝子爲人黃色美眉

孫卿子曰皐陶之色如削瓜

燕丹子曰荊軻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鍾鼓並發群臣皆呼萬歲秦武陽大怒而如死灰色

郭子曰盧志於衆中問陸士衡陸抗是卿何物荅曰如卿於盧毓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於此彼或有不知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識者疑兩陸優劣謝安以此定之

世說曰石崇要王敦入學戲見顏容像石歎曰若與之同坐處世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蘧牖語人

影

尚書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

東觀漢記曰西羌祖愛劒爲秦所奴而亡隸臧巖穴中見焚有影象如虎爲蔽火得不死諸羌以爲神推以爲豪

魏畧曰何晏性自喜行步顧影

山海經曰壽麻之國正立無影疾呼無響

又曰長流山人白帝少昊居主司反影日西入則反影東嚮言司察之也

孫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消蜀梁其人愚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仰見其髮以爲立魅倍道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卒

莊子曰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足舉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

又曰岡兩問影曰曏子行今子止曏子坐今子起何其無
持操與影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岡兩影外之微陰也
太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影
風俗通曰陳晉有富室公年九十無子取田家爲婦一交
接而死後生子其女誣其前佚有兒爭財數年不能決丞
相邴吉曰聞老公子不素寒又無影時歲八月取同歲小
兒觧衣裸之此兒言獨寒日中七獨無影大小歎息因與
其財
抱朴子曰韜中丹久服立日中無影
列仙傳曰河間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玄俗玄俗無影
王呼着日中實無影

地鏡圖曰人行日月中無影者神仙人也與虛合躰故居
日月中無影履霜無跡火中無影也
跡
史記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而
身動如孕期月而生后稷故書曰履帝武敏歆武跡也
子王年拾遺記曰石崇飾沈水之香如襄末布置席上使
所愛者踐無跡者即賜珎珠百琲若有跡者便節其飲食
令躰輕弱故中國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珎珠
又曰燕王時廣延之國獻善武者二人王設麟文之席散
筭蕪之香使二人舞其上弥日無跡躰輕故也
述征記曰衡有盤龍山上有大跡姜嫄所履跡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零陵縣上百有奇父
又曰湘東陰山縣北數十里有武陽龍靡二山上悉生松
栢美木龍靡山有石七上有仙人蹟及龍跡傳云昔仙人
遊此二山常祕駕此石又於其所得仙人遺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嗜好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立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娣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喪尚右陰也吉尚左陽也）

又禁義曰先王之孝也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祭統曰不齊則於物無所防其邪物無忘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

左傳閔公曰衛懿公好鶴乘軒者又有狄人之難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皆曰鵲實有祿山余焉能戰遂敗

又僖中曰齊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左傳襄公曰鄭伯有好田而嗜酒爲窖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其人曰吾公侈壑谷壑谷窗室

又昭公曰莒子庚輿虐而好見苟鑄劒必試諸人

又哀上曰曹伯陽即位好田戈曹鄙人公孫彊好戈獲白鷹獻之

公羊傳僖公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爲晉所滅抱寶牽馬兒出

國語曰邵到嗜艾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祭我必以艾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木曰夫子不以私欲奸國之典言不犯常法遂不用

論語公冶長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雍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二過不幸短命死矣

衛靈公曰子路見孔子曰汝何好對曰好長劒孔子曰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射達於犀兕以此言之何用學焉子曰括而羽之所達深矣

史記曰魏文侯問曰吳起何如人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其用兵司馬穰苴弗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扺秦五城

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之時貪於財貨好美姬入關財物無所取婦人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漢書曰濟東王彭離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

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吾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

又曰陳遵酒每大飲賓客滿座轍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能出

續漢書曰劉寬簡畧嗜酒不好盥浴

東觀漢記曰耿弇字伯昭扶風人少好習學文業常郡試騎士建旗鼓四馳射由東門事好將帥之事

又曰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也以傭作養母赤眉賊經其里落云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令兒取消息恐母知詐云行學歲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於舍側味如江水

又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酣何此時持事來乎起覆破書

謝承後漢書曰馬武字子張南陽人爲人好酒豁達敢直言時在御前面折同列以爲笑樂案

典畧曰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設大針於杖端客有醉寢伏輒以劒刺驗其醒醉

晉書曰王濟好馬嘗乘一馬着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

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鄴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

馬癖

晉中興書曰郭璞性輕易不持威儀嗜酒好色或過度其

友人于寶常戒之曰此非適性爾璞曰吾所受有本恨用

之恒恐不盡乃憂酒爲害乎

後魏書曰辛少雍字季仲少有孝行有爲祖父紹先所愛

紹先愛食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

羊肝

宋書曰庾炳之性好潔七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拭

席枕床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人非淨欲新衣不得近左

右士大夫小潔每容接之炳之好潔友是冲每以此譏焉

又曰謝靈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

出守既不得志遂肆志遊遨遍歷諸縣動逾旬朔

又曰劉邕所噉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痂以爲味似蝮魚常

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痂落床上邕因取食之靈休大

驚邕荅云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襍取以貽邕七

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邕向顧見噉遂舉躰流血南妻囚

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遍牙與鞭鞭痂常結邕善

齊書曰何修之字士威廬江人也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

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于時又有遂安令劉

爲性弥淨潔縣酒掃郭邑無橫草水漬塵穢百姓不堪命

免坐官

又曰王忠遠瑯琊臨沂人也好簡潔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像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有令二人灾幕掃共坐處

又曰明帝好食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浪飲鉢渭王景文曰此咏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味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胷復不息氣將絶疾大困一食漬汁猶致三斗終以此卒

管子曰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

墨子曰昔文公好士之惡服大夫牂羊之裘帶劍大帛之冠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

孟子曰曾哲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大棗

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曰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以見公今見公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爲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窓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神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夫士似而非士也新序同

尹文子曰昔齊桓公好紫闔境不鬻異綵

又曰齊宣王好射所用方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引之皆曰此不下九石而宣王終身自以爲用九石

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

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三日境內莫有衣紫

又曰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恭王傷目其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谷陽豎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此酒也堅曰非也飲之子反謂之嗜酒弗能絕口

又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邦皆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

又曰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纓七日貴鄒君患之問左右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也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

賈誼曰文王使呂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

餐於姐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說苑曰楚文侯封太子擊於山中三年不往來趙倉唐曰臣願奉使於是遣倉唐繼北大奉晨鳧獻之文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

風俗通曰趙王好大胥民間闊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沒頸

文士傳曰嵇康性絕巧好鍛家有盛柳樹乃汲水灌之夏天甚涼恒居其下自鍛有人就者康不受其直

孝子傳曰隗通字君相捷為變道人母好飲江脊水常求船捷致漂浚辛苦忽然有橫石特起直江脊後取水無復

勞劇

又曰陳遺爲郡主簿母好食鍾底焦飯常持一囊盛之懸腰下

郭子曰陸士衡初入雒張公云宜詣劉道真於是二陸既往劉尚在哀制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不陸兄弟殊失望乃云悔往

世說曰謝遏年少好着紫羅香囊太傅患之而不欲拂其意賭得而焚之

又曰林公好鶴往剡東時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飛欲林公意甚惜之乃其翮鶴軰塞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頭視之如似懊惱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翫養令翮成遂飛去

又曰王武子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子好驢鳴可各作聲以送赴客皆一時作驢鳴

語林曰王武子死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君作躰似畢眞賓客皆笑孫聞之曰諸君不死而今王武子死賓客皆怒焉

又戴叔鸞毋好驢鳴叔鸞毋爲驢鳴以樂其毋

又曰祖約少好財阮遙集好後並常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併當不盡兩小簏以置背後顧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神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也

又曰王子猶嘗暫寄人空宅住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桓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表道上行殯

曹植求祭先王表好先王喜鰕魚臣前以表徐州臧覇遺鰕魚二百枚足以供事

容止

毛詩曰臣工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箋云自鳥集於西雍之津言所集得其處也振鷺亦有斯容言盛若鷺然也

禮記王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瞬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驚人也頭容直不傾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德也色容莊勅如敬也坐如尸居神位嚴也燕居告燕居告言也溫溫如也溫溫柔和貌也凡祭肥親顏色如見所祭喪容纍纍羸備貌也色容顛顛憂思貌也視容瞿瞿梅梅不審也言容蘭蘭細微聲氣戎容暨暨果毅也彪容詻詻嚴正也色容厲肅儀刑兄也視容清明察於事立容辨卑毋諂辨猶遜也卑謂言語聲氣所宜是欺

又表記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

左傳定下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將有死亡焉言君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言容儀盛

論語子張曰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漢書曰辟宣好威儀容甚可觀
又曰息夫躬河內陽人也少受春秋通覽詩書容貌壯麗
爲設沂典
又曰江充召見大臺宮自請以所常被服見上許之充
衣紗單衣冠步搖冠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
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武帝即位徵天下賢良待以不次之位自衛鞅者以
千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
珠齒若編貝
又曰王商爲丞相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丞相坐未央
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長
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眞漢相矣
又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至臨邛富人卓王
孫請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美也詩曰不見子都）王孫
有女文君新寡竊從戶窺心悅其人
又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至東
海素聞不疑賢請與相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
勝之驚遽起迎
續漢書曰侯覇字君房河南人爲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
金不事產業篤志詩書師事屋元帝爲都講
東觀漢記曰上過潁陽祭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

署盜門下吏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爲郡郵世祖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毋召陵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都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其陵樹株栢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廷從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劒帶珮刀遷郡

又曰杜詩薦伏湛疏曰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畧謀慮朝之淵藪齒歷顯位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杜石之臣宜居輔弼

英雄記曰袁紹生而孤幼爲郎容貌端正威儀進止動見倣効弱冠除服長有清能名

吳書曰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傳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爲太子輔義都尉

吳錄曰滕胤年十二孤單幾獨爲人白晳威儀可觀每正朔朝會脩覲在位大臣見者莫不歎賞

魏志曰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可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爲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

蜀志曰魏文帝察黃權有局量試欲驚之遣左右請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莫不視鼻而權舉之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不荅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

蜀志曰彭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恣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勑

吳志曰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忘也舉邦憚之

王隱晉書曰王褒少力操尚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絶異音聲清亮辭氣韶雅

沈約宋書曰元凶弑逆義宣發哀即日便服兵張暢爲司佐位尽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皆哀畢變服着黃帬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爲畫命焉

又曰羊欣字敬先少靜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編覽

經籍尤長隸書

賈誼新書曰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帽然廟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恤然憯然若不還

顧譚傳曰譚字子嘿吳人常慕賈誼之爲人身長七尺八寸少言笑容貌矜整有圭璋威重未常失色於物非其人或終日不言

顏含別傳曰顏髦字君道含之子也少慕家業惇於孝行儀狀嚴整風貌端美桓公見而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也桓邵別傳曰邵字敬倫丞相之第五子清貴簡素風姿出美而善治容儀雖家人近習莫見其怠惰之貌物稱曰謂

之鳳雛

三輔決錄曰竇叔高名玄爲上郡計吏朝會數百人儀狀絕衆天子異之詔以公主妻之出同輦調笑焉叔高時已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婦與訣未發而詔召叔高就第

成婚

益部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弟松爲人短小不持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材幹劉璋乃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楊修深器之修以所撰兵書示松飲讌之間一省即便闇誦修以此異之

會稽典録曰賀邵善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動靜有常與人交久益敬之至於官府左右莫見其跣坐嘗着韈希見其足

荀氏家傳曰荀羨風器英秀識雅標貴明鬚眉俊音氣俯仰顧盼容止可則

世說曰太尉總角時嘗造山司徒王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山公嘆嘆者良久既去自之而言曰何物老嫗生爾寧馨兒然恐誤天下生民者未必非此人

又曰崔琰字季珪聲姿高朗鬚長四尺盛有威重武帝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以雄遠國使季珪代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答曰王雄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類武追殺其使

又曰裴令公有容儀脫冠冕粗服乱頭皆好時人以爲玉

人

又曰時人見稽中散歎曰蕭七蕭肅如長松下風高而且深山公曰稽叔夜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及其醉也如玉山之將頹頹

又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若點漆此神仙中人也又時人謂右軍飄若遊雲矯若驚龍

又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若朝霞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語

說文曰直言曰言語儀曰語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說述也易擊辭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曰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高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將反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

尚書益稷曰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荅曰於禹曰吁戒哉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皐陶曰於帝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德故呼禹使亦陳昌言也

又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又尚書曰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又桑誓曰予誓告汝群言之首知流俾躬處休箋云巧譖善也謂以

毛詩禹無正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箋云哿可事類風俗如水之流急忽然而過之言不悖逆使身居安休如之禹亂世之言順而為上也

又小弁曰君子卜易由言耳屬於垣箋云猶用也王肅經用讒人之言將有屬耳于垣壁聽也

又巧言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又魚藻都人士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又蕩之什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又少儀曰言語之儀穆穆皇皇

又中庸曰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君子言顧行行顧言也

又表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小利耿言以立小事言以謂君受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又緇衣曰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遊言（遊淨也不可淨也不可用之淨也）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也

左傳僖中曰介子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

又襄四年曰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足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左傳昭公曰晉叔向向適鄆聽虞芮（叔向從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聽明也

又定上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爲臨甚哀曰黃父之會（黃父在昭五年）父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爲無始亂也）無富貴（無恃儲無遺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得無犯非義

又哀上曰吳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又曰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又曰言語宰我子貢

又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

又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

又曰可與之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又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又曰子曰予欲無言疾時利口多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言無賢也

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

孝經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

家語曰仲弓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顏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若蒙一言而有益於仁莫若默

又曰顏回問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又曰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振于天旌旗紛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相望挨塵連接挺刃交兵煙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使二國釋患惟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回曰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九教導以禮樂使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劒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
離曠之思千載無鬬戰之患使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
其辯孔子曰美哉德之大也
史記曰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
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
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
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辨
宏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者無以無已也
家語同

又曰沛公至灞上召秦老父曰秦苛法誹謗者族偶語弃
市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間而語
又曰太尉周勃迎代王請問宰臣公卿言公言之所言
私王者無私
又曰石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極切至庭見如
不能言上以是親而禮之
又曰袁盎求見丞相申屠嘉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丞
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
吾不受私語盎則起
東觀漢記曰馬援謂官屬曰吾從弟少遊常哀吾慷慨大
志曰士生一世乘下澤車御疲馬爲群掾史守墳墓鄉
曲稱善人斯可矣當吾在浪泊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霧毒氣熏蒸仰視烏鳶墮水中臥念少遊平生時
語何可得也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朴鈍未有識者潁川司
馬徽清雅有人倫鑒統弱冠往見徽乕採桑樹上統桑下
共語自晝達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
顯名

晉書曰武帝問孫皓曰聞南人好汝語頗為不皓因舉觴
奉帝而言曰昔為汝国臣勸汝一杯酒願汝
壽萬春帝悔之

沈約宋書曰謝莊孝建元年遷左衛將軍初世祖嘗賜莊
寶劒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

答曰昔與魯爽別切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也當時以
為知言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

晏子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曾子贈人以軒不若贈人
以言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善言無瑕謫

又曰信言不美乕言不信

又曰天之道不言而善應

墨子曰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
鳴舌乾口燥然而不聽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
益唯其言之時也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傷人以言重於刃戟
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
又曰金人銘曰周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
銘其背曰我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
多敗多事多害（皇覽云出大公金匱家語亦載又載）
莊子曰言者所以存意也得意而忘言安得忘言之人
與之言哉
說苑曰梁君山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
行者覩梁君駮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
下車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
乃雨景公曰吾嘗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以人祠乃雨

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今主君以白鴈故
而欲殺之無異於狼虎梁君援其首與上車歸入郭門呼
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獨得善言
子思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
申子曰明君治國三寸之機運而天下定方寸之謀正而
天下治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淮南子曰人有多言者百舌之聲也
又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新序曰晉文逐麋而失迹問農夫老古曰麋何在老古以
足指曰如是行徙公曰寡人問子七以足指何也老古振
衣而起曰虎豹之居也厭閒而之近故得魚鱉之居也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深而之淺故得諸侯之居也厭衆而遠遊故亡其國公恐歸曰寡人逐禦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安在公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公曰善哉滫載老古與俱歸

楊子曰大哉聖人言之乍也開之廓然見四海之內閉之寂然不覩墻垣之裏良玉不彫至言不文

賈誼新書曰言有四術言敬以禮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弁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郭子曰孫安國盛字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殷名浩也往返釋若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毛悉墮落滿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飡殷方語孫卿曰公勿作強口馬我當併卿卿控孫亦曰卿勿作冗鼻牛我當穿卿頰尹子曰言美則嚮美言惡則嚮惡

五帝本記曰黃帝弱而能言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

衛玠例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死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號曰三語掾王君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阮阮曰苟足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

管輅別傳曰裴眞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川兄弟輅曰自與此五君共言論使人精神清發至昏不暇寐

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
陵零先賢傳曰張飛常敬劉巴宿巴不與言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素尚亮宜少降意曰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語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
括地圖曰太極山採華之草一日服之通萬里語
世說曰晉文王稱阮嗣宗天下之至慎每與之語七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又曰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於張輔吳座中相遇別駕呼恪咄七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七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有亂恪復云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
又曰或問王濟云昨游有何語議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民叙前言往行悉悉可聽王戎道子房季札之間陶然玄著
又曰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不能者罰酒隆攬筆作一句云暕暕躍清池桓曰暕語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暕暕桓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軍郎得不作蠻語
又曰殷中軍浩嘗至劉尹所（炎字真長）殷埋頭而遊詞不已劉劉亦不復答殷去乃言曰出舍而學人作爾馨語
又曰陸士龍荀鳴鶴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座張介令共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談陸杭手曰云間陸上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爾弓挾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驟驟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張乃拊手大笑

又曰王武子孫子荊各言鄉里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澹而清其人馴且眞孫云其山崔嵬以嵯峨其水油渫而揚波其人礧砢而英多

又曰宋處宗甚有思理才常嘗得一長鳴雞愛養之甚至恒籠甚着窓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語反有言思終日不輟處宗思此言工大進

又曰謝太傅子生語未嘗誤羨共語退後叙說向言皆得次第後忽一悞自知當必死其年而薨

又曰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了語顧愷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樹旐旐飛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劒頭炊殷曰白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安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馬臨深池殷曰咄匕逼人仲堪耽耽虎視荀曰利輕春露害重冬霜蘧蒢充室戚施滿堂

孫楚友金人銘曰晉太廟左階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函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坐緘其口

太平御覽卷之三百九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笑

說文曰咍笑也咍大笑咳咍貌也忻笑喜也

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

又震卦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又旅卦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

毛詩邶栢舟終風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碩人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又氓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旦晏旦和柔也

又葵蕭曰無笑語兮

祀記檀弓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笑其爲樂速也夫子曰由尒責於人終無已夫二年之喪亦已久矣夫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好大笑

左傳宣下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郤子將登婦人笑於房

又昭四曰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進至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事畢富子諫曰夫夫國之人不御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吏

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慶我信數見笑則心陵陵悔我也又昭六曰平士弥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又昭七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咲御以如皐射雉獲之且妻始笑而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咲

穀梁傳曰成公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偃同聘於齊齊使秀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偃者御偃者蕭同叔子處臺咲之客不悅出與立胥閒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患必在此始也

又昭公曰楚靈王圍吳朱方執齊慶封將殺之使人

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殺其君者乎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殺其兄之子麇而代之爲君者乎君人粲然皆咲

論語憲問耻曰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咲不取乎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言後然人不厭其言樂然後咲人不厭其咲又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又陽貨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尒而咲曰割鷄焉用牛刀（莞尒小笑貌也）

史記曰吳王問孫子兵法孫子曰願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君陣長吳王曰諾使大人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宮女

三百被甲而立告以兵法令隨鼓進退令曰聞一鼓皆整三鼓操兵三鼓皆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操抱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恕目如明星聲如鼓虎笑上衝冠髮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鉄鑽引夫人斬之又曰有蹲者盤散行汝趙平原名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蹲者到門曰臣不幸屢病而君之後臨宮而笑臣願得笑臣者頭應曰諸君藏余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怪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蹲皆君爲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平原而斬美人頭自造門進蹲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

又曰高祖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人無賴不

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又曰孟嘗君之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皆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小丈夫耳

漢書曰公孫弘爲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

又曰匡衡字權圭好學諸儒爲之語曰無曰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

東觀漢記曰光武微時與鄧晨觀讖云劉秀當爲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光武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鄧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爲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辨之帝大笑

又曰初桓榮遭倉卒困厄時嘗與族人桓元卿俱捃拾投閑輒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俱盡氣尔常安復施用時乎榮咲而不應後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子謂曰平生笑君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此

又曰桓榮爲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菓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奉以拜帝笑止之曰此真儒生也愈見敬厚

魏志曰賈詡字文和文帝爲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有譖宗之議太祖有問詡哩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曰思袁本劉景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直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

馮翊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曰翁見問惶遽誤對忘諸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即以呵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言其後章武太守樊坦入辭名貧衣服甚陋內樊章武貧耶朝服可以壞惡坦性踈謬對曰頃遇羯胡資財蕩盡是以窮樊勒大笑曰羯賊乃尔大惡取財物盡坦汗流而不敢謝勒賜坦衣怒而不問

蕭子顯齊書曰徵張敬兒爲護軍將軍常待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於客室中舁人學揖讓荅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接侍竊窺曰馬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桃豹字安步范陽人少皆以膽勇騎射稱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户

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嗤駭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蜀志曰馬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談啁大笑忿怒不形於顏色

王隱晉書曰杜預伐吳軍入城至都督孫歆帳下生將歆詣預王濬先列得歆頭面預生送歆洛中大笑

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復每歲與爭溉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勒貴召陽引入　吕及平生酒酣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鬬即孤往卒得卿尊拳耶亦數遺孤毒手因大笑賞賜甚厚即日拜陽表車都尉除始興太守時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

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言尔鼠子輩安知
君子豹變之志乎從其中原豹爲十八騎之雄事勒甚恭
又南無錄曰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於大山萊
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置署公卿父固爲太尸皇兄林爲征
東弟泰爲征西討擒之將形焉市人皆罵之曰何爲妖妄
自貽族滅父兄今並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爲外征東征
西爲乱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吉
正坐口過以至於此於何臨死猶有狂言始曰皇后何不
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行形者以刀鋸築之始
曰朕當崩終不改號德聞而曰謂左右曰榮惑之人死由
狂語何可不殺

南史曰宋司徒褚彥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隊水
僕射王儉馬敬跣下車謝超宗捫掌笑曰落不三公墮車
僕射

唐書曰馬周疏曰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
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
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亡失國今
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不可不誡

又曰李义府貌狀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偏忌陰賊
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义府
笑中有刀

戰國策曰楚王遊於云夢有狂兕觸車徑輪轡方而射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發兒殪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同樂乎安陵君泣涕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綸席出則陪萬乘萬歲千秋之願後得身溝瀆黃泉先辱螻蟻王大悅晏子曰景公遊泰山之上酒酣公四望喟然嘆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曰臣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怒曰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而更辭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代衛公子鋤仰而笑公問何笑曰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領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莊子曰齊桓公田於澤見鬼焉公反誤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臣聞野有委蛇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者殆乎霸公輾然笑曰此寡人所見也不終日而病去

又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忘適之攻不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失

又曰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鄧析子曰故躰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

孟子曰曾子曰脇肩諂笑病乎夏畦（揚雄方言曰諂謟也諂謟猶言諛佞也此言其意勞苦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者勤也）

呂氏春秋曰戎嘗寇周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似大陵而笑王欲褒似之笑數數擊鼓諸侯至無寇及真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

又曰強令之笑則不樂強令之哭則不悲不由中心也

淮南子曰強笑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樂戴哀者聞歌而泣戴樂者見笑而哭

說苑曰范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寡人共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

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隣之祠田也以簞飲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洿烏也下鵝堁者宜禾鵝堁鵝黑土）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又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而笑者簡子曰子何咲對曰臣乃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及之時臣隣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及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論衡曰天怒則隆隆雷聲天喜應啞啞而笑那不聞笑也

桓子所論曰關東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笑知肉美味則對着門而大嚼

郭子曰王淳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前過淳謂婦曰生兒如是足慰人意婦咲曰若使所婦得配叅軍生而故可不翅如此叅軍是渾中弟名淪字大冲爲晉文王大將

世說曰二陸入洛而士龍不[illegible]張公公問士衡雲何以不來機曰有疾恐公不悉故未敢自見俄而雲詣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鬢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七龍嘗着縗幘上舡因水中有自見其影便大笑不能已幾落水中

又曰王大將軍尚主如廁見漆箱中盛乾棗以塞鼻王言是則止棗食遂爲之盡既溷婢擎金漆盥盛水琉璃椀盛澡豆王因倒豆着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笑

又曰殷荆州有所識作賦示之王覽殷笑不自勝王見新文且可觀便於手巾函出之王既讀殷笑不自勝王省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點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語林曰吊王武子客正哭見孫子荆驢鳴變聲成笑

又曰董昭失勢乂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衛尉嘀面叙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爲司徒

曹瞞別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儀每與人談戲弄言確

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拯案中肴膳皆沾汚巾幘

鐫語曰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人戲墜於淵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年某月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東方朔別傳曰朔與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呼卧被榜上

輒大笑

又曰南山有木名爲柘良工採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兎舍人數窮可不早謝上乃搏髀大笑也

荀勗別傳曰司徒缺帝問其人勗曰魏文用賈詡爲公孫權笑之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不妄語恒笑倉卒見之如痴

搜神記曰孫綝殺徐光而無血後綝上蔣陵有大風盪綝車顧見光在松柟上拊手笑之俄而綝誅

蜀記曰譙周字允南巴西人躰皃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諸葛亮領益州牧命州爲勸學從事初見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欲不能忍況左右乎

黃義仲交廣記曰合浦井牙爲群卒簿太守到三官年不笑牙問其故曰父爲太尉所殺牙乃辭至洛爲太尉養馬三年斷其頭而還南

正論曰搔癬之爲悅先而笑後愁

養善要訣曰人語笑欲令至少不欲令聲高若過誤笑損
脇腸精神不足
楚嗣九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
兮又宜笑
宋玉登徒子賦曰腰如約素齒如含貝焉然一笑惑陽城
迷下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吟　嘯　嘯　吟　嘯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故愁聲嚴肅使聽之悽歎也

○說文曰吟歎聲也

毛詩關雎序曰吟咏情性以風其上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户吟咏書記遂潛思著書十餘篇

魏志曰管輅隨軍而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當滅族不過二載應至矣卒如其言

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早孤躬耕壠畝好爲梁甫吟每自比於管樂

唐書曰蔡允恭荊州江陵人有風彩解綴文雅善吟詠煬帝所屬詞賦多令諷誦之

莊子曰北門成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吾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長慮之不知望之不見曠然立於四墟之

通俛槁梧而吟

又曰莊子曰惠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凭處槁梧而瞑

文士傳曰李康清濂有之節不能和俗爲鄉里豪右之所共害故官塗不進作遊山九吟辭曰蓋人生天地之間若流電之過戶牖輕塵之棲弱草矣

湘中記曰涉湘千里但聞漁父吟中流相和其聲綿邈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城郡瀙音初勤切水別有一溪其榜有白馬寨孟達督之歎曰金城千里遂爲上瀙吟彼方人猶傳此聲韻悽激其哀思之音乎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娉茂陵人爲妾文君作白頭吟

塩鉄論曰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

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賈公辟爲掾充每聚會其女於青璅中看見壽心甚悅之乃問其婢識此人不婢說是其先主

女內懷存想發於吟咏婢後往壽家具說如此并言女色麗壽聞之心動乃因婢通意婢以白女女大喜乃期往宿壽趫健絕人乃踰墻而入家中莫之自是賈公覺女悅暢有異爲常

陳武別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驴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

阮籍樂論曰漢順帝上恭陵過樊濯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鳴使左右吟之使聲若是豈不佳乎此謂以悲爲樂也

王粲登樓賦曰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吟

嘯

說文曰嘯吟也

雜字解詁曰嘯吹聲也

毛詩江有汜曰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曰而出聲也

又白華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後漢書曰南陽太守成瑨委功遭岑晊鄧中謠曰南陽太守岑公考弘農成瑨但坐嘯

漢晉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荅

魏略曰諸葛亮在荊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名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五帝三王之義嘯然會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聲滿蘇門生嘯若鸞鳳之音

晉陽春秋曰稽康見孫登對之長嘯逾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

晉中興書曰桓石秀風韻秀徹叔父冲嘗與石秀共猨猴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瞻盼嘯咏而已

晉書曰石勒年十四隨爺色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將恐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又曰謝奕桓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之好在溫座岸幘嘯詠無異常日溫曰我方外司馬

又曰王徽之在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往觀之乃遣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去主人乃閉門徽之盡歡而去

又曰謝鯤隣家高氏有女常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鯤齒既歸徽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也

趙書曰石勒屯葛陂值天雨不息勒長史刀膺勸勒降晉勒愀然而嘯張賓勸勒還北勒攘臂曰賓計是也應宜斬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之乃中夜抱杵而哭乞丞之以嘯於是群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誅敵非

君王之憂目是臣下之急務

又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南向而嘯有頃而歎群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乃薦孫子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爲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英雄記曰向栩爲性卓跪不凡好讀老子狀如學道又復似狂居嘗北坐被髮喜長笑人客從就軒伏不視人有於栩不荅

山海經曰玉山首曰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蓬髮亂髮勝玉勝也）

莊子曰童子夜嘯（嘯鬼嘯若嘯）

孫登別傳曰孫登字公和汲郡共縣人清靜無爲其情志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歌嘯聞之者無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其樂歌嘯乃殺豚進真食豚盡了不謝

世說曰晉文王德益功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飲自若

又曰劉越石（安北將軍）爲胡騎所圍數不窘迫無計劉依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悲長歎

又曰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諸人泛海風起浪勇諸人色動並唱使還太傅神精方雅王逸少吟嘯不言）

又曰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便令種竹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又曰謝萬北征嘗以嘯詠自高未嘗無慰衆士謝公謂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慰勞之萬卒無其說直以如意指四座曰諸公皆是勁卒諸將其悉之

搜神記曰趙炳嘗臨來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流亂而濟

潯陽記曰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語言者可速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袂掩鼻長嘯狀如惡獸呼不與言

神境記曰營道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髓紫芝昔有採藥此山閒林谷間有長嘯者今樵人往往猶聞焉

冥祥記曰潯陽姑石在江之氐初桓玄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徹至峰頂見一人蹊踞石上嘯肯曰嘯者其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萬靈授職故古之學道者重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清萬靈授職故古之學道者重矣

又曰太上道君授於西王母西王母授於南極真人南極真人授於廣成子廣成子授於嘯父嘯父以於務光務光授於舜演之爲琴以授雨自後而廢續昔太行山仙君孫公得之乃得道而無所授焉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烟嘯不復聞矣

又曰嘯有一十五章一曰權輿嘯之始也二曰流雲乃古

之善嘯者聽韓娥之聲而寫之三曰深溪虎古之善嘯者聽溪中虎聲而寫之四曰高柳蟬古之善嘯者聽而寫之五曰空林夜鬼古之善嘯夜過空者林聞而寫之六曰巫峽猿古之善嘯寫之七曰下鴻鵠出於師曠演清角之音善嘯寫之八曰古木鳴九曰龍吟皆嘯者聞而寫之十曰動地出於孫公其音亦師曠清徵也十一曰蘇門孫公隱蘇門山之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之所為也十三曰阮氏送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深遠極大非常聲也十五音之極而大道畢矣

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群公子躰奇好異傲世忘榮絶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奥擬

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飄起協黃宮於清商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涼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

桓玄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矣嘯爲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音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贍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徵嘯一鼓玄默爲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馨惟深也哉

袁山松荅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咽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奥豈脣吻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切發一往之清吟而已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
所寄何爲徵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邪

嘯

韓子曰韓昭侯使人藏弊袴或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君嘯有嘯笑有笑袴之
與嘯笑相去遠矣吾必待有功故臧之未有與也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嘯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
而嘯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
而去之走彼之美嘯而不知嘯之所以美

猗康高士傳曰於陵仲子齊人常歸省母人饋其兄鵝
仲子嘯蹙曰惡用是鵝乞者哉

卷終

人事部三十四

坐　卧　睡

坐

釋名曰坐挫也骨節挫卧小人群黨坐於玉床玉床者玉者床

毛詩車鄰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禮記曲禮上曰夫爲人子者坐不中席

又曰離坐離立無往參焉

又曰男女不雜坐

又曰立毋跛坐毋箕

又曰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又曰虎坐盡後食坐盡前

左傳襄五曰伍舉奔晉聲子遇之郊班荆相與食

又襄二十六年曰衛子鮮奔晉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皆而盟于河託於木門木門青門也不向衛國而坐

又定上曰申包胥如秦乞師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几楯首而坐秦師乃出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尒雅曰妥安坐也

漢書曰單父人呂公單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簫何為主吏主進進者會豐之賦也生賦欽禮進為之郎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高祖為亭長乃紿謂謁曰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上坐

又曰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袁盎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曰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

又曰茂陵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突曲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隣里救共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致酒謝其隣人灼爛在于上得餘各以功次坐

而不録言曲突者

又曰高祖使陸賈賜趙他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他魋結基倨見賈

又曰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又曰陳遵字孟公列侯有與陳遵同姓者每至門人陳孟公坐其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東觀漢記曰上幸譙使王霸攻周廷賊兩射城中中霸前酒罇霸安坐不動

又曰聞鬻圖來歙上自將救之圖解置酒高會賜歙班絶席坐在諸將之右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薛惇字子禮爲北海長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居無俸祿給予孫復無完席耶惇以善席與自坐敗者

又曰鄭敬字次都釣於大澤折芰而坐以荷薦肉瓠瓢盛酒琴書自娛

范曄後漢書曰袁術僭號人情離叛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邀之還壽春至江亭坐簀床而嘆曰袁術乃至於是乎血歐而死

又曰孔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賓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鄭公業諫董卓曰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

吳書曰孫權遣于禁還群臣送禁虞翻謂禁曰卿勿畏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翻所惡然猶盛嘆翻魏文帝爲翻設虛坐

蜀志曰費禕爲諸葛亮司馬值軍帥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每並坐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坐其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也

又曰王平字子均西岩渠人生長戎旅手不書能所識不過十字占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書記傳聽之備知其义從朝至夕端坐儼然也

吳志曰步騭字子山與廣陵衞旌俱以鄣氏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等脩刺奉氏征羌見之隱几坐中帳設席于地坐騭於忿恥騭神色自若

鄧粲晉訓曰裴遐性恬和同類有試遐者推墮床下遐拂衣還坐言無異色自若

漢晉春秋曰王褒父儀爲文帝所殺未嘗西向坐示下神也

晉中興書曰陶淡字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絕穀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絕不婚娶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裁足容身時還家設小床獨坐不與人共

何晏別傳曰晏小時武帝雅奇之欲以爲子每挾將遊觀

命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於是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
問其過各曰禮與族不相貫坐
孟嘉別傳曰庾亮領江州嘉為從事褚裒為豫章出朝亮
正旦大會時彥悉集嘉坐次第甚遠裒問亮曰聞有孟嘉
其人何在亮曰在坐鄉但自覓裒觀衆人指嘉謂亮曰將
無是乎亮欣然笑嘉為裒所得乃益重嘉焉
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常坐一木榻五十餘年榻上當膝
處皆穿
六韜曰文王出見呂尚坐茅而漁乃再拜與歸
又曰紂之時婦女坐綺文席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食晏子後至減葭而席公不悅曰
子席何也對曰臣聞介胄坐陣不席獄訟不席獄戶不席
三者皆憂也臣不敢以憂侍坐
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
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之室臣坐而絃歌
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單超左悟音貫徐璜具瑗唐衡在
風俗通曰延嘉中常侍坐單超左悟音貫徐璜具瑗唐衡在
帝左石縱其姦匿時人謂之語曰左迴天徐轉日具獨坐
言其信用甚於
圓轉
又曰汝南陳伯敬行必舉步坐必儼然
郭子曰何克孚次道往王丞相許丞相以麈尾碓床呼何
共坐云來來此是君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說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之
蕙葭王樹
語林曰馬融笮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笮便決及玄業成
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攄衾融
果轉戒欲勅追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木上攄木此必死
矣遂罷追
俗說曰王僧敬神明俊徹爲一時之標桓玄時集聚賓客
莫有出其右者玄在坐都不復覺有餘人坐無王便覺殿
仲文謝益壽爲佳王僧敬兄弟列生齊中見之若神小人
從戶前過皆肅然毛豎嵇康絕交書曰危坐一時痺不得
搖

卧

說文曰眠翕目也寢病臥也卧休也
釋名曰卧化也甘精神變化不與覺時同也寐謐也謐靜
無聲也寢侵也損事功也瞑泯也瞑泯無知泯泯也
禮記王藻曰君子寢恒東首
又樂記曰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
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論語公冶長曰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
不可汚也於予與何誅
又鄉黨曰寢不尸
史記曰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

乘騎

又曰上自將擊黥布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強起至曲郵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軍上曰子房雖疾強卧而傳太子

漢書曰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擊之呂后承間爲上泣曰上雖疾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

又曰上欲廢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張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

又曰汲黯拜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上曰君薄淮陽邪願君重卧而治之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又曰初武帝遣昭帝以封莽何罪功封今日禪爲稚侯日禪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禪卧授印一月薨

又曰是楚反乏粮飢欲退數挑戰周亞夫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終卧不起須臾亦定

又曰董賢常與上卧起常晝寢偏籍上衣袖上欲起恐動賢乃斷袖而起

又曰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因憑几寢不復就牀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爲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變惟五年春寵齊獨在便室倉頭子密等三人因寵以卧寢寐縛寵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齊禁皆使吏休

東觀漢記曰吳漢記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
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整卧不動
又曰上在鄗宮晝卧溫明殿耿弇入造床下請問因說
曰今吏始失政天下可馳檄而定
又曰楊政常過楊虛侯馬武舫疾卧欲政拜床下政入戶
徑上床坐武恨語言不懌政因曰蕃臣不思求賢報國而
驕天下英俊今日搥動者刀入脅左右大驚
蜀志曰先生既立益州廣漢太守夏侯請秦宓爲師友祭
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簫將功曹石祐
卞籌王並耶宓第宴談宓卧如故
沈約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從父不疑爲烏程令年十二時
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新
絹裙晝寢獻之書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弥善
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者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遊涉他縣
同門精學暮夜宿二人寒不得寢卧更相謂曰後若豪貴
憶之難宜勿相忘
羅含別傳曰羅含字君章少嘗晝卧夢一鳥文色異常經
飛入口
杜祭酒別傳曰君新作被腰眠覺晏起乃嘆腰便眠使人
不起異事也令着陌上有寒人舉被乞之常眠布被巾
會稽典録曰陳脩字奉遷少爲郡幹受韓詩穀梁春秋家
貧爲吏常出擔上下恒食乾糒每至正臘偃卧不起同僚

請不肯往其志操如此

吳越春秋曰楚平王遣使封者函印綬追召子胥子胥以夜半時臥覺忽而仰天悲嘆言曰父兄俱死當誰歸乎泣下交流恐爲楚所得乃貫弓執矢步出東郭

韓子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卮無當有卮器有當君渴將何以曰以卮器空曰爲人主漏泄群臣之猶王卮無當也昭侯於是每與空話事歸輒獨臥唯恐夢言泄於妻妾

桓譚新論曰成帝幸甘泉詔楊子雲作賦倦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內入覺大少氣一年卒

郭子曰王長史病篤王仲祖往窺臥燈下轉塵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會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壁柄塵尾着棺中因慟絶

世說曰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劒擲魏武小不着魏武撥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床上劒至果高

又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何以答曰我曬書也

詰林曰王子敬在齋中臥偷入齋取物僕裝一室之內畧無不盡子敬臥而不動偷遂復登廁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青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不於是群賊始知其不

眠悉置物驚走

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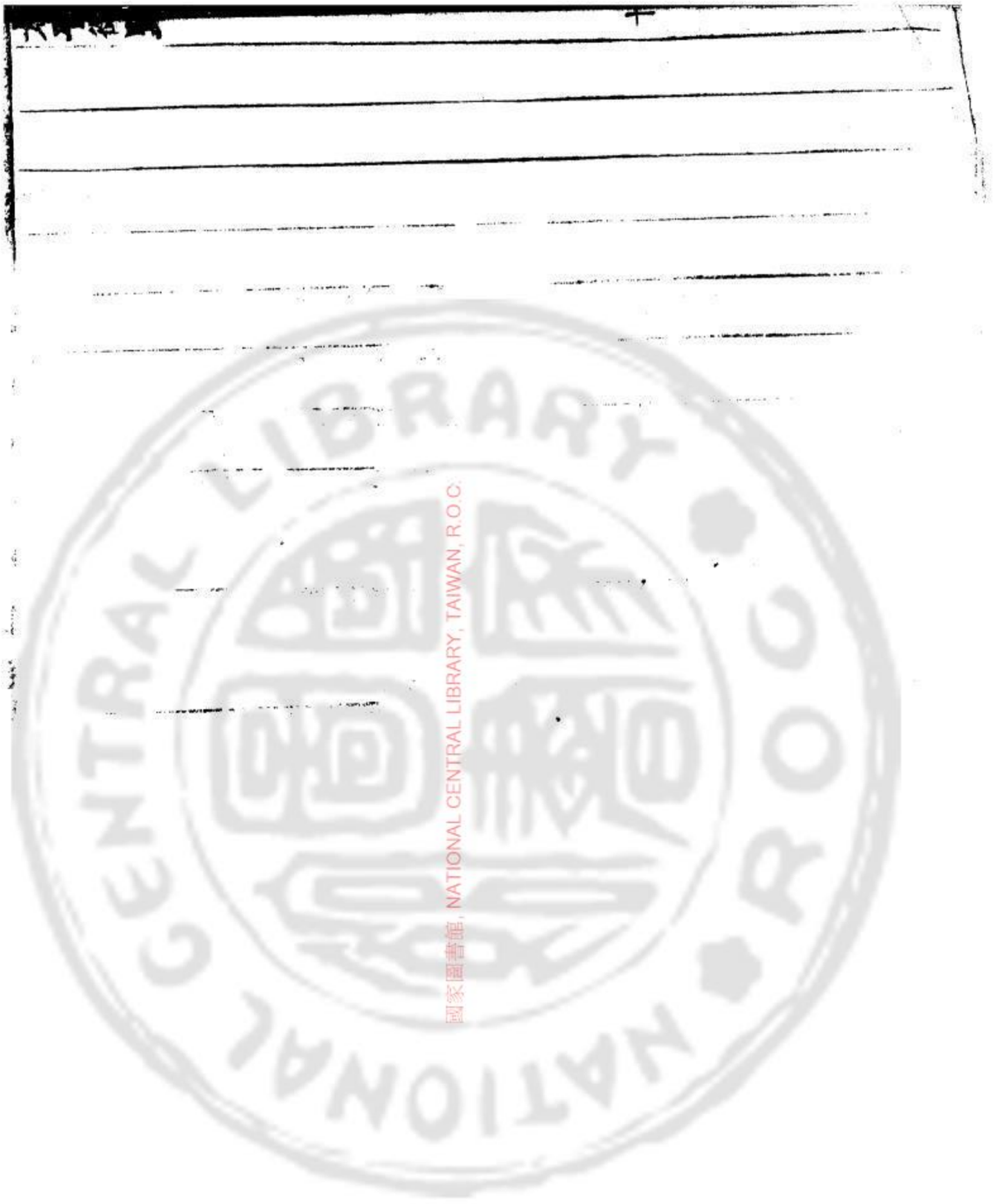
左傳宣上曰趙宣子諫靈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將朝
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如此不如死也觸槐
而死

漢書禮樂志曰魏文侯最爲好音而謂子夏曰聽古樂則
欲寐及聞鄭衛之音子不知倦焉

又曰陳咸字子康父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床下語至夜
半咸睡頓觸屏風萬年大慈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
言大人教咸誦也萬年不復言

晏子曰景公田於景丘夜猶早公坐睡而夢有五大夫北
面稱無罪公覺召宴子宴子對曰昔君靈公田五大夫驕
歐故斷其頭而葬之命之曰五大夫之仁命人捫而葬之
世說曰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砍人亦不覺左右
宜深慎此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砍殺自後安
眠人莫敢近者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空入王丞相帳中眠
益部耆舊傳曰何武爲成都令常眠睡其覺悟便得姦詐
咸畏玄之發摘或以爲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　趨

走　跳

行　蹲

易困卦曰臀無膚其行趑趄

毛詩谷風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違遲舒行發

又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載

載驅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又我行其野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

又蟋蟀杜杖曰獨行踽踽

禮記仲尼燕居曰行則有頊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
又王藻曰君與尸行接武（連步者尚隐半迹）大夫繼武（亦相及也）士中
武（連步者尚隐半迹）容遠（兩行謂道路也）端行願慤如天弁行剡剡起屨凡行容惕惕直疾貌也
左傳襄五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召蘧伯玉曰
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論語述而曰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史記曰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
而逆施之（譬如人行前塗尚遠日勢已暮救
在蘧劍疾行何遑得責吾順行禮）
漢書曰袁盎使吾見守從史適在守盎校爲司馬司馬曰
君第去臣亦且亡辟吾親君何憚迺以刀決帳盎解節旄
（下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袁步行七十里（蓋展步行而逃亡）
吳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
與虞翻相得山中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鳥此草深率有驚
急馬不及人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
卿無馬柰何荅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明府試憊馬翻
能跣步屬之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問朔曰公係丞相倪大夫等先生自
視何與此哉朔曰臣觀其重齒牙樹頰頷吐唇吻擢項順
結股肱連脽尻逶蛇其迹行步偶旅臣朔雖不肖尚羞此
數子
神仙傳曰黃盧子者姓葛名越年二百八十歲行及走馬

王真者上黨人也年七八十乃學道服食胎息之術行及走馬
走馬力兼數人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又能行及走馬
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孔安者魯人也行氣服鉛丹有
陳和者樂安人也重之求事安遂受其方合藥服之二百
餘年頭色轉黑氣力百倍行及走馬也
列女傳曰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爲長史建獨好道亦服食
之術一日行五百里能舉千斤
高仙公別曰孫堅欲害仙公馳馬往遂見仙公徐行遂之
不及

步

釋名曰徐行曰步七捕也知有所司捕務安詳也

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
爲步

又祭義曰故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以及
其親終身弗忘孝也

漢書曰息夫躬曰匈奴飲馬於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
京師雖有武夫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

又曰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
步行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置犢車令乘之

又曰蓋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家貧奉祿數千半以給吏人
爲耳目爲司隸常步行

續漢書曰李固少有雋才雅志好學爲三公子常躬步行

驅驢負書從師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轉涿郡太守子常蔬食步行

魏志曰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除郟陵長家貧無車步於邯鄲未得其能失其故步匍匐而歸白虎通曰人踐三尺法天地人也再舉足爲步備陰陽也

莊子曰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未得其能失其故步匍匐而歸

郭子曰王丞相拜司空廷尉作兩角髮葛裙柱杖臨路邊窺之嘆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不覺步臺門方言曰半步爲跬

世說曰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柱杖頭至酒店上便獨酌

酣暢

趨

說文曰趨低頭疾行也

釋名曰疾行也趨七赴也赴所趨也

毛詩魚藻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禮記曲禮曰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又曰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

論語緇黨曰沒階趨進翼如也

爾雅曰門外謂之趨

漢書曰上欲自擊陳豨周昌泣曰始皇攻破天下未曾自

行令上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廷不趨
又曰萬石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走
釋名曰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
禮記玉藻曰凡軍召三節以走一節以趨節所以明信也使使召臣急則
三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撤守其餘未聞也如今漢使者持之節
左傳僖下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又昭七曰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賴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人已所能見夫人有如何季孫使躒掩耳而走
公羊傳定公曰陽虎竊寶玉大弓季孫謂陳乞曰吾欲立公鉏何如陳乞曰君欲立臣請立之陳乞恐景公之卒陽生曰吾聞子將不立我也到陽生曰吾欲言不可言子也與之玉節而走節宜作玉
又哀公曰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
爲後當迎之
爾雅曰中庭謂之走
史記曰周昌常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
昌項問曰我如何主也昌仰曰桀紂主也
東觀漢記曰上降頴陽雖得入意不安門下有擊馬者鼓
者馬驚碾磕鄧晨起走出視之乃馬也

魏畧曰曹眞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伯父
南宿與太祖善共平袁術部黨與太祖相攻翔太祖出馬
冠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所在答云我是冢遂
害之由此太祖思其改遂變其姓
江表傳曰陸遜破劉備於夷陵備捨船步走燒皮鎧以斷
道使拽車走入白帝
晉書曰陳安字虎侯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
尺刀貫甲及奔馬馳
又曰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
尺走及奔鹿強力絶人
後魏書曰伊馥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曳

半步行

趙書曰劉靈陽平人也年二十餘常斷役於縣走及馳馬
前秦録曰符堅大敗爲流矢所中遁走其飢民有進壺飡
遂髀者堅食之大悅
隋書曰泰鉄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
奔馬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
吳越春秋曰慶忌僚子也勇爲人所聞走及奔馬
是氏春秋曰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其車上則驥
不勝人
又曰有辛氏女子採藥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令養
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曰出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東走千里邑盡爲水身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戰國策曰昔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曾參殺人曾參投杼踰墻而走

楚漢春秋曰淮陰武王反上自擊之張良居守上體不安卧幄車中行三四里晉侯走東追上簪墮被髮攲槃車排戶曰陛下即棄天下欲以王弊乎以布衣弊乎上罵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弊乎良曰淮南反於東淮陰害於西恐陛下倚溝壑而終終也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走而昧者不知

荀卿子曰伯禽將歸國周公謂之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淮南子曰漁者走淵木者走山

又曰躃者見虎不走非勇也

又曰飛不以尾挫尾則飛不能遠走不以手縛手則走不能疾

抱朴子曰柠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子少昔道士梁須年七十服之年百三十歲能夜書走及馬

世說曰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穉公見一置懷中既詣定畏其有難不敢相示因出戶遥擲面便走

俗說曰桓公豹怒善騎乘亦有捷快馬時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白疋布置將頭令豹奴乘與諸

葛巍走先生者得布便俱走諸葛常與馬齊欲至埠頭去布三丈諸葛一透坐布上遂得之

魯女生別傳曰魯女生長樂人也少好學道初服餌胡麻乃求絕穀入十餘年日更少壯面如桃花日行三百里走及麏鹿

跳

釋名曰跳條也如草木枝條務土行也

左傳僖下曰魏犨東胥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翌驍幹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出

神仙傳曰壺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從遠方來賣藥得錢與飴凍者常懸一壺於坐上日入後跳入壺市掾費長房於樓上見之如非常人身爲掃除弁進餅餌公令房共跳入壺但見樓觀重門侍者數十人

蹲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字德儉州郡辟別駕不就追求之厚於成都賣熟市見長文蹲地翹胡餅州知不屈乃送還家

山海經曰大荒之有大人之堂有一人人跂其上張其兩臂

郭璞遊仙詩曰安見山林士擁膝對巖蹲

王褒僮約曰奴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醜罵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四

沐　浴　盥　游

說文曰沐濯髮也

毛詩洪澳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太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蓄蘭爲沐浴

禮記曲禮上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

又檀弓下曰石駘仲卒（駘中衛大夫也）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十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非五人皆沐浴佩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
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
又內則曰五日則燂湯浴三日具沐
左傳僖中曰初晉侯之奔竪頭須守藏者竊藏以逃盡用
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
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豎
君而讎匹夫惧者甚衆矣僕人以若告公遽見之
又僖下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
殺之公知其無罪枕股而哭之
又哀下曰齊子我夕事夕視陳逆殺之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也
遂執以入執逆朝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潘米

汁以沐頭可

論語憲問耻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家語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且祭曰沐
浴爲齋潔也
史記曰周公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
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
失天下之賢人
漢書曰竇皇后弟廣國字少君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畧
上書自陳左右見問之曰姊去我西時與訣傳舍中丐沐
飯我乃去後持之而泣也
又曰鄧通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沐浴不欲出於是文帝賜

通曰萬

又曰吳王遺諸侯書曰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不在洗沐也欲一有所出之久矣發謀兵也

又曰張安世字子儒小以父任爲郎用善書至給事尚書精力於職沐浴未嘗出

又曰董賢又賜沐浴不肯出嘗背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

又曰張蒼得安國侯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又曰孔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鄧粲晉記曰春陵長易雄起兵討王敦欲活之使還邑洗沐衆人皆賀雄曰吾豈乘車挂肉其傍肉必有筋七者斤吾死也敦果刑雄

晏子春秋曰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不左右晏子曰入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能生死者聞嬰子疾請治之公喜起曰病猶可爲乎哉晏子曰客之通也使君潔沐浴飲食彼亦將有鬼神沐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焙人歛之而復曰醫不能治病也歛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悅曰吾爲君給而已矣

莊子曰孔子見老聃七新沐被髮似非人孔子曰先生體若稿木似遺物乎老子曰吾遊物之初孔子出告顏淵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丘之道其猶臨雞司馬彪註曰臨鷄酒上飛蒲醴沐
韓子曰古諺曰爲政者沐也雖有弃髮之利也
又曰僖侯將沐湯中有礫門之曰當有人欲代湯者
呂氏春秋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
道士
淮南子曰湯具而蟻羽相吊大廈成而鷰雀相賀
大韜曰文王聞紂崇侯虎歸至酆令具湯飄
論語曰子曰沐令人愛卯曰沐令人白頭案人之愛憎頭
之白黑在乎自然但使嫫母子曰沐浴能令人愛耶使十
五童子卯曰沐能令髮白耶
世本曰秦穆公作沐
畏死曰北海任詡字彥期徙軍十年乃歸臨還控乘出
于師云非屋莫宿非食時莫浴詡結伴數十暮遇雷相庇
於巖下竊意非屋莫宿戒遂負擔擁沐巖前壓停者悉死
至家妻先與人通情謀共殺之請以濕髮爲識婦宵則勸
詡令沐後憶非食時莫沐之忌收髮而止婦慙愧負怍乃
自沐爲散髮同寢通者夜來不知婦人也斬首而去
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又漁父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
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
浴
說文曰浴洒身也

禮記內則曰五日則燂湯清浴外內不共湢浴（湢浴室也）

禮記儒行曰儒有澡身而浴德（澡當自清潔於身求於德也）

左傳僖中曰晉公子重甘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浴而觀之）

又文下曰齊懿公之爲太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閽職之妻而使職參乘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朴栗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秩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

國語曰莊公將教管仲齊使者請之而來以與使者此至三豐三浴之（豐香熏也）

論語先進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點爾何如皙瑟希鏗爾捨瑟而作對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續晉書曰耿恭在疏勒得出至玉門唯余十三人衣褐穿決形容枯槁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沐浴易衣也

又曰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化爲龜入于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見猶在其首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淵正方四隅皆通（淵四角皆通言比爲）黑水南屬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縱淵舜之所浴也（言常在澡浴）

莊子曰仲尼問於太史弢曰衛靈公為靈何也太史弢曰是固靈也靈公妻有三人同浴男女同浴此無禮也又曰鵲不日浴而白鵠子曰燕人李季好遂遊其妻私通他人季忽歸私通者在內其妻令被髮直出門季曰何人耶妻曰無人季曰吾見鬼也妻曰宮五牲采浴季曰諾乃浴以狗采說苑曰秦繆公見百里奚牛肥公曰牛何以肥對曰飲食之以時浴之不暴有嶮先後之以身是以牛肥公知其君子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坐與語公大悅外國圖曰方丘之上暑濕生男子三年而死有黃水婦人入浴出則乳矣去九嶷二萬四千里

丘淵之征齊道理記曰朱靈城東有管寧舊宅前有水是寧嘗所澡浴處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金華殿後有虎皇后浴室三門徘徊反宇櫨楹隱起形采刻鏤彫文綵麗四月八日九龍銜水浴太子之像又太武殿前溝水注浴時溝中先安銅籠疏其次用葛其次用紗相去六七步斷水又安玉盤受十觚又安銅龜飲穢水出後腳入諸公主第溝亦出建春門東又顯陽殿後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溝水注之室中臨池上有石床

世說曰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訖婦固送新衣桓沖車騎大怒催使將去婦便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

大笑而看之

幽明録曰桓溫内懷無君之心時比丘尼從遠來夏五月尼在別室浴溫竊窺之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出五臟次斷兩足久斬頭首有頃浴竟溫問向窺見尼何得自殘毀如此尼云公作天子亦當如是溫惆悵不悦

盥

説文曰盥澆面也澡洒手也洗滴足也

尚書顧命曰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

禮記内則曰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

又曰進盥少有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

左傳僖中曰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後漢書曰劉寬簡畧嗜酒不好盥浴手澡曰盥京師以爲諺

唐書曰虞世南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

莊子曰陽居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也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脱屨戸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問夫子夫子行不問今問請問其過

管子曰冬日不盥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

風俗通曰案里語厚哉鮑管採腸按腹不清然向不盥何

共財而生喜怒也

游

毛詩鄘桓舟谷風曰就其深矣泳之游之

左傳莊公曰楚武王遷權於鄀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巴人叛楚而代鄀處取之遂門于樊閻敖游涌而逸敖（不能守成又涌水而走）

莊子曰顏淵問於仲尼曰吾嘗遊乎觴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之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又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有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極之數百步出而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鄙水有道乎曰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吾所以蹈水也

呂氏春秋曰有渡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使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能游之哉

淮南子曰食水者善游而耐寒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之習水善善游從視增潭如掖

佩袜入如沉黿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三十七

溺　相似　偶像

溺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曰盥盤之銘與其溺於水寧溺於人不可救

禮記檀弓上曰死而不弔三者謂輕身忘孝畏人或時以非罪之死者孔子厄行止危畏於匡是也厭隘之下溺不乘橋舡

又緇衣曰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人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易德狎而難親也易以

溺人

左傳哀下曰越圍吳晉趙孟使楚隆問吳王七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進也不虞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東觀漢記曰鄧訓字平叔永平中治滹沱石曰河從都盧至并幽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

後漢書曰廉范西迎父喪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僅免於死

魏志曰管輅族兄孝國居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去後輅謂國曰此二人天庭交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累變俱起雙宅流魄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並當死也後數十日二人飲酒夜醉共載牛車渴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

又曰帝幸許昌杜畿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之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隤勤白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舡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益曰戴侯

吳錄曰孫策討黃祖斬首二万餘級其赴水溺死二萬餘口船六十餘艘財物山積

唐書曰封德彝隋開皇末江南作亂內史令楊素往征之

署爲行軍記室泊船海曲素夜召之德彝墜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見竟寢不言素後知聞其故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歷異之

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孟子曰淳于髡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呂氏春秋曰淸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又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

又曰荆人以襲宋使人先表灌水灌水暴溢荆人不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

淮南子曰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一尋常之纏

又曰父溺則攬父髮而救之非敢僑倨以救死也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曰居船檝之間而溺無我則子死矣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廣艘長檝之間則不如子至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

蒙蒙如未視之駒

曹毗神女杜蘭香傳曰神女姓杜字蘭香自云家昔在青草湖風溺大小盡沒香時年三歲西王母接而養之於崑

畜之山於今千歲矣

異苑曰蜀郡張貞行舡覆溺死貞婦黃因投江就之積十四日執夫手俱浮出

又曰河內荀儒宇君林乘水省舅氏陌河而死兄倫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氷則戝與河伯投戝一宿岸側氷開尸首執戝浮去倫又謝

又曰潁川荀茂遠景平中至南康夜夢一人頭有一角為官閒是何職答曰官生于木於是而寤未解所況因復又夢部伍至揚州水門墮水而死作告母兄舡至水門過果落江而殞喪儀一如其夢

幽明錄曰蔡廓作豫章郡未發大兒始迎婦正渚次兒欲渡婦船衣挂舡頭遂墮水即沒除羨之作揚州登勑兩岸厚賞漁人及崑侖共尋覓至一更不得婦哀泣之間髮髽如夢聞聲告之曰吾今在鄱船下以告婢婢白令水工沒覓果見坐在舡下初出水顏色如平生

三輔決錄曰文帝賈后名猗清河人也觀津父遭秦之亂隱身漁釣墜淵而卒景帝即位后登尊號遣使者更填父所墜淵而築起大墳觀津城南青山是也

益部耆舊傳曰考女叔光雄者犍為人也父沟和末建初為孫功曹乘船墜水物故尸喪不歸號泣晝夜心不圖存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為囊盛珠璫以繫兒數為

決別之辭家人每關防之後稍懈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
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父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
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江上郡縣表上爲雄立碑圖像
其形焉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子溺死將葬之臧明曰此命也
吾豈與螻蟻爲親臧魚鱉爲仇讎遂以葬之

又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太山從鮑仁直學算到曾賦靈
光殿歸渡湘水溺死時年二十許其弟仁王親見之樂府
解曰公無渡河朋鮮津交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
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呼而止
之乃遂溺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

相似

春秋曆命序洛書曰人皇出於提地之日九男九兄弟相
似別九長國

家語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門或謂子貢曰東
門有一人焉其形長九尺有六寸河目而隆顙其頭似堯
其項似高陶其肩似子產而腰已下不及禹三寸

孔叢子曰萇弘語周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
河目而隆顙是皇帝之形也脩肱而龜背其長九尺有六
寸是成湯之容躰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門強記博
物不群抑亦聖人之興者也

史記曰孔子即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並立爲

師如夫子時
又曰楚相孫叔敖臨死屬其子貧困往見優孟乃爲叔敖
衣冠振掌談語歲餘像叔敖王與左右不能別欲以爲相
優孟曰孫叔敖盡忠爲楚令尹死其子負薪楚相不足爲
也王乃封敖子
漢書曰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
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
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庭尋建召鄉里識者知張
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又曰馮立子聖鄉遷西河上郡守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
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與
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
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漢献帝春秋曰孝靈皇帝王美人生皇子協協生十餘日
何皇后妬殺美人靈帝母永樂董氏太后攝養協號曰董
侯董侯以靈帝八歲而讀詩書
魏志曰初高勾麗王生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及長果凶虐
數殺鈔曾孫位生亦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勾麗呼相似爲
位以似其曾祖故名曰位
晉書曰桓玄聞義軍起憂懼曰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
其舅共舉大事何慮不成
又曰蜀人王富作亂邵縣討平之初諸葛亮孔明有盛德

于蜀士子瞻又身死王事蜀人思之爲瞻不死故將謂王
富曰君狀貌甚似葛亮君因此思劻復以扼巴蜀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字淵猷年在總角從伯郭知之謂爲
似已入則共窴
檀道鸞晉陽秋曰初議以吳隱之爲黃門郎而隱之貌似
太宗上不恐見故攻焉
齊書曰謝弘微性嚴正舉止必脩禮度時有蔡湛之者及
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
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琅琊人年十六爲芍藥賦沈約曰王
郎非唯顏似袁公見人輒矜王郎見人必悞笑惟此條下
能酷似耳袁粲卽筠外祖也

唐書曰王孝傑雍州新豐人高宗末吐蕃討吐蕃戰於大非
川爲賊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
禮
孟子曰昔者孔子殁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
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
暴之皓乎不可尚也
劉昭幼童傳曰漢孝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五年六歲
壯大武帝云積伐甚奇之
江表傳曰孫皓夫人死皓哀慟罪於死中皓冶容於內半
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爲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
子柯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也

孔融別傳曰融爲太中大夫虎賁士貌似蔡邕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續搜神記曰吳興施續爲吳淨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意理常秉無鬼論門生後渡江忽有一單衣白帢客來因共言語遂及鬼神客辭出乃語曰僕便是鬼何以云無受使來取君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似君者不云施續下那督與僕相似鬼許之便與俱歸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鉄鑿可長尺餘正自打之放鑿便去顧語門生慎勿道俄而都督云齲痛遽所任至食時便亡

說苑曰孔子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圖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夫歌予和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風俗通曰陳國張伯偕婦坎於竈下至井上謂伯偕曰我今日粧好否伯偕曰我伯偕也婦大慙愧其夕時伯偕到更衣婦復逐牽其背曰今旦大誤謂伯偕爲伯偕荅曰我故伯偕也蓋親密無過夫婦然尚如此況於初未相見而責先識之乎

世說曰桓豹奴是王混外甥形似舅桓甚諦之宣武云不恒似時似耳恒似則形時似是神桓愈不悅

又曰魏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塚容貌如故吳平發者見淮南子網曰君何類長沙王網曰先祖也去網近五百年

語林曰張衡死蔡邕毋始懷孕此二子才貌甚相類時人
云邕是衡之後身
又曰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一輩得有
以叱王大將軍者意大不平征符健還於北方得一巧作
老婢乃是劉越石妓女一見溫潛然而泣溫問其故荅曰
官家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即出外修整衣冠又入呼問我
何處似司空婢荅曰眼甚似恨小而甚似恨薄鬚甚似恨
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雖宣武於是施冠帶不覺慙
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偶像

說文曰偶人也

尚書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王
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得匆類茲故匆言恭
默思道夢帝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
天下其孔安國注曰審所夢之人刻形像以旁求之故於民間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厥
肖之巖在虞虢之界似所夢之形也
史記曰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
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
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即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
所止息也今秦虎狼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無乃爲
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國語曰越城吳范蠡遂乘輕舟而浮於五湖莫知其終極

越土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地

春秋後語曰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朱王無道爲木人以像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戰國策曰孟嘗君將入秦蘇秦謂曰今臣經緇上有土偶人與桃梗人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土也八月雨降淄水至則子殘矣曰吾殘則復西岸于乘園梗也刻削爲人淄水至則去漂然將何所知矣孟嘗乃止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中

魏志曰鮑信與太祖擊黃巾信乃開死太祖瞋求信喪不得乃刻木爲信行祭而哭之

魏略曰時苗宇德胄鉅鹿人少清白爲人疾惡出爲壽春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幼年任欲謁濟濟素好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悉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立之於壇旦夕射之

江表傳曰孫權使朱儁往喻關羽令降羽乃作像人於城上而潛遁

又曰孫皓以張布安爲美人奉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工巧刻作美人形相對坐側

隋書曰柳誓字願言本河東人也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帝退朝之後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恩若朋友帝酒
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似
於誓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運之於坐與相酬酢而
爲懽笑
唐書曰丘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
與諸騎相失唯行恭獨從尋有勑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
馬行恭乃廻騎射之賊不敢前然後下馬授箭以其所
乘馬進太宗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像如行恭箭之
狀立於昭陵闕前
又曰侯君集滅高昌國拜趣智盛爲左武衛將軍及太宗
崩刋石像智盛之列於昭陵玄闕之下
又曰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爲玄宗眞容擬佛像之制
又曰天寶五年於太清宮刻石爲李林甫陳希烈像侍於
聖容之側
柳子傳曰丁蘭早孤不識其母乃刻木作母而事之
車頻奉書曰姚爲符堅鑄銅像戰求其利軍中士衆出入並
驚恐皆云異符堅主像甚嚴破斬之以首送符登
抱朴子曰張華作博物志曰黃帝仙去其在臣徹者削木
爲黃帝像師諸侯奉之亦見汲冢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三十八

叙夢上

叙夢

毛詩鷄鳴曰蟲飛薨飛甘與子同夢箋云蟲飛薨飛旦明之時我龜樂與諸子而相愛同夢相愛之也

又節南山曰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兮瑣兮姻亞則無仁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又正月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箋云君臣在朝倘無老夢而已不尚道德而但微祥也

尚書泰誓曰朕夢叶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禮春官下曰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致夢者人之精神所寤可占者也觭夢之所至曰咸陟陟夏后氏作焉咸陟之言猶也周人作焉觭

讀如諸戎搖之搖亦得也亦言憂斯得殷人作焉
又春官占夢曰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
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無所感動而夢平安自
悟而夢二曰噩夢驚
夢而三曰思夢覺而念之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
夢而六曰懼夢恐惧而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受之聘
也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終於是歲聘而問焉若休慶之
云爾因獻群臣之吉夢於王歸美也
左傳昭元曰鄭子產如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
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晉祀山川有加而無
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
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
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
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間差
又昭二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落臺名今在華容城
內太宰遠啓疆來召公公將作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
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
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
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論語曰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群為功曹與
汝南張邵字元伯為友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
微省視之元伯臨終嘆曰不見吾死友尋乃卒式忽夢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伯玄冕垂纓從容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時葬來歸黃泉我亡能相及式覺而驚悲嘆赴之

魏志曰周宣字孔和爲太史嘗有問宣者曰吾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曰昨夜夢見芻狗何也宣對曰君家欲失火當護之俄遂火起已而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那試君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皆車轢之後必載

以爲穢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

後魏書曰莊帝末安中北海王顥入洛莊帝北巡城陽王徽授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聞爾朱兆捕徽乃斬首送之兆夢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於是懸祖仁首於樹以石墜足鞭之求金馬祖仁死時人以爲立報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凉録曰索紞字叔徽善數術占夢孝廉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紞曰氷上爲陽氷下爲陰陰陽是也士如歸妻迫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上與氷下人語爲陽陰介事君當爲媒氷泮也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邈因策爲子求張公徵女仲春

而婚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舍三周但見松桓不知
門處紈曰馬爲離離爲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桓
基門像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暮也後三年必有
大禍宅果與賈摹等謀反伏誅馬興平問紈曰我昨夜夢
舍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何也紈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
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起郡功曹張邈嘗奉使
晉州夜夢狼噉一脚紈曰脚肉被噉爲却字會東廣反遂
不行張斌當舉孝廉夢豎竿巾尺紈曰此未字也斌果停
免所占夢莫不中驗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
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群帝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執
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
之弩異力能速者也驅羊數萬群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
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
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
又曰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
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
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
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
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
列子曰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
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交也一休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于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以浮虛爲疾者則夢飛揚以沉實爲疾者則夢溺籍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飲食酒者憂歌舞者哭故神遇爲夢形接爲事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

又曰西極之南隅有國名莽陰暘之氣所不交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昭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矣

又曰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夜則昏憊而熟寐而昔者夢爲國君遊燕臺觀姿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夫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盧鍾家業心形俱疲昏憊而寐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其友曰若夜夢爲僕夫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無之豈可得耶

又曰黃帝十有五年晝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在弇州西台州北不知距齊國幾千萬里也非舟車足力之所及彼中無師長無嗜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帝寐悟然而召輔相而告之曰朕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疲而睡若此多至道不可以情求朕得

之矣

莊子曰夢有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又曰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也事變之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又曰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

傳子曰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梦入九泉窟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說偶中耳

淮南子曰若人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可勝計耶譬若夢已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大覺乃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

博物志曰太公爲灌壇令於時文王夢見一婦人哭於道因問其故答曰吾是大嶽之女嫁爲西海之婦吾行往來必以暴風疾雨今灌壇令當吾道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夢覺遂太公三日果有暴風疾雨過其灌壇也

拾遺記曰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盤石上行羅十觜中悉是餅銀採伐過之不得取之取必迷悶晉孝武太元初封驅之家奴竊三餅歸發看有蛇螫之而死其夜驅之夢神語之曰君奴不謹盜銀二餅即日顯戮奴已死銀由在復還之矣

論衡曰趙簡子夢見天帝也以夢占之知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夢見帝非天帝也

世說曰衛玠總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樂曰因也衛思因不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病即小差樂嘆曰此賢胷中當必無膏肓

夢書曰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語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臭口不言也魂出游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寤告符瑞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

又曰昔聖帝明王之時神氣炤然先見故堯夢乘龍上太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長湯夢帝令天下後皆有天下桀夢疾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手齊桓夢爲大禽所啄秦二世夢虎齧其馬王者夢之皆失天下

黃帝鍼經曰岐伯曰正邪外襲內而未有定舍也反淫於藏榮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卧而不得安而夢喜氣淫於府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內氣淫於藏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惧陽氣盛則夢涉大火而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恐惧心氣盛則夢歌樂體重身不舉腎氣盛則夢眷丽解不屬厥氣客於心則梦見丘山煙火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鉄之奇物客於肺則夢山林樹木客於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則夢臨淵没居水中客於膀胱則夢遊行客於胃則夢飲食客於大腸則夢田野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街衢客於胆則夢鬬訟自刳闢客於陰則夢接内客於頂則夢斬首客於足則夢行走而不能及居深穽内客於胜肱則夢禮節拜跪

王子年拾遺録曰顒高西有夢草莖似蓍柯採之爲占則知吉凶懷之以占夢立知禍福

吉夢上

雲雀虎嘯索狀妳問之如堯言徵與語明於刑法

周書曰文王去商作程正月朔生鳥大如烏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乎闕間梓化爲松柏棫作窟驚以告文王王及大子發並拜告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史記曰秦文公夢黄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李奇曰酆音衍閒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晉乎仙又曰干太后母曰臧而嫁爲槐里王仲妻生兩女長嫁爲金王孫婦臧兒卜女當貴乃奪金氏内之太子宮太子幸慶之生三女一男男方任身時王美人夢日入懷太子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景帝

崩太子襲號爲武皇帝

漢書曰高祖薄姬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鉏子兒相愛曰約先貴而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四年坐河南城四幸靈臺此兩美人侍而薄姬不得見二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入對曰昨夢龍據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幸有身生文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觀漢記曰諸將皆勸光武即位乃召馮異上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又曰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行尤高宜立之上乃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后夢有小虫飛無數隨着身入皮膚中復飛出

又曰和熹鄧皇后嘗夢捫天胏蕩蕩正青滑如磄磄有若鍾乳若仰嗽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反天砥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皆聖主之夢

范曄後漢書曰蔡茂夢坐太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殺者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祿也取其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火失爲秩也旬月也茂徵爲辟賀爲掾

謝承後漢書曰松家本孤微其母夜夢兩伯伍夾門言司隸在此松年十五師事丁子然舉春秋十九當冠出請生曰此宰相之器也

魏書曰程昱少時夢上大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訪前哲或及兗州平乃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

張勃吳錄曰武烈曰皇帝母有身夢腸出繞之昌門孫堅妻吳氏夢月在其懷而生大皇帝

又曰丁固字子賤會稽山陰人寶鼎中拜司徒初爲尚書夢松樹出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爲公乎遂如夢焉

蜀志曰蔣琬字公琰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沛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卒當至公

吳志曰孫休字子烈封琅琊王居會稽夢乘龍上天願不見尾覺而異之孫皓廢休立七年薨孫皓悉誅其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吳主孫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得幸身有夢有似龍
頭授已者已以蔽滕授之遂生孫亮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鄱陽人少漁於雷澤夢背上生
八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欲入不敢而下侃後都督八州
諸軍事
又曰陶侃爲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爲司
馬者國姓也鎧者扞禦之器節下當進位泰興二年侃加
平南將軍
又曰鄧殷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在後來盡
斷聲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聲囊者新虎頭代
故虎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

續晉陽春秋曰李太后在會稽王宮夢兩龍枕膝日月入
懷其後果以相之言事孝太宗孝武烈宗會稽王道子及
鄱陽公主焉
王韶之晉安帝紀曰劉敬宣在齊夢先王吞之而於夢中
占者荅曰此服王吞也既覺喜曰先者桓也桓爲吞矣我
當復本王旬日中間玄敗遂得歸
陸機晉書武紀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縣四刀於其上甚
惡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爲州而見四爲益一也
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爲益州刺史
晉書曰羅含字君章襄陽人少時夢五色鳥入懷遂取吞
之含覺胷中如吞物意謂不吉乃告叔母朱氏朱氏曰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鳥有文章汝當善文章矣果如其言衆人之謂之荆楚之
松竹刺史桓溫以爲江左之清秀也
晉書載紀曰劉聰之在孕也母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
元海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
南燕錄曰慕容德糧少子也母對諸夫人言婦人夢日入
懷當生天子後孫夫人任身夢日入其臍中後晝寢而生
德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於尋城南設壇即位尸勛語左右曰
昨夜夢乘龍上天俛視不見其頭衆咸失色莫有對者著
作郎孫進曰易稱見羣龍無首吉祥也衆乃大悅
又曰劉穆之嘗夢與宋武帝泛海遇大風驚俯視舡下見
二白龍挾舡旣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克京
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卽召
焉
又曰沈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
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當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
故荅曰鹵薄故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
在今主
後魏書曰宣武帝名恪孝文帝長子也母曰高氏初夢爲
日所逐避於床下化爲龍逶迤數匝寤而驚悸遂娠而生
帝也
後周書曰柳霞幼而爽邁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

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作一夢七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七後名官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後晝夜又夢將者坐席還以賜汝七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其勉勵以應嘉祥也

又曰島琳字琇琳其先島麗人毋嘗祓禊洌濱卧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若儼者謂曰夫人何所持來石是浮磬之精耳君受之必主令子毋驚籍舉身流汗俄而有娠久生琳因以名字焉及長有大度智畧從文帝累有戰功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結客

三國典畧曰島歡嘗夢寢衆星而行覺而內喜遂傾産以又曰宇文永貴昌黎太守樊人也母初孕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又曰齊陽休之幼年將仕夢鄴城東南有大冢上有銅柱跗爲蓮花休之從西北而登以手捉柱柱石轉夢中呪曰三匝而止柱如其言榮富之後所居之宅竟在其地

又曰祖珽之齊太上有大志深自結納嘗啓曰昨夢大玉乘龍上天頗深自愛太上喜即位之後擢拜中書侍郎

又曰梁孝元字世誠梁武第七子也小字符初梁武夢耶目僧執香鑪翊託生王宮既而采女石氏侍始褰尸慢有風迴裙梁武帝意感幸至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孝元載

誕之夕舉室光明室中有非常香氣及紫袍之異
梁昔曰江淹少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前借君筆可相還淹夢
年忽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前借君筆可相還淹夢
乙中探懷中筆自此後不復有文章時稱淹才盡
又曰鄭灼少事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常夢皇侃
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
又曰何點少時嘗患漏經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僧建
講書寢夢一道人形狀非常授九一掬夢中服之而差
陳壽曰高祖微時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
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
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
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曰此
天上石麒麟也
唐書曰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
爲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爲兒童時夢
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
又曰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
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帥友
北面受業焉
又曰張薦字孝舉深州陵澤人祖鷟字文成聰警絶倫書
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
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

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爲名字
又曰天寶中安祿山自范陽入朝肅宗觀其兇恐有勃逆之狀言之於太上皇易之不納上恐危社稷遂精誠祈夢其夜夢故內侍胡普寂等三人持案覆以黃帕自天而下至上前有素版丹書文章甚多既寤所記者唯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時上天所保福祿不虧十四年一月甲子祿山果於范陽稱兵向闕
又曰劉沔初爲中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爲捉生將前後遇賊立戰鋒刀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卧草中日暮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雙光在前

晏子春秋曰景公病水數日夜夢與二日不勝晏子公說之曰我其死乎對曰使人以迎占夢至宴子說公夢之占慶者告謂反其書宴子曰無反書曰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愈也以是對占夢者入以宴子言對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宴子教臣

李獨書曰武帝諱雄始子第三子始祖后方娠夢雙蛇自門升天一蛇中斷及生后常言三子若成人必有先亡者有大貴者後果孝蕩有早卒李雄王蜀

林邑記曰林邑俗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爲上金爲楊邁金初范陽邁母懷身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其生兒匕落席

上金色光起照晰艷燿及其生也名曰楊邁後襲王位能得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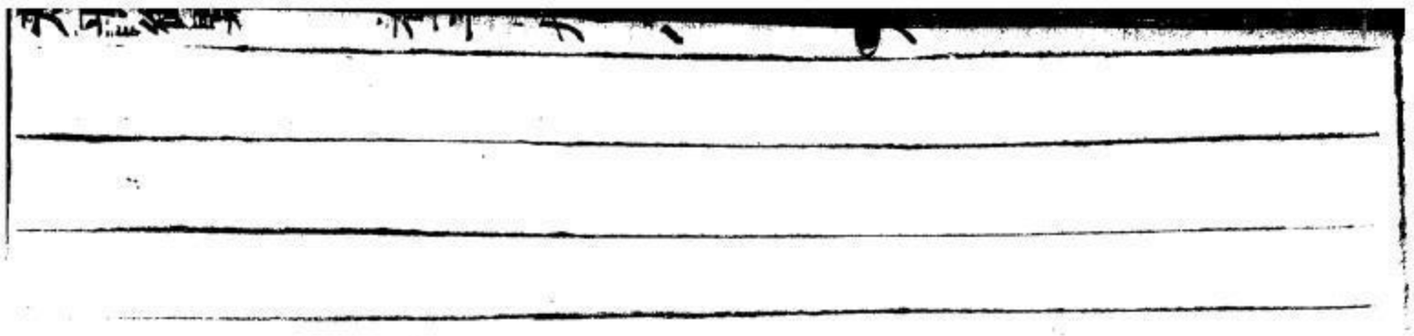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自程徙都酆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酆止於文王之戶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王夢日月之光着身

會稽先賢傳曰吳侍中闞澤字德潤山陰人也在妊胎八月而叱聲發外年十三夜夢名字炳然縣在月後遂昇進也

異苑曰鄭康成師馬融二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寐夢見一老父以刃開其心謂曰可以學矣於是遂返精洞典籍

又曰太原郭瑾之字仲靖義熙初諸葛長民欲取為諮議瑾之不樂後為南康太守盧循之反長民以其無先識也將加大辟夢一神人以烏帢如意與雖是寤中殊自指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覽御卷第三百九十九

人事部四十

應夢

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帝天也文王曰汝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我者尒九十吾與尒三焉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與汝三者明傳業於汝壽而成之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左傳僖公下曰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糜

又成公上曰鞍之戰晉韓厥梦子輿厥文謂已曰避左右故

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曰君子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

又昭二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鬼也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中間問也

又昭二曰鑄刑書之歲正月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盖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又昭四曰晉荀吳帥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攜衛吾而授之陸渾宰子韓起文公晉文公荀吳神行穆子也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歌以應夢

又昭七曰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轉也且占諸史墨子曰吾夢如簡子夢適與日蝕會謂各在已應問之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漢書曰孝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進有一黃頭郎推之上天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郎鄧通衣服穿即夢中所見也因而寵之

又曰衞太子爲江充所譖敗父之田千秋上急愛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

霄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

又曰章玄成為丞相言孝文太后寢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要焉上召問匡衡議欲復之衡源言不可

東觀漢記曰桓帝時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占曰必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樓既而生子孤建安中為武威太守前郡守卑鄙商為猛所累據郡反為韓遂所攻自知必死乃登糧自燒而死終

魏志曰武帝問周宣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曰天下當有貴女子死時帝已遣賜甄后璽書文帝復問周宣曰吾夢摩銍文欲令滅而更明何曰此陛下家事而太后不聽故更明耳時治弟植罪逼於太后也

晉書曰明帝時張茂夢得一大象問人曰何祥對曰君為大郡然而不善或問其故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當為大郡然象以齒見焚必為人害後為吳國內史沈充所害

又曰明帝大寧元年王敦謀逆帝與王導溫嶠等決計征之敦屯於湖陰帝欲察其營壘乃乘駿馬微行至湖陰敦方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何以不縛之

又曰簡文見識云晉氏祚盡昌明及孝武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生東方始明因以名焉簡文後悟爲之流涕

後魏書曰高祖遷洛謂任城王澄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鬚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惧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紹以身衛生殞命御則亦是晉之忠臣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吊祭焉

又曰莊帝在藩任城王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北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晝闇俄雲消霧解日出莊帝復閶闔門入登大極殿呼萬歲三百官咸加朝服既覺占之曰黑雲氣之惡者北方之色必有北敵亂京師日君象月后象星百官象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後果如其夢

又曰盧元君明爲中書侍郎友人王由寓居潁川忽夢見由携酒就之言別因賦詩贈乃覺元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嘆曰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爲亂去所殺尋其日乃是發夢之夜

又曰鄱範字世則范陽涿人範嘗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進云家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在再祿營丘矣範笑而荅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爲青州刺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裴安祖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會行值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着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北齊書曰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拜太中大夫薛琡常夢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出爲幽州刺史

又曰宋顗爲涼州刺史顗前妻鄧氏亡後十年夢見向顗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拜別顗見崇言之崇數日而卒

梁書曰吉士瞻少時夢得一積鹿皮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有十一鹿乎自其後任進所莅者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

梁後略曰初賀革之仕江陵也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答曰吾嘗憂主上遍見諸子唯至湘東王所手脫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壁卿其行乎革因頷之遂徙荆州

三國典略曰江陵平梁御史中丞沈炯遷長安太祖授儀同三司甚禮待之炯恐太祖愛其人才桓閉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毀棄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巳思歸之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宮禁之

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幾
日可至若一月內見關出此恐不復由我籍而異之當時
以為忧忽十餘日便有命於還遂與王充等並得東歸
又曰陰子春嘗為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壞臨
海神廟當座棟上有一大蚣役夫下擒入於海水爾夜子
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欲
愁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牲醑
立宇之祠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州相報
經月餘魏軍欲襲朐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梁武以為南
青州刺史
陳書曰武帝初受禪之日其後有會稽人傳史普直省夢
人自天而下着朱衣武冠導從數十手持板板上有字僅
視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旦白黃門
侍郎孔宗範嘆曰吾事才矣其為子孫憂乎自武帝已後
并廢帝五主自永定初迄禎明末共三十四年
晏子春秋曰景公舉兵將伐木宋過太山公夢見二丈夫
意怒甚盛公問占夢曰願過太山不用喜太山神怒也公
問晏子晏子曰非泰山之神也宋之先湯與伊尹也湯修
以長髯允上而豐下僂身高聲伊黑矩蓬頭而髯豐上允
下僂身下聲公曰然
又曰晏公田於梧宮夜猶早公坐寐夢有五丈夫北面搏
無罪公覺召宴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歟晏子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昔先居靈公曰丘丈夫駭獸故并斷其頭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豈此耶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嘉之命吏葬之

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而窺阿門曰予自宰之淵爲清江使河北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占夢者曰此神龜也君乃刳龜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又曰匠石之齊至於曲轅曲轅道見櫟社樹其大蔽千牛曰道是不材之木也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比予於文木耶祖梨橘柚果蓏之屬非實熟則剝剝擊也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折也此以其能若生者也予求牛所可用久矣乃今得之

呂氏春秋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時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非吾愛道也恐子之未可教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御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所要以授秋駕也

賈誼書曰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腐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使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我文王葬之吏曰此無主請以太夫禮王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背之也

桓譚新論曰楊子雲亦言成帝時上林泉召使作賦覺子雲爲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太少氣病一歲卒

世說曰王東亭嘗步人以大筆與人管如椽于大既覺語人云他日當有大手筆事少曰烈宗晏駕哀策謚議王所作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漢武停舡立之習水戰也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治水訖停舡池通白鹿源人釣魚於此綸絶而去亭於漢武求去其釣明日帝戲于池見夫大魚啣索帝曰豈非昔時所夢也取而去其鉤放之

博物志曰靈帝時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邊有孤屍露冠絳服感翻夢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求見掩藏吏民有嗤者皆死

虞翻別傳曰翻注易奏上曰臣都吏陳挑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而易六爻燒其三以飲臣乞盡吞之遣士曰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

皇甫謐高士傳曰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於陳爲老子立祠

三輔決錄曰予以玄冬脩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夢此黃髮之叟姓爲玄明字曰子真與寐言言必有中（夢中指言）（褒）敷予授其人子眞評之析微通理善否之間無所依遠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決錄

襄陽耆舊記曰楚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舘上有雲氣崒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嬌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寔爲莖芝嬌而服焉則與夢期所爲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上因而幸之

漢武故事曰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群臣亦夢於是長沙劉臯得病夢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語曰汝着此衫汗即火燒便潔也覺果有衫在側後汗便火燒之

搜神記曰有周弊音贊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息田

夢天公過而哀之勑有以給與司命案録籍此人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當言之於事所爲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常往弊嘖家傭賃合有身滿當孕便遣出在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問言當名汝兒何嫗曰今在車下憑天告之名爲車子弊嘖乃悟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續搜神記曰承俊者東莞人葬後十年忽夜與其縣令夢云沒故民承俊今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便勑內外裝束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中呴七破鼾聲有二人墳上掣但霧冥不見人往令既至收得冢內

三人墳上二人遂得逸走棺未壞令即使人脩復之即其夜又夢俊云二人雖得走民悉誌之一人面上有青誌如藿葉一人脚前兩齒折明府得案此尋覓自得也令從其言追捕皆擒獲

又曰宗淵字叔林南陽人晉太元中爲彔陽太守有數十頭龜付廚勑且且以一頭作臛便着藩汁甕中養之其暮夢有十丈夫前着烏帊褲自反縛向宗淵叩頭若求哀明日廚子宰二龜其暮復夢八人求哀如初宗淵方悟令勿殺明夜還夢見昨八人來跪謝恩於是驚覺

盧山放之遂不復食龜

又曰荆山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自說已是會稽上虞人死亡浮喪飄江中明日當至君有濟物之仁嘗能見移着高燥處則恩及枯骨殷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看果見一棺逐水流下飄飄至殷舉處令人牽取題如夢所即移着崗上酹以酒飯是夕又夢此人來謝恩

又曰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鞠養之甚於所生隗病侍甚謹三更中夢二人乘舡持箱上泰床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死泰即於夢中下地叩頭良久曰汝縣有同姓名人不泰思得語鬼云張隗不姓徐此人云亦可強逼令汝能事叔父當爲汝受之遂不復見

異苑曰高平檀茂崇以義熙中喪亡其毋沛郡劉氏晝眠夢見崇手捉團扇云崇言命未盡橫被災厲上求遠離今

以此窀奉別毋流涕驚覺果於屏風門得翁上皆如蜘蛛
網絡撫執悲慟
又曰海陵如皐縣東城村邊海岸崩見一古墓有方頭漆
棺以朱題云七百年隋水元熹二十年塹於縣巘和蓋從
潮漂沉蝦沂流漂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啓之見老姥
年可七十許幡頭着桂衿携鬟髮皓白不如生人釵髻衣
服粲然若新送終器物枕褥悉存護乃齎酒脯施於柩側
尒夜護婦夢見姥云向護名貶感至無已但我墻屋毀發
骸形飄露今以直一千記爲治護也置錢便去明覺果得
即用改殮移于高阜焉
述異記曰陳流周氏婢名與入山取樵忽夢見一女子曰
吾目中有刺煩爲挼之當有厚報此婢乃見朽棺骷髏生
草眼中便爲拔草即於其處得一雙金指環
靈鬼志曰濡洄口有一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
嘗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但聞箏笛絃管之音夢人
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梦覺即移船去傳云是曹人載奴
船覆於此于今存在
智瓊傳曰弦超字義超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戚
字智瓊早喪父母天帝愍之遣令得下嫁如此三四旦覺
窅欽想顯然來遊方駕輜軿車從入婢自言我天帝玉女
遂爲夫婦贈詩二百餘言又著易七卷超皆能通其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記檀弓曰夫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作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左傳成公上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呼于殺
余孫不義厲鬼猶氏之先祖也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
公懼入于室又壞齊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巫言鬼怒如公所夢
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公欲溈使匍人獻麥將
食張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
侯出諸厠遂以爲殉

又成公下曰晉楚將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
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焚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
必死矣戰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毒射呂
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而言一發而中之

又成下曰初鞏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溷郡長樂縣入清水也或與
已瓊瑰瓊玉瑰珠也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爲珠玉滿懷從而
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乎懼乎
不敢占也還自鄭至於貙脹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
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而無傷也言之至暮而卒繁多也傳
戚數占夢

又襄三曰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
弗勝厲公獻子所殺者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
走見捷陽之巫皐捷陽晉邑皐巫名也在大原他日見諸道與之
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
以逞獻子許諾

又昭二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鄭如齊如之
鄭齊庚宗會地

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己弗勝穆子覺而見人黑面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反潛所宿庾深之婦人獻以雉穆子問有子不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隆盛宮也傳古從夢未必吉

又哀七曰功曹人戊夢裘君子立於社而宮譖亡曹曹叔張鐸請待公孫彊許之始娠鐸曹祖也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悅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覇城而攻宋宋人伐曹晉人不救而亡言自

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與宋盟

又哀十曰衛侯夢子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昆在古昆吾氏之虛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爪紵也爪生也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弥赦占之筮更衛侯無道卜人不以實對惧難而迷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

國語曰昔獻公伐虢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目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河之下公懼而走帝命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蕆取也天之刑神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族曰衆謂虢亡不久矣吾今乃知之外内無親其誰救之吾不忍俟將其族適于晉六年虢乃亡

學記曰始皇夢與海神鬬如人狀乃令人入海賚捕鉅魚

其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遂並辭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又曰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人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望夷宮閒樂殺之更立子嬰爲王

又曰初趙盾在翳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而歌盾十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趙鞅被殺下宮及趙武澀故位

漢書曰昌邑王夢見青蠅之矢積殿東西階下乃問龔遂對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察之王終不改

續漢書曰鄭玄夢子孔造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悟以讖占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又曰周盤字伯堅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出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夢有人語之曰公子系十二爲期覺語其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

魏志曰鄧艾字士載初艾當伐蜀夢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殲虜護軍羌邵邵曰案易卦山上有水曰蹇匕縣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不利東北兵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蓴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又曰文帝問周宣　吾夢毀屋兩瓦墮地化爲鴛鴦此何

謂耶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蜀志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騏驎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之象也退面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不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誅

又曰關羽出軍圍樊夢豬齧其足語子平曰今年衰矣羣寇被殺

晉書曰郭璞燉煌人也筮氏之未畢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預遣使招璞與同郡索蝦應之穆後信讒欲誅鰕璞諫不從旦夕祈禱夜夢乘青龍上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畢也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十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又曰惠帝時陸機爲長沙王乂征河間王果夜夢黑幕三重繞車機掌出不得明旦被殺其日大風拔木時人以爲陸氏之冤

又曰張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稱召華遂與裴頠俱救牧收

又曰僞趙石虎晝寢夢群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東北土高丈餘木斗滿其上寤乃問佛圖澄曰不祥也國其

敗乎

又曰温嶠爲驃騎鎮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云其下多怪嶠遂燒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萬品其夜夢人謂嶠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嶠惡之忽中風至鎮旬日又曰楊雄爲春陽令舉兵拒王敦城陷爲敦所擒初雄被執之日其夜夢（夢）車拌肉其傍占曰夫肉必有筋斤也車傍於斤吾其戮乎尋爲王敦害之

續晉陽秋曰符堅之遣慕容垂侍中權翼諫不聽於是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垂是夜梦行路路窮願見孔子墓傍墓有人覺而心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人以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於是垂遂別路而進翼伏兵遂不擒之

前涼録曰張駿十二年五月駿有疾夢出游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而卒

前趙録曰劉曜末年夢二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覆其跡太史令任義曰三者歷運之極東爲震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物喪落也脣門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帝伏於人覆跡而行慎不出疆兵必大起遠志二年曜爲石勒所擒

前燕録曰慕容儁夜夢石虎齧其臂覺遂痛惡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使捕之數其罪鞭其尸投之漳水俄寢疾而死

沈約宋書曰少帝凶暴日甚沈慶之猶盡言諫淨遣慶之從子攸之賫藥賜慶之于時年八十初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慶之語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疋八十尺也度無盈餘矣

後魏書曰元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七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願瞻任城第舍四面墻崩無遺堵焉熙寤而告所親及熙之死果如所夢

又曰崔浩撰害季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而觀之俄而順舅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悟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矣以火爇人之暴極也且兆始惡者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廣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後而族

三國典略曰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秋冬入學徑疏之多發自於鉉嬰疾在牀夜夢孔子念其廣爲疏例繫而捶之既寤之後其疏側焚尋而病愈

齊書曰武帝初登位魯金超鳥下殿食小龍子無數乃飛上天久胡帝即位詠高武子孫並盡明帝名鸞故也

又曰武帝時雍州刺史張敬兒未貴夢所居村社樹歛高數千丈爲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俄反伏誅

梁書曰武帝初沈約齊末建議廢齊和帝後夢和帝以刀

斷其舌約大懼召巫言與夢同竟憂卒

唐書曰太宗時徐慶為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已化為羊為典所殺覺悔流汗至曉典判案慶問曰汝夜有夢否典云夢公為羊某屠之由是慶不食羊則天時慶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應按竟公徐敬業舉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承押獄夢流涕謂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戮竟是丞引之

又曰杜牧知命年得病自為墓志祭文又嘗夢告曰尔改名畢踰月效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髆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片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嘆向此過隙也吾生於酉昴畢於酉昴為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夢人木還於角足矣比年以疾終

又曰常溫為宣歙觀察使明年瘍生於背謂愛聳張復魯曰予任書郎時夢二黃衣人賫符來追及滁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訣矣明日卒

又曰崔湜與尚書右丞相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者明象吾當為人主所助也以告占夢人張申申退曰講堂日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為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

唐新語曰毋渾娶姚承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渾夢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久至山頂迴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山咸如所夢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之時有士曰甯戚公之時有士曰甯戚夜坐自不快明日召其友而告叱之嗤其面惕然而悟然夜坐自不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年六十而無所挫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叱不得將死之旦朝立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殺

譚租新論曰博士弟子韓生遭三夜有惡夢以問人人教晨起厠中祝之三旦人告以為祝詛捕治數日死

玄晏春秋曰十二月乙丑夕夢至京師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以告梁柝柝曰君欲曹

人之夢乎朝無公孫疆子曰爽無叔振之請荷失天機敗矣何待於疆

益都耆舊記曰何祇嘗夢井中坐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然桑年四十下有八君壽恐不過此後果如直言

管輅別傳曰輅見何尚書何曰頃連夢青蠅數十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何也輅曰夫鼻者艮也天中之山而蟬集之位峻者危輕豪者亡後遂被誅

搜神記曰吳時嘉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呂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塩伯始迎之以助石晝卧夢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疋云明日當以一迎石一迎

本一迎思石夢覺語本思如此宛期至可急還與家別不
辛事而去伯始怪而晉之曰惧不見家也間一日三人同
日死

搜神記曰會稽謝奉與求加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
人於浙江上爭樗蒲錢爲水神所責墮水死已營理郭凶
事既覺便往郭許共圖棋良久謝玄卿知吾來意不因說
所夢郭聞之悵然云信與人爭如卿所夢何期大的的也
須臾如厠便倒氣絶謝斷埋之如所夢

異苑曰符堅將欲南師也葵生城内明以問婦七日若
征軍遠行出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
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應也堅不從卒敗

又曰陳郡殷靈均義熙中爲桂陽太守夢人縛將兵形神
垂散復有一人云且置在作衙陽當取之殷驚寤惆悵永
初三年除衡陽郡知冥理難避辭不免尋寢疾而亡

述異記曰陶繼之爲秣陵令殺刼其中一人是大樂伎不
爲刼而陶通殺之將死曰我實不作刼遂見杜殺若見鬼
必自訴理少時陶夢見此伎來云訴天得雪今來見取遂
跳入陶口中仍落腹而倒俄而陶遂病死

又曰姚萇既殺符堅與桐拒於隴東萇夜夢堅將天帝使
者勒兵馳入萇營以矛刺萇正中其陰萇驚覺陰腫痛明
日遂死

幽明録曰魏武帝猜忌晉宣帝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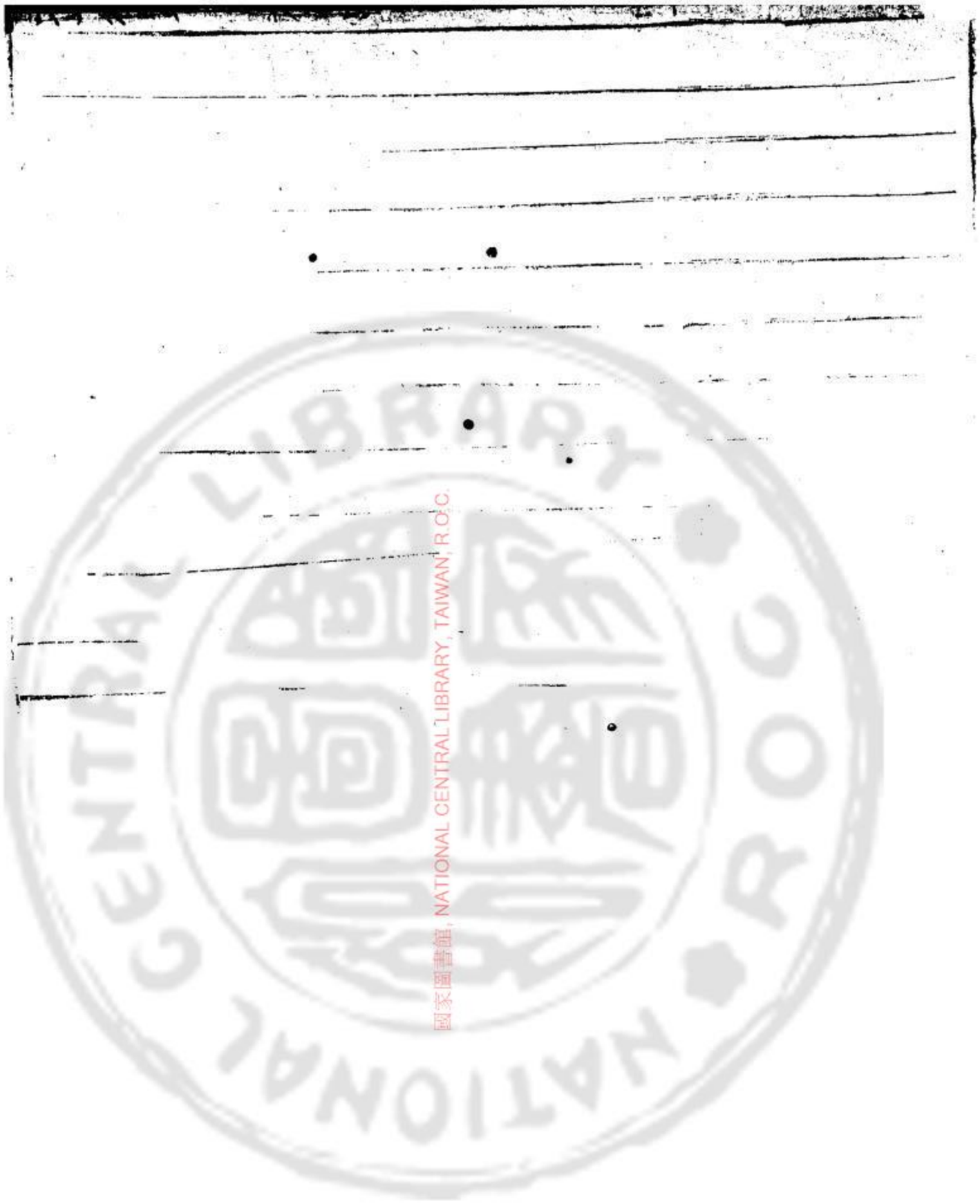
疋馬在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見並云防理自多無爲橫慮帝然之後果害族移器悉如夢焉又曰王丞相茂弘裴人欲以百萬錢買大丸長緣丞相甚惡之潛爲祈禱者備炭作屋得一窖錢料之百萬億大惧一皆藏閉俄兒長豫亡

又曰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爲曹掾赴洛淑歸寧于家晝臥流涕覆面嫂怪而問之云適見嘉自說住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齎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集異記曰陽平宋謹善解夢有孫氏求官睡得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謹謹曰鳳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直杖即削杖也後孫氏果遭母喪

又曰張氏錫在涼州夢一緑色狗形甚長從城東南欲齕張七牀上避迺乃墮地後符堅遣狗長往破張着緑地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夢焉

太平御覽卷之四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敘聖

左傳成公上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

又成公下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汚懲惡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又曰諸侯將見于臧辭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患生也）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

又襄公三曰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在邑將飲酒（御敘魯衛邑大

宋本校正潘氏活

夫曰焉聖人武仲多智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焉

又昭公二曰季武子問於申豐曰竈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竈雖有不爲災

又曰書曰聖作則竈書則法也

又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令其將在孔丘乎

又哀公下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

禮記曰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又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又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又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毛詩七月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然終道立其志成周之道致太平復成王之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節南山巧言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周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又曰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又蒙卦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又豫卦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觀卦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又咸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又恒卦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又鼎卦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又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剛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尚書伊訓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時謂亂風（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

又說命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且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又洪範曰斆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又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又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惟聖人元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人）

又君陳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論語雍也曰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又述而曰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

又子罕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又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春秋潛潭巴曰聖社鳴此里有聖人百姓歸之（社里之居也鳴則教舍行行教舍則唯人能行之也）

大戴禮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于大道應變而不窮配于天地參于日月又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尚書考靈曜曰五百載聖紀符運五百法天地之數也王命五百載必命世符圖書也

又曰四千五百六十歲閏久初攝命乙起河出圖聖愛思鄭玄注曰聖謂堯也天攝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堯受而思之以受曆數也

尚書大傳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又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之庠序校以教學誨之為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之謂也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然得志而行乎中國如合節符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比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故重譯而來朝周公辭曰吾子何以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又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皐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史記曰周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予真是耶
又曰王子比干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
又曰秦繆公謂內史廖曰吾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患將柰何
又曰唐舉相蔡澤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
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司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
又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又曰夫聖人鵠居而鶩諸侯食鳥行而無章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
又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又曰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變應常後而不先

又曰聖人以仁義爲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

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荅曰丘非聖者三王聖者歟荅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荅曰五帝善任仁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荅曰三王因時者聖則丘不知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蛇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尸子曰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圜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聖人正己而四方治故曰天地之大府

愼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闇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范子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隨巢子曰大聖之行撫愛萬物踈而不絕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孫卿子曰神固之謂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

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

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韓子曰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此二人者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而進

孟子曰子夏子張子游皆有聖人一躰冉有伯牛閔子顏淵具躰而微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又曰孔子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終亡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

孔叢子曰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子產則兄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通事仁愛乎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昔季孫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康子曰子產死鄭大夫捨玦珮婦女拾珠瑱巷哭三月壯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未之聞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則生所不及則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愛賜也普矣莫識其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來者也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靜也雌柔弱也又曰聖人之道猶中衢樽耶過者斟酌多少各宜所得又曰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

又曰文王知紂好間故聖又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干世主者非貪祿爵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瘦臞其俱切舜黴墨禹胼胝由此觀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焦天下之憂而平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也如此其明矣

河圖曰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筭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千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

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緩謂無爲急謂成功似遲而速待時也

又曰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矣

蒙語曰所謂聖者德合天地澤覩者不識其鄰

又曰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爲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乃爲之
又曰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身長一丈腹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馮青龍右手馮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上人所追知百穀可食識草木監若名曰聖（俗曰聖人）一名哲（俗曰哲虞）一名先（俗曰知先）一名通（俗曰通達）名無不達凡人見拜令人神智（此人天下神聖也）
六韜曰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治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食之寒者衣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楊方五經鉤沈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即聖人所畫但畫陰陽之理則玄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自知而理盡自然者也
楊子法言曰或問孔子聖者歟曰知之若知之則是爲不知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曰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存其所習遵其所從強其所劣損其所能非天下之至聖孰能用之
又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廓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窮之而彌壯

又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之言近如地
又曰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大則當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
聖人固多變予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所以書也宰我子
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侍其行矣未得
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其可變乎
又曰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子豹別其文蔚
也（自蔚文虎辨人曰別其文萃也（李然自彩異於端務）
又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論衡曰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胷其謫告在聖人之口世無
庸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連於天地調暢
萬物
荀悅申鑒曰學聖不至聖可以盡性
傳子曰聖人之通如天地諸子之與如四時四時相反天
地合而通之
袁淮正書曰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聾盲跛蹇皆能復之
法若丘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
又曰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
將子萬机論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武之主亦須佐輔
王衍論曰聖人盡衆妙體主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親
之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

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又曰神州何以專生聖人曾不產於絶域乎推此論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奭塏源流清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調良圖墓書曰青烏乃黙皆聖人也記人生死所由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繩到匡郭外顏淵棄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盛悖然大怒張目奮劒聲如鍾鼓孔子曰咄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其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焉解而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四十三

叙賢

周禮地官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禮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詩黍離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麻麥子嗟所治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

又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者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乘其白駒來者食我場中之苗縶絆之欲留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大禹謨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又說命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又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又武成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又旅獒曰所寶惟賢則通人安

易曰坤地卦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又大畜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顧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又繫辭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論語里仁曰君子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齊等也省察已得無然也）

又雍也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簞竹器也貧者人之所憂而顏志道有所樂故深賢之）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又述而曰冉有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又衛靈公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謚曰惠也）

又子張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爲神人之精者爲賢治身以練神爲寶治國以積賢爲道

大戴禮曰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識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聽斷焉勞身者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周南無美而召南之有

韓詩外傳曰穉文侯問孤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若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始人何恃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宣子荀寅瑤宣子之子智宣也智果曰不如智果荀氏之族也宣子也瑤也宣子曰瑤也很很矣不從人也對曰瑤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有五其不逮者一美鬚長大則賢鬚髮也髮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必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若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太史氏姓也掌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

又曰臼季使舍於冀野臼季胥臣冀野晉地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耨耘田也野鎮曰饁字音曄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進之曰臣得賢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對曰臣見其賢不忘敬也公使為下軍大夫

史記曰紂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

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必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又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又曰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往焉路出陳蔡大夫謀曰夫人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兵拒之孔子不得行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何術而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不齊事之事而稟度焉皆效不齊以治道孔子歎曰者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又曰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者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者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也）賜能敏而不能訥（人唯辯敏亦唯辯敏亦屈時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務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吾

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一也

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夏徵舒弑其君楚王討之取之乃復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王時諫莊王三從陳也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達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其訓又曰所謂賢者德不踰閑法行中規繩

又曰袁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論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也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遊放之

才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子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前事則退客賢信其所以退欲以客賢於己也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靈公郊告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者篤節行道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之與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之一子思對曰八君之言則公儀愈所不至也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言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人之意公儀子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子思自齊反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
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子思曰羈旅於
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辱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
君府藏已盈而仅又貪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心而徒
言不聽也願有報君者唯達賢耳君曰固寡人所願也
任子曰夫賢人者至德以爲已心行道以爲已住處則不
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
揩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
歌舞其君之德

文子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野有螽蟲葵藿爲之不
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列子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至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欣然無憂苦之色盜追而
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既而相
謂曰彼之賢徒見趙君使以我爲事必困我乃相與追而
殺之

係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然而非禮不進
非義不受莊子曰以財分人謂之賢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王數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
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
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不
肖故王尊於上臣早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也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乎曰敢問歎子曰吾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文子曰虎豹之駒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翼未合而有四海之生亦然也

又曰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或求賢不能得此二也用賢弗能盡此其三也

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此有此而立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尚田群臣孰賢對曰趙武賢之武子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上者數十人皆令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其家死不託其孤臣敢以爲賢

孟子曰國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疎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呂氏春秋曰伊尹出空桑之中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妻於有侁氏有侁氏喜使伊尹爲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之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

又曰伯里奚之未遇時亡虢而虜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

皮公孫公枝得而悅之秋諸繆公三日請爲事公賈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爲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號曰五羖大夫

又曰史谷謂申向曰人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言行相反而欲賢者用不肖者廢不亦難乎人主誠用賢則境內賢者出矣天下賢者至矣

又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寸良劒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

又曰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行覘之（覘視也音贍）期以一月六月而反復簡子曰何其久也對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

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君聽其言）易曰漁其群元吉漁者賢也群者衆也無者吉之始也漁其群元吉其佐多賢簡子案兵而不動

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二常一日君以舉賢爲常二日官以任賢爲常三日士以敬賢爲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京房易飛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賢人隱也

易參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傳與賢者
黃石公三曰璨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其名不令
陸賈新語曰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棲危優傾則以聖賢爲杖
說苑曰周公卜居曲阜命龜曰作邑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之
又曰夫朝無賢入猶鴻鵠之無羽翼是故絶江海者託於舡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
又曰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
又曰伯禽與康封朝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往見之康叔與伯禽見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字蓋相與觀南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木蒼然實高而仰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仰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蓋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然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俯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又曰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謂子

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旣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非君子之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於是不贈終身弗見也中間謂紹介也

六韜曰文生舉賢若何太公曰案察實選才任能名實俱得也

物理論曰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謂之比肩故語曰黃金累千不知一賢杜氏幽求曰封千里而以八州之地祿賢抱朴子曰桓文漢高鼓群賢以爲六翮託豪傑以爲爪撮

周裴汝南先賢傳曰黃憲潔淨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譏特不抗行以矯俗論者咸曰顏子復生乎漢之代矣

論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上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躰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希上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候明主以顯其德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鍾于嶓冢論曰賢者之處世猶金玉生於沙礫豫章產乎
幽谷下不之進於上則無由而至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道德

禮記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育生也峻高大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天下之達德也

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又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又曰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也

又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不樂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

尚書大禹謨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求道求名古之賤之

又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言無有亂爲佞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

又旅獒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爲志發氣信皆以道爲本故子勤道

周易繫辭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論語學而曰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有道謂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也

又公冶長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又衛靈公曰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又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又曰君子學以致其道
又曰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又顏淵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欲使學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草加之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下）
大戴禮曰萬仁而好學多聞而順道天子疑則問應而不
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之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王弼曰可道指事造形其非常道
可道
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敝子珮天下無道我負
子戴
又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匡上也）
子貢乘大馬中紳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正
冠蹤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嗇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
聞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子貢洽巡而有愧色
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爲正治辭以爲定上下之儀也
上有道德即下有仁義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思輔之
鬻子曰發政施令爲天下福謂之道
公孫尼子曰道爲智者設賢爲聖者用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若中衢樽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
各得其宜也
楊子法言曰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又曰君子之道有四闇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
也法而易言也
又曰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輕其青

塩鐵論曰以道德爲城文王是也以道德爲胄湯武是也
桓譚新論曰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王道純粹其德如
彼覇道駁雜其功如此
王逸正部曰仲尼門人餔道醇飲道宗
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致其情
瑩之以發其光
任子曰道德之懷民道春陽之柔物也履深氷而不寒結
本條而不折
杜氏幽求子曰蓋道清淡以無爲爲家恬虛寂靜弘廣多
包豈非聖人所宅乎
又曰有道之國其鬼不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崔元始正論曰國不信道工不信度匠可待也
傳子曰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中論曰道之於人甚簡且易不如採金攻玉涉艱難也
符子曰爲道者日損而月章爲名者日章而月損
釋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
周禮地官下師氏曰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教德至德中和之德敏德仁義順時教德尊祖受親
禮記學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又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
又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又禮記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又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
左傳桓公曰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又僖公中曰庸勳親親昵近遵賢德之大者也
又曰德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又曰太上以德撫民
又文公上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奸爲凶德
又宣公上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又成公上曰四王之王也湯禹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
又襄公四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又昭公三曰盛德必百世
毛詩蕩烝民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尚書舜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玄謂幽潛行資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又大禹謨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乃行種善也皐陶布行其德下合於民民歸服之
又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屆
又伊訓曰徯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又太甲曰德惟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

又咸有一德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七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泰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旬德有勝德鈞則義者勝
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又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木
又洪範五福曰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
又旅獒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
又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
又君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周易坤卦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又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論語爲政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
又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又先進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又憲問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古之善馬有德謂在五御之威儀）
又季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尚書大傳曰有德者尊其位而重其祿
史記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東觀漢記曰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闇處必自整頓三輔以爲儀表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以謙儉推讓爲節人有以恭禾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隣里牧牛而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爲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爭
三輔決錄曰馮豹字德文母爲父所出後母遇之甚酷豹事之逾謹時人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德文
王隱晉書曰庾衮字叔褒潁川人少遭大疫二兄亡次兄毗又疫其嫗氣方熾衮父毋諸弟皆出避衮獨不出諸父

強之不可曰衆性不異病納粥扶持不捨晝夜省柩哀
臨十有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反而哀亦無患焉宗黨歎
曰異哉此子能守人之所不能守能行人之所不能行
晉中興書曰衛玠字叔寶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
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慍
齊書曰張緒字思曼爲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自送之謂
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又曰王秀之字伯舊爲南郡内史州西曹初至欲交秀之
拒而不納報至書曰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
用寶於此敬宜也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惟不失德是以爲德上德之人惟
德故能有德下德而德之必有失焉
文子曰山高者其本脩地廣者其德厚
又曰閉九竅滅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含陽吐陰而與萬物
同德也
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
韓子曰善爲吏者樹怨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鶡冠子曰德及萬人者謂之豪德過百人者謂之英
孔叢子曰晏子身長不過六尺齊國莫不宗焉趙文子身
如不勝衣相晉國以寧諸侯敬服其德故也
楊子法言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子曰上德之人其齊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

太公金匱曰德行則福德廢則覆

易參同契曰道成則就潛伏侯時

海內先賢行狀曰王烈字伯善時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將改子既赦矣幸無使王烈聞之又曰戴良字叔鸞高才磊落義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之鄉里縉紳下至黎庶莫敢有忿爭之家

又曰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赴喪不遠萬里常夏江夏黃公薨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供賢磨鏡具自隨每至所在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設祭哭畢而返陳仲舉為豫章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但不服以成其節

又曰仇覽字季智學通五經選為亭長民有孫元少孤與母居詣覽告元不孝覽遣之爲母自詣覽謝遣之意元遂感激卒爲孝子時賢嘗禮詣元爲陳孝子供養之今河內王渙政尚清嚴閒覽得元不治心獨望之乃問覽在亭不治不孝得無失鷹鸇之志乎對曰竊以鷹鸇不如鳳凰故不爲也渙感覽言用措威刑

會稽典錄曰鄭弘字巨卿爲郡督郵上計吏時計掾勾章任尚居素溫富乘鮮車駕肥馬弘恒在後尚輒罵弘無慍容弘尚在京師遊學還郡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弘無不對而尚不知出又問弘掾行道數相折辱何以不荅弘謝曰

過奉顯使無光國之美馬羸行遲掾恐失期賀以相催促
自是其宜愚闇兩虎共鬬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爲無益
故不敢荅府君歎曰此謂長者太守所不能也
汝南先賢傳曰黃憲字叔度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
俗闕其門者莫敢踐其庭覩其流者不能測其深時人論
曰顏淵復生乎
襄陽耆舊記曰龐德公子奧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牁太
守去官歸鄉里居荊南白沙鄉里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
池中龍種來歸鄉里仰其讓德少壯皆代老者檐
陳寔別傳曰寔字仲弓潁川人自爲兒童不爲戲弄等類
所歸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返
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
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拂呼
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
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如梁上君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
稽首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子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
反善然此當由困貧令遺絹二疋自是縣無復盜竊
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海內英俊咸嘉焉
又曰鍾繇以爲顏子既沒能備九德百行不二其過者唯
荀彧乎或問繇曰君推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其可得
聞乎繇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大事
常無先諮文荀彧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

或不盡去固遠耶

潘岳別傳曰岳寬賢容衆與天下人等休戚同有無不以家則爲已有

任嘏別傳曰嘏字昭先　樂安人幼以至性稱遇見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發魚貴數倍嘏取宜如常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爲臨淄侯庶子

陰德

左傳宣公下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病疾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爲丞相寬大好禮初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帝即位衆莫知之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遷至御史大夫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綬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未獲其樂而病非其死病

也後果愈乃封博陽侯終饗其祿

後漢書曰何敞六代祖干學尚書於晁錯注云比干字少卿經明行脩薦通法律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中日亭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年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褐不沾雨漬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公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杖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

又曰和熹鄧后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甘兒訓爲謁者使脩石舊河歲活數千人大道可信家必蒙福初

太子大傳禹曰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代必有興者

又曰永平中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衆袁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去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其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人

又曰虞詡字升卿祖經爲縣獄吏決平嘗曰東海于公高其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

于公其庶幾乎吾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謝承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舉孝廉在郎署
有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剪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伐
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者終
不言惠
吳志曰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稻田
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識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
以稻與縣人
沈約宋書曰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而愛好老易郡州府
凡二十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匿
候竊者取足去後乃出

唐書曰載初中徐有功爲大理丞時酷吏來俊臣等搆陷
無辜公卿震恐有功獨有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
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問子韋子韋對曰禍在
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以治國家曰移於民公曰民死
誰與爲君曰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必死子韋北面再拜曰
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葅得水蛭王不欲以飲食傷人乃
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是
夜惠王之會涸而蛭出其父病心腸之積皆愈
又曰孫叔敖之爲兒也出遊歸遂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

泣而對曰今日見兩頭蛇恐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曰殺聞
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
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矣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布衣時與胡昭有舊昭同郡周士等
謀欲害帝昭聞而涉險邀士於齊澠之間止士不肯昭泣
以示誠士感義乃止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
續齊諧記曰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黃雀爲鴟梟
所搏墜於樹下爲蠭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
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
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
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數矣

會稽典錄曰鄭弘爲靈文鄉嗇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
之嫂詣弘訴之弘責中單中單耶合之爲汗衫也爲叔還錢兄聞之慙愧
遣其婢索錢還弘弘不受
又曰夏侯孚字曼卿永興人門側有大井傍設水瓮里中兒
童各競汲爭水共鬬香頭爲汲水多置器瓮由是無爭專
以德化香至四節先慶酌二親退賚酒入肴勞問里中父
老以此爲常

益都耆舊記曰王忳常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
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而得病命在須臾腰下
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葬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
絕忳即斂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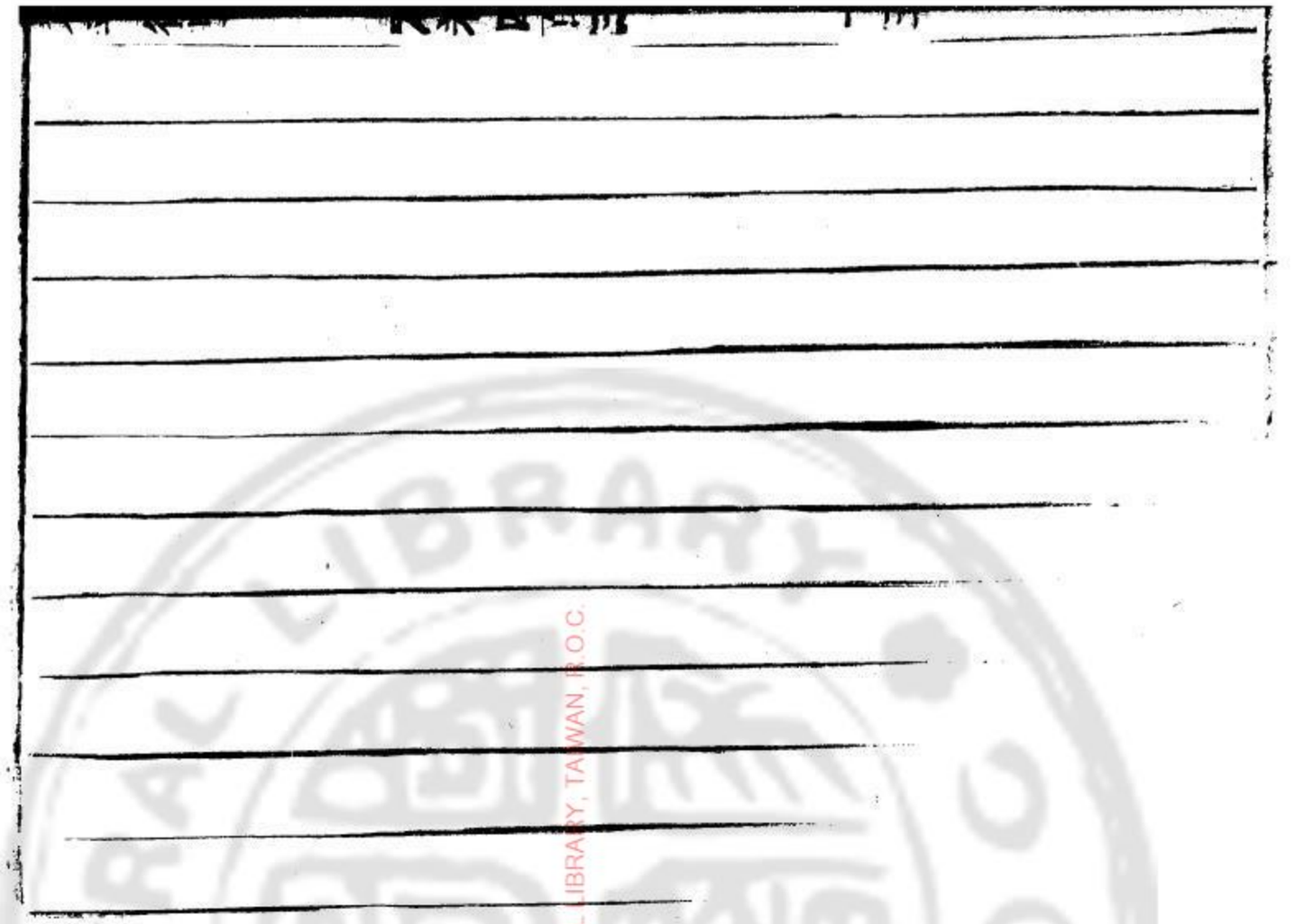
餘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驢入亭中其日風飄繡被復墮忳前即言於縣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令擒盜矣問忳七具道得馬并繡被狀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墮飄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思自念有葬書生事因爲說之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驚曰是我子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不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七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息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由是顯名

後漢亦載

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也有隣家牛數食其田禾既不可止遂爲斷薊多着牛家門中不令人知數如此牛主驚慙不知爲誰陰察求之乃覺是威自後便相約率收拾牛犢不敢復踐傷於威田

豫章耆舊志曰施陽字季儒遷書令及除出發之官道經江夏遇寇賊興起劫奪陽無賊去後車上席下尚有五千錢追以與賊

荀氏家傳曰荀遂字仲陽夫人有至行時歲荒飢有餘米糶之夫人恒掇斛糴者傾量輒過本時人號曰掇斛夫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四十五

師

韓詩外傳曰智如源泉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

又曰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顛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乙相文王學乎錙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郭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遷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禮地官下曰師氏掌以媺詔王（告王以之道善地文王世）曰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則司王朝掌國中得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儿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大戴禮曰帝入大學承師問道

禮記檀弓上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威容比父而無服也）

又學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也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愼也）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尸主祭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尤之

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七無官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

又問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

左傳襄六曰鄭人遊于鄉校（鄉校學校）以論執政（論政得失）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惡人於中諱議國政）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

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毋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老不通師之罪也

論語爲政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矣

又述而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孔叢子曰子思居魯穆公師而尊之

春秋後語曰甘羅請張唐相燕呂不常叱曰我自請不行汝安能行之耳羅曰夫項橐十歲爲孔子師今臣十二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

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爲師七之如夫子時

又曰曹參爲齊相乃避堂舍盖公而師之齊果大治

又曰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親師之

又曰文王爲西伯屬熊者爲文王師有功於文王及武王滅殷未之封也成王學勤事之後封其曾孫熊繹爲楚子

漢書曰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倪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夫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倪寬爲之褚大咲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也

又曰龔勝既歸鄉里三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又曰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弟

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朋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

又曰竇皇后兄弟長君少君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命乃懸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於是乃選長老之有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

騎人

又曰張良稱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亦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又曰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太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有異行禹心親愛敬宣而疎之崇每候禹常責師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作優人管絃鞮鞞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曰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謂知自得服虔曰各為得宜也

又曰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服虔曰縣之儒生姓)

張晏名與洛陽宋孟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固

又曰孔霸赤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爵開內侯號褒成君(常為師教帝今成君故曰褒成君)

又曰張禹初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後漢書曰薦范初師事薛漢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

誅故人門生莫敢收視范獨往收斂之吏聞顯宗大怒召入詰責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心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萬死因嘗之謝成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旨條列科義還爲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東觀漢記曰顯宗即位尊桓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永平二年壁雍初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上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

辨說

又曰顯宗以張酺受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体章帝即位出拜東郡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升郡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續漢書曰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

又曰楊政從代郡范升學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過泣涕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爲放出升

范曄後漢書曰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爲大司徒坐

汝南賊罪千餘萬發覺下獄平原孔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歛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歛爲儒宗八世博士乞殺臣以代歛命書奏而歛已死獄中

又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讖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謂諸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以篤行稱爲士大夫所慕李膺嘗歎曰鍾君至德可師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

又曰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床下其見尊異如此

晉書曰魏高貴鄉公之入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祥爲三老侍中鄭小同爲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

又曰王承爲東海王越記室越與世子毘書曰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師表尒其師之

徐爰宋書曰武帝簽祚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
後魏書曰陽平王之子欽託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
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乃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
乃死始經五朝便不逃遁去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之
裴景仁前秦記曰符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壺對
曰周官禮注未有其師常逞毋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
自非此毋無可以後堅於是就宋立誦室書堂生徒百二
十人隋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崔鴻後秦録曰初姚泓之為太子受經太學博士淳于岐
岐卒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
不可以不重觀詣省拜於牀下

又前燕録曰劉瓚字彦真平原人經學博通為世純儒貞
清非禮不動慕容皝重其德學使太子煌師事之
又後趙録曰張踐清河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
儒其儀辯拜世子衛軍長史勒曰張長史人之表範
世其師之（案世說武曰王越鄧王恭軍人倫師表爾其師之謂王安期鄧伯道清禮之也）
唐書曰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
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
質彬彬賀德仁德仁仕陳至吳興王友入隋授豫王府記
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
又曰員半千本名餘慶與彦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甚嘉重
之嘗謂曰五百年生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卒半于與萬先皆制師服喪畢而去
六韜曰文王十四田使散布卜曰田于渭之陽將得焉非
熊非羆非虎非狼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文王乃齋戒三日
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再拜乃與之歸
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孫卿子曰干將莫耶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劒也然而不
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騕褭驥騄離綠耳
加砥礪則不能前有鄉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而必
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
加之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
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
又曰國將興必尊師重傅尊師重傅則法度存師術有四
而傳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
誦說不懈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
又曰天達之三教也弟子安焉樂焉林焉遊焉肅焉嚴焉
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焉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
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海內
荒辭立為世師
莊子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齒缺齒缺之師曰王
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又曰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
而為舜之師

又曰申屠嘉刑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瞀人
列子曰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友居南郭從之
處者百數
呂氏春秋魏文侯師子夏
又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
照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
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
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
吳王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蠡此十聖六賢未
見不尊師者也
淮南子曰段干木晉之大駔爲文侯師
海內先賢傳曰仉覽字季智郭太賓刺從之日暮求晉宿
明旦太下床拜之曰君非太友乃太師也
荀氏家傳曰奕字慈明幼而岐嶷大學儒林咸歎服之年
十二太尉杜喬師焉
江徽陳晉志曰樓望字次子雍丘人也少受春秋於少府
丁子然以節操稱建武二十八年趙孝王聞其名遣大夫
賫玉帛聘望爲師不受
郡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
行貢笈苦身持力至陳晉則師韓子助潁川宗陳仲躬涿
郡則盧子幹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
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況餞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一飲讌於是每坐飲終日不醉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當南游越范蠡師事之

楊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七者人之模範也

又曰一閧之市必立之本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又曰李仲元一世之師也見其貌者爾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

桓譚新論曰談言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

又曰昔殷之伊尹周之大公秦之百里奚雖咸有天才然皆年七十餘乃昇爲王覇師

論語曰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敷暢壅閉審定文義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

潛夫論曰天地所貴者聖人聖人之所尚者德義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蝄堯師昌成舜師紀后禹師黑始渤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季孔子師老聃若此言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

符子曰玄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爲師矣

常昭辯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

應璩百一詩曰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必良德中才可進誘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

人事部四十六

賓客

尚書大傳曰舜爲賓客禹爲主人于時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尚書洪範曰三八政七曰賓禮賓客無不敬

周禮天官上曰太宰之職以八統紹王八曰禮賓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

又曰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又春官太宗伯職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朝聘者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記曲禮上曰凡與客入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也進謂導也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

左傳曰襄四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誘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賓上客旣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又昭元曰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如鄭鄭伯兼享之及享具五獻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

又昭六曰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亂謀定之趙簡子令輸王粟具戍人明王將納王於周爲客二王後爲賓客若之何使客

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父曰靖郭君田嬰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嬰卒文代立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君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會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刎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

君親已

又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盡至者數千人

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士以此乃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謀魏十餘年

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方爭下士招至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權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誘楚為琦璋瞢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慙

又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爭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其聞集論曰呂氏春秋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進欽禮諸大夫曰不滿千金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

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貫不持一錢
又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素與臨邛令王吉善吉曰長卿久
客旅遊不遂可來過我舍於是相如後往臨邛中富人卓
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候閒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
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意矣汗明
慨然曰臣請爲說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
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
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召門吏爲先生
著客籍五日一見
漢書曰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
居守寡不嫁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
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曰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
居不嫁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
曰敬受命以爲上客
又曰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
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
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其後李蔡與石慶爲丞相
相府客館位墟而已
又曰蘇嘗責大將軍至尊重天下之賢士大夫無所焉願
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
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被親待士大夫招黜賢不肖者人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尊職而已何與招士

又曰大將軍既益尊姊爲皇后然汲黯與抗禮或說黯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大將軍衛青也

又曰樓護字君卿爲人短小精辯論聽之者皆竦然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

又曰城都侯王商子邑爲大司馬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樓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唯護獨東向正坐

又曰鄭當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諸郊請謝賓客以夜繼日常恐不遍年少官薄然其知交皆天下名士

又曰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爲九卿中廢賓客益少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死

又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又曰張竦免官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

又曰張楷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

謝承後漢書傳賢遷廷尉賢素廉正自掌法官無私賓客袁山松後漢書曰陳蕃遷豫章在郡不接賓客獨坐一室唯徐孺子來爲置對榻去則懸之及徵爲尚書令送之者

餘產

張璠漢記曰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英雄記曰袁紹居雒陽西北陬不安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

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諸葛亮見備備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言備性好毐時適有龐牛尾與備若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毐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投毐而荅由此知亮乃以上客禮之

魏志曰蔡邕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王粲在門外倒屣迎之

晉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先主至荊州雍與糜竺孫乾共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

吳志曰孫權以魯肅諸葛瑾等爲賓客
又曰諸葛融每會賓合鐏促席問衆客所能或有博奕或
有樗蒲投壺於是廿菓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之終日
不厭
王隱晉書曰嵇喜爲太僕厩騶馮陵知其英俊待以賓友
之禮以狀表上
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人閑默寡言善吟諷獨酌園庭
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策杖獨遊素寡徃來門無雜客文
士過見不過一兩人
南史曰謝瞻兄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
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爲業
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
蕭子顯齊書曰謝超宗坐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
寒慘厲大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
座飲酒數酳辭氣橫出大祖對之甚欣抜爲驃騎諮議及
即位轉黃門郎
後魏書曰崔道固爲劉義隆諸子叅軍事使向青州募人
長史已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
於客前道固驚起按取謂客曰人家無力老親自執勑勞
諸客皆知其兄等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不
足以報貴賓汝宜荅拜諸客皆歎美
三國典畧曰周獲梁孝王克劉毅憚殷不害等至長

安太祖喜曰晉氏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謂過之矣乃謂寵及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分意皆厚禮待引爲賓客

尹文字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人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覆往

淮南子曰客有見人於孚子者客出孚子曰子之客獨有過望我而笑之是慢也談論而不稱師是敗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論不（倜）師是遍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一躰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從視之異

說苑曰魏文侯與夫人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子曜切）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前車覆後車誡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可不行乎君曰善白而飲之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又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馳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亡社稷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臣至矣南面聽朝不

失揖讓之禮求臣則人臣之臣至矣北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臣至矣西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爲上客

三輔決錄曰頻陽游殷字季齊初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既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之物既過家具設賓饌及既至妻笑曰君甚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論鞙笙之事饗訖以子楚託之

列女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人馮煖經冬無褌面有飢色

色願得上厨

又曰漢中楊子拒妻字大英子仲珎有高名常請客毋咸爲供具從窓中窺客罷讓之曰吾視汝所交皆不及已此自損之道也後歲餘復請賓客皆耆德秀士毋觀之喜曰無憂矣

華陽國志曰任熙字伯遠開門待賓客朝無少長必有供膳

陸績別傳曰孫策在吳張紘爲上客共論四海未安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座遥大聲言曰昔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之術而唯當用武績雖童蒙竊

所未安

世說曰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駿雜大夫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論謝公明還問劉昨客何以劉荅曰亡兄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郭子曰桓大司馬駕篤元子也溫字謝公省病謝安字安石也從東門入桓遙矚而歎曰吾門中不久復見如此客

蘇州志曰通貿橋東有吳丞相顧雍宅雍至孟名著四代帝居此宅門無雜賓投刺攝齋者不過一時英俊

俗說曰謝僕射陶太常嵩吳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已申使婢賣狗供客比得一頓食殆無復氣可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七

人事部四十七

叙交友　交友一

叙交友

釋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

說文曰友愛也同志為友

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黷

又曰朋從爾思

又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又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私志也

又曰出門同人

又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又曰嗟爾朋友

又曰朋來無咎

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其鳴矣求其有聲

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

又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又曰豈無他人唯予之好

又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禮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

又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同方同術志行也聞流言不信其友所行被毀而謗之

又曰限武子利其君則忘其身忘其身不遺其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又曰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弗與爲友
又曰見婦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
又曰子夏曰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又曰僚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又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周禮曰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又曰孝友任恤（任信於友道恤憂患也）
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辟巧譬喻也善柔諂也便佞辨以爲佞也）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曰衛靈公子曰君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又曰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忠言以告之不從則止之）
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又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弃
又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於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又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又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又曰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又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踈矣
又曰無友不如己者
又曰朋友切切偲偲
又曰匿怨而友其人
禮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大戴禮曰上親貿則下擇友
又曰與君子遊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芳則與之俱化矣與小人遊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則與之俱化矣是故君子慎其去就
家語曰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謂與賢已者交賜也日損好侫不若已者交故君子慎所友
又曰孔子曰自季氏賜我千鍾而友益親
又曰孔子曰夫子産於氏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右爲忠臣於行爲恭敏以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焉
又曰夫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漢書曰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復爲廷尉賓客又來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魏志曰胡質云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以終也

莊子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孟子曰萬章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又曰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譙子齊交曰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藍則青涅居交友亦人之所染也歸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卉茂事史舉用顯齊泰之功皆曹參師蓋公致清淨之治賢長君兄弟出於賤隸謹恭師友皆爲退襄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窮達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

鄒子曰昔荊高呂安飲於市仰天泣二子非有喪之哀傷相知之晚耳君子所以勤於接賢汲汲於結善欲以立名者也

呂氏春秋曰荊有善相人者無遺策聞於楚國莊王見而問焉曰臣非得相人能觀人之友也君守事君其友皆誠信謹如此者家必日益此謂吉人也君日益此謂吉臣也人主也朝臣多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閑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交爭此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王曰善於是取士不解乃大霸

晉陽春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踈而吐誠今人以爲難

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朴意親好合旣脫頭上手巾解要間五尺刀以與之爲交拜親跪妻初定交有禮俗皆當於山間大樹下封土爲壇祭以白犬一冊雞一雞子三名曰木下雞犬五其壇地人畏不敢犯也祝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雖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焉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仲長子昌言曰幽閑則攻己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負我者我加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

要覽曰諸葛亮曰勢力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温不增華塞不改業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劉欽新議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

又曰交之於人也猶脣齒之相濟

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身非交不立

楊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周昭新撰曰交之爲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叙象天下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康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踈者能睦

廉頗相如恐忿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
趙於強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開之
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
魏文帝集倫曰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
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交道備矣
阮子政倫曰夫交遊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
厚而北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
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
之道長諍訟之源
鍾會檄蔣斌論曰凡人之結交誠宜德不亡衰達不弃窮不
疑惑於讒搆不信受於流言經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多
初隆而後薄始容而終疏何故也皆由交情不發於神
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
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
不以遠近爲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
一朝以白騎日寵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
以天下半夫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嫗伏
以日數哉
離騷曰　不忠信兮怨長
晉潘岳陽鞏誄曰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達執友之
心也

古歌辭曰結曰在相知骨肉何必親幷言無忠實世薄多
蘇秦
又曰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傷根葵不生羞貧交不成
相識
交友一
又曰鄭子皮卒子產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
我注云無人知已之善故曰吾已
左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齊說晏平仲聘於鄭見子產如舊
又曰伍員與申包胥友大夫包胥梵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
覆楚國復執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
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太公
見三子知爲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
家語曰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頗謂子路曰
程子天下之賢士取束帛以贈之
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藥家魏公
子無忌從此二人結交遊也
又曰蘇秦之先逢張儀候之數日乃見坐於堂下食以僕
妾之餐告告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求進故辱之
儀怒入秦說君使舍人齎金帛車馬陰結助之卒相秦也
又曰藺相如望見廉頗頗引車避匿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
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

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漢書曰漢王與韓信爲金石之交

又曰衞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姊之大長公主捕青囚欲殺之其友公孫武與壯士往奪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賞賜數日累千金

又曰盧綰豐人與高祖同里綰親與太上皇相愛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

又曰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著名節故時號之楚兩龔

又曰王吉字子陽京兆人也少與貢禹爲友及陽仕至益州刺史貢聞之拂冠以待之陽遂薦禹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又曰張耳大梁人陳餘亦大梁人也好儒術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之交

又曰鄭崇弟立與高武侯得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

又曰陳遵少孤與張跡俱爲京兆吏跡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而相友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四十八

交友二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宙之子也十歲後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賓客外云自非當世才藝英賢通家子孫輒不得進融故造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通家子孫膺乃召見父祖嘗與僕有恩舊曰然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君豈非積代通家也衆奇之又曰第五倫始以營長詣君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堂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又曰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四巡頌帝歎之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侍中竇憲曰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帝
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候憲憲
倒屣迎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也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皓少以篤行棲同郡陳寔
年不及皎皓引與爲友
又曰張叔升字彥眞陳留尉氏人也有大志歎曰人生於
有老父過之曰嗟乎二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
翼一世網羅立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言不顧而退叔升竟
以黨錮下獄死

又曰任末字叔本遊京師教授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
末躬推車載奉德致於墓所由是知名
又曰梁鴻友人高恢字伯達少好老子隱華陰山及鴻東
遊思恢作詩遠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又曰陳蕃李膺之敗何顒與蕃舊善遂爲宦者所陷乃改
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原紹
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交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守姑臧長治貴仁平太
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毋
又曰李燮字德公所交皆捨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
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一子情無適莫世

稱其正

又曰王允字子師同郡郭林宗一見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定交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爲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貧居親老乃變名姓傭於新野縣吏遣嵩爲式導騶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式勑縣代嵩嵩以傭未竟不肯去

又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鈐令聞而弃官哭而收葬

又曰許敬字鴻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靈爲交友伯靈早亡鴻卿育養其子

又曰馬寔字伯驁勒結英雄所欲友接負笈荷檐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往存之留暢門設刺欲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旋寔晉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見如卤於路往而不反哭之以爲死交暢聞其言嘆息壯志因執其手揖引與入美談畢請入見毋飲寔定好而別寔臨退報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免磚兎之姿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大壤之間

又曰雷義字仲公豫章人舉茂才讓友人陳重字景公刺史不聽義遂陽狂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

謂堅不如雷與陳

又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毋飲盡懽而別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商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曰恨不見死友尋卒式夢元伯玄冕垂纓而呼曰吾死當以某日葬子豈能相及覺而悲赴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未届而喪已發引至壙將空而柩不肯進其毋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也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哭而來毋曰必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皆揮涕式執紼引柩乃前進式晉止塚攻脩墳樹而退

又曰范式嘗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吾歿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行式適還有書見痛愴然感之向墳揖哭爲死友乃營護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

袁山松後漢書曰吳祐放猪長垣澤中誦經而行北海公沙穆遊太學資乏變服爲傭與祐賃舂遂爲交於杵臼之間

華嶠後漢書曰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爲刎頸之交

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爲慶廉

司馬彪續漢書曰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

東觀漢記曰楊政嘗過馬武稱疾見政對几擾牀欲令政拜牀下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恨言語不懌政因把武臂責之曰卿蒙恩稱蕃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合爲朋友耳

又曰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談常對案不食晝即至暝夜即徹且

又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望盛名未敢安之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

暉舉手不敢荅堪後仕爲漁陽太守暉自爲臨淮太守絕相聞見時南陽飢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其困分所有以賑給之

又曰郅暉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父子張病將終暉往候之子張流涕視暉不能言暉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張曰繫而已暉即起將客遶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絕

又曰趙喜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歸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出武開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喜怒不聽以泥塗仲婦面載以鹿車身推之每逢賊欲逼奪喜輒言病以此得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叔共含菽飲水

又曰應順字仲華汝南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爲敬去妻更娶

魏志曰荀攸或從弟也太祖曰孤與荀公達周旋三十餘年初無毫毛可非者

又曰公達賢人也所謂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又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真少與宗人曹遵鄉朱讚並事太祖薄讚早亡真賢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太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嬰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蚡遵讚子爵關內侯各五百戶

又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琰友人公方早卒琰撫其孤恩若己子

又曰陳矯字季弼爲郡功曹過太山太山守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矯曰以郡吏交二千石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尚書令皆代矯

魏略曰趙岐字臺卿藏匿避難賣餅市中孫嵩見岐非常人呼而問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上堂享之極欣藏岐複壁中

又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故時人號三人爲龍謂原爲龍腹寧爲龍尾

歆爲龍頭

魏氏春秋曰稽康寓居河内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内山濤向秀籍兄子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曰七賢

吳志曰孫策創業命張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有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又曰吳範字文則與親故接有終始素與魏勝同邑相善爲交勝嘗有罪吳王權責怒甚敢有諫者處死範謂勝曰與汝偕死勝曰死而無益何死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可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爲範死子以屬我鈴下諸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投以戟逡巡出走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勝并良久權意釋免勝

又曰周瑜長壯有姿貌孫堅議興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又曰魯肅字子恭臨淮東城人周瑜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又曰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呂蒙屯丁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順之肅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隣將何計畧以備不虞因爲書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

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如此遂拜蒙毋結友而別
吳錄曰張溫字惠恕英才瓌偉儕遂以禮躬延見召對詞雅
淹潤帝攻容前席拜中郎聘蜀與諸葛金結金蘭之好焉
蜀志曰馬謖音續字幼常才氣過人好論軍計謖臨終與諸
葛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殛鯀興禹
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此謖雖死無恨於黃泉也于時十
萬之衆爲之流涕亮自臨祭待其孤遺若平生
又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
早死孤遺未數歲裔分居事恭毋如恭息長大爲之娶妻
買宅產業使立門戶
又曰楊戲字文然爲人簡於舊故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

晉書曰王蘭字孝伯清操過人才地自負恒有宰相之望
與王沈齊名友善
又曰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與庾翼友善恒相
期以寧濟之事翼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畧願勿以
常人遇之
又曰陸機吳人也晉冠吳至太康末與弟雲造太常張華
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又曰周馥字祖宣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爲諸
王友學
又曰紀瞻慎行好施老而彌篤少與陸机兄弟相親善及
机被誅瞻仰卹其家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鄭襄宇叔林滎陽開封人也少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袞父泰友善撫養袞如子已

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援而友之死之日貴賤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物所宗貴如此

又曰胡毋輔之字彥國少有高名有王尼者出寒微輔之庾顗王澄等共爲美談尼以門役送護軍府輔之等乃齎羊酒詣門吏以聞護軍曰諸名士以羊酒來當有以既入先過尼尼已給府養馬輔之等坐廡下與尼炙羊飲酒而去竟不見護軍大驚乃與尼長假

又曰東夷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東土共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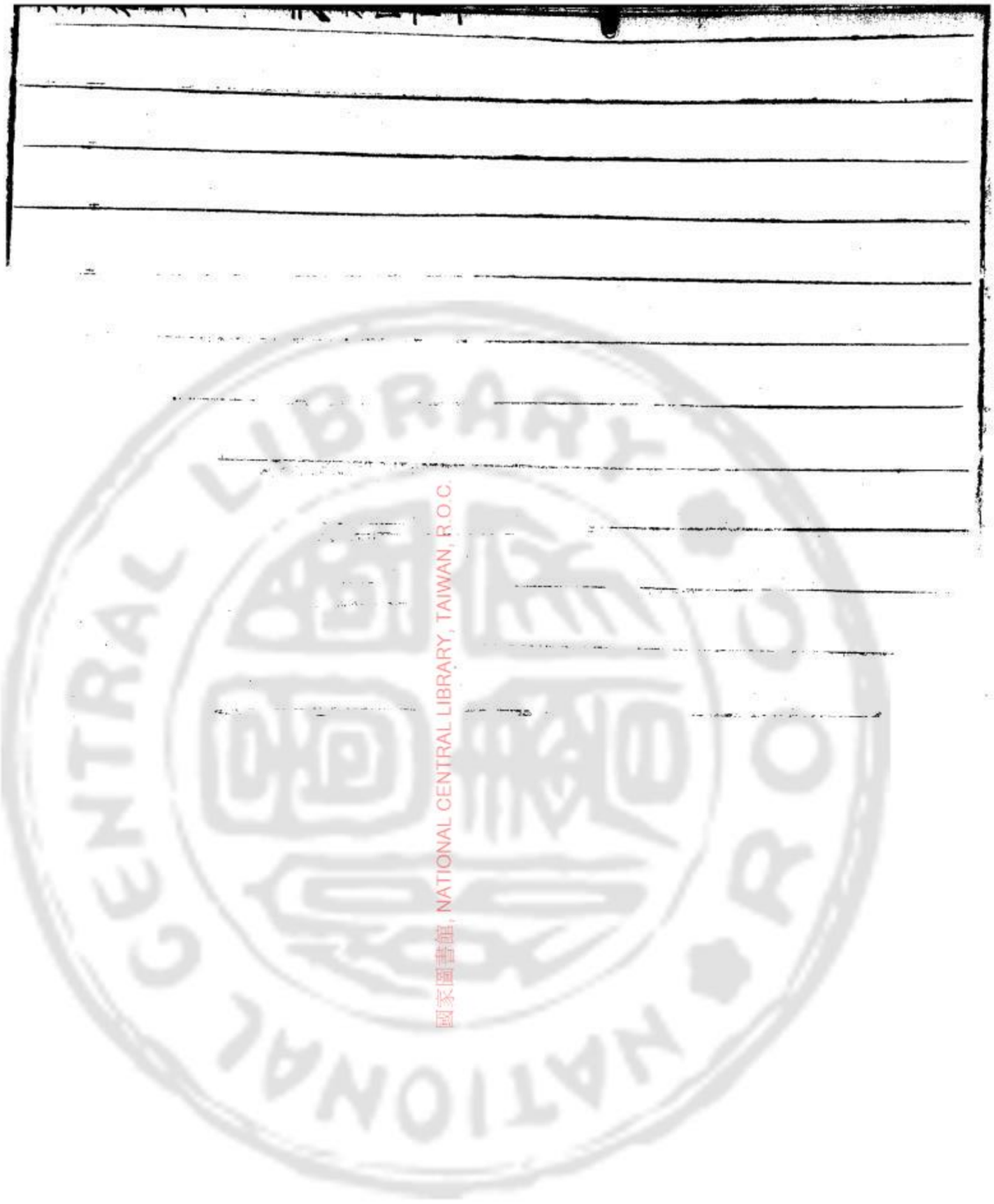
又曰魯公胥謐參管朝政京洛人士無不傾心渤海石崇之徒年皆長謐並以文才降節事謐共相朋昵號曰二十四友

又曰羊曼字祖延頹縱宏狂飲酒誕節與温嶠庾亮阮恒彝同志善友並中興名臣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太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陳留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秀伯而曼爲黠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儁

又曰薛兼與同郡紀瞻廣楊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

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息曰南金也
又曰華譚所友人袁甫者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
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龍之
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監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
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偶翮見鴻漸之輕
羽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
又曰王濛少而不羈不爲鄉閭所齒晚節尅脩遂有風流
美譽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時人以濛比袁耀卿恢比荀
奉倩
晉中興書曰庾翼字雅恭時京兆杜人陳郡商浩並才名
冠世而翼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候天下平
然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桓冲友善在撝角之中便相期終
始
又曰肅祖之在東宮與温嶠庾亮並布衣之好
晉陽秋曰陸抗羊祜魏邊將推僑扎之好抗嘗遺祜酒祜
亦饋抗藥各推心服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

人事部四十九

交友三

宋書曰晉安帝義熙初高祖命琊琊王弘爲徐州治中從事弘不就隱于會稽與魯國孔淳之爲莫逆交

王智深宋紀曰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於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

又曰何點字子晳盧江灊人也宋徵爲庶人不就與陳郡謝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之交

齊春秋曰褚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少而負氣始爲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惠開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

稍相凌駕而超嘯慷慨不以地勢推尚晤惠開曰我與卿並有何等官閥俱國家微時外戚耳何以一爵高人惠開忻然更爲刎頸之交

齊書曰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從駕登蔣山上數歡曰貧賤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況鄉也今日與鄉畫布衣之交適悛拜謝

又曰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宋大尉元景弟也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沈淡之徒雅相欽慕以爲君子之交

又曰劉善明素與崔思祖友善聞死慟哭仍得病卒

又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早立名譽當時名士陸惠曉謝濬張融何點沈柳淵與爲君子之交

梁書曰何遜字仲言陳郡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荅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

又曰張緬弟縉遷尚書吏部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舌之任子性曠遠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縉遇便相推重因爲忘年交

又曰蕭介性高簡少高遊唯與族兄琛（音審）從兄耶（音邪）素子洽從弟俶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又曰高祖性不好聲色頗慕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縉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之交

何玄之梁典曰劉許字彥度與陳留阮籍孚緒申金蘭之

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鑽孝與典
魏書曰夏侯尚字伯仁有籌畫智畧文帝器之爲布衣之交
後魏書曰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
北齊書曰崔瞻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交槩將東還瞻與之書曰伏氣使酒我之恆弊詆呵恆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又曰袁聿修歷任清華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私門生鰲輩聿修猶以故情存問往來
又曰裴讜謙劉之字士平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頡立李搆清河崔瞻爲忘年之友
後周書曰柳弘字光道河東解縣人少聰穎工草悼隸涉群書詞私豐贍與弘農楊素爲莫逆之交
又曰張軌濟陰臨邑人也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仁爲莫逆之交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
又曰愁景希字季明河間鄚音莫人也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音託不事生業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之交
又曰常夐姓改字弘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周弘正乃造夐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請夐至賓館夐未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當時所欽如此

南史曰謝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風急或有覆舟者友人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

北史曰盧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衍云昔郭太道廣許邵知而不顧嵇生嵇立鍾會遇而絶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曰然

三國春秋曰燉煌太守李嵩投局於段業嵩稱盡忠不二又曰姚萇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待

貳橫為李嗣所讒請業殺嗣嵩自歸司敗業乃殺嗣遣使謝嵩初嗣與嵩結刎頸之交嗣常以宗族託嵩曰我身猶子身勿為疑也及是嵩反為嗣所構嵩乃恨之

之一面如舊相識

又曰王鎮惡隨宋高祖入關中初鎮惡流寓崤澠澠崤人李方厚待之鎮惡曰待吾佇英雄主取萬戶侯乃厚相報方笑曰本縣足矣鎮惡力不絶人不閑弓馬客通諸子兵書縱橫有智計以此成名及是李方尚在鎮惡皇堂拜母板方澠池令

陳書曰江總聰敏篤學有文范陽張纘瑯琊王筠南陽劉璡之並高才碩學總時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

又曰陸景文字叔辯少有膽畧武勇與陳武帝有布衣之舊

隋書曰李密與楊玄感為刎頸之交尤好兵書常皆在口

唐書曰武德中元敬爲秘書郎太宗召爲天策府參軍兼
直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
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伸如晦常云小記
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又曰于休烈河南人也貞觀中任左僕射爲十八學士心
鍊之學神龍初嘗謁駙馬王同皎甚嗟之及謀刺武三思
事珺義許之與同璟張仲之爲忘年之友
又曰蕭昕河南人也開元中首舉博學宏詞授陽武簿後
廷左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
則爲王者師不用之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鎬拾遺後爲
將相
又曰權皐德輿之父大曆中宰于家元和中謚曰貞孝初
皐卒韓洄王定爲服朋友之喪李華爲其墓表以爲分天
下善惡一人而已
又曰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爲盜與鄉人輔公祏爲劒
頸之交公祏姑家公牧羊爲業公祏數竊羊以餽之
又曰楊憑字虛受爲左散騎少負氣節與毋弟凝凌相愛
皆有名重交遊與穆質許孟容李廓王仲舒爲友故時人
稱楊穆許李之友

又曰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長壽中爲右補闕家代孝義敬則倜儻早以詞學知名與左史江融尚書左僕射魏元忠相交友善

又曰獨黑闥貝州漳南人也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黑闥所費至盡而不以爲疑建德亦弗之間也

又曰劉孝孫者荆州人也祖禎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爲當時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劉斌等咸臨山水結爲交會

又曰陸象先弟監察御史景倩吏部侍郎景融大理正景獻河南令景裔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友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

又曰楊纂華州華陰縣人也父文偉隋温州刺史纂畧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琊顔師古燉煌令狐德棻齊名友善大業中進士舉終爲考功郎中

又曰張道源嘗與友人客遊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舁卧達曙方哭親步營送至其本鄉後仕隋爲監察御史

又曰孔紹安越州山陰人也陳吏部尚書奐子也少以文詞知名年十三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誦集數十萬言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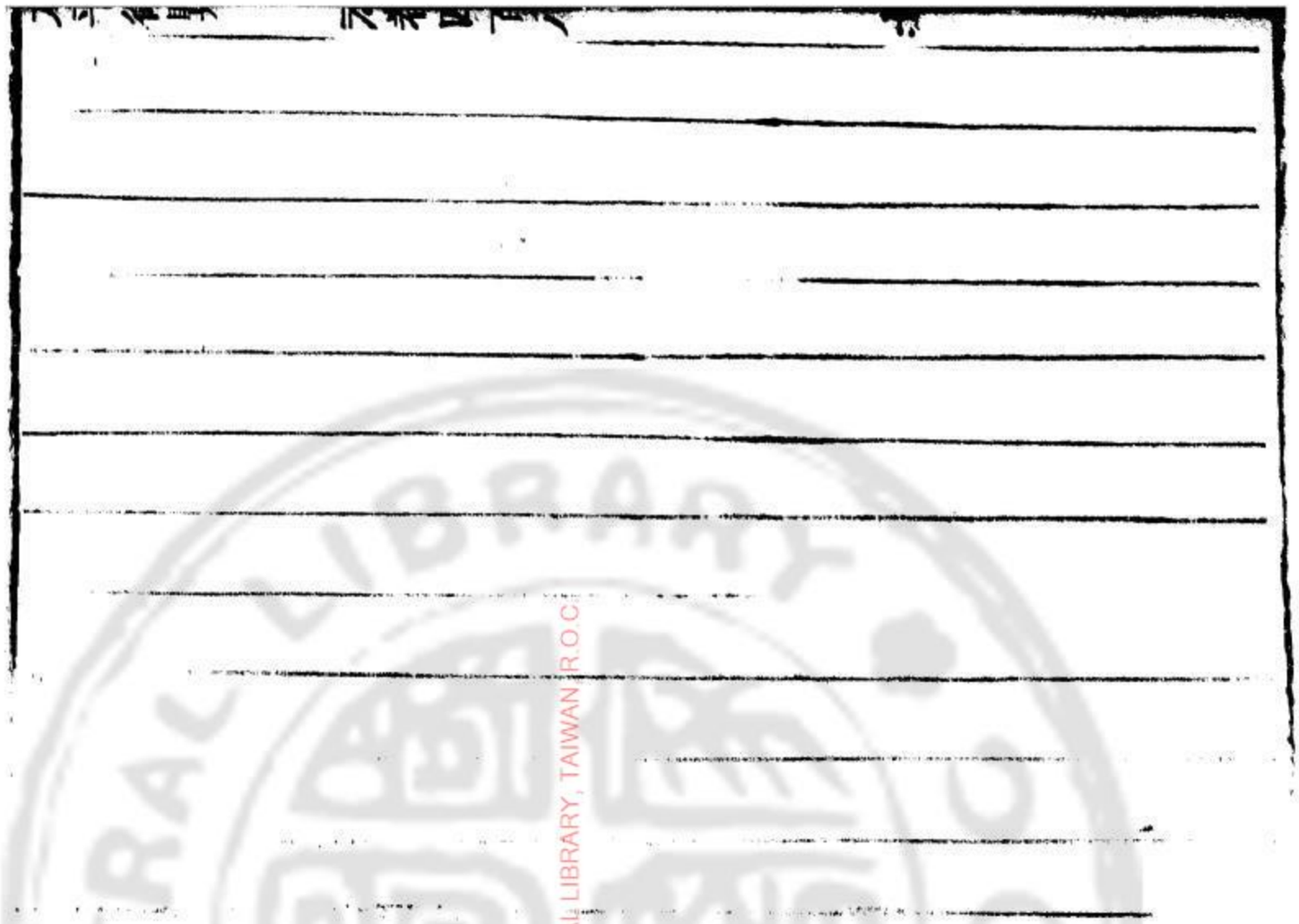
又曰李密長安人也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密開皇中襲父爵年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玄感曰李密智計不窮尔所不及可與爲友玄感遂傾心禮遇定爲刎頸之交

又曰劉裔之徐州彭城人也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爲忘年之交

又曰柳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今爲郡蠻方絕域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吾於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卽草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檢州禹錫易連山

又曰張九齡素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人梁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皆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爲當時之所稱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

人事部五十

交友四

莊子曰子祀子與子梨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知死生存亡之躰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又曰孔子與柳下季爲友

又曰桑扈孟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

孟子曰舜上見帝館于貳宮迭爲賓主是天子交疋夫也

史記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

宋本校正滂氏活字印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
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
時也吾嘗爲君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
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傳子曰杜畿至許見侍耿紀共語終夜尚書令荀彧家與
紀屋相比夜聞畿言異之詰旦遣謂紀曰不有國士何以
居位既見畿如舊相識遂進畿於朝

郭子曰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字國彥髦字士彥清平有
識悝揔角爲成器准與裴頠樂廣善遣見之頠謂准喬及
卿髦小減也廣謂准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准笑曰我二
兒之優劣乃裴樂優劣論者許之

魯連子曰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之有鄒文節與子高相与
善及將還魯諸故人（缺此）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
涕交顧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之曰先生與
彼之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
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之子丈夫乃今知其婦
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

又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
聞諸老聃昔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者同寮比
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爲服古之達禮者行之

韓詩外傳曰宋玉因其友事襄王王待玉亦無異

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之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袁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

陪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

列士傳曰六國時羊酒角哀與左伯桃為友聞楚王賢俱往仕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併糧與角哀哀至楚

楚用為上卿後來收葬伯桃墓遍近荊將軍陵而伯

桃告云我曰夜被荊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知勝否云我

向地下看之遂自刎死

道學傳曰杜京產建武初徵之產曰莊周特釣豈為白璧

所回辭不就會稽孔道徵亦守志產與友善

又曰薛彪之間陶隱居委紱架石室與蔣員外門接宇

彪歡曰彼二人者可為道友何為久滯東川於是命棹來

歸便相就共住日夕講習

又曰潘洪字文盛山陰人幼辭家入山修稟上云陶貞白

見而悅之遂與投分共遊諸處尋求眞書

又曰許邁字遠遊少與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

能清言兼有詞藻邁博學亦善屬文

廣州先賢傳曰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隱士南陽車遂宇

德陽開正令名不遠萬里徑來投正正道同志合恩如仲

伯數年中遂得病正為傾家救恤疾篤命絕停死於堂殯

歛之禮如同生身自送喪於南陽

殷士世傳曰殷褒字元祚渤海府君之子河南鄭始出寒賤又未知名見而友之薦父常伾肆乃就拜其父於中衆皆驚薦由是顯名位至司徒

荀氏家傳曰荀羨與沛國劉眞長太原王仲祖陳郡商洪源並著情契太宗時居阿衡之任虛中誘納賓友賢哲與羨等數人爲布衣之好

又曰荀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傑粲卒至葬夕赴者千餘人皆同年名士也哭之盛慟路人

稽康高士傳曰逢萌條房李雲王尊同時相友世號之四子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鍾皓字季明爲郡功曹時陳寔爲西門亭長皓深禮之與同分義皓辭公府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也

張隱文士傳曰衡與孔融作不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重衡才秀忘年也

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趍舍進止無不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携觀原野極遊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脩常業

郭林宗別傳曰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晉

則結符傅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仇季智也
英雄記曰袁紹不安通賓客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
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奔走之友不應辟命
荆州記曰陸凱與范曄爲友江南寄梅花一枝來請長安
與曄幷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
贈一枝春
虞預會稽典録曰盛憲字孝章初爲臺郎常出遊逢一童
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
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結爲兄弟升堂拜母曰可貺
憲及昔有憲憲今有弟
又曰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無
不至者嘗從建業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荅曰
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停食候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
爲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
坐盡驚
又曰賀邵字興伯山陰人也爲人美姿容動靜有常與人
交久而敬之
又曰虞倫字孝緒餘姚人也與駱瑗爲彈冠之友
吳錄曰步騭與衛於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躰
夜誦經傳
三輔決録曰游殷爲胡軫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與殷
同歲相善爲緦麻三月

趙岐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裘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廉逃名之士

華陽國志曰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爲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陳晉志曰常雋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爲友皆修道絜已非義不踐當秦末避代入商洛山隱居自娛

竹林七賢論曰嵇康字叔夜與東平呂安少相知友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又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問濤曰吾門年可爲交者唯二人而已

崔豹古今注曰鄭弘行宦京洛未至夜宿一墟如過如漏如二河漏舳也於是逢舊友四人四頓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申仍各以錢投水中依水共飲盡夕叫暢皆得大醉因名沉醉釀川

劉向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於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鼓以爲時無足爲鼓琴者說苑曰魏文侯歎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交士之功焉

世說曰山公與嵇阮契若金蘭山公妻韓氏覺二人異於

常欲窺之他日二人來妻竊窺之公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及耳公曰伊輩亦當以我爲勝又曰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友曾共鋤園得金寧以鋤揮之與瓦礫無異歆拾而擲之又曰荀臣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臣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吊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輕大軍而敢獨止臣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自相謂言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狹促軍而還一郡並全

又曰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與年少掠之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有風標鋒頴雖處鄙事神氣獨異於衆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劾淵便流涕投劍歸機辭屬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咋筆鬲焉

又曰夏侯湛字義權年十六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氣凌一座辯士不能荅代之高者多從之遊

又曰支道林裘法慶之後精神殞喪風味轉墜嘗謂人曰昔匠石廢斫於野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已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藴結余其亡矣却後一年支遂亦隕

又曰王奕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爲布衣之交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

楊松玠談藪曰太原孫伯醫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高范將軍雲爲莫逆之交

琴操曰三士窮者其思華子之所作也其思華子戶文子叔術子三人相與爲友聞楚成王賢好士三人俱往見之於豪歙岩之間卒逢飄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粮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親歎曰與其飢寒俱死豈若幷衣粮於一哉二子以華子爲賢推衣與之華子曰生則同樂死則共之固辭二子曰吾相與猶左右手也左傷則右救右傷則左勞子不我受俱死無名何庸乎於是華子受之二子遂凍餓而死其思華子揭衣粮而去往見楚王王知其賢用百酒嘉殽設鼓樂升琴而進之其思華子有憂悲之色楚王乃推樽罷樂升琴而進之其思華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

孫楚牽招碑曰初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友有橫波截流栩翼橫飛之志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每自酌損乎季孟之間

蔡邕貞定直父碑曰其接友也審辨眞僞明干朋人度終始而後交情不踈而貌親

夏侯湛鮑叔象贊曰鮑子愔愔式昭德音綢繆陳仲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欽

周祇執支箴曰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泰山道輕鴻毛

久而益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栢冬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五十一

交友五　請友不許　世交

父子交　絕交

交友五

傳幹與張叔威書曰吾與足下義結執素恩比同生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遠近爲叔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馳造太公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游垂髮齊年哉張與與延叔堅書曰吾與叔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郭璞贈温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亦臭味異本同岑言以文得交以淡成

謝朓贈友人詩曰芳州有杜若可以訂佳期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時逢世道泰蹇足步高衢江關寒事早夜露復秋草心偪姑蘇臺日送邯鄲道李郭成同舟番百憂時弓駕歡娛終美景敷文永清夜足勝豈異人戚皆明

蕭鈞晚景遊泛懷友詩曰龍門低御溝鳳轄轉芳洲雲峯初辨夏麥氣早迎秋山翠餘烟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鷁轉波逐彩鳳浮風花輕未落岩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想竹林遊

潘岳詩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古善哉行曰沒參橫北斗親友在門忘寢與食

請交不許

後漢書曰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歡柰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又曰張霸遷侍中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戚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逡巡不荅衆笑其不識世務

魏志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温承求交吳質辭之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孤如此

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欲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雄士往者將軍稱之不輟於口今以睚眦之恨友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蜀志曰劉巴字子初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曰飛雖責武人愛慕足下雖天爵高宜少降意巴曰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晉書曰解系字少連濟南人也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色共有聲譽時荀勗門宗弘盛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曰我與君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聞之大慙

梁書曰庾詵字肩實新野人也性純夷簡質罕所造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拒而不許

齊春秋曰王曾祐字喬宗卓然獨立不交當代名士王思遠之徒託意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及侯伯未嘗與一人接焉

稽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太春伏道人也博學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太春未嘗書刺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也楊雄少從之遊

數稱其德李温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矣雄曰可備禮相見其人不可留主簿鳳請交不許歎曰益我財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許時人服之

世說曰何晏鄧颺夏侯太初並求傳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力因荀粲說合之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令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鄧颺何晏有神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名利而內無關鑰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哉後皆如其言

又曰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栢之志具存

交

父子交

後漢書曰孔僖字仲和魯人也祖父建少游長安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焉

晉書曰咸寧初有司奏何少及兄尊等受故車令長毅貸雖經抑宿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善薄一皆置之

左傳襄五年曰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將朝之子也伍舉出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坐而言終日而別

魏書曰陳群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魯國孔融與群父紀交又與群交
王隱晉書曰干戎隨父渾在郎舍日時阮籍亦爲郎每詣
渾輒云與鄉語不如阿戎時年十五籍乃交焉
北齊書曰凌昂字雲駒洛陽人也父子璋魏中書監昂爲
河間邢邵所賞邢只與子庶交遊嘗謂子璋云吾以鄉老
蚌出明珠
高士傳曰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內建於財父黨楊子雲
已下是不造門
唐書曰郗士美字和夫少好學善紀覽父友顏眞卿蕭頴
士輩與之討論經傳論難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
交游之間矣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泰祖仕郡爲功曹陳仲舉時年十
五爲分齊了詣勤預而祭之明日造馬仲舉父出迎勤勤
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淸學論曰許邁字叔齊淸虛接眞遐棲世表志在往而不
返故自改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王亦辭榮好
養生之事每造遠遊未嘗不彌日忘返
東晉吊蕭孟思文曰東海蕭惠字孟思者父昔爲御史與
哲先君同僚孟思及哲且有同遊分義早着孟思夫婦皆
云門無立副哲將有伯父役兄之憂未獲日致之一篇以
予其娓

絕交

毛詩谷風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又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史記曰相國曹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
又曰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
載歸弗謝入閨久之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冠謝曰嬰雖
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
於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
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縲紲之
中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
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又曰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貢故
長安人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以
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時朱博尚
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舉援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友爲
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
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友爲難也
范曄後漢書曰許初少厲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邵色又
李逵杜直有高氣邵初善之而終有隙
東觀漢記曰梁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爲臣及友爲郡
吏鴻以書責之而去
又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爲司徒司直以病歸一

歲後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脩脩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斬自後連徵輒稱疾

魏志鍾繇傳曰王弼為人淺而不議物情忽生黎荀融友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

又曰管寧與華歆同學歆聞車馬聲出門寧割席曰子非吾友也

徐廣青箱記曰相國掾調有盛名同郡任覽與調友善鄭袁謂覽曰諷姦雄必以禍終子宜絕之後諷果敗

齊書曰初劉逖與祖班以文儀相得結陳雷之契又為俊耿班之女將免魏彥深也等以告逖仍付蜜啓令其奏聞

彥深等頻知之先自申理班由是疑逖告其所為及班被出逖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

唐書曰常袞貫之之子也太和六年擢進士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御史謂袞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袞不荅溫曰高君端士汝可輕耶袞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終不詣元裕之門

袁淑真隱士傳曰鶡冠者或曰楚人也隱居山林衣弊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嘗師事焉煖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煖絕焉

新序曰吳有士張胥鄙謂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取之出於通而後知真夫吾輟行辭

曰吾義不同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以安肆忘不爲免易行吾今從子是安則肆忘危則易也吾因子而生不若及拘而死闔廬聞之命吏釋之胥鄙辭曰吾義不因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利以是出誠以譚夫吾故也遂斷裔而列譚夫吾聞之曰彼任而不受佞也又知而出之愚也佞而不可以接上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王吾亦恥以比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後漢朱公叔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博于業不忌于居犯禍以追之昔公以從之利進義退公輕私重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於是有翦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拄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是

曰談交魚以泉涸而聊沫鳥因將死而鳴哀斷金因於湫隘刎頸起於苦盖是曰窮交馳驁之俗澆薄之偷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量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輪鳳輿曾史蘭薰雪白視若遊塵遇如土梗近世有樂安任昉見一善則盱衡抵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雖黃中於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盖輻湊衣裳雲合輜軿轄坐客恒滿及瞑目東越歸骸浴浦總帳猶懸門罕清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半古下泣之仁寧慕郤成分宅之德大行孟門豈曰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

袁嶠與褚左軍解交曰皇后踐祚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與將軍遊起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平昔之交與敬而降其跨之欣隨位事而替雖欲詠濠四脫落義削其能乎

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足下見直木必不爲輪曲者必不爲桷蓋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不可自好竟而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濶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孝感

孝經左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大孽消滅雲景出遊

孝經援神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水出神魚（此庶人謂有德不仕若魚曰子之孝千里感非能使其域致珍也）

東觀漢記曰明帝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即祚長思遠慕至踰年廼率諸王侯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正月上謁源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親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積於樹百官取以薦會畢上伏御牀視太后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奩中物感慟悲涕令易脂澤粧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又曰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遭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賊經其里東兵安步云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兒常取水溺死夫婦痛恐母知詐云行學歲作衣投于江中俄而涌泉出於舍側味如江水井旦出雙鯉魚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母終廬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晉書曰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常令除掃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冠不解母令守襟實每風雨至抱樹而泣母又思黃雀炙忽有十數黃雀飛入幕以供母食又母冬月欲食生魚祥脫衣剖氷求之雙鯉濯出鄉里以爲孝感所致

又曰吳隱之字處默年十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爲流涕家貧無人鳴鼓每至號哭之時有雙鶴驚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鳧俱集時人咸以孝感所致

晉中興書曰何琦字萬倫遭母憂停柩在殯爲隣火所逼煙燄已交家乏僮役計無從出乃匍匐棺所號哭而已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乃免

又曰烏程吳逵往經饑饉父母兄嫂及群小從幼之親十有三人逵病篤鄰里咸蒂裹布而埋之親屬皆盡存者唯

達夫妻而已家徒四壁晝則傭賃夜還燒磚伐木夜在山
草屢遇虎虎下道避之夫妻勤苦期年中成七墓十二棺
鄰里嘉上其志義葬日悉出助之太守張崇之義其志行
加恙厲之禮命補功曹吏達以門寒固辭不就
蕭子顯齊書曰永興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
至孝年三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
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錄曰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魯祖
妣王氏盛冬思董殷年九歲乃詣澤中慟哭收視地見有
董生焉得斛餘而歸食而不臧至董生乃盡其夜夢人謂
殷曰西離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焉銘曰七年粟
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乃盡
又曰王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後母卜氏遇之無道延
之延知不言卜盛冬勑延供事彌謹卜恒取補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
流血尋汾叩凌而哭得生魚延求魚不獲卜扶之
盡卜乃心窖撫延如親子
秦記曰符健皐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秦州獲尚
書趙琨煞而棄其尸琨子煥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俄
有群鳥悲鳴從山而來來而復反尋鳥向山而得父尸
南史曰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破村邑綜與
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我不能去汝走

可脫幸勿惧死驃因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孝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研驃綜抱父於腹下賊研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又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不去何可煞煞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乃得免

齊書曰匡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已經七月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謂孝感所致

齊春秋曰宗元卿字希符早孤爲祖母所養祖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如此常也

又曰焦華父遺曾病甚冬中思飥華忽人謂之曰爾父思飥故送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緘而飥在手否非常也父食之而病愈

又曰劉靈哲字文明母病祈禱至多忽夢一人以藥與之曰煞服之即差驚寤於枕間得所夢之藥以竹根之服立差餘根於齋前種葉似鳧茨莫有識者

又曰蕭叡明字景憺在計功母風病積年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氷筋額上叩血出氷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能治丈夫百病叡明受忽不見人以函奉母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即平愈又曰解叔熹字楚梁母有疾於夜庭中祈禱聞空中云此疾無他得丁公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酒便差即詣醫及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遥覩
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
謙伏地流涕貝款求意此公與之四段并示漬酒法叔謙
拜領受之復視翁不見依法爲酒母疾頓愈

梁書曰陸襄字師伯常卒心痛醫方須三斗粟漿時屬凝
冬日又暮矣求乞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斛始
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致焉

又曰臧盾有孝性隨父宿直廷尉母劉氏在宅暴亡盾左
手中指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

又曰甄恬字彥約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年八歲問其
母恨不識父悲泣累日忽亡有見形狀即其父也及母亡
廬于墓有烏玄黃色集于廬樹恬哭則鳴止則無聲

陳書曰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
以收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燋枯明徹哀憤每
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
徹疑其欺己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

三國典略曰柳遐母嘗乳間發疽醫云須人吮膿遐應聲
即吮旬日遂瘳咸以孝感所致

後魏書曰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母亡扶而後起髮
髮隨落未及還葬權殯田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
鴿群生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
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風雹所經之處

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凌十頃無所
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
又曰吳遠達河東聞熹人父母爲人慨然四時號慕悲感
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後欲改葬歲月淹久亡失墳墓
連年於聞熹舊鄉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周遊廵
歷叫訴神祈忽於遠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葬曾祖已
下三世九喪
後周書云張元字孝始丙城人年十六祖喪明三年元居
憂泣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言曰元
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日燃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
元求代闇如此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鞭療其祖目

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祖目必差如期果明
唐書曰豫州人許坦年十歲餘隨父入山採藥父爲猛獸
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嗟
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喪深可嘉尚授
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又曰博州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征役北迴父母皆卒
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壙爲門磴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
結廬墓側未嘗暫息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書
字以對其後山水衡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前
由是行旅之遠近莫不欽歎有井露降塋前樹白兎馴擾
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刋石以記之十四年刺史許先奏之

貞孝行特絶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宣付史官

又曰安金藏神龍初喪母葬於郡南口之北廬於墓側朝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樹盛冬花開犬鹿相狎

蕭廣濟孝子傳曰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克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渚乃見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增所寄熟而進之聞者歎駭

又曰邢渠失母與父仲居性至孝貧無子傭以給父父老齒落不能食渠常自哺之專專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休齒落更生百餘歲乃卒也

又曰觀通字君相母好飲江水常乘舟攜置之漂浚艱辛忽有橫石特起直斷江脊後取水無復勞劇

又曰辛纔字幼文母喪精廬旁有大鳥頭高五丈鷄首鸞領魚尾虵頸備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又曰文讓養母至孝及喪不用僮僕之力兄弟二人營築其墳甓取歸糧群鹿數千銜壤俄而成墳

小說曰宋宜都王鑑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慕蔬食祈請幽冥求一夢至六歲夢見一婦人謂之曰我是汝之母鑑悲泣且說之容貌衣服事七如平生也

世說曰鄭子庶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
居問母七日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祖治志恠曰吳中書郎盛仲至孝母王氏失明仲遣行勑
婢食母婢乃取蠐螬蒸食之母甚以爲美不知是何物兒
還母曰汝行後婢進吾食甚甘然非魚肉汝試問之旣而
問婢婢服曰實是蠐螬仲抱慟哭母目霍然立開
宋躬孝子傳曰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遭母喪以孰
菜有味不嘗於口病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正是分別耳何
事乃再茶苦汝敬生菜遇鮫蟆壽盡牀前有甌甌中三丸
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
升丘氏世寶此甌宋大明七年災火焚失

又曰陳遺吳郡人少爲郡吏母好鐙底燋飯遺在役常帶
一囊每煑食輒錄其燋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
自隨及逃竄多有餓死遺食此得活母晝夜涕泣目爲失
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有聞見
又曰韓靈珍東海鄉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靈敏共
種瓜半畝欲以營殯及瓜熟採賣每朝取暮復生大小如
初遂得充葬
又曰夏侯訴字長泥梁國寧陵人也母疾篤經危困訴衣
不釋帶二年母不忍見其辛苦使出便寢自訴出便卧忽
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源深痼天帝矜汝至孝賜藥在屋
後桑樹上訴乃驚起如言得藥而取水和進之便得痊差

又曰宋承字世林父資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間土壤自高五尺松栢生焉

又曰常俊字文高京兆杜陵人嘗與父共有所之夜宿逆旅時多虎將曉虎逵屋號吼俊乃出戶當之虎弭耳屈膝伏而不動俊跪曰汝飢可食我不宜驚吾老親虎遂巡而退屋人皆安全

又曰伍襲字世　武陵人父沒羙中乃學羙語言衣服與賓客入構諸羙令相攻襲乘其仇羙奔喪而歸葬畢回告墓所每哭輒有鹿踞墳而鳴漢法死事之孤皆拜郎中而襲不忍受吏迫之乃掘室逃其中吏不知處

又曰繆斐東海蘭陵人父忽患醫藥不給斐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鑌而至求斐曰尊君昔經見侵故有怨報君至孝所感昨爲天曹攝錄斐驚起視父已差父云吾昔過伍子胥廟引二神像置地當是此耳

又曰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來看語曰汝是我生邁泣涕告趙趙乃其言始末及年十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衰心喪三年趙欲爲娶齋酒米往婚家道醉人打趙體悶忽有一狗直至衙邁衣此三者邁心動走赴婚家逢醉適共舉酌於草中邁乃以擔煞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令宥

之邁乃誓不娶後邁嘗寢忽有一女言姓衞昨忽暴死天神矜愍君兵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衞門外果如言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釵說之主人開柩女有氣息至晚便說具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爲夫婦趙卒邁絶復蘇者數四邁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行至孝延曆將得百歲果九十七而卒

又曰王靈之年十三喪父二十年鹽醋不入口被病在牀隆冬乃有三實食之病尋愈咸以至孝所感

會稽典録曰虞國少有孝行後爲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聽事每出行縣飛逐其車既卒於官逐喪還至餘姚於墓

前歷三年乃去

又曰沈震字彥威烏城人十歲遭飢荒忽夜中有人告震曰西籬下地中有米五十石可供養旦夕即掘之果獲焉風俗通曰楊範字文端齊人齊宋之亂母在賊中採椹藏於地夜取之進母如是非一忽於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米十斛賜孝子楊範以資給母

劉向孝子圖曰郭巨河内溫人甚富父没分財二千萬餘兩分與兩弟已獨取母供養寄住隣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妻產男慮舉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欲掘地埋之於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鉄券云賜孝子郭巨巨還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聞官官依券題還巨遂得兼

養兒

又曰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愍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爲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爲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爲奴何敢屈夫人爲妻婦人曰願爲君婦不恥貧錢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於理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爲我織千疋絹卽放爾夫妻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疋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忽忽飛而去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字靖公遭父憂寢於塚側致飛鳥一雙遊密廬旁小池後遭母喪密至所居一宿故時雙鳥來

時人服其至孝

朝野僉載曰崔渾爲侍御史清白溫恭能畫色養父母母小不康輒祈幽請以身代母嘗有疾渾跪請病受已有頃覺疾從十指入俄而遍身母所苦遂愈丁父艱勺飲不入口毀脊骨立至不勝哀而卒朝野傷心

御史臺記曰崔希喬清河人也以孝悌稱鮮褐臨清尉丁內憂哀毀殆至滅性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聞乎京邑轉鄭丞所居堂芝草生焉一瞑而葩盈尺矣州以狀申歲餘遷監察出授幷州兵曹轉馮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

行貧弱之輩荷其仁恕時有雲如蓋當其聽事須臾五色雜綵周於縣郭道路仰望久之狀聞勑編諸國史尋遷司勳員外其州聽前有叢篁小鳥來巢如鷦鷯矣孕卵纔數日鵲毀而見已踰於母矣枝且不勝墜於地月餘五色成文如鵝馴擾閒暇無復驚惧消能飛翔時歸舊所人到于今稱爲兵曹鳥所居喪管城每一哭群鳥畢集至于方墻宇皆遍至有樹條折者周於原野村鄰嗟稱之每所居其巢蕪乳敷必迈哺踰句後分飛矣此孝義通也

史系曰趙雋字子奇平陽岳陽人也父楫爲縣西曹書佐嗜酒夜歸里墅橫卧途中雋年十八見父歸遲即尋迎之父醉負而不勝脫已衣覆之時中冬汝寒方甚雋單衣而已岳陽山多鷙獸夜有豹視之爲之歧道而去時且與父同歸縣吏異之時人以雋孝感所致父卒不呼相者自營丘封有白鵲常遊於其家棗樹雋每朝夕臨鵲鳥爲之悲鳴終喪而去會潞師劉稹反家近潞發軍士齊討民散走時雋母年八十餘唯一子乃平其父墓別以物識之輦其母入文城西山妻寡步從之住數宿妻方至逃難者多糧粮踴貴雋拾橡實飴之以水實供膳者終歲逮稹滅復輦其母東歸岳陽立隴悉爲軍士所發唯雋家墓得完復起塚焉母卒哀毀過制縣令京兆常伯倫知之給米粟蠲其家雋將葬母貧闕其子質劑已定其夜夢一人謂曰尔舍東有錢百萬乃自發之及旦雋自舍東手掘之果得錢符

盛數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爾雅曰善父爲孝

毛詩邶栢舟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南風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又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小而迫數侵削役于大國父子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陟彼岵兮山有草曰岵瞻望父兮

又谷風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我罷我伊萬（蓼蓼長大貌也我見之以爲非我反）謂之蒿（諭已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尚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大戴禮曰上敬老則下益孝

禮記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事也不於暗冥之中從事謂卒非常失禮也）

又祭義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乎烹熟膻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折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慈受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謂之終禮

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日常思父母之顏色）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不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

又曰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又曰閔子騫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不成聲夫樂之和猶入心也雖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也

又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

初

左傳曰鄭莊公即位姜氏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叔段襲鄭莊公伐京潁考叔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闕穿也遂隧也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蓋諸侯之孝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蓋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蓋士之孝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病則致其憂顦顇消形求醫翼全宋均注曰翼羽翼親者也

孝經說曰孝畜曰養也

論語學而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孝子父在無所自專父沒幾於其善道而已）

又爲政曰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言和顏色難悅爲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遊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之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茵褥）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又曰曾參者武城人字子輿志於孝道故孔子因之作孝經齊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祿則憂人吾父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後娶妻爲藪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之也答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遣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灌書曰梁孝王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

涕泣

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爲飧飲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曰異

又曰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養父有賓客輒立屏風後廱受使命父嗜趙醯每自買進之

又曰張顯字伯師蜀郡成都人年數歲有所嗽必先嘗父母鄉里號曰張魯子九歲通春秋後欲進業父母語汝小何能多曰張魯子九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

又曰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大司農陳奇舉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常夜往刼之咨恐驚母惧乃先至門迎盜因設爲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涓養居貧無儲乞少置衣粮妻子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慙服奉還

又曰黃香字文疆父兄舉孝廉貧無奴僕香躬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祷而親極滋味暑即扇枕寒即以身温席

又曰鮑永字君長上黨人少有志操事母至孝母常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爲吮癰

又曰樊儵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常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爲吮癰

又曰張表字公儀奉之子也遭父喪疾病曠年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服闋醫藥救療歷歲乃瘳每彈琴惻愴不能成

聲見酒食未嘗不泣宗人親厚節會飲食宴爲其不復設藥

又曰廡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父客死蜀漢范與客步負喪歸至葭萌船觸石破沒範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鈎求得之僅免於死

又曰李充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妻勸異居充使釀酒會親戚充啓其母曰此婦勸異居不可奉祭祀請去之遂叱出其婦

吳志曰顧悌以孝悌廡直聞於鄉黨每得父書洒掃整衣服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書應諾畢復拜父終水漿不入於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盡壁作棺柩設象神坐於下對之哭泣服不闋卒

臧榮緒晉書長孫晷字文度以富春車道少動經涇水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車晷常步從遠者百里每渡浦則親入水扶持籃車

又曰秘紹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足謹身節儉朝夕救救親執刀俎非無使伎以他人不如已之至誠也

又曰晉齊獻王司馬攸字文猷晉文少子太后崩執喪過哀動必盡禮左右或以稻米千飯九理中丸以進王對之涕泣不食終三年杖然後能起人有犯諱者常悲不自勝

又曰王延九歲喪父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事之夏則扇枕

席冬則以身温之盛寒躰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王隱晉書曰李徹字宣伯遼東人祖父敏漢末河內太守爲賊所迫逐不知所終其子追索歷年無所見比居與父同年者亡制服行喪燕國徐邈與之州里勸令聘婦一孕生徹遂絶房內常如居禮重之不堪其憂數年而卒徹母更適牽招徹不識父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感亦如遭喪之禮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知名

又曰鄒詵對策上第拜朝儀郎母憂去職母苦病亡不欲車載家貧無以市買乃於所住堂北壁假葬朝夕拜告養雞種蒜竭其力術過三年得馬入疋輿棺至家負土成墳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遭母憂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之職當用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顯

又曰范宣八歲後園桃菜誤傷指大啼問痛邪荅曰非爲痛身躰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也

又曰後蜀李雄太子班雄寢疾班晝夜省侍衣不解帶雄自少攻戰大被傷痍至是多膿潰班爲吮膿殊無難色班即雄兄之子也

宋書曰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漼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少流迸至十六方得過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

禮以父冤不測入海尋求開世間論全親以血瀝骨當悉
凝沒乃操刀泝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
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纏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
獸皆悉馴附每逢蝮蛇輒以舌舐瘡乃以繩網必解放之
又孝義傳曰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耶利魯郡太守
宋嘉元中爲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即日
遣妻布衣蔬食如喪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
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滎陽太
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
人異州刺州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楨並力奄
來歸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叱馭王
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秦始初淮北入魏懷順
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後蘇載從還青
州徙跣氷雪工氣冦酷而手足不凍時人以爲孝感
又曰華寧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
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寶年十七不婚
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荅也
又曰散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
爰不能養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瘞之
又曰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溫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
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
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開家哭聲一叫而絶良久乃

蘇

又曰謝曒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曒晨昏溫凊嘗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病畏驚而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曒至性皆納寵而行舜氣而語如此十年餘

又曰蔡曇智鄉里號蔡曇智之風僑夫正薄伯瓌與弟幼瓌俱廣節操養兄孤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誦人不倦郡守下車無不脩謁

又曰余齊人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大明二年父寘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皇皇體必有異故信至以父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痛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冊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溃更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穀百斛

又曰彭城劉悛司空劭音免之長子年十三身長七尺三寸以孝悌聞劭害於朱雀街悛兄弟平生不行此路喪骨立杖而後起悛爲黃門郎稍遷右衛尉明帝山陵不獲已從朱雀街過感慟而卒

齊書曰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父入魏文殊思慕法

血終身蔬食不衣臯服麻縕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謝淪聘爲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揖拱其中歲時伏臘月十五日未嘗不北望長恥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爵林詔牓門改所居爲孝行里琇音秀又音酉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胡官切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瓛手持膏藥潰指爛毋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名也

又曰宗願字文德南陽人也世居南陽父在家病亡願忽思戀涕泣因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願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常遇病與母隔壁恐病不言齧被至碎恐母哀已吏部庾果之嘗往候之設食枯魚菜菹庾云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果之曰鄉過於茅季偁我非郭林宗

又曰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美姿儀除尚書左侍郎遷尚書左丞遂遭母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壓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服腆之間已被烟焰服闋除江夏王錄事

梁書曰沈崇傃字思整吳國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大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傃之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得侍疾將永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曰殯葬未

申遘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毋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就墳哀慟飛鳥翔集夜常有猛獸來蟄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行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乆進麥胥不嗽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帝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推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傃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又曰荀匠字文師賴陰人晉太保最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城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任齊為安復令卒官匠號痛氣絶身躰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梁天監元年其兄裴為黟林太守征俚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於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幷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皆爛形躰枯悴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推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官而毀悴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過古人故推汝為此職非為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一獨汝身匠乃拜竟以毀卒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三

陳書曰徐孝克陵第三子事所生毋盡孝每侍宴無所食
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又損減高祖密記以問中書舍人
管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珎果內紳帶斌
莫能識其意後更尋訪之知還以奉毋斌啓以高祖高祖
歎嗟久之乃勑所司自今孝克前饌賜以餉其毋後屬兵
荒毋病思粳米粥不能得而孝克遂終身不食粳米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太宰王祥字季海性至孝言
及二親未曾有不鳴咽摧慟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宋本校正活字

燕書曰周存字道名上谷漁陽人王彭祖叛毋遇寇離天時所在分崩州郡闇異存冒難相求自河以北無不周遍存亡無問後傳在昌黎而時已屬段氏昌黎土地燕之所統存役投高祖客之爲置酒於坐問存君失毋來幾年相見當識否高言音未止存涕泗覆面聶聲而對辭甚悲酸舉坐莫不忧慨高祖亦爲之動容由是意遇倍加存停暮不得毋問將辭歸高祖意欲留之而未顯也存覺微旨陳謝曰聶政荆軻刺客之流意氣之顧耳死奉韓令明公無求於徵用而見接以國士應終身奉給以荅厚恩然老母未審存亡弟小無所依倚寢食不敢廢心昔徐庶指方寸以求辭今存皮肝以表情願明公恕之高祖矜之聽去

後魏書曰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爲淮南王他所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鍾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禮拜未嘗不嬰慕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歲月推移還遷窀無異乃絕鹽菜斷諸看味二十年間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又曰長孫盧代人也母病飲酒其父眞呵叱之訣以杖擊便即致死眞爲縣囚執虎以重坐盧列辭尚書乞盧身代父老命使嬰雜衆孤得豪存立書奏云盧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愍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又曰辛少雍字季冲隴西狄道人也少聰賴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

又曰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太和中爲給事黃門侍郎後從駕南征毋憂政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彭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貌毀瘠當世稱之

又曰寇治字祖禮上谷人也世宗時爲荆州刺史治兄弟並孝友敦睦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幬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涕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返亦如之

又曰孝文帝以文明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泣絶牖二日哭不輟聲

又曰蕭順字子和任城文宣王之子遭父憂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拙去不復更生除吏部尚書燕右僕射上省簪階見楊甚故問都令史徐仵仵對曰此楊曾經先王所坐順即哽塞涕泣交流久不能言遂令換之

又曰楊引三歲哀父爲毋所養毋年九十三歲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終恨不識父追服斬衰誓終身命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旌其純孝

後周菅曰樂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

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爲人庸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中琅琊王澄美之爲次其行事爲孝義傳

又曰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絶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於墓側畫夜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焦塋城極大榛蕪至家十餘里而可猶宿其中與禽獸雜處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特引見與言論時有會於護護亦至孝其母闇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垂膝下而重可至性及卒之後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常給其衣食

北齊曰書李元忠母老多病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伎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

又曰李密平棘人元忠族弟性方直有行檢因母病積年得明醫治療不愈乃精究經方洞曉針藥母病乃瘳

唐書曰高祖嘗宴侍臣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遂嗚咽流涕因賜帛百疋以市歸

又曰歐陽通爲中書舍人調露中起復每入朝必徒跣至

城門然後着靴直宿則席地籍蒿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
歸必哀號無時國朝奪情唯通得禮
又曰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於郡西爲亂兵所害少玄
遺腹生年十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屍以
葬時白骨蔽野無由可辨或曰以子血沾父骨即滲焉少
玄乃剡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體以葬盡禮病創
歷年方瘉音庾貞觀中本州聞薦拜除王府參軍
又曰陳集愚瀧州開陽人也代爲嶺表酋長父龍樹欽州
刺史集愚幼有孝行父纔有病即終日不食求徽中喪父
嘔血數升柂服苫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千餘
人並以讓兄弟則天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

又曰元讓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
仕躬親藥膳蒸蒸致養不出閭里者數十年及母終嘘於
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
表其門閭永淳元年巡按使奏讓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左
內率府長史後以歲滿還鄉里鄉人有所爭訟不詣州縣
皆就讓決焉聖曆中中宗居春宮詔拜太子司議郎及謁
見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
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尋卒
又曰張志寬河東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冠
賊問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急縣令
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疼

是以知母有疾令初怒曰妖妄之詞繫於獄外遣馳驗之果如斯言令異之以開高祖旌表門閭就拜員外散騎侍郎

又曰裴敬彝絳州聞喜人也曾祖子通隋開皇中太中大夫母終廬於墓側哭泣無節目遂喪明俄有白鳥巢於墳樹子通兄弟八人皆友悌着名詔旌表其門鄉人至今稱爲義門裴氏敬彝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爲井露頃年十四侍御史唐臨爲河北巡察使敬彝父智周時爲內黃令爲部人所訟敬彝詣臨論其冤臨大奇之因命作詞賦智周事竟釋特表薦敬彝補陳王府典籤智周在官忽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輒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癢事在不測得無戚乎遂請急信道言歸果聞父喪羸毀逾禮事母復以孝聞乾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彝每自背負母卒高祖特詔贈以繒帛仍官造靈轝服闋拜著作郎兼脩國史儀鳳中自中書舍人歷吏部侍郎左庶子則天臨朝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尋卒

又曰給事中李日知事母至孝時母年老常疾病日知輒急數日而鬢髮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而卒將葬發引吏人齎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慟絕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莫能仰視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聞其孝悌之跡使求其人日知辭讓不報服闋累遷黃門侍郎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尹子曰孝子一夕五起視其親衣之厚薄處之高卑

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烈君嚴主

又曰孔子立孝不過勝毋之間

說苑曰曾子芸而誤斷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有頃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大人用力杖參得無疾乎退鼻鼓琴而歌欲令皆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謝孔子孔子曰汝不聞瞽瞍有子名舜舜事瞽瞍求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今子委身以待暴怒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之大乎

說苑曰韓伯逾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日何泣也對曰逾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痛是以泣也

家語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慎與色不悅與有一於此破其孝名古之人有言曰人與事不女欺言人與事實相通不欺也今盡養親之道而無三者之闕何為無孝之名乎孔子謂子路曰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

也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修身而身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爲無孝名也

呂氏春秋曰樂正子春下堂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荅曰吾聞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吾忘孝道是以憂也

又曰凡理國家者必先務本莫過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

盧盤佶孝子傳曰華光字榮祖彭城人父亡六日年四歲問父所在母辛送光至父家光再拜伏哭欲晉冢下母抱歸悲咽三日不食至年七歲欲見父像雇畫其父像朝夕拜謁如父

師覺授孝子傳曰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着斑斕之衣爲親取飲上堂脚跌恐傷父母之心僵仆爲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爲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又曰閔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也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蘆菓爲絮其子則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損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猶上垂心若遣妻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

又曰程曾子孝孫桂陽人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常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出

蕭廣濟孝子傳曰申屠勳字君遊河內汲人少失父與母孤貧傭作供養夏天多蚊子卧母床下以身遮之

又曰宿倉野陳晉尉氏人也年七歲遭荒父母飢苦倉舒求自賣與潁川王氏得大麥九斛後王氏免之累官除上黨太守後尋覓父母經太原南郭忽見母遂還舊居母卒悲號而死

又曰王驚盧陵石陽人父喪未殯假瘞宅後野火熛燎驚力不能救投火而死

又曰嫣皓字完起吳都餘杭人父昆南都太守放劾入重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腰中但詣公公卿及行路時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又曰伏恭字叔齊琅琊東武人也伯父大司湛孝謹敦睦世號伏不聞恭事後母著孝建武初累遷太僕上臨辟雍於萬人中拜司空衆以恭孝行故光之

又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家貧母以冬月亡無絮自此不衣綿與同縣孔凱善時寒月就孔宿飲酒醉眠孔以卧具覆之百年覺引去謂孔子曰緜定奇溫因流涕悲慟

又曰郭世道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事後母勤身供養婦生男夫婦共議養此兒所廢者大乃瘞之母亡服竟追思未嘗釋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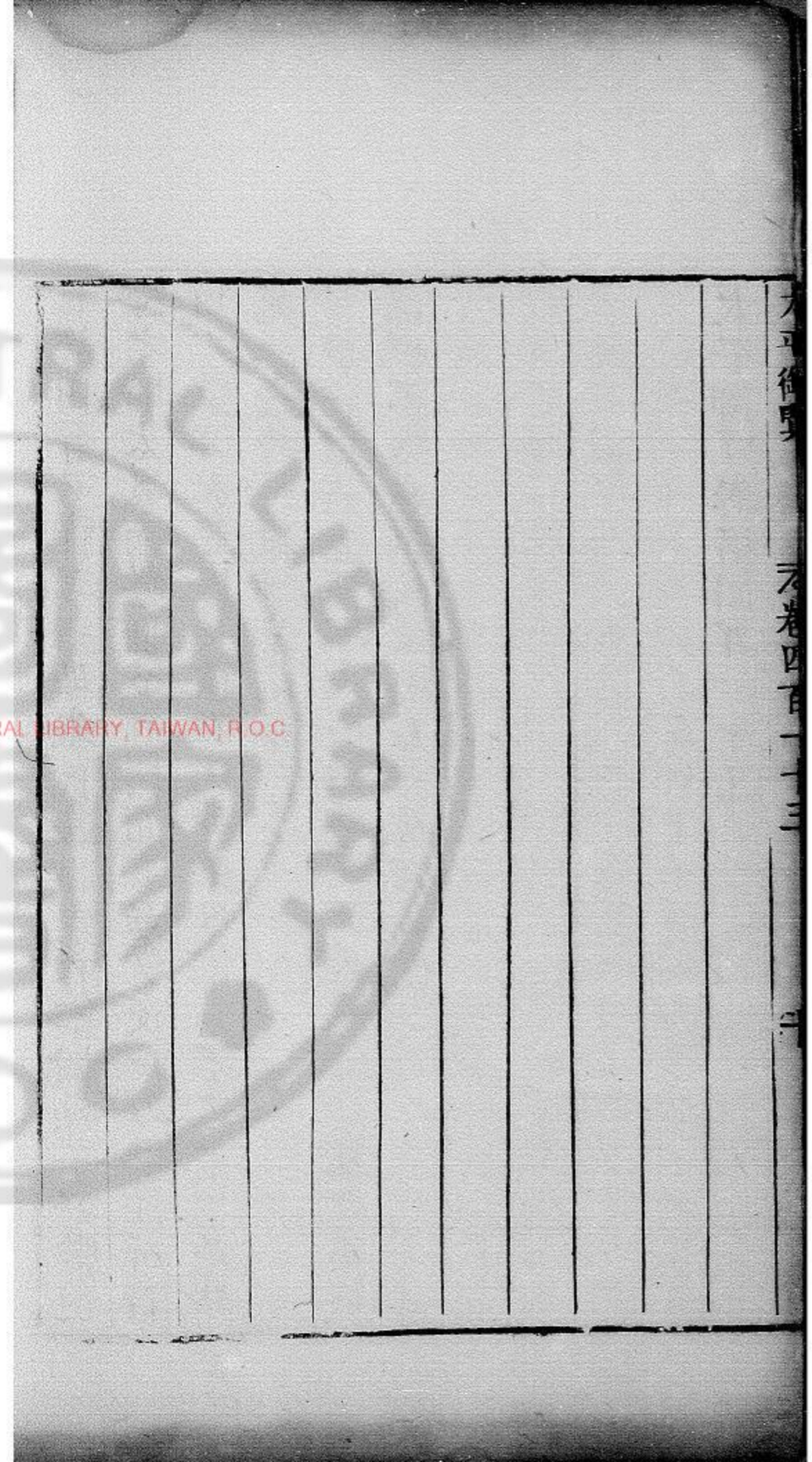
又曰桑虞字子綱魏郡黎陽人晉黃門郎沖之子喪父虞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糝藜藿
又曰何子平廬江瀟人事母至孝爲楊州從事月俸得白
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荅曰尊老不辨常得生米何容
得食白粲有贈鮭者不受母喪年將六十
有孺子之慕宋大明末飢荒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叫屋
屋不蔽雨日兄子伯與為葺治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
一罪人屋何宜覆
孟宗列傳曰宗事母至孝母亦能訓之以禮宗初爲雷池
監奉於魚母母還其所寄遂絕不復食魚後宗典知粮穀
乃表陳曰臣昔爲雷池監母三年不食魚臣若典粮穀臣
母不可以三年不食米臣是以死守之

世說曰晉干祥事繼母朱氏甚謹家有柰樹殊子好常使
守之時大風雨祥猶至抱樹而泣母常夜持刀往祥所暗
斫之值祥私起刃及被而已祥知母恚意不已因跪前請
死朱氏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
搜神記曰吳猛蜀郡人小兒時在父母傍卧時夏月多蚊
而終不搖扇惧蚊虻之去我及父母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汝南先賢傳曰薛包字孟嘗西平人好學篤行喪母以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出宅苞日夜泣不能去被歐杖不得已廬於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喪喪過于哀既而弟子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汝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李篤字君淵汝南上蔡人家貧夜賃舂爲母買肉一斤梁米一升妻子茹菜有室無蓄

又曰周盤字堅伯安成人江夏都尉遺腹子也居貧約而養母儉薄誦詩至汝墳末章慨然而歎

又曰李鴻字太孫上蔡人閨門孝友弟仲爲從父非報讎繫獄鴻便剖髮詣縣通記乞代弟即自殺仲得減死子先亦以孝稱父喪嘗於牀間得父乱髮投而狂走號叫躃踊先後坐事當刑詔以鴻先義孝一切減死

又曰殷嬋寺關字子徵上蔡人生而有謹愿之性其在襁負母育之不勞少戲出得瓜菓可食之物輒進與其母未嘗先食

郭林宗別傳曰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獨危坐愈恭林宗見而奇異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曰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師覺授孝子傳曰趙狗幼有至性年五六歲時得斗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候父至數年父没狗思慕羸悴不異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塚側鄉里嗟稱名聞流著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周裴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有至孝之心少喪父奉

養母甘口之物不敢先嘗母至婚家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

海內先賢傳曰陳寔字子故太鴻臚紀字元方紀至德絶俗才達過人寔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厲風俗焉

孫盛逸人傳曰丁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借物看蘭妻跪投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酔酧來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問其妻具以告之卽奮劒殺張叔吏捕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涙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圖其形像於雲臺也

孝子傳曰蔡邕性純孝母常帶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變節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

又曰鮑得小子曰昂至孝過人初得疾經涉數年常俯伏左右衣不解帶

又蕭廣濟孝子傳曰施延字君子少盡色養之道赤眉之際將母到吳郡海塩賃爲牛路亭卒母取月直以供養督郵馮敷知其賢與飲食論道餉錢並不受

王烈之安成記曰縣有孝子符表以孝聞天下年十六其母姜氏有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絶至性感咽而至於殯俄頃文亦沒一日二喪在殯葬於四望岡太守王府君樹雙土闕以表其

墓

唐新語曰劉審禮儀鳳中爲工部尚書時吐蕃入寇命審禮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王師敗績審禮沒焉諸子詣闕自拘請入蕃以贖其父詔許乞次子岐州司兵易從往蕃中省北比至而審禮已卒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還其父屍易從跣足萬里護櫬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廷嘉之贈兵部尚書謚曰僖審禮刑部尚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爲祖母所養祖母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及事繼母亦以孝聞與弟從兄弟同居家無異爨闔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易從後爲彭州長史爲周興所陷將刑百姓荷其仁恩競解衣投于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准直十餘萬易從一門仁孝而橫遇冤酷海內痛之子升年十餘歲配流嶺表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行忠信爲首領所保持僅而獲免

文曰長孫從直趙公無忌之玄孫年二十餘父元適爲延州刺政令從直隨之官膚施近邊多蕃部落往往劫掠城邑前後不能制元適適至果遇蕃騎數十劫掠縣下適至從人吏二百人追之及於近郊賊皆散鞍解甲元適攻之而所將人吏無甲冑反爲所敗從者皆走還元適猶與戰遂爲所執縛之於樹將加屠戮從直聞之遂跣至父所不惧鋒刃以身蔽父群集矢射之身如蝟毛又中數十刃躰無完處從直死之而州兵大至王父乃死

國史補曰杜羔有至性其父爲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常抱終身之戚會兄爲澤潞判官常鞠獄於私第有老婦辦對見羔時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問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跡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八十餘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

朝野僉載曰蘇頲爲中書舍人父右僕射卒頲哀毀過禮有勑起復頲表固辭不起上使黃門侍郎李日知就宅喻旨終坐無言乃奏曰臣見瘠病羸瘦殆不勝哀臣不忍言恐其殯絶上惻然不之逼也故時人語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語録曰韋溫文宗朝欲以爲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溫朕每欲用之皆辭訴又安州韋溫聲色俱厲戶部侍郎崔蠡進曰韋溫稟其父遺命耳上曰溫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辭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況能稟辭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又曰路隋年在齠齔喪其父至十許歲其母問曰識爾父否隋嗚咽無言不識也母曰只是一面隋復殞絶以至成人終身不覽鏡加以至行純古士大夫推之朱崖慕其德

以愛女適隋之子李太尉家有路郎隋之子也官至當州
守生資唯有琴十張
史係曰盧昭夷字子明范陽人五歲念孝經論語與童輩
爲師事之禮至於父母守坐則起而言母劉因往兄之家
飲酒歸夜連吐昭憂形于色取其吐嘗之或詰其故昭美
對曰母自外食寧不知其毒邪行超撫而歎曰盧氏亡家
有曾子矣時同里大稱河東裴安特異之比昭美於蔡順
過之母卒父蚤亡家貧無以葬殯訖乃傭爲無極酒家保
得月資與女弟令備眞祭酒家怪其衣服藍縷得直不以
時價字古鬻賣之昭美具以情對言發涕泗從橫涓媳爲之
咄嗟輟食謂其四子曰我爲乃家父生不貧矣又幸不以
若火鉏鋤上音茲下音鋤也方成衣食而日日意前顧乃家財充
若貿乎我卒若必不如此月傭推辱爲母也四子俯伏母
盡以緣身衣被釵釧與昭美令葬其母赦其傭免之昭美
歸悉以營奉母祔焉又計其祥禫所貴市之餘金復齎還
酒媳其妻欲止之奚不啻爲給家財盡復爲傭兒乎昭美
怒欲出其妻其兄深勸止之然雖同室終不四焉妻亦悔
過發憤而卒
又曰孟元方字弘規東平鉅野人八歲聰悟過人父友南
陽鄧恪來省會其父出遊鄰縣父命元方接對恪見群犬
互噪戲元方曰郎子性孟近犬必猛爲余叱之元方曰尊
客之前不叱狗恪曰小兒解書語元方曰鄧老樹村中來

真田舍則不知書恪大慙後至父來謂之曰爲孺子所辱賴無人見元方應曰子見父知其無人乎年十八明經擢第父母相次而卒元方五十日未嘗有笑容唯以讀書爲業頌詩至蓼莪篇必哀咽號咷情慕不已則必徑往墳所抱樹而哭或日暮則止栖栢庭亦無恐惧之色會昌末有盜發其塚而元方在河內夜夢告之往到鉅野修奉畢捕其盜手殺以祭而鄉里以爲元方殺人鉅野令收捕之搒音彭人甫孟反掠撫一辭盜塚家愈稱冤栲獄及郡將按致其罪會賊家鬻物於市爲他塚家所識又擒其弟焉太守然後知元方無非枉之而責其令或問元方何不時自明元方曰手殺人何故自明後終于家

又曰毛標字表玄宣城溧水人少八歲頴悟異於衆子日誦五百言母鍾氏連年病疾標日夜祗奉諸兄悉寢唯標在母床側嚏呻吟之聲至於扶前衣不解帶蓬頭垢面蟣虱盈身曾不搔視親成大嗟異迎名醫嚴顒與母診脉才言不濟標號哭頓地顒佯言可救郎子善祗奉顒去言曰嗟乎此子孝德若是而親疾不可救天道冥處嗟歎良久翌日母終標伏母手號泣不食三日家人倉卒之際遣燭致焚舉家出辟火唯標抱其柩溺泣火爲之飛去鄉舍柩得免莫不異之將葬標羸瘠扶杖不能起扶持方行猶蹈雪跣步四十里太守命縣宰就視致粟帛給遺及標病革誡其子貞曰吾以家門修餙遂及於此吾生無益於人死固

不害於人唯宜薄菲止於周身貞奉其教行之鄉里稱焉
又曰夏侯佩字儀玉譙郡人三歲而孤養於世母崔氏九
歲孝謹過人同祖兄弟皆虧失於崔七撫佩歎息而泣曰
若三歲喪母而我養汝若孝於我過於我生諸曹百歲後
若善爲我殯焉佩涕泣不勝方知幼失父母因日夜涕泣
問母封柳崔引至其城佩慟哭而絕崔遽母之抱而歸再
慟猶謂在壚畔年十九歲崔亡若喪其母崔氏之數子皆
不終喪制飲酒食肉而佩最孤幼群兄咸惡之或夜相呼
拘持佩臂以酒啗以肉佩入而復吐數四群兄笑以爲樂
佩涕泣不自勝皆曰僧兒強而復吐猶爲悲佩曰誠感鞠
育之恩得遂庶幾終天之報所以不覺沾襟因大哭群兄
忍人也皆爲之流涕每祥禫嘗之禮於世母神坐別致敬焉
年二十有五卒于家里人謂其卦爲夏侯孝子之墓
又曰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
解釋鄰黌中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有
三子而操同產二人張氏厚於三子命操常執勤主炊爲
三子設席操弟多以疾辭卧舍不出而操服勤不以勞倦
張誣其子讀書咸以驕志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
操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
不讀書所以逐驢後三子嗜酒佚蕩不敢抵忤於人或至
及門詬詈詞及母氏而操爲溺泣拜而解之惡少年感曰
不謂三賊有令弟某無故及長者門羅拜操而去繼母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二子已亡而操訓養踰於未亡日哀毀過禮廬於墓側每夕有狐貍羅列散於廬左右欲且而去者三年時人以操在野獸爲之衛侍非孝感通於神明其孰能逮於此服闋明經擢第歸上塚盡以投楊名之義里巷榮之詞爲臨潁縣尉毗佐以寬仁吏民至今稱焉操以官舍邸屋尊老所處不敢寧居唯而廡而已郡屋設几席神座祀之出必告反必面過其庭鞠躬如也入門恭謹其家居常若奉尊者若無大噫咄責之音同僚服之操每旦具冠帶縉紳讀孝經一篇然後視事忌日則增其數讀至喪親章號咽不勝哀感之心操乎昭有文名於世次子嵩恭謹有父風高尚好賢

又曰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也蚤失其母及長不絕容狀哀慕之心不拘月制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乃母也若孝通神明故我得見此處師貞夢中大哭既覺哀號逾甚乃作偶人象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薦新然後食時人語曰孝於何通幽明潰有丁蘭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師貞朝夕膳食非手則福不能食居處號爲嚴潔或問其故師貞曰若處不時非孝也師貞偶疾卧其父福暮食不安師貞鄉然起號曰是夜食之不精羞果餅生之所致因師貞驚起而愈兄有疾經旬不差師貞衣不解結日一食爲讀道釋經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自求之藥肆皆不曉

因夢見其母曰胡王使者羌活也覺而求之兄遂疾愈後
老姚繼喪六年有雙白雀栖飛戶間除筵之日與師貞啁
頓翅狀若號咷辟踴久乃去
續定命録曰賈直言父道冲德宗朝漏洩禁中事帝怒賜
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父因自飲之立死酒自
左足洞出復生使具奏流其父并直言於南海遇赦還以
勁直聞爲鄠帥以縻郡職劉悟菲東平之強直言之謀也
朝廷以功就徵拜諫議大夫悟上表乞留委以戎事大和
初授絳郡太守每話所經之事自云始飲酖志在必死岑
然覺毒沿五內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旋踵不可名
狀天陰則又甚焉脥其陛及足脛色皆如墨有傍攻出六
濃液紫於臭敗逆搶人鼻達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始知
何遜之好不誣矣自降除壽春竟終天年七十有六

祿養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猶欣欣而
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
尊官爲堂高九仞妻題三尺車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涕泣
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致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
不擇祿而仕
後漢書曰盧江毛義有孝行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
定而府檄至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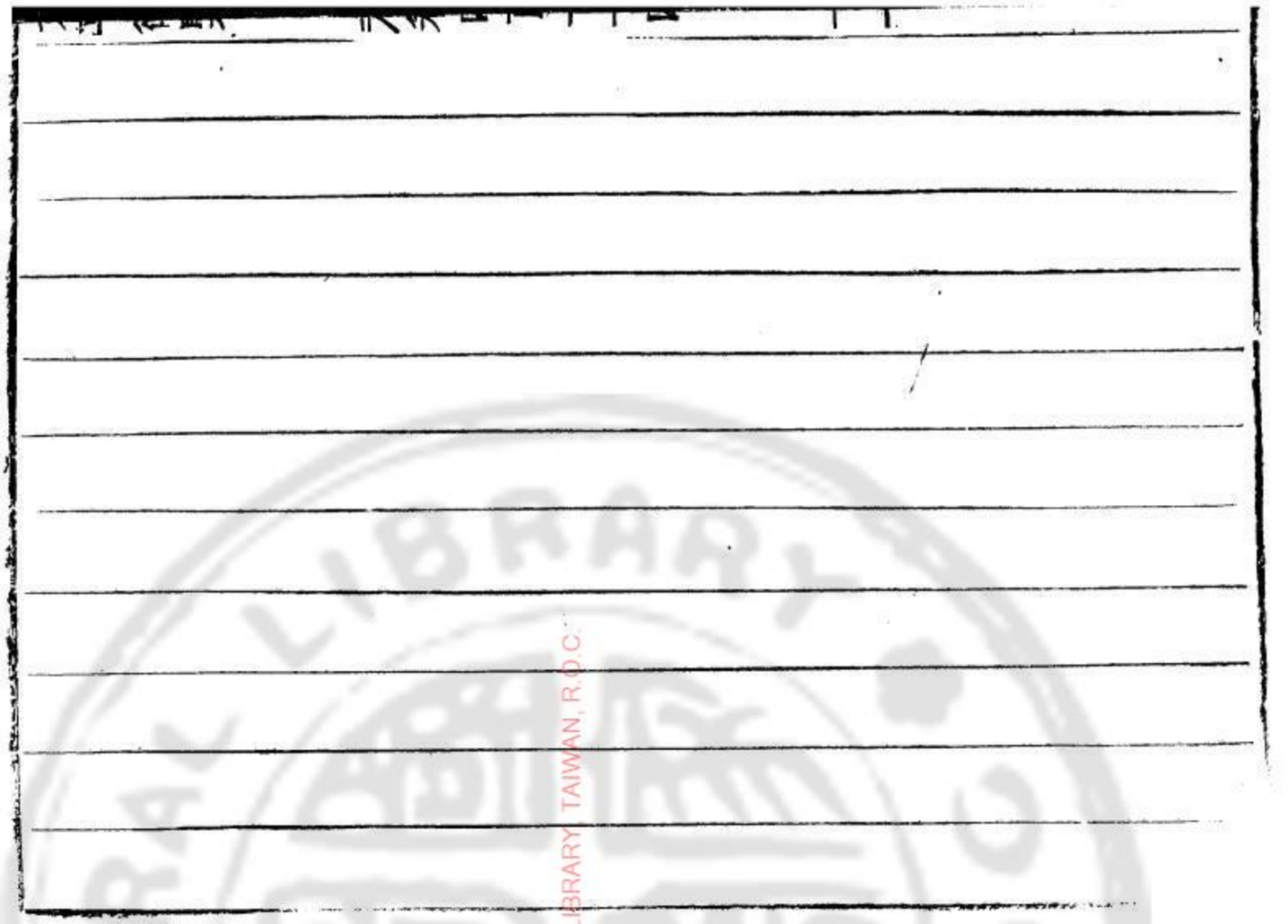
去官行服數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也

謝承後漢書曰周盤字堅伯居貧養母儉薄不充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帶帶就養焉之舉

黄恭廣記曰南吳甫舉茂才累年不遷甫有老母年九十有餘乃上書自乞減品爲四百石長廉得其俸也以養母詔聽除甫南陽新蔡長隨以甫爲准率減交趾茂才皆爲四品也

晉書羅企生字宗伯多才藝初拜左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

世說曰李弘度嘗歎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爲百里不李荅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夤緣豈暇擇木遂作剡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孝女

史記曰淳于緹縈者齊人也父淳于意爲太倉令生女五人縈最小父犯死罪當刑乃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縈自傷泣隨父至長安詣北闕上書曰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爲官奴以贖父之刑使得自新漢文帝憐悲其意原其父罪

漢書曰東海有孝婦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又累丁壯奈何其後姑

自縊死姑女告曰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自經服罪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孝聞必不煞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遂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當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婦塚天立大雨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殷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剪髮夫人年高目眊誤傷后額恐痛不言左右見者惟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

晉書曰衛瓘及禍太保主簿劉瑾等冒難收瓘而葬之楚王偉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先君名諡位列無異凡人每惟王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是意瑾等執黃幡趨登聞上言

又曰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又篤瘡病母不女其室遇寒飢女相率於西湖採菱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爲婦長女自傷羸獨誓不肯行祖母壽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庵舍墓側

又曰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屍一哭眼皆血出小妹娥抳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

唐書曰劉寂妻夏侯氏滑州睢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縣丞因疾喪明碎金遂求離其夫以終侍養經十五年無事後以至以孝聞及父卒毀瘠殆不勝喪披髮徒跣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如此者積年貞觀中有制表其門閭賜以粟帛

又曰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晅城公儉之女也數歲時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成長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即號踴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絶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史官編録之

又曰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二歲所生母亡爲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没繼母薨亦卒乃收所生母及繼母柩並立父形像招魂遷葬訖又廬於墓側陪其祖母及父墳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爲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没遼左招魂遷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求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標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碩

又曰孝女賈氏濮州鄄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爲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賈氏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強仁成童思其報復乃候玄基煞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強仁自列於縣有司斷以極刑賈詣闕自陳已爲請代強仁死

高宗哀之特制賈氏及強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

又曰汴州李氏孝女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泣無限及長毋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毋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栢數百株李昶列上其狀制特表其閭賜以粟帛

顏氏家訓曰張建女三歲喪母靈牀上舁風平生舊物晏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惟其不起乃往抱薦席淚潰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脈脉云女腸斷亦因耳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宣州圖經曰宛陵管氏女名瑤年十七與母同寢母爲虎所負去瑤哀叫隨之因嚙虎耳置方捨其母瑤即召母歸家氣絶武帝表甘門以旌孝行

王韶之孝子傳曰周青東郡人母病積年青扶持左右四躰羸瘦村里乃欽錢營助湯藥母痊許女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以託其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供奉十餘年公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害殺縣牧拷捶遂以誣款七月刑青於市青謂監殺曰乞樹長竿擊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者血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宋躬孝子傳曰賈恩會稽諸暨人也母亡在殯爲灾火所燒恩及妻栢號哭赴火火不及去鄰近收助棺器得免恩

栢二人髮庸燃烈湎吏俱死元嘉四年牓門曰孝蠲役三世

師覺授孝子傳曰北宮氏女嬰兒子者齊人也無兄弟而父母老遂撤其環瑱誓不適人以奉養父母國人聞之莫不相率以孝請女爲趙王后齊使候問使者曰北宮氏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此助王率民出於孝者也齊王聞之表其門以顯異焉

異苑曰順陽南鄉縣楊豐與息女香於田獲菜豐因獲爲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搤虎頸豐因獲免香以誠孝至感猛獸爲之逡巡太守平昌孟肇之賜穀旌其門閭焉

烈女傳曰陳寡孝婦者陳之寡婦人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從戎屬孝婦曰我有老母吾不還汝肯善視吾母乎婦曰諾夫果死父養姑不衰父母將嫁之孝父曰受人之托豈可棄哉因欲自殺父母惧不敢嫁之養姑二十八年姑年八十四壽乃盡賣其田宅以葬之

烈女後傳曰珠崖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女也女名初生十三珠崖多珠繼母棄連大珠以爲係臂及令死當送喪還法內珠於奩入關者死繼母棄之其子男九歲取之置其母鏡奩中皆不知也及關候搜索得珠奩中吏曰誰當坐者初謂是其繼母取之乃白曰君不幸夫解係臂棄之初心惜之取置夫鏡奩中夫人不知也母亦爲然

隣之乃曰此珠妾之係臂也君不幸妾解之心不恐棄而置鏡奩中妾當坐因皆哭哀動傍人關吏執筆書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涕終日不能乃曰時子有義如此吾寧可坐之不忍加文後訪訊乃九歲男兒內焉

又曰酒泉龐孝父者趙君安之女也名娥親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而娥親兄弟三人一時病亡壽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親聞之陰思欲以報壽備身以伺壽十數年於縣門前斫殺壽訖詣縣自首守長義之解印綬去欲從娥親娥親曰讎怨殺身妾之分治獄制罪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大常張奐聞嘉之禮以束帛

又曰頻川公孫何者孫氏之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何與母俱亡母先得免人甚悅爭欲取心何便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垂沒之人安足殘戮以塞冤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遂殺之而捨其母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弦歌爲巫五月五日於縣沂江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歲乃緣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縣長改葬娥於道傍爲立碑焉

益部耆舊傳曰孝女雒爲人父江和爲縣功曹縣長遣江和拜檄謁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屍喪不歸雒號泣晝夜心不圖存所生男二人並數歲乃各爲作囊盛珠

環以係兒臂數爲訣別之辟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期後六日當共父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部縣長表言爲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續述征記曰梁鄒城西有籠水發源長城山直北流於梁鄒西注濟或云濟之孝父誠感神明湧泉發室內事其水部

晏子春秋曰景公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遇而犯之者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其女子往晏子之家說曰賤妾請有道於相國妾聞明君不爲禽獸傷人今君之義晏子明日早朝而復於君公令吏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紀聞曰吳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廟居會阜之巔林木秀茂周迴十里主人不敢樵採敬而事之曰薦蘋藻娥父吳天帝時爲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鍊金竭鑪而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卽坐斬倍又沒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于爐中赫然厲天於是金液沸湧溢於鑪口娥所躡二屨浮出於鑪身則化矣其金汁塞鑪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治銅鐵必先爲娥立祠享而祈福歙州圖經曰章項歙縣合陽鄉人也妻程氏與二女入山採藥程爲暴虎嘯齧去二女寃叫挽其衣裙與虎

爭力虎乃捨之程由是獲全時刺史劉贊嘉之給湯藥蠲
戶稅改鄉爲孝女

宣室志曰鄭郡耕民也天寶中母病人教令啖杏實可愈
其妻楊氏曰此非時之物須勞苦以求之冀上天哀憫而
賜予其傭耕侍疾吾欲徧於邑里訪之庶比於解叔謙丁
公藤之感也乃至鄰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於道傍莽穢
中見一杏實悲喜再拜取之潔滌而歸奉其姑曰他郡有
人憫其事遺此一實姑喜食之疾漸瘳明年夏忽一日雷
風甚動其室嘘殷二不斷若在簷宇里人驚惶遁去者不
可勝記楊氏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穢中杏實奉姑紿爲
鄙人所遺今天將謫妾以死從此別矣乃伸臂默於庭其
誣其事詞未畢忽有聲若發其庭者雲物陰晦默不可辨
既而楊氏臂其臂若捧千金重莫能舉久方開霽乃視之
有二金龍長數尺蟠繞其左右臂龍頂上有字曰賜楊氏
自是其家日豐至爲富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友悌

周禮大司徒曰大行孝友睦婣任恤

禮記曲禮曰親戚稱其慈也寮友稱其悌也

又禮運曰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家之肥也

又檀弓上曰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

孔子曰何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春秋左傳曰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所謂六順

毛詩葛藟陟岵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曰嗟予弟行役

宋本校正浙氏活字印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夙夜必偕偕俱也

又鹿鳴棠棣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恩恩馬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也棠棣之華蕚不韡韡蕚云承華曰蕚不當作拊拊蕚足得華之光明其貌韡韡盛然也興者喻兄以榮屬弟恩義之敬亦韡韡然也凡今之人莫於兄弟

又邶栢舟二子乘舟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而生壽及朔朔與其母訴伋於公公伋之齊使賊先待於盜而殺之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賊彼何罪焉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也

又曰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尚書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論語曰孝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又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又曰兄弟怡怡如也

爾雅曰善兄弟爲友

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式脫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盡與弟式之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又曰王商字子威泳郡蠡吾人也商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甍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恭怜弟不小欲先就其

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毋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晉新豐教授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

又曰汝南王琳字巨尉第季出遇赤眉將為所捕琳請自縛先季死賊怜而放遣之

又曰趙孝字長平建武谷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出比還孝夫妻共蔬食禮夫妻歸告言已食輒獨飯之積久禮心怪之疑後掩伺見之不肯食出遂共蔬食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又曰孔奮篤於骨肉弟奇在雒陽為諸生分祿俸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謝承後漢書曰許荊兄子常報讎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荊家欲殺之會荊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劒長跪曰前無狀相犯各皆在荊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今死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之塞咎雖死已往猶謂更生怨家扶起荊曰許掾郡中稱為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又曰李鴻字奉遜禮信仁孝友于兄弟弟育為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怨為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有立嗣鴻為大尉掾在京師傷育以養刱耻門戶斷絕因分代育遂刻印還其欲過家恐見妻子虧移其意到縣北亭預作記乞代育通記便飲酖而之縣令省記恒後驚感矣

司馬彪續漢書曰山陽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州郡召捕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暇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後以人各發洩覺知國相以下密就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投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著名

范曄後漢書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性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遁往就室

焉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川

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弟亡臨殯口中有雍潰膿血苗含去之

晉中興書曰顏含字弘都琅琊人含次嫂繁氏老而失明含奉養必束帶躬親嘗省嫂病困涕得蚘虵舐膽爲藥而求不能得平晝獨坐有一童子持一青童授含含開視虵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鴻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又曰鄧攸字伯道爲石勒參軍勒過泗水攸與鄉人河東陳瑕平陽馬恬共謀叛勒破車以牛馬負妻子入草中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遇賊掠牛馬去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今當步走兩兒恐盡死不如棄我兒抱弟子遺民婦乃從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上郡王雋字玄英有幹藝之稱雋年七八歲隨兄蜜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粮匱蜜嘗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雋為賊所掠元直逃免蜜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代乞于今請以元直易雋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夫也於是以雋受蜜而去蜜後亡雋匀飲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甚年而心喪六載

又前燕録曰有司奏中山浦陰民劉洛縣差充征弟興私代背軍逃歸州以本名捕斬興詣郡列稱逃是興身請求代洛死洛又固陳已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有疑瞻曰洛應征輒冒興冒名逃役俱應極法但兄弟競死義情可嘉宜特原之

南燕録曰有司奏沙門僧知夜入臨淄人冷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以殺人論而平安國各引手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

後秦録曰姚襄與李戰馬中流矢死弟萇下馬以授襄曰汝可以免萇兄濟此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後魏書曰房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莫不哀之

後周書曰裴寬字長寬弱冠爲州里所稱與二弟漢尼並知名親没撫諸弟以篤孝聞榮陽鄭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

梁書曰張弘策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

唐書曰張嘉真爲幷州長史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賞慰嘉真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鄯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魂絶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爲忻州刺史

又曰東郡未平梁宋間群盜連聚或至二千餘衆攻陷城邑李瀾守蘭縣力屈爲盜所執將害之瀾弟渤詣盜請代兄死又瀾請殺身晉弟兄弟爭死俱爲盜所害

又曰莊杜祐子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季弟從郁少多疾病式方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經式方之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年號泣殆不勝情士友多之

又曰白居易弟行簡字知退文筆有兄風詞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

蕭廣濟孝子傳曰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公讒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

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後又讒之
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
去昭從後來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絶良久曰吾兄也
又投水而死

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株
接蓁連蔭歎曰木猶欲聚況我兄弟而欲殊哉遂還相爲
雍和矣

宋躬孝子傳曰孫棘彭城人事母至孝臨亡以小兒薩屬
棘特深友愛宋大明五年上募軍仵薩求大棘及後軍期
應死棘薩爭死妻許氏又遥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
小郎且大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有妻息君已二見死

復何恨太守張岱表聞旌勝門宋氏祖感其悌友乃普增
諸弟封秩

列女傳曰會稽石師安妻者同郡呂氏之女也名軍其兄
逐犯法軍匿之知不能免乃請智者爲辭乞代兄遂之命
因自經縣門官嘉有義乃捨遂罪

又曰齊義繼妻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鬬死道
者吏訊之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也我殺之弟曰非兄乃
我殺之暮年不決言於相相不能決言於王王曰若皆赦
之是縱有罪若皆殺之是誅無辜其母必知子之情善惡
聽其所殺活相召而問之其母泣而對殺少子相曰小子
人所愛今所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

相言之於王王美其義皆赦其子

又曰郤陽友婿者郤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有三子季

兒兄季宗與延壽爭事延壽與其父田建殺季康獨坐

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殺夫不義事兄之讎

亦不義何面目以生季兒乃告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

可以留又終不嫁矣吾去而死善視汝弟遂自經死

海內先賢傳曰范丹字史雲清高亮直讓財十萬與三弟

曾稽先賢傳曰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同時依止者

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記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

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憑時飲血餘皆流

去

汝南先賢傳曰繆形字豫公郤陽人兄弟四人各求分異

至有爭訟之言形默閉戶自撻大自罵曰繆形汝脩身謹

行將齊整風俗如何近一家之中不能使之和協耶鞭兩

髀皆瘡於是諸姊及弟叩頭自責不復分矣

張瑩潢南記曰陰慶爲鯈陽侯其弟員及丹皆爲郎慶以

明尚書修儒術推居弟園田奴婢錢悉分與員丹慶但佩

印綬而已當代稱之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李孟元脩易論語大義畧舉質性恭

順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讓就

夫婦紡績以自供給

江徽陳晉志曰李銓平立人也少聰慧有至行銓兄前卅

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服勝兄即脫不着須兄得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長銓內匡順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雖睦爲郡族所稱杜預汝南記曰李克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克請呼諸隣里室家相對前跪觸告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顏延之庭誥曰將責弟悌務念爲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忠勇

左傳莊公曰齊侯田于具丘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寢於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徂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關）死于門中

又文公上曰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曞取戈以斬囚禽之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曞怒其友曰盍死之曞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

吾與汝爲難韓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又宣公下曰楚圍宋宋人告急於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其言及晉不信求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旣許不殺而反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也成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又成公上曰鞌之戰齊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又昭公五年曰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宗魯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

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也子行事吾將死之以周事子也周終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宗魯之肩皆殺之

國語曰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復讎曹覬公子之狀故見伐也鄭人以詹與名寶行成公不許曰與我詹而師還詹鄭大夫詹伯也詹請往鄭伯不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君何愛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欲盡辭而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若使復國而得志於諸侯禍不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而疾號曰自今以往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不殺厚為之禮而歸之

史記曰漢之三年項王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王可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季斐曰纛毛羽幢也乘輿車衡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燒殺紀信

漢書曰蓁何羅本姓馬明帝馬后恐其先人有反者易曰蓁也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後上知太子冤滅充宗族黨與何羅惧及金日磾視其志意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耳泉一名林光臣瓚案林光本秦離宮在耳泉日磾小疾臥廬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心慟立入臥內戶下浪

吏何羅哀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逆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捕縛之窮治皆伏辜

東觀漢記曰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李忠妻子皆繫獄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賊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也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豪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

又曰信都反爲王郎所至信都王捕擊祭彤父弟妻子使爲手書叱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

又曰張步攻耿弇時上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須以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大戰自且及昏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也

范曄後漢書曰温序字次房太原人爲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等所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併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

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受劒銜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殺無令鬚汙血遂伏劒而死

英雄記曰王允誅董卓卓部曲將李傕郭汜不自安遂合謀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國家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

漢雜事曰景帝時吳楚七國反齊孝王狐疑膠西濟北二國圍齊齊使路中大夫於天子還報曰堅守比至二國圍齊數重無從入二國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二國誅之

魏志曰許褚從征袁紹於官渡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亦親信之

又曰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多賊所得拷問所傳語賊謂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恪遣騎尋跡得像歸面縛繞城令整像大呼言大將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更呼城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口不使得語遂大呼
令城中聞詔追賜整像爵關中侯
又曰王脩字叔治北海人魏國既建爲大農郎中令徙爲
奉常其後嚴才友與其徒屬數十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
未至更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
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曰舊京城有變化卿各居
其府修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也
又曰諸葛誕爲鎮東將軍殺楊州刺史樂綝據壽春反遣
司馬昭征之斬誕誕麾下五百人不降昭令曰不降皆斬
衆咸曰願從諸葛公死不恨矣每斬一人諸人顏色不變
時人爲之後代田橫

蜀志曰鄧艾伐蜀遣書誘諸葛瞻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
瞻怒斬艾使遂大戰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散瞻長
子尚與瞻俱歿
又曰先主奔荊州曹公追之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將二
十騎距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我張翼德也可來共
決無敢近者
又曰嚴顏巴郡人益州牧劉璋使顏守巴郡劉備入蜀圍
成都璋出降備諸郡皆伏唯顏守而不屈使張飛攻巴郡
生擒顏呵曰汝見將軍至何得不降令逆戰乎顏曰卿等
無狀奪我州我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左右斬
之顏曰斫頭便斫何怒耶飛壯其忠節釋之

王隱晉書曰秘紹以天子蒙塵奔詣行在所值王旅不振敗績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扞衛兵交御輦飛箭兩集遂以見害

晉中興書曰譙王丞爲湘州刺史王敦遣參軍桓罷說丞以劉隗專寵今討之請丞爲軍司丞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勁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亦復何求便唱義衆府長史長沙人虞悝慷慨有志節共盟示曰桓罷馳檄湘州於是一州之內並皆同赴

又曰蘇峻反桓彝爲宣城內史徃赴朝廷長史裨惠等咸以宜且按甲以謀須衆力齊集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之難而欲淹遲將何以云衆力雖寡義無寧處長驅徃進尋王師敗績彝慷慨流涕皆勸僞通以紓交至之禍如其不然重兵至必彝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死節焉能忍辱與之通問如其不濟此即命也遣俞縱進軍左右以力不敵勸縱退軍縱曰吾承桓侯厚遇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峻遣韓晃因進軍討彝力屈被害

又曰易雄長沙瀏陽人爲舂陵令聞王敦作逆譙王丞檄至雄馳檄遠近列敦罪惡俄而王師敗績敦得肆暴收雄姑孰熟以檄示焉雄曰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安以生爲今日即戮得爲忠鬼乃其願也

沈約宋書曰劉胡叛淮南定陵人賈襲宗本縣巳爲胡所

得率三十人救沈攸之沈攸之言於建安王休仁休仁抜爲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爲胡所擒以火炙之問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內侮窺覦神器未聞奇謀遠畧而爲炮烙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

後魏書曰河間公元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捍幾至危殆乃賜爵浮陽侯

又曰叔孫俊字醜肆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爲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掣之乃於悅

懷中得兩七首遂執悅殺之

范亭燕書曰孟高字公義長壯有雄姿慕容暐即位左遷衛將軍出避難將向龍都禁衛四散唯高及殿中將艾郎等十餘騎從行達福祿逢賊高獨力戰射殺之

唐書曰劉感岐州鳳泉人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果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粮盡遂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嗽唯取馬骨煑汁和水胥食之城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爲賊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散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

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果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脚至膝馳騎射殺之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圍中每戰皆咨城大呼以助軍勢皆血流面牙齒皆咬碎城將陷巡西向拜曰臣不能全孤城今爲賊凌逼誓願爲鬼與賊爲厲以荅聖明及城陷尹子奇入城見巡問曰聞公每督戰皆裂嚙碎牙因以大刀剔其口見其存者不過三數將存之巡大罵之賊黨皆曰此人必不爲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五代史曰後唐應順末少帝失位自洛涉河與數百騎欲奔鄴時晉高祖改鎮常山亦自鄙詣闕夜與帝遇於獲嘉東遂俱入衛郡郵舍中是夜少帝伏甲欲與徒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於庭廡帝密遣御士召敢袖鎚立其後伏甲者俄起左右驚擾敢素有勇力擁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尋死焉

呂氏春秋曰荊莊襄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培之臣此必有故願王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之兄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愚以忠於君王之身而特千歲之壽也臣以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惧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 士令之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 穆美也 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之不爲沮行無高乎此者

又曰人殺衛懿公 懷澤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禫 博卜音因自出其肝內懿公之肝 禫表也

新序曰崔杼殺莊公申蒯 淵於海將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無道聞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安得食亂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申蒯至門曰請入吊門者以告崔杼杼令勿內申蒯曰汝義我乎吾與汝譬乃斷左臂以與門者以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其入申蒯投劒呼大鬬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

又曰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不受乎申鳴對曰捨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唯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令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而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事兵申鳴聞之必來來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

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百斤金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襄陽耆舊傳曰魏伐蜀羅憲爲巴東太守得劉禪委質定問乃師帥所部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已敗遂起兵西上外托援救內慫襲憲城以固其國遣盛寯等水陸到說憲以合同之計憲乃會議曰今本朝傾覆吳爲同盟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可主降於北臣求福於東乎今守孤城百姓未定宜一決戰以定衆心遂銜枚夜擊破寯旋軍保城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

襄陽記曰劉備以習珎爲零陵北部都尉孫權遣潘濬討珎珎帥數百人登山自將濬乃單將左右自到山下交語珎謂曰我必爲吳臣矣濬攻珎圍守月餘糧箭並竭珎謂群下曰珎受漢中王厚恩不得不報之以死諸君何爲者耶乃伏劒自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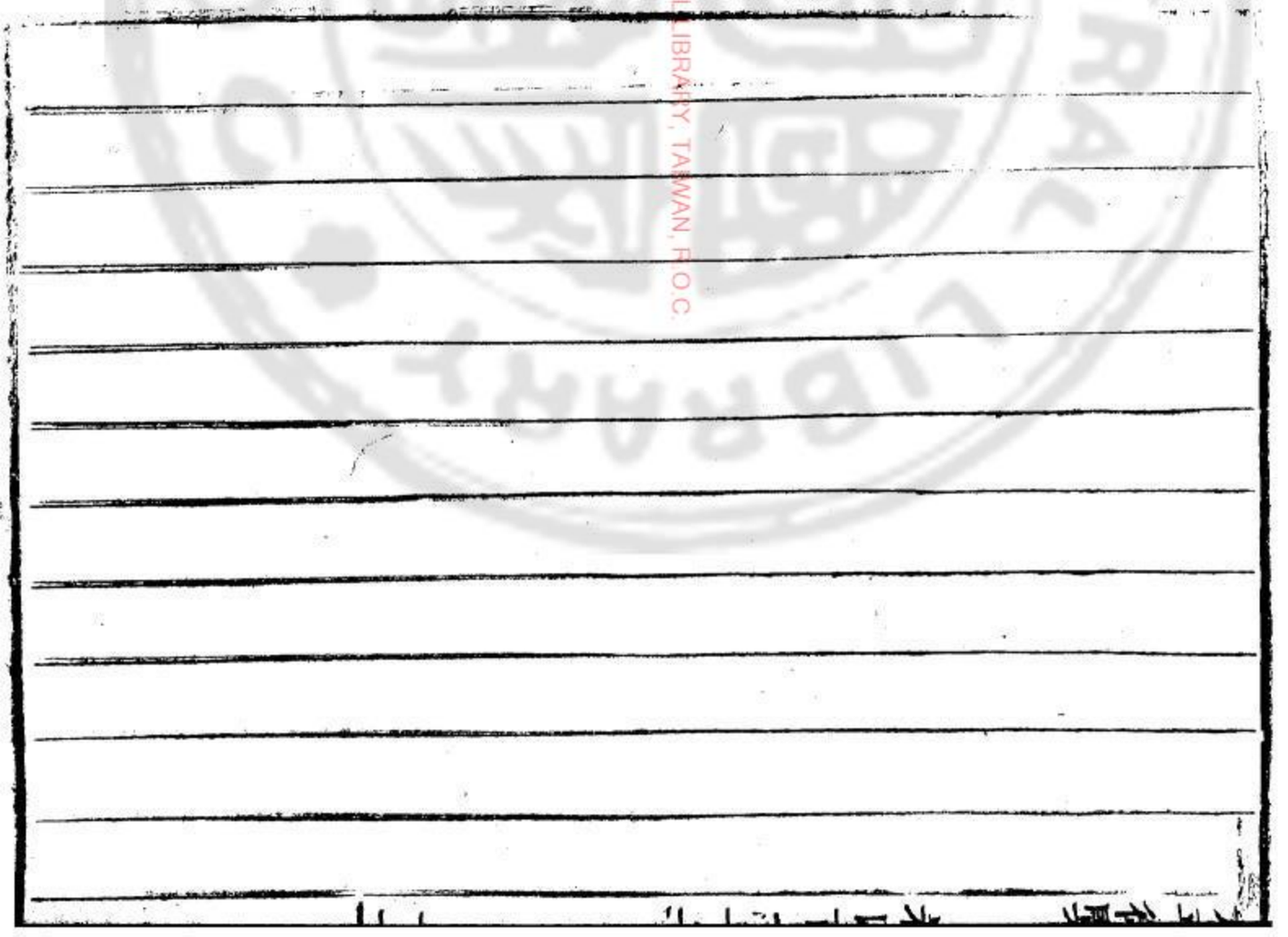
又曰晉伐吳張悌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過迎悌悌不肯去垂泣曰仲思今是我死日且我作兒童便爲卿家丞

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効名賢知故今身殉社稷復所何遁

華陽國志曰曹公察關羽不安使張遼以情問之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不可背之要當立効報公公開而美之是歲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麾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遂解延圍公即表封羽壽亭侯重加賞賜羽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

周處別傳曰玄賊齊萬年爲乱乃以處爲建威將軍進軍火戰奮劒忼慨仰天嘆曰古者將受賜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忠貞

管子曰忠者臣下之高行

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

淮南子曰交淺而言深是忠也

抱朴子曰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

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又曰卑身賤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禮記文王世子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

宋本校正游氏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左傳隱公曰衛州吁殺桓公石厚從州吁州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殺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于衛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又曰僖公上曰晉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居無猜貞也

又曰僖公中曰晉惠公卒懷公立命從亡人（云人重耳）期葬而不至無赦狐偃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不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二心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又宣公上曰楚子滅若敖氏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其人克黃從臣）箴尹曰棄君之命而自拘於司敗

又襄公二年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都郢郭城未有）君子謂子囊忠君斃不忘增其名（謂前言謚君爲恭也）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又曰晉人執季文子舍之於苕丘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

孫於魯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
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死之下忠也
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
差可謂下忠
又曰崔杼殺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死之食則失哺上
車失軾僕曰雖往其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
遂驅車北至公門外聞鍾鼓戰聞之聲遂駭而死
國語曰蒯之亂宣公在邵公宮國人圍之邵公乃以其子
代宣王王長而立之
戰國策曰吳入郢楚貞勅蘇羸音盈糧潛行十日而薄秦朝
觀立不轉晝吟宵泣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於口秦王聞
而走之冠劒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於是秦收楚退
吳師復楚
漢書曰初吳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
甲令臣瓚曰漢以芮忠故特王之非故時令也
又曰匈奴求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
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
乃詐忠
又曰王莽既篡使者即拜龔勝為講學祭酒勝曰吾受漢
家厚恩無以仰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豈一身事二姓下
見故主哉勝因勅以棺斂喪事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四日而死

東觀漢記曰上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忠直臣也是日遷常爲漢中將軍

又曰吳漢性忠厚自從征伐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未竟漢常獨繕鑿方戟閱具兵馬激拂吏士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方作戰攻具上常曰吳公差強人隱若敵國

又曰上爲大司馬以王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

又曰鮑昱字文泉拜司隸校尉詔昱詰尚書使封胡降檄上追小黃門問故有所恠不對曰臣開故事通官不着姓又當司徒布恠使司隸而着姓也帝報曰吾欲令天子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

又曰鮑永字君長到京兆灞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能以獲罪司隸不辭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右扶風推牛上荀諫冢上聞之問公卿曰夫使如此何如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上悅之

謝承後漢書曰梁冀奏誅李固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王室比蓋文
王何圖一朝梁氏迷誤公等曲從之吉爲凶成事爲敗
家衰徽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
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飛得
書悲歎長歎
范曄後漢書曰來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
安於河池下辯陌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惧使刺客欲未絶
馳召蓋延見歙困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
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
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
強起受所誡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簡
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敢自惜誠恨長職不稱以爲朝
廷羞大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臣寵骨鯁可任願陛
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
筆抽刃而絶
魏志曰典常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
帳常性忠至謹重常晝立待終日夜宿帳左右柿蹄私寢
英雄記曰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臧洪從袁紹請兵將赴其
難紹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簇洪由是怨袁紹不與通紹
增兵急攻洪殺愛妾以食兵將流涕莫有離叛城陷生執
洪紹問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
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微弱因際會觖望非異

惜洪力弱不能為天下推刃報仇何謂服乎紹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在座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中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曰臧洪儁空復汝為容頓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耆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

蜀志曰先主退軍義陽傳形斷後拒戰兵人兵盡吳將語形令降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僉為關羽都督景躍六年又臨危授命諸嘉其亦世忠義

晉中興書曰王敦欲誣帝以不孝於衆坐明帝罪云溫大眞在東宮久最所知悉因厲聲問嶠謂惧威必與已同嶠正色對曰鈞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當令諒闇之除有至性可稱敦嘿然憚其居正不敢害之

又曰王敦作逆石頭城陷王師敗績周顗往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摧敗以此負公敦憚其正辭不知所荅顗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臣忠於社稷王敦無道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人以戟傷其口不得復言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士庶聚觀皆為流涕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轉安城王車騎然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人不自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

往領軍府夜着青衣扶劍道路爲太祖所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凉録曰麻秋以書誘致宛成都尉宋矩矩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乃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賜振威將軍

又曰前燉太守辛憲隴西人也唯有一子髦生狄道省墓遇辛晏反叛爲晏所執憲勸張茂討晏茂曰髦在彼如何憲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汝純臣賜爵關內侯

又前趙録曰王廣永嘉之亂聚族避世及爲揚州刺史被蠻賊圍一百二十日外救不至粮食罄絶雞犬雀鼠靡有將士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理哉衆相枕而死者五千人

又南凉録曰振武將軍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盤招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聞孤城獨守何所爲也政曰受凉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動懷盤乃遣虎臺手書喻政政曰爲國儲不能盡忠反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

三國典略曰齊平東惟州刺史傅伏堅守不降帝遣常孝寬將伏子仁寬招伏曰卿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今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公宜急下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忠爲子不孝願

卽斬以示天下帝又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關水相見問至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驩事前北面哀號良久乃降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代被任草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帝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半肋以骨賜伏曰骨肉親踈所以相付授上儀同也

唐書曰隋屈突通與竇琮戰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桑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並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伏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此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

又曰馮立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散立歎曰豈有人生受其恩死逃其難立乃率兵犯玄武殺將軍敬若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來請罪太宗數之立對曰出身事主期之效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歐欷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深嘉歎之

又曰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

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並出流血被地氣遂絕則天聞之令舁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縱合之傳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獲免

新序曰陳恒弒簡公而盟盟者完其家召他人曰不盟是弒父母也盟之是無君也之禮乃盟以免父母死而自殺以禮其君

又曰智伯之時有士是長兒子魚絕智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魯而道聞智伯死曰吾聞忠臣無餘祿吾聞智伯之死動吾心餘祿加於我至今尚存將往吾佐之遂反而死之

續說死曰趙苞漢靈帝時為武威守夷戎畏其武毅母及妻子自郡來遇鮮卑萬騎入塞為其所掠苞出擊賊陳步騎二萬鮮卑恐懼出母示苞七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徼祿奉卷不圖作禍今為王臣不得顧私母曰人各有命何得毀忠節耶立忠榮親孝莫大焉行矣勉之苞瞋目援桴虜衆碎斬其帥伏十屍里母妻子皆為賊所害苞收母殯斂奏請歸葬天子策　封為列侯葬訖謂鄉人曰食祿避難不忠殺母全義不孝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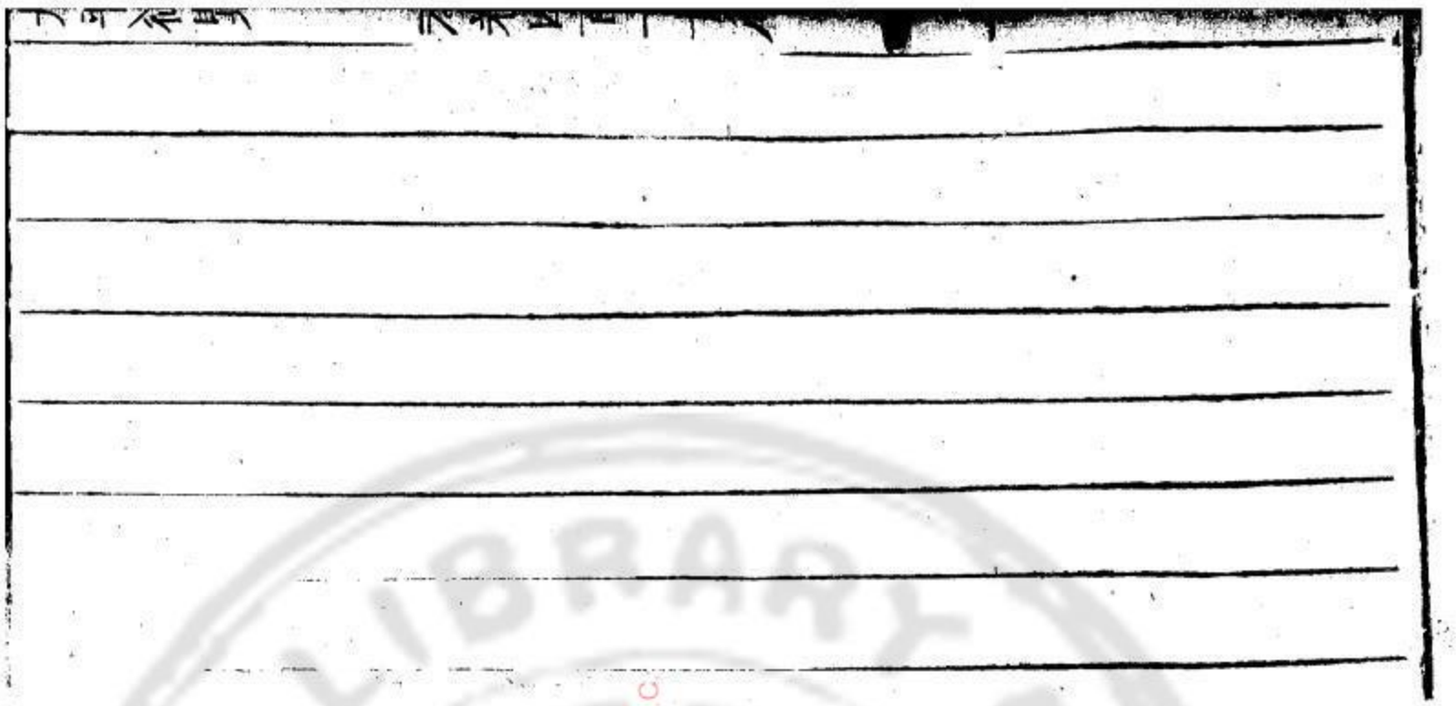
又曰宦者田鵬事齊主內侍中齊主走青州圖入陳出覘

爲周人所獲歐問齊主所在紿云已去周人折其支每折一支辭色逾厲四支俱絕而死

許蕭別傳曰蕭爲懋帝侍中左衛將軍趙武將與蕭齊心拒守而外救已退城遂陷没齒逼懋帝送于平陽蕭後冒難侍左右劉載乃以帝爲婦漢王熙之陰行鴆毒帝因食心悶欲見許侍中蕭馳詣賊相見帝已不復能語蕭曰不審陛下尚識臣不帝猶能執蕭手流涕蕭歔欷登牀帝遂殂於扶抱之中晝夜號泣哀感異類載外欲明已不害乃僞責諸臣欲盡誅之群臣迸竄唯蕭獨曰備位故臣願乞得殯殮然後就戮載特聽許事訖詣載曰國亂不能匡君亡弗能死舉目莫非愧恥將何顏以存所以忍辱正以山

陵未畢故耳微情已叙耳就刑戮賊共義之曰此晉之忠臣宜加甄賞載遂從議故得全免

庾峻別傳曰峻字子居位列侍中劉曜作亂京都傾覆峻時直在省謂僚佐曰吾必死此屋内既天子蒙塵峻與許遐等侍從雖設會使帝行酒峻至帝前乃慨然流涕曜曰此動人心即時遇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六十

仁德　仁惻

仁德

釋名曰仁忍也性惡殺好善含忍之也

禮記經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

又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又表記曰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弘仁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又緇衣曰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言百姓効禹爲仁非百姓仁也）
又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文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又儒行曰溫良者仁之本敬愼者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遜接者仁之能禮節者仁之貌言談者仁之文歌樂者仁之和分散者仁之施儒皆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
又鄉飲酒義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義也
毛詩生民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尚書太甲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爲常）
又秦誓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里仁曰里仁爲美（居仁者之里是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求善居而不處於仁者之里不得爲有智）
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又顏淵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顏淵曰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

又子路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變命而王必父子相承然後天下之民能化也

又寳問曰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為大死節仁小者也

又衛靈公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甚於水火於仁最急也

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

又陽貨曰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不敏人侮慢之言

又微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三人紂同姓大臣微子知紂惡而去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見奴或見殺

家語曰或問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

大戴禮曰君子執仁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兄弟也

尚書考靈耀曰春行仁政順天之常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崒然高崒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焉萬物生焉四方皆伐焉毋無私予焉出雲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享此

仁者之所樂於山者也
又曰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大矣言文王仁
矣故謂之大
又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下稱仁
又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
以觀度
韓詩外傳曰仁道有四仁者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
者有謙
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
又曰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
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
送子以言
又曰高祖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
漢書曰何武爲人仁厚
後漢書曰王莽末虞詡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
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
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溫仁多
恕吏人愆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又曰宣秉所得俸祿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
自無擔石之儲前漢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甕爲擔今江淮人爲一石爲一擔石音丁濫切
齊書曰虞愿爲晉安太守郡出蚶蛆膽可用爲藥有人餉
愿愿於之二十餘里一夜蛆還歸床下復送四十里經還

復故處願令人更送遲明乃復歸如此再三時以爲仁義之心所致

又曰江泌字士清性行仁義衣弊虱多以綿裹致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

崔鴻後燕錄曰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鄰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道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

文子曰積惠重厚使萬物忻忻樂其性者仁也

莊子曰仁義先王之邅廬（邅廬猶傳舍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古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莊子曰義人利物之謂仁

曾子曰伯夷叔齊仁者也

鬻子曰除天下之害謂之仁

孟子曰齊宣王問交（隣國）有道乎對曰唯仁者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又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而死其長矣

又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

又曰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

又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中央圖書館 ACADEMIA SINICA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

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躰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也

又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又曰仁之勝不仁猶水之勝火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仁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無有之者窮

尸子曰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智則人用之也

又曰文王四乳是謂至仁

六韜曰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

呂氏春秋曰工尹他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觸之南家之牆弊於前不直（猶弊出）西家之瘠經其宮而不止工尹他問其故子罕曰南家二人也（靳覆一日斬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將靳覆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國之求靳者不可吾將不食也是弗徙也西家高吾瘠瘠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工尹他歸荊適攻宋工尹他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其主賢其相仁故釋宋攻鄭

新序魏文侯曰仁人者國之寶也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姚信士緯曰孟軻驅世士於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抱朴子曰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
符子曰春秋華林傳曰不知不言其所以仁
延篤仁孝論曰夫人之有孝猶四躰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本根仁以枝葉扶蹏爲大孝猶心體克實爲先也
曹植仁孝論曰且禽獸豕知愛其母知其孝也唯白虎麟
騏稱仁獸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乱也孝者施近仁者及遠
逸士傳曰尚鳳隣里有爭財鬪者兵刃相加鳳脫衣巾爲
叩頭曰仁義相讓不可廢也
會稽典録曰陳囂字子公山陰人也同縣車嫗年八十餘
無子慕囂仁義欲求寄命囂以車嫗有財未敢便許乃諮
於長者長者貪曰其宜囂遂迎嫗朝夕定省如其所親出
家財以供饋膳嫗以壽終囂殯殮畢皆免其奴令守嫗墓
財物付與嫗内外衣服不入殯者以值槨中制服三月由
是著名流稱上國矣

仁惻

周公曰文王在鄗召太子發曰吾與汝童牛不服童馬不
馳是謂大仁
樂喜耀稽曰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於木故惻隱出於自然也
禮記表記曰中心惜恒愛人之仁也
左傳文下曰郤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公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
既利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郤子曰命在

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

郭文公卒君子知而也

家語曰孔子曰晏子墊不殺方長不折此高柴之行

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河内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至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父子相食臣謹以使持節發河内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東觀漢記曰曹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觀自覆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絶無後者褒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將作大匠時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

又曰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内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上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又曰趙喜爲赤眉所迫亡走遇吏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喜見之悲感所裝繡帛資糧悉以與之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遷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對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矣

又曰崔篆爲建新大尹班春所至之縣徙獄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民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

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矣

謝承後漢書曰韓韶字仲黃潁川人部爲巖長巖隣境歲飢多被寇廢耕桑其民流入縣界求索衣粮者衆韶愍其飢困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民而以此伏罪可含笑入地也

范曄後漢書曰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主詔書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乎原弼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械送獄遂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奉贖罪免濟活者千餘人

英雄記曰劉翊字子相潁川人遷陳留太守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殮之又逢知故困餓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遂俱餓死

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南陽人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媪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治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殯送之其仁愛惻隱若此
會稽典録曰盛吉字君達山陰人拜延尉吉性多仁恩務
在哀矜每至冬月罪當斷夜省刑狀其妻執燭吉手持丹
筆夫妻相向垂泣所當平沃若無繼嗣吉令其妻妾得入
經營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有恩
烈女傳曰雋不疑母仁而善教不疑爲尹行縣録囚徒還
其母輒問所平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平其事反死爲生也母
喜笑爲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母怒爲之不食由
是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
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人有四端猶有四躰也
莊子曰古公亶父居豳狄人攻之以皮帛而不受事
之以珠玉而不受狄而所求者地古公亶父曰與人兄居
而殺其弟與人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爲
吾臣與爲狄臣奚以異且吾聞之君子不以所用害所養
因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下也
尸子曰駙馬共爲荆使於巴見擔酲問之是何以曰所以
酲人也於是請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得之盡注之
於江
韓子曰仁者謂其中心忻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

人之有禍

世說曰桓車騎時有陳莊者爲府將性仁愛雖存行陣未嘗殺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六十一

義上

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說文曰義者己之威儀也

易下繫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尚書曰以義制事

左傳隱公曰君子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

論語里仁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

又曰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無比

又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曰趙朔將下軍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景公三年屠岸賈欲誅趙氏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韓厥告趙朔趨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匿岸貴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既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索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謂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謀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予我千金吾告其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殺之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不遂者爲祟景問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蠃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功德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惟君圖之景公問尚有後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

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見趙孤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若骨肉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今不報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

又曰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父兄乃降漢以魯公禮葬項王

又曰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若獲戾施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燕昭王後嗣乎

又曰欒布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常與布遊及漢誅彭越矣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時爲越使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布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碩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

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徙以彭越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得從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漢書曰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託身護與呂公及妻呂嫗同食護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子曰呂公以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又曰衛青日衰而霍去病日貴青故人門下多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去

又曰卜式河南人初以田畜爲事弟奇忽請於式欲分財異居式便脫身出唯取羊百頭遂入山放牧經十餘年十倍於初却買田宅居焉弟奇悉破其產矣式輒復分與之

續漢書曰李固被誅梁冀乃露固冤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左提章越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冤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其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亮曰含陰陽氣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重豈知生命何爲以死相惧太后聞而不誅乃聽得遂歛歸葬之

又曰梁冀諷有司劾杜喬遂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椽陳留楊匡聞之號哭星

行到洛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屍喪驅獲蠅虫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使於是帶鉄鎖上書詣闕乞仕李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

又曰袁中子秘爲郡門下議生黄巾起秘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秘與功曹卦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陣謙以得免詔復秘等門閭號曰七賢

又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銓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屍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又曰史弼遷河東太守斷絶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弼大怒乃付安邑獄拷殺之覽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前孝廉魏郡毆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郡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免君無乃豈乎陶丘洪曰文王羑里閎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議者乃息

又李燮字德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燮姊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麥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入徐州界中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梁冀既誅而災青屢見明年史官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求固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又曰李膺門生皆禁錮侍御史景毅子寔爲膺門徒未有錄牒故不譴穀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中人義之

後漢段熲討羌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晉熲軍義從者日役久戀鄉悉反叛於閎罪歸熲熲坐徵輸左校羌涼覆沒營場吏人守門訟熲詔問狀熲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之爲長者焉

又曰雷義字仲翁爲尚書郎同時郎坐事當居刑義默自表取罪論免同臺郎覺之委位白上乞贖義非順帝皆除其罪

東觀漢記曰杜林弟成物故隗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底遮殺之賢見林身推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又曰鮑永字君長爲司隸校尉行縣到京兆灞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曰親比面事逝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辭也遂下車哭盡哀西至右扶風推牛上苟諫冢上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時大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至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

之高者也上悅

又曰肅宗崩廣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緣路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廣叔度好鯛人窮令奔國喪當是時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又曰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病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有資財千萬諸奴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財產善乃潛負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童續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又曰索盧放字君明東郡人署門下掾吏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對曰戶令天下苦王氏之虐政戴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恐天下惶惧各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解衣而前願代太守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又曰魏譚字少聞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爲夷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梢就噉見譚貌謹敕獨放令主炊養有夷長公哀譚謂曰汝曹皆當以次死哀縱汝急此

去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常爲諸君主炊養食馨肉飢香餘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願先等輩死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

又曰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喜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徵喜使諸舞陰李氏遂降

又曰桓典字公雅舉孝廉爲郎中沓無幾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畫禮而去

又曰劉平字公子楚郡人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忽然而至平妻侍其母奔走逃難抱仲遺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歸爲命願得歸食母畢還就因弟沈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爲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今乃見之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又曰汝南王琳字巨尉年十餘歲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所哺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

謝承後漢書曰天下亂人相食趙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放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饑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放之謂曰可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

衆異之遂不害

又曰姜肱字伯淮彭城人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著聞肱常與季江詣郡夜於道遇賊欲殺之兄弟爭死賊遂兩釋但奪衣資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怪問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營吊師喪大氷寒車毀又曰謝翊字子相陳國人張季禮嘗吊師喪大氷寒車毀牛病不能進罷曳道路翊行於汝南界中逢之素與疏濶下馬與語便推所乘牢車強牛與之供其資粮不告姓名又曰梁國車章爲縣功曹令黃拳爲人所誣章証其無罪當下筆立辭乃以斧砍右手五指閉口死獄中

又曰會稽戴就爲郡倉曹掾太守爲州所奏見收持吏以鉄針刺手爪中使以把土就十爪皆墮地終無挾辭

又曰張儉爲東都督郵時中常侍侯覽殘暴百姓儉舉劾覽遏絶章奏並不得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儉得亡命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列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尚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延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又曰彭修州辟從事時賊張子琳等數百人作亂修與太守俱出討賊七輩見車馬兢交射之飛矢兩集修以身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

弩中修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魏志曰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人守上邽令馬超舜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温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甚急乃遣温密出告急於皇侯淵賊圍數重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跡遣追遮得之温執還詣超解甘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温偽許之超乃載温詣城下温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耶温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公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名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又曰董卓遷帝長安幽州牧劉虞署田疇爲從事奉使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草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疇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若又雠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東海而死豈忍從將軍者瓚壯其對不誅

又曰初濟陰王思與梁習俱爲西曹令史思直日白事失中祖旨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

不言勞忠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義士二人乎
又曰韋招字子經袁紹辟招爲督軍從事紹卒又事子尚
後遼東送袁尚首懸在馬市韋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
祖義之
又曰龐濟字子異初以凉州刺史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
太守張猛父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敢有臨喪死不赦濟聞
之棄官晝夜奔走號泣喪所訖詣猛門懷七首欲因見以
殺猛猛知其義士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魏略下脽習除大醫令與孔融親善會融被誅當時許中
與蟠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
而死復當與語者哀歎無已太祖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

直見原
蜀志曰曹公東征擒關羽以歸厚爲偏將軍禮之甚渥曹
公壯羽爲人而察其無久留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
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將受劉將軍
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當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
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公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
士也度何時去遼曰受公恩必效力而後去也及羽殺顏
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左右
欲追之曹公曰彼爲其主勿追也
吳志曰陸瑁問郡徐原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瑁書託
孤瑁爲起墳受導其子養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隱晉書曰鄧攸遭石勒亂負妻子行入草遇賊失牛馬攸語其妻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擔兩兒便當盡死不如自棄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乃從之

又曰趙王倫害張華之時洛中震悚唯闇續詣東市號哭吊冤而撫之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去今果不免禍

于寶晉記曰宣王討王陵發令猥遇冢暴屍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廬三年種植松栢一州之士愧之

漢晉春秋曰文王誅鍾會爲功曹向雄收葬王召而責之雄曰昔先王掩骨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於教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皆死遺生以立於時殺下讎忿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臧獲所笑豈人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

三十國春秋曰成都王頴鄴長沙王乂於建春門陸機敗遁走頴誅机及弟雲夷三族机吳人而在寵族之上人多惡之成都王嬖人孟玖素不快於雲及機建門之敗機衆多喪牽秀諮之於頴言機持兩端孟玖復構之於內使牽秀斬機初機之專征請孫承爲後軍司馬至是收承下獄考捶數百兩髁骨見終言機實吏知承義烈謂承曰二陸之庸誰不知柱君何不愛身承仰天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有顧於吾吾危不能濟死復相誣非吾徒也乃夷三族

承門人費慈自詣頴明承之冤承喻之曰吾唯不負二陸

死自吾分卿何爲尔邪慈曰僕又安負君而求生乎明
承寃玫又疾之亦幷見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義中

晉書曰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生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終也翼迫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廬苫心喪三年

又曰顏含有孝行兄畿服藥多死於醫家含迎歸開棺復

生毋妻家人日益勤倦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曾無勞怠
又顧含嫂病困須蚺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
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膽也童子忽化爲青鳥飛去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歷陽太守沛國武嘏臨
亡以家後不立遂手書寄託瞻悉迎接爲居宅衣食取足
有若骨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機一門被誅瞻寢相營恤
宋書襲顗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
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顗哭號奔赴殯送以禮
縱後設宴延顗不獲已而至樂奏顗流涕起曰北面事人
士不能死何忍聚觴開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
出將斬之道福即顗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
禮徵又不至乃發以兵刃執志無迴改至于蜀平遂不屈
節
又曰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中大族少有志行歷五
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
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
避進之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沉沒進之
投水極救相與沉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
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義信所感如此
又曰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遣期不至
棘自詣郡辭引已爲家長令弟不行罪當在已乞以身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莊悅甘赴死焉棘妻許氏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三子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帝詔特原罪

又曰蔡廓字子度事兄軌如事父家內大小諮而後行公私當賜一皆納軌有所諮須就典者請之曾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中廓荅曰知須夏服給事自應相供無庸別寄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江都王延年年十五娶二親奉叔父孝開子良孫及弟從子爲嗷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爲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又後趙錄曰石勒謂右長史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誰可任此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將軍若任之以鄴必能名副仲規勒于是徵拜魏郡太守彭至泣而辭曰臣往曾策名晉室食其祿矣且受人榮寵復事二姓者臣志所不爲且豈惟愚臣之狷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其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則明公大造也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秩

又蜀錄曰李安字武龍少養外家羅氏元康八年避地入蜀從李特征伐以勇烈聞李驤引爲帳下督數有戰功甚

信愛之羅尚之遣隗伯攻郢也驤逆戰不利彼傷落馬卧未能起士衆皆散唯安與任回在左右伯（仗）數千騎來叱安曰羅武龍吾所取有大卿宜避我安瞋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前馬刺之伯遂巡而退

又前涼錄曰張世度爛煌人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于京師使十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

吳均齊春秋曰上不豫南康王綝於第賜死獨江泌守尸晝夜號泣悲動路人于時諸王並見誅剪故舊無敢瞻者唯泌及衡陽王子浚侍讀嚴植各爲營理喪事時人高其節泌字士清濟陽人也

後魏書曰陽固字敬安北平無終人性俶儻不拘小節博覽篇籍有文才清河王懌辟太尉從事中郎懌爲元乂所害朝野震慄懌諸子及門生僚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遊肇聞而嘆曰雖欒布王修何以尚也

唐書曰李密既降徐勣尚守黎陽倉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于唐我士衆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自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録以啓魏公聽公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者至高祖無表甚悔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悅曰徐勣感德推功真忠臣也即授黎州總管賜姓李氏

又曰李綱孫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廣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涕泣拜辭而去朝野義之後卒於恒州刺史

又曰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蹇愬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爲頴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馬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方以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

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文子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又曰躰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絶世立無後者義也

墨子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故人曰今天下莫爲義獨子爲義不若已墨子曰今有子十人一人耕九人處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子宜勸何以止我

又曰世俗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今有人負粟息於路則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也曰義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王之道以語之縱不悅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

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世人而無義唯食而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昇雞狗也強食磨角勝者爲利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熊掌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

孫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六韜曰義之所在天下歸之

尸子曰賢者之於義乎曰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故務光投水而殪三有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

又曰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又曰莒有石焦原廣數畝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有以勇見莒公者即行劘踵焉莒國莫之敢近已獨劘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是故賢者於之義也必且劘踵焉所以服一世也

韓子曰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

賈誼書曰齊桓公之始霸翟人伐燕相公爲燕北伐翟至孤竹桓公歸燕君送入齊地百六十里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以寡人爲能存燕而欺之也乃令燕君旋車割燕君所至而與之諸侯聞桓公之義而皆

服之

淮南子曰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義小人惧失利

鹽鐵論曰阻險不如阻義也

說苑新序曰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之刃王子閭曰見國滅而王不仁劫以刃而失義不勇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強之不可遂縊而殺之

新序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曰弃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惧矣何不反乎莊善曰惧者吾私也死君公義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刎頸而死

風俗通曰巴郡太守太山任棠伯閭為司徒掾同產弟子殺人繫獄望自劾去星行電征便道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李固請與相見望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遺孤爲託望失義方之教自陷罪惡息男國阬豫知情幸有微亂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於是原活出之

又曰俗說齊人有負釜者便持釜置車中行二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亦不謝後車家繫獄當死釜主徑往纂之穿壁未達曰極哉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慙欲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

說死曰子路曰不能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
曰我行義焉弗信也
又曰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
人王歜賢令軍曰環蓋邑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
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歜固
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吾聞不事
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
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生而
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頭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士大夫
聞之曰王歜布衣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
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又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前非也
非其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也王曰別君而異
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
逆君逆則率友以遣君王怒曰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
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
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說死曰佛肸以中牟縣叛設禄邑炊暴曰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
將入鼎曰田基之義軒冕在前非義不乘斧鉞于後義死
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肸止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
論有功者肹田基爲始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基受中

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愧遂徙其母南徙於楚楚
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新序曰公勝曰扳劒而罵之於屈子與我將捨之不與
我將殺之屈盧曰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
爲人臣者將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之禮故人知天命不
知人臣之道其有可劾乎予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劒

汝南先賢傳曰王恢字仲通太守郭紆用爲主簿詔書發
筋角紆親里競辜較之恢諫紆曰明府爲藩幹大臣事當
從公聽恣私曲何以爲治紆不從有告言之者詔書案問
事當傳考紆見恢曰太守負君今當何以圖之恢曰明府
不須爲憂明府年六十恢年七十先明府生十有餘年不

於今日効命將復何有遣詣考所自引受罪言太守不知
之因欝氣不食而死郡以無事

廣州先賢傳曰卉字猛德合浦人太守南陽終寵憂見
顏色常用怪焉牙造膝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痒之思
者何也寵曰父爲周張所害重仇未報是以長愧也牙乃
傭僕自賤吏役而至于宛陵與張校圍交通竭節于張伺
其間隙中入三年乃先醉張左右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
之亂駭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張首而還

楚國先賢傳曰應余字子正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
民皆叛余與太守東里袁洪竊得出賊便射袁余以身當
箭被七瘡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已被重瘡若身死君全

HTTP://NDLTD.NCL.EDU.TW/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殞歿無恨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如雨賊見其義烈釋衷不害

會稽典録曰張京從戎西州軍罷還歸各給車牛京同里寡母與三子從軍子各物故見京還不能自致悲傷歎欷京所載之牛羸道死京入轅引軌妻子單步又曰孟英字公旁上虞人爲郡掾史王憑坐罪未應死太守下縣殺憑憑家詔書下州檢拷英出廷文書悉著英名楚毒慘至辭色不變言太守病不關衆事英以冬至日入占病因竊印以封文書下縣殺憑非太守意也繫歷冬夏肉皆消爛遂不食而死

豫章志曰龔碩字顯先爲下江督郵太守會稽謝斐獲罪於時大皇帝幸潯陽碩乃共作章陳斐事候大駕於道叩頭流血時大風寒雪之後血流成氷上乃爲之住駕省章斐獲見理

繁欽立雋碑曰故右扶風都尉主簿有丘雋者從都尉討叛胡官兵敗績卒伍奔散都尉臨陣隤馬雋於是下馬授甲以身禦寇遂死戰場都尉乘雋馬得免

桂陽先賢畫讚曰朱陽羅陵果而好義郡汲府君爲州章陵被掠拷忝加五毒受刀截舌以着盤中獻之廷尉群公義之事得清理

會稽先賢傳曰陳業字文理郡守蕭府君卒業與書佐魯雙率禮送喪雙道溺于水業因掘泥揚波援出其尸又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兄度海復見傾命時同依止者乃五六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記別業伸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得血住餘皆流去

續齊諧記曰田眞兄弟三人家巨富而殊不睦忽共議分財金銀珎物各以斛量田業生貲平均如一唯堂一株紫荊樹花葉美茂共議欲破爲三人各一分待明就截之是夕樹即枯死狀火燃葉萎枝摧根莖燋焠眞至攜門而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枝聞當分折所以燋焠是人不如樹本也因悲不自勝便不復解樹樹聲遂更青翠華色繁美兄弟相感更合財產遂成純孝之門眞以漢成帝時爲太中大夫

西京雜記曹敞在吳章問下時輩謂敞好斥人過爲輕薄世人皆以爲然及音後爲王奔所殺門生無敢收葬者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章弟子收而葬之方知誼直者不見容于凡輩矣平陵人生立敞碑於吳墓在龍首山南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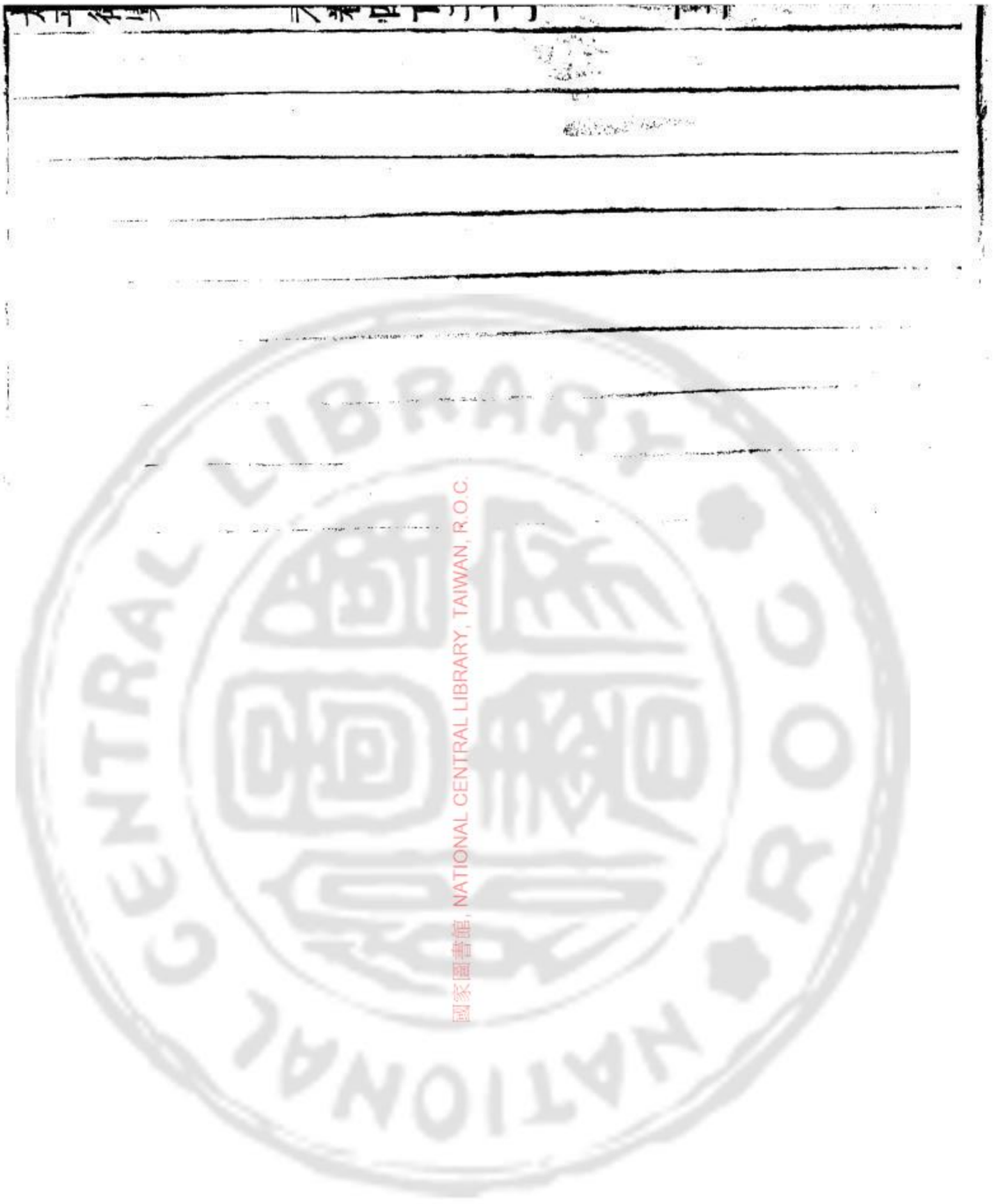
汝南先賢傳曰閾敞字子張平輿人仕郡爲五官掾時太守第五常被徵臨發倉卒有俸錢百三十萬當付敞匕埋着堂上遂漕世倉卒道路斷絕敞年老飢羸其妻曰第五府君所寄錢可取自給然後償之敞曰吾窮老何明當有用故君之財耶道通當送飢寒損何常舉門遭疫妻子皆死常病臨困唯有孤孫年九歲常謂之曰吾寄故五官掾

平與關敞錢三十萬氣漸絕後孫年長大步擔至汝南問敞七日之悲喜與共臨發窆錢乃百三十萬孤孫曰亡祖臨終言有三十萬耳今乃百三十萬不敢當也敞曰府君病困氣索言謬誤耳郎無疑也

傳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有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告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

劉彥明燉煌實錄曰童巽字子舉學有才太守京兆諒舉巽上掾歷主簿功曹諒卒官巽喪經送喪道遇寇虜眾皆散走巽身蔽柩哭嘔血賊欲破棺巽叩頭救請頭破流血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六十三

義下　義姊

義下

戰國策曰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能爲文收債於薛者馮諼曰能于是載券契而行辭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乃爲之至薛召諸民當償債者悉來合券遍合乃矯命以債賜諸民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怪其疾正衣冠而見之曰債畢收乎來何疾也何市而反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珠寶滿內廐狗馬實外廐美人充後宮君家所寡

有者義耳竊以爲君市義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能撫愛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民俯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孟嘗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顧謂謖曰先生所謂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又曰秦縮高鄢陵人也其子仕秦秦以爲管守魏信陵君攻之不下乃使人謂鄢陵君曰遣縮高來吾將仕之使爲持國尉鄢陵君曰小國不能必其民使者自往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曰君之命高也將使攻管也父攻子守人之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主也父殺子背亦非君善敢再拜

使者以報信陵君大怒遣使謂鄢陵君曰鄢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不返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吾將十萬之師以造君城下鄢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受太府之憲曰子殺父臣殺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預焉今縮高不受大利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雖死終不敢行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自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大驚縞素出舍使使者謝鄢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于思慮敢再拜釋罪

英雄記曰袁紹以臧洪爲東都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始聞超被圍乃徙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絶不與通紹增兵急攻洪城中糧盡厨米三升使爲薄糜紹遍餘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揖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惜洪力劣不能挂刃爲天下報仇何爲服乎紹乃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今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遣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豎復不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

又曰袁譚既死弟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陳兵數萬殺白馬盟曰還命者斬各以次軟至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

又曰公孫瓚字伯珪爲上計吏部太守劉基爲事被徵伯珪御重到洛陽身執徒養基將徙日南伯珪具豚米於北

卽上祭先人觸醊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與先人辭于此再拜慷慨而起觀者莫不歔欷在道得赦俱還

魏畧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以仁篤爲一郡所歸轉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邀功而憲責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楊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着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當不恐生圖之豈恐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太祖聞憲名及視條疏惟不在中以問達達等具以情對太祖歎其至義乃表例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

列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遥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自度不俱生伯也桃謂角哀曰天不與我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官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弃予之器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粮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其義以上卿禮葬之竟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荆將軍家相比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爲世規

唐新語曰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修謹開元初太常少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盧崇道犯罪自嶺南逃歸匿于南金家俄爲讎人所發詔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辭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爭死旭問其故趙璧曰兄且是嫡又能幹家仁妹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列上其狀玄宗嘉而宥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郎南金祖士季爲隋越王侗記室燕侍讀侗稱制授著作郎時王世充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豈無忠烈者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今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後事洩世充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太學博士而卒

又曰畢構性至孝丁繼母憂有兩妹皆在孩襁構乳養嫁遣之及其亡也二妹初聞哀慟氣絶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倚鞠養豈同常人遂行三年服朝野聞之莫不稱歎構躬捌任太府主簿晉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踰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構嘗爲益州長史撫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慰之曰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頗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姦諸使之中在卿爲最終戶部尚書

又曰李懸爲具州刺史耳露徧於庭樹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懸讓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姨姪謂

其子曰吾厚女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弊也天下莫不嗟尚之

又曰姚崇少不慕學年踰弱冠嘗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甚喜遂躭壞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楊吏人並建碑記德再秉衡軸天下歎其公直外生任并任忌少孤長於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與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踈命與其子連名異無以別也時人美之

又曰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毀瘠踰禮殆至滅性弟景儒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爲之豐及葬時冪祁寒跣行雪霜腳指墮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爲來俊臣構陷構遇害時人傷焉

義婦

南史孝義傳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頠公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取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

又曾稽宋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里中飢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卑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爲營婚娶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爲買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北室飢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在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冢椁有三調不登者代爲遂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復租稅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冠軍喬晞攻界休尉之其令賈潭抗節不降晞怒殺之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晞欲納之宗罵曰屠各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于尔母乎何不促殺我遂仰天大哭亦殺之

唐書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克歸于我其子師仁方三歲世充以其幼不殺乳母王英蘭髡鉗求入保養世充許之英蘭扶乞所得與師仁唯自啖土飲水而竟爲採拾編師仁至京師高祖嘉之封永壽鄉君

又曰陽三安婁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沒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便紡緝數年間葬舅姑及夫并夫之叔姪兄弟七喪深爲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存恤之

又曰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盧尚衡之女也畧涉書史事舅姑　氏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迸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之幾至于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群凶擾横人盡奔逃何獨不惧荅曰人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昔宋伯姬守義赴火流稱至今吾雖不敏安敢亡義且比隣有急尚相赴救況在姑而可棄委若萬一危惙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吾今乃見盧新婦之心矣貞觀中卒

又曰兖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

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時年尚少人多聘之爲姊年老孤寡不能捨去遂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兄出者如此二十餘年及姊亡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義行競令妻女求與相識後數歲竟終于家

又曰楚于靈龜妃上官氏上邽也父懷仁右金吾將軍上官氏年十八歸于靈龜繼楚哀王後本生具存朝夕侍奉恭謹彌甚兄有新味非舅姑嗽訖未曾先嘗經數載靈龜死將葬其前妃閼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衆議欲不舉之上官氏曰必神而有靈寧可使孤魂無託乎是備禮同葬聞者莫不嘉歎服終諸兄弟姊謂曰妃年尚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義恒範妃思之掩泣對曰丈夫以義烈標名婦人以守節爲行未能即先夫馬殉溝壑寧可復飾粧祛服有他志乎遽將截鼻割耳以自誓諸兄姊知其志不奪歎息而止葬卒

說死曰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而挈大顧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棄小使者甚怪問之婦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義也妾之子者私義也寧濟公而廢私耶使者悵然賢其辭即罷軍還對齊王說之曰魯未可攻也匹婦之義尚如此何況朝廷之臣乎

列女傳曰衞宗二順者衞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傳妾也秦

衛君角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傳妾有子代後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祭祀而妾事我我不聊願出居外傳妾泣曰夫人豈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蚤終是一不祥夫人無子而妾有子是二不祥今夫人將出居外妾居內是三不祥欲自殺其子止之不聽夫人俱遂終身供養不替

又曰魯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初孝公父武公與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於時號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稱于宮中將殺之義保聞伯御欲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卧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逃周天子殺伯御立稱爲孝公魯人高義保之義故謂之義保

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將友人歸貞義截髮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汙行羊子慙而棄之

又曰杞梁名殖齊人也爲大夫莊公襲莒約車五乘載士殖不與歸而不食毋曰汝生有義死有名五乘盡汝下也殖遂至莒獲甲首公止之曰共同齊國殖曰不與五乘少吾勇也臨敵止吾以利汙吾行也遂進至莒城下殺二十七十人而死莒人築尸城爲京觀妻往迎喪向之哭土爲之崩得喪於是公使弔莽之莽畢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今

吾外無夫以立節內無子以自志吾何歸乎乃赴水而死
又曰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其室失火兄子與其子三人
在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赴
火其夫止之婦人曰梁國豈可尸告人曉也彼不義之名
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
不造兄弟單小門宗唯兄爲主而復罹此禍我有一計猶
足免難將詣縣陳之兄曰其計若何軍曰臨時從宜不可
先言也乃請智者爲辭乞代兄遂之命因自劉縣門官嘉
守義不遷其兄遂犯法軍匿之知不能免乃泣曰少遭家
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
又曰會稽右師安妻者同都呂氏之女也名軍少寡無子

其義乃捨遂罪
又曰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鬥死於
道者吏視之被一瘡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
曰非兄也我殺之暮年不決吏言之于相相不能決言於
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其母必知
其子之善惡聽所欲殺活相召而問之其母泣而對曰殺
少子相曰少子人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
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雖痛子獨謂義何泣下沾襟相言
之於王王美其義皆赦二子號曰義母
又曰天水姜叙母者同郡楊阜之姑也阜爲刺史馬超殺
刺史太守叙屯歷城阜往見之歔欷悲甚叙曰何爲乃不

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何以視息于天下乎吉襜兵專制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弒也叙母慨然勑叙從阜計遂起兵于歷城超聞之襲歷城得叙母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弒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若何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超即殺之

杜預女記曰王氏之母者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漢王擊項羽陵以兵屬漢王項羽得陵母置軍中漢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乕私送使者爲之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母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乃伏劒而死以固勉陵

定命録曰賈直言妻莫知姓氏貞元中其勇直得罪賜酖直言欲代父死奪酖飲之不死流于嶺徼直言妻一志妻姑髮髻絶膏沐自三二年蟣虱蔽其肉厥後如枯蓬之植燥土無復蟣虱迨十五載直言遇赦歸妻始一沐其髻自斷絶墮于泔盆終爲禿婦直言後歷諫議大夫出刺兩郡

傳記李如璋爲夏陽令素輕其妻鄭氏如璋因醉誤殺人妻其子入縣將復仇如璋與鄭以床拒門仇者推窓而入鄭急以身蔽如璋舉手乘刃右臂既落復舉其左臂仇連斷之猶乞以身代夫死時方懷娠仇者以刃櫟其腹胎出而殞乃害如璋及其二子州司以聞坐死者數十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謙

易謙卦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彖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七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初六謙七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無不利撝謙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吉易下繫曰謙德之柄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曰 禹招損謙受益

左傳晉公曰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以死告

又成上曰晉與齊戰而勝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尔也賦子十會之又對曰不知其不備

禹貢曰見代帥受名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備

漢書曰張安世兄賀爲庶子安世深辭賀封其塚爲恩德侯置守塚戶二百家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塚戶上曰吾自爲施庭令非爲將軍安世乃止

又曰于定國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定國皆與均禮

又曰元帝即位徵孔霸爲師賜爵關內侯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常曰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覇讓位自陳上深知其志誠乃弗用

東觀漢記曰北漢靖王睦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而睦性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武帝爲霍光以輔少主光讓金日磾日磾曰臣外國
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
又曰常賢薨子玄成當爲嗣玄成心知其非賢雅意欲讓
即佯狂不應徵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
拜玄成不得已受侯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四

人事部六十五

讓下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

又曰光武封朱祐爲高候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户足矣上不許

又曰竇融光武時數辭讓位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

宋本校正諸氏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國哉

又曰鄧騭永初元年封隲等以定策增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陳

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楊州從事睪弘帝曰命往女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閎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請博士論難於前榮被儒衣溫恭有蘊籍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許以辭長人儒者莫之及特爲加賞賜又詔諸生雜吹擊磬盡日乃罷榮卒子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

又曰上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避封有司奏請絕國上美其義特優加之愷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詔下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又曰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爲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

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其恭橡盜者還橡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

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滕滓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又曰陳囂與鄉人紀伯爲隣伯夜竊囂藩地自益囂見之伯慚懼還所侵又却一伺伯去密移其藩一丈地以益伯伯慚懼還所侵又却一丈二尺相避凡廣三丈太守高其義名其閭爲義里

范曄後漢書曰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長沙蠻叛益陽荊南皆沒于是拜緄爲車騎將軍軍至長沙進擊武陵蠻夷荊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

魏志曰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太祖北征烏丸軍次無終夏水路不通疇將其衆爲鄉導出盧龍塞乃驚太祖與戰遂大破虜軍還論功封疇爲亭侯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疇終不受

又曰太祖署鄢陵事崔琰爲東曹掾讓曰徵事鄢陵議郎張範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敏清靜足以厲時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貴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基拔壽春轉基爲征東將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

侯

吳志曰魯肅卒孫權以嚴畯代前後固辭曰僕業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殃咎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嘉其能以實讓

又曰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頗譚曰心精躰密貫道達微才昭人物德服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王憲晉書曰司徒魏舒遜位司空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千時皆有欲遜者或先顯此意不能行或以歸家中喻復還唯舒知命內定於懷未嘗形之於言論者以爲晉興以來能辭榮令終未有如舒者焉

又曰杜夷字行齊廬江人王敦爲刺史舉方正鎮榮等參薦夷於相府元帝常曾欲省夷夷深讓帝荅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遲歷載正以足下羸病故欲相省寧論常敬以忘國子祭酒夷前後十餘表求辭不聽明帝踐祚夷又頻表讓位

又曰卞以羊祜爲開府儀同讓表曰今光祿李熹秉節高亮在公正色祕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李胤清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又甘南城郡侯祜曰昔張良請受帝侯漢尚不奪其志請受鉅平蒭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樞詔祜曰固讓歷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言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札所
以令節重遣其志今聽復本封
千寶晉紀曰鍾會鄧艾將伐蜀與劉寔別客謂寔曰二將
常破蜀不寔曰必不還客問其故寔曰治道在
於克讓閑著崇讓論曰季世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莫
肯讓于勝已
晉中興書曰郗愔拜給事黃門侍郎愔苦求外出時兵郡
缺朝議欲用愔七以資輕而少年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
至朝廷嘉之爲臨海太守在郡優游養志不以事物縈心
崔鴻前趙録曰張寔爲鉅鹿太守治任威強路不拾遺會
欲以寔爲司徒太保皆垂第固辭身騎瘠馬妻乘敗車

後魏書曰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肇子植自中
書侍郎出爲濟州刺史元愉之反也植率州軍出討破愉
別將有功當蒙封賞朝廷論勳每謙讓不受云其承荷重
恩爲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以應進陟之報懇惻發于至
誠
又曰崔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
未登讓品屬逢唐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
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
後周書曰蘇祐字承先陳留人也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
常潰圍陷陣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競太祖歎之常謂
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言其見知如此

沈約齊記曰朝係伯襄陽人也事母甚謹西土風俗田與
隣畔者輒於畔上種桑以誌之係伯上種桑枝條蔭蔽他
地每開救尺以避焉隣者隨復侵之係伯輒伐樹更種侵
畔者慚不敢犯也

齊書曰謝朓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
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
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荅近代小官不讓遂
成恒俗恐有乖意讓王儉曰劉安西貴重初自不讓今豈
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
耶謝吏部今授超階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讓之美本
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詰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
非疑朓讓優荅不許

唐書曰溫彥博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帝博以昆季同任機
務意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爲疑卿
何自疑也彥博雖應命然每退讓表避機權案列以此多
之

又曰長孫無忌冊拜司空無忌固辭讓不許又曰臣幸居
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無忌聰明鑒
悟且有武畧公等並知所以委之台鼎無忌又上表切讓
帝使謂之曰昔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夏尚得咎繇而
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爲五伯長朕自任藩邸即任使
公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其瞻故

授此官無宜辭讓爲禮也

又曰盧懷慎開元三年遷黃門監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機密懷慎自以爲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

周書曰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年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再辭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丁諸侯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愼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匹夫列子曰昔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伯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亡其國

晏子春秋曰晏子方食景公使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嬰亦不飽公致千金以奉賓客晏子不受公曰先君桓公以書社三百管仲管仲不辭獨辭何也晏子曰嬰聞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以管仲失之嬰得之又曰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悅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嬰之治阿三邪毀于外三讒譽于內今則三邪譽于內三讒譽于外三讒譽于內昔者嬰之當誅者當賞而今以當賞者當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乃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疾方且

治之未服治天下也

又曰舜以天下讓於善卷善卷曰余逍遥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

又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居畎畝之中而遊于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汙漫我吾羞見之自投于清泠之淵

又曰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曰君之伐桀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乎我必以我爲貪也吳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桐水桐水在潁川今又讓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殺人非仁乘人之亂非義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見其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見也乃負石自投於廬水廬水在遼東也

呂氏春秋曰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荊王欲以爲令尹辭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彼聖人也王于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而國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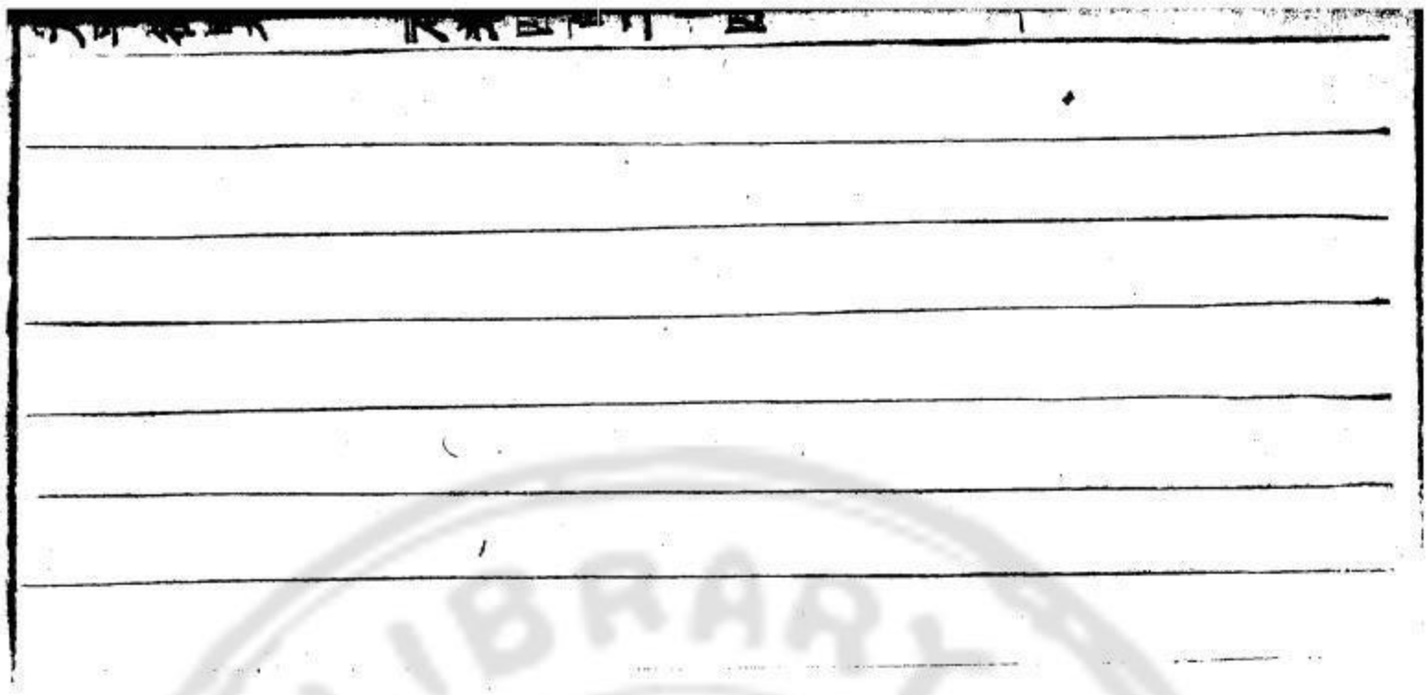
韓子曰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長

符子曰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予我生而逸不能

爲君之勞矣
又曰武王以天下讓岐封子岐封子曰敦勿匆匆然以天下
爲事乎君往矣余不忍聞之
又曰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傳曰大王欲以一國之
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
之右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
萬代哉
山海經曰君子國民衣冠帶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
讓故爲君子國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蓋孝敬之
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取其荒者不營利母常卧之
曰如此當乞食無處遜嘆應母曰但願母老壽耳
郭翻別傳曰翻經河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翻因與之
路人不取至于三四路人周辭翻曰尔向不取我豈能復
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知其終不
受乃沉刀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復沒爲取之翻於是
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
魏武令曰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
魏文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博物志曰三讓一曰禮讓二曰因讓三曰終讓
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
賢才而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以自明賢豈

考全史假讓而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于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爲天下所讓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賢不肖灼然殊矣

晉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爲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玄既失而肅亦未爲暢也玄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于亶父受命於昌泰伯玄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亂嗣而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是深思遠防令周嗣在昌長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札臧之倫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釋名曰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廉斂也自檢斂也

左傳襄元曰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具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又襄二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又襄五曰與晏子邶殿其歸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

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
益之以邮毀乃足欲亡無日矣且夫富如布帛之有
幅焉為之制度以無濫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
貪多所謂幅也與子雅邑辭多受少
漢書曰琅琊郡漢以清行徵為京兆尹漢遂歸老于鄉里
漢兄子曼容亦養老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其名過出於漢
又曰蓋寬饒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予自行戍不收伐
也公廉如此
又曰趙禹以佐吏補中都官用廉為小史事太尉周亞夫
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

然文深禹持文法深刻
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倫脩行清白嘗召
見上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弟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生
遭飢饉粢糗不萬錢不敢妄過人飯
又曰袁彭字伯楚祖父安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
祿勳行至清為吏粗袍糲食終為議郎
東觀漢記曰司空宋弘嘗受俸得塩令諸生糶諸生以賤
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爭利
又曰孔奮字君魚右扶風人守姑臧長供養至謹老母極
膳妻子但食葱菜或啁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
改

又曰楊震字伯起弘農人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令王密故所舉茂才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范曄後漢書曰天知也神知卿知我知也)無知

又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食一斤猪肝屠者或不肯予令出勑市吏後買輒得仲叔恥問其子道狀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梁鴻少孤常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熟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火

又曰應范年十五至蜀迎祖母喪及門鼓萌船沒幾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沛范曰石中堅蘭生香前後相遺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魯恭弟正躭思閉門講誦兄弟雙尚太尉嘗歲時遺子送米肉辭讓不受

謝爲後漢書曰黃向字文章爲性廉潔常步行于路中得金璣一囊可直二百餘萬求得其主還之

又曰范冉姊病性着之姊設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門啗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丹不得已受之聞里中匆遽僮僕更相怨曰言汝淸高豈范史雲葦而云不盜我菜乎丹聞

之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中不可不勉遂投錢去

又曰羊茂字季寶豫章人爲東郡太守冬生白羊皮夏處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

又曰巳祇字敬祖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暗坐不然官燭

又曰左雄字伯豪爲冀州刺史不舉烟火常食乾飯

又曰羊續字興祖泰山人爲廬江太守臥一幅布縕穿敝糊紙以補縕爲南陽太守初之郡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之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又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爲諸生隱處篤行常自躬耕非其衣不服非其食不食糠粃不厭所居閭里服其德化

又曰河南陶碩鄉曲餉之碩無所受但食棗飲水而已

袁山松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外黃人爲縣吏年十八弃衣物道遼家以爲死遂西入關學爲來無長去官於市賣卜紡績以自給碎公府步行無被囊自隨常使兒裙麥得五斛鄉人遺之一斛屬兒曰莫令尊君知兒歸不敢不道丹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不取丹弟子愷見丹藩不完載柴將藩之時丹適行還怒勑子扳柴載還之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自以性急每爲吏常佩帶

范曄後漢書曰張禹字伯達性篤厚父歆卒於汲令使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贈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
又曰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少爲諸生貧而志清不受
鄉里施惠
又曰鄭均字伯虞東平人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
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餘侍錢帛歸以與兄曰物
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與畧曰程堅字謀甫南陽武陰人仁孝清潔居貧無資傭
磨自給不受人施諸孀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
汝非程謀甫何爲不食人食
魏略曰沐並字德信河間人少孤哲袁紹父子時始爲吏
名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鷄炊黍而不晉爲三府長吏時
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舡兵於峴山東斫材兵人
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荅言不往也呼者曰汝欲作休
德信耶其名流布播于異域如此
又曰舊故西征有官厨財藉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趙儼
又手上車發到灞上忘持其常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
藥朴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耳何是
爲遂不取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
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
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爲通向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潔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世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

又曰景初二年以滿寵年老徵還爲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召典兵在外專心憂國有行父營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

又曰胡質荊州刺史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篋而已

王隱晉書曰魏舒爲尚書二娶妻皆亡自表求還本郡葬上曰魏舒清貧不營財產頃舉衆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鄧粲晉記曰王敦籍周顗家筒簏中有故絮故指酒五斛米數斛在位者服其清

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少有志尚清白歷位宰牧武帝賜見嘆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遠矣

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字子驥雅志逸遁居于岐陽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又曰龔玄之字道玄潛處未曾至公門有致餉一無所受

又曰翟湯字道淵潯陽人篤行純素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舡餉之勑吏崔公應讓卿致書託便委舡還湯無

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本以惠而反煩之益
愧嘆焉
徐廣晉記曰中宗令曰太常貨賃冰清玉潔行爲俗表孤
曾造其廬屋室服物周身而已賜牀褥錢二十萬
崔鴻前涼録曰汜勝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大下
亂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閻造之問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
比齊書曰辛術字懷哲隴西人爲淮南經畧所部郡守犯
大辟朝廷以其奴婢及資財盡賜術術三辭不見許術乃
書送詣所司不復聞奏那部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
孔子忍渴盜泉珠璣委地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沈約宋書曰柳元景南岸有數十畝菜園人賣菜得錢三
萬送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啜之乃復賣
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人
又曰郭原平性孝太守蔡興宗以私米遺之固辭不受
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
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
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原平以種瓜爲業
大旱瓜瀆不復通舡世祖令劉僧秀下瀆水與之原平曰
今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漑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舡步
行從他道往錢塘貨賣
又曰孔顗字思遠不尚矯飾服用麤敗終不改易吳郡顧
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

二人顗弟道存從弟徵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輜重十餘舡皆是絹綿紙席之屬顗見之令上置岸側命左右取火燒之盡乃去道存代顗爲江夏內史特都邑米貴道存慮顗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顗呼吏載米還彼吏曰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六十七

清廉下

蕭子顯齊書曰王秀之字伯奮瑯琊臨人也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常盈吾生資已足豈可久留而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

齊春秋曰何敬叔爲東海令在縣清廉不受饋夏節忽牓門受饋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民輸租

梁書曰范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長城令時有梓材申箱至數十乘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一雙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爲費

又曰沈顗字處黑吳興武康人也顗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家人幷日而食或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

陳書曰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察自居顯要甚廉清節嘗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綀一疋祭謂之曰吾所衣着止于麻布蒲綀幸不煩此此人遜請猶巽受納察厲色駈出自此伏事者莫敢也

隋書曰狄士文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極重士文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物勞遣之

唐書曰屈突通從太宗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終始名下定不虛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宛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洺州刺史在職清潔毋入朝蓋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疋衛勒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

又曰袁承序陳尚書僕射憲之子也武德中素轉建昌令在任清潔士吏懷之高宗在藩太宗選學行之士爲其僚屬謂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言陳師入陳伯司奔散唯袁憲獨在其主之傍主世充將受陳禪群寮勸進憲子紹事中承家託疾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先風由是

召爲晉王友

又曰蘇頲性廉儉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旅家無餘資

又曰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玩服飾無金玉文綺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

又曰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江陽尉與謙疇舊酌鏡一面謙集寮屬遍視之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吾効官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至于此復書于使者乃歸之

又曰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常清廉宅舍奩無所增改嘗乘款段馬豆盧欽望謂之曰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嘆伏

又曰裴玢鄜州刺史三年改授山南西道節度使玢歷二鎮頗以公清苦節爲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蔬食弊衣居處纔避風雨而廩庫饒實百姓安業

又曰杜暹在家孝友撫異母弟昱甚厚常以公清勤儉爲已任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初爲務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贈之暹唯受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寮別者見而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猶何異也

家語曰曾子弊衣而耕野于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又曰子路問於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改節則何以稱仁廉哉

孔叢子曰子思居貧其友饋之粟者受三車焉或獻鐏酒束脩子思弗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是辭少而取多也義則無名介則不全子思曰然仅不幸而貧于財至乃困乏將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賙之酒脯則所飲讌也方乏於食而乃飲讌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或擔其酒脯以遺

韓詩外傳曰鮑焦衣弊膚見挈奔採蔬遇子貢于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于此乎鮑焦曰天下之道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華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正者是毀廉也行華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則棄其蔬而立槁于洛水之上

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于道孤父之盜曰丘見而下一飡以餔之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孤父盜人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吾義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之而死

孟子萬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

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李食有虫食之過半避兄離母居於陵
又曰伯夷叔齊聖人之清者也聞伯夷叔齊之風貪夫廉
懦夫有立志

晏子春秋曰景公以五十乘魚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
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令諸
臣諂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之義而順諂諛之欲故
辭思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又曰有工女託于晏子之家者曰婢子東郭之野人賴得
入身比數於下陳焉晏子曰乃今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
之爲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士無邪行女無淫
事今僕託國主民而僕僕必行無清也遂不見

韓子曰晋文公出亡箕鄭挈一壺飡而從涕而失道與文
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伐原以爲原令
呂氏春秋曰古之人非無寶也所寶者異孫叔敖將死屬
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毋受利地荆楚之間有寢丘其
利少而甚惡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
淮南子曰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又曰君子不入市爲其挫廉
說苑曰孔子見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賦孔子辭不受出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公以受祿今說景公未之行而賜
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又曰子思居于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若予人也如棄之
子思辭曰仮聞忘予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仮雖貧不忍以
身爲溝壑

楊子法言曰楚兩龔之潔其清矣（南龔遺龔勝龔舍）

三輔決録曰安陵清者有瑣仲山飲馬渭水曰與三錢以
償之

風俗通曰潁州黄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於水中

又曰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
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也遂強嘔立枯而死

又曰郝子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一分不取諸人曾
過姊家飲哥十五錢置庸而去

列子傳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羊子嘗行路拾遺金
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
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捐金於里
遠尋師學

又曰凡爲名者必廉斯貧爲名者必讓斯賤

長沙耆舊傳曰徐儁奴善叛知識欲爲儁售之儁曰不得
奴徃當復逃亡豈可虚受其價廉平義正若此

廣州先賢傳曰陸源字元流南海人出給郡役爲戶曹佐
源性廉潔家貧餉晏不至同第人餉先到呼之共食源未
嘗聽

又曰丁密字靖公蒼梧人少以清介爲節非家織布物不

衣非已種耕菜菓不食亳釐之餽不受於人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好潛靜養志唯典籍是樂有先人草廬廬于東坑其下有陵田魚蛤生焉非身所耕漁則不食

又曰胡定字元頴川人也至行絶人在喪雉兎遊其庭雪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排雪問定定已絶穀妻子皆卧在床令遣掾以糒就遺之定乃受半

録異傳曰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至袁安門無行路謂安已死除雪入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安爲賢舉爲孝廉

郭緣生武昌先賢傳曰郭翻字長翔爲人非已耕不食非妻自織不衣

漢皇德傳曰蓋晉敦煌人天性皎潔自小未嘗過人飯貧爲官書得錢足供而已不取其餘

任嘏別傳曰嘏字紹先幼以至性見稱遇荒亂家貧賣魚官發魚價貴數倍嘏即取直如常

陳留耆舊傳曰洛陽令董宣死詔使視之闌輿一乘白馬一疋帝曰董宣之清死乃知之

益部耆舊傳曰朱倉字雲卿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羅小苴十斛胥之爲粮閉戶精誦寧矜之斂得米二十斛倉不受一粒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尚書交趾太守張悝居官貪亂贓踰

千金珠璣玩寶乃有石數收贓薄入司農詔悉以珠賜諸
尚事尚書皆拜受意獨委珠璣於地不拜受明帝問委珠
何也對曰愚問孔子恐渴不飲盜泉之水曾子還車不入
勝母之閭惡其名也今陛下以贓珠賜忠臣以故臣不敢
受耳

羊祜別傳曰昔有攘羊遺叔向毋妒理之後事發檢羊肉
盡唯舌存遂以羊舌爲氏族祜其後也

華陽國志曰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飢
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羊隨以綿繫其處使
足所收償民視羊見綿相語曰開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
無粮必能尒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人爲語曰漢安吏取
粮令爲之償

范亭燕書曰晉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從補國恪討
擒冉閔即南鄙拔業石氏舊都城內玩寶貨充溢真無所
取唯存恤人物收斂圖籍真上疏曰臣輒以家奴婢五十
口馬七疋牛四十頭以助軍資

物理論曰有吕子義當世清賢士也有舊人仕仔首嫵其
設酒食懷乾糒而徃主人榮其降以乃成爲饌義出懷中
乾糒求一杯冷水而食之

語林曰何公爲楊州親親有葬者乞數萬錢而悵下無有
楊州常有槁胡恩米以賑孤寡今有千餘萬斛虞仔爲治
中面見道悵下空索求糶此米付帳下何公曰次道義不

其孤寡爭粒

世說曰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百疋絹不受請稍減遂至一疋既終不肯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手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裨耶范笑而受之

郭子曰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爲索一柱吏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寧字安期東海人）致與庾而稱云是海內清士顏延之正語曰清者人之正路

劉弘敎曰錄事巫衛忠清儉節衣食不充賜車復衣各一旦恒令厨食給其家穀三百斛諸吏宜見賢思齊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六

正直上

易坤卦曰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地之性也

又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廣生焉

尚書皐陶謨曰眞而温

又洪範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又曰三德一曰正直

毛詩緇衣羔裘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又谷風小明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左傳襄元曰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直參和爲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昭四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事具刑法門
論語爲政曰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謂猶投也諸之也投於上位也
又曰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攘盜也我鄉黨有直人名躬父盜羊則証其罪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又衛靈公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魚衛大夫名鰌君道有無道行如矢直不曲也
又微子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士師獄官名黜貶退也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漢書曰周昌爲人強力敢直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退走高帝追還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又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群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口吃又盛怒曰臣雖口不能言然臣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咲即罷呂后側耳于東廂聽見昌爲跪謝曰微若太子幾廢矣
又曰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文帝嘗讌飲通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不可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爲檄召鄧通詰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上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又曰單于嘗爲書慢吕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附太后以噲言爲然李布曰樊噲可斬夫以高帝四十餘萬困于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又曰諸葛豐字少康琅琊人以明經爲郡文學特立剛直舉侍御史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闕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奉法不謹豐劾奏其事適逢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欲收之章窘馳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事于是收豐節司隸校尉去節自豐始也

又曰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至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飡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

下從龍逢比干遊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然後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葦之以旌直言之臣

東觀漢記曰戴憲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憲曰侍中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憲對曰陛下嚴曰朕何用嚴憲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虜受之訴遂至禁錮歷年于是爲嚴上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憲謝曰臣無寒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慚聖朝上卽勑尚書解遵禁錮拜憲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

又曰朱暉字文季南陽人爲臨淮太守表善黜惡抑強絕邪吏民懷而愛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祭遵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上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嗣諫曰明公欲衆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命行也上乃貰之以爲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命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又曰鄭衆字仲師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將梁松請衆欲爲通籍遺綵帛衆悉不受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松諷以長者難逆不可不慮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

又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方正擢於鄉里爲郡議曹掾正旦掾入賀太守門下掾王望前言曰齊郡數亂遭離盜賊人民飢餓不聞鷄鳴狗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誠上雅壽掾皆稱萬歲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無受其觴盜賊未彌人民困乏不能家給人足于今議曹掾尚無襜寧爲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遂不舉觴賜鰒魚百枚晏罷教署功曹良耻以言受官不拜

又曰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忠正志節抗厲常慕史魚汲黯之爲人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對言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謇謇多直無所

阿撓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軔車輿車輪馬不得前

謝承後漢書曰李燮爲議郎會西羌又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弃涼州燮厲色言曰斬司徒天下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建辱大臣帝以問燮燮曰涼州天下衝要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萬里之土臣切惑之若烈不知之是極奸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畧每公卿有缺爲衆議所歸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太守宗資署功曹滂外甥西平

李頒頑嚚濁穢鄉曲所弃并常侍唐衡求爲仕官資勑曹召署文學史滂不聽極久衡復有書誚資資怒召功曹書佐朱零問不召頒意狀零以告滂七謂曰若荅教當言頒則滂之娣子豈不樂其升進頒緣汙穢小人不宜玷塵清朝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

又曰楊奇字公偉弘農人爲侍中天子所問引經據義靡事不對靈帝常問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躬秉藝文聖才雅操有優先帝禮善慎刑恤未之有今天下以陛下准桓帝猶爲堯舜比德者也上不悅其言誚曰奇所謂楊震子孫有強項遺風想死後又當致大鳥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等下獄獄吏曰諸人獄當祭皐繇以祈福范滂曰皐繇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及訊獄王甫以次詰之滂年小在後越次而前甫曰夫令黨連群必有盟誓其所謀圖皆何等耶滂曰切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齊其清惡惡同其行謂王政之所思不悞友以爲黨乃仰天嘆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死之日願賜一幡埋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尚書霍諝以黨事無驗表陳赦之

范曄後漢書曰高獲字敬公南陽人與世俱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鉄鎖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

曰臣受性干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

又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爲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於和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帝曰卿言是也

又曰樊儵字長魚宏之子也廣陵王荊有罪詔與任隗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耶儵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李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荊禽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嘆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又曰張剛字文紀皓之子也漢安元年選八使詢風俗皆耆儒知名多厤顯位唯剛年少官次最微余人受命之部而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豹狼當路安問�similar狸遂奏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堯之姿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饕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書奏而京師震悚

又曰奚延字秀平陳留外黃人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曰朕何如主也延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預政則亂是知陛下可與爲

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過敬開闕矣

又曰胡喜字伯陽南陽人爲太尉受遺詔典録喪禮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喜乃正色橫劒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又曰桓典字公雅榮之玄孫也拜御史執正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又曰吳佑字季英陳留長垣人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佑聞而請見於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爲冀章佑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冀起入祐亦徑去

又曰李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以充高節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坐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傑以匡不逮唯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絶其語以內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丼于肉遂出徑去

又曰崔琦數引古今成敗戒梁冀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爲諷梁冀見之呼琦問百官內外各有可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琦對曰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尹而德政未聞元元塗炭不能納貞良以救禍敗乃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

又曰許敬字鴻卿汝南平輿人也有吏誣君者會於縣令

坐敬扳佩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常椓膝卧則推下之

曰蘇則之膝非侯人之椓也

又曰張承字公先範弟也避地楊州袁術問承曰周室凌遲則桓文之覇秦失其政則高祖接而用之今孤以士地之廣士民之衆欲邀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對曰在德不在強夫能用德以從天下之欲雖有疋夫之資而興覇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弃誰能與之

術不悅

又曰蔡泰爲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致貨因是奴婢泰皆掛名于壁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又曰辯濟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當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可作威作福殺人活人上以詔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所具以荅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古今慎唯陛下察之於是帝意乃解追取前詔

又曰辛毗字佐治潁川人常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田於陛下甚樂而群下甚苦帝默然後爲之稀出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爲荆州刺史書戒司馬景王曰許允傳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

吳志曰張昭每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于色曾以直言逆旨中否不進見後蜀使來聘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權嘆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得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帝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若乃變易思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六十九

正直下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爲司隸校尉言議切直無所回撓故不至公輔王甚薦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又曰初武帝知太子闇弱後必亂國然不能擇才澄荀勗及和嶠重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德更進茂不問西宮之時嶠曰臣以爲太子睿質如故不見更勝此自陛下家事非臣所盡知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于寶晉記曰高貴鄉公髦太子會朝臣而謀其日太常陳

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晉涕而入太祖謂曰玄伯何以處我對曰惟誅賈充可以謝天下太祖曰不可爲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進不知其次太祖乃不復問

鄧粲晉紀曰初陽王敦將下朝士共議周顗以爲敦剛愎不仁親害平子必能稱兵以向朝廷敦既尅石頭顗與戴淵共詣敦謂顗曰伯仁卿負我顗荅曰公戎車內侮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敗績以此負公又問淵吾此舉動天下以爲何如荅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以爲忠敦笑曰若思卿能言

晉中興書曰紀回字公則雅性方範不畏強禦丹陽尹桓景頗以佞事司徒導甚昵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荅曰公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甚愧之

又曰初庾冰兄弟每說顯宗國有強敵宜須長君顯宗晏駕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惧非長計冰等不從遂立康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如臣議不都升平之世其強正不撓率皆如此

又曰王彬字世儒從兄敦入石頭中宗使彬衙命慰勞會周顗被殺彬往哭顗既而見敦敦恠其有涕泣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哉彬曰伯仁世譽與君齊行忠烈之軌邈焉難

逮其有何罪而致禍戮勃然數敦曰兄抗旌內侮戮殺忠義謀圖不軌禍必及門敦大怒厲聲曰尒之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丞相導在坐勸彬起謝彬曰昨暴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所謝意氣自若敦曰脚痛孰若頸痛然有以宅親恐不加害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初淮陵內史虞琰子妻裴以尺牘辯利蕝服食絕谷常衣黃衣狀若學道司馬道子常延致之甚悅其才每與百官飲宴裴亦預焉悉令與賓客談衆人皆爲降節王恭訴曰恭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舉坐竦然道子爲慙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爲刺奸外部都督糾舉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

又前涼録曰汜禧字休臧燉煌人爲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効禕休祖曰君不聞寧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乎禕怒以印繫肘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事聞休祖坐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禧遷居延令

又前秦録曰王墮字安生京兆鄠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性剛愎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如仇讎每朝見之畧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何鷄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故說符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不數董龍作鷄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小字也

後魏書曰尉聿字成興性耿介肅宗時爲武衛將軍領軍元乂秉權百寮莫不致敬聿獨長揖不拜出爲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最乂送白綾二千疋令聿染之聿拒而不許

又曰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爲猟郎使安併皆轉民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平者弼覽而善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結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世祖前椎樹頭製下床以手撝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治寔尔之罪世祖失容曰於基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有何罪置之弼乃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

又曰遊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常弘勑肇有所降怒肇執事不從曰陛下自能怒之豈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

又曰于烈世宗初咸陽王禧當權遣家奴專信與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伏出入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遣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以報禧禧遣謂烈曰我號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曰若是詔應遣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其剛直遂議出之乃授恒州刺史

又曰于忠嘗侍宴世宗賜之劒伏令出入周旋恒以自衛
廷侍忠辭曰文世宗曰今文人小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
勞於下我無憂於上
又曰録尚書高陽王雍欲以令史朱暉爲廷尉評頻煩托
吏部尚書元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
聞大怒昧爽坐都廳召順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四海
之内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弃於地順徐雅曰
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
子身爲省吏何令爲廷尉清官毀下既先皇阿氣宜遵成
肯自有短坦而復踰之也
周書曰王羆字熊羆陵人也直質木強處物平當州閭敬

憚焉
三國典畧曰初周萬年縣令樂運抑挫豪右時稱強直帝
甚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咸令奏聞至是召運赴行在
所既至問之曰卿來日見太子否運曰臣來日奉辭帝曰
卿言太子何如人也運曰中人時齊王憲等並在帝側帝
顧之謂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唯運獨云中人方驗
之忠直因問中人之狀運曰班固比齊桓爲中人管仲相
之則覇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爲與惡帝曰我知之
矣超拜運爲京兆郡丞
吳均齊春秋曰王僧虔性甚方直遠近望之咸曰如水鏡
也

唐書曰蘇世長高祖待之意甚厚高祖謂曰卿自謂諂佞耶正直耶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爲背世充而歸我對曰洛陽旣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充尚在臣據漢南天豈能有所歸人事足爲勍敵高祖大笑嘗又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

又曰桓彥範爲大理卿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愈厲又常謂所親曰今旣躬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

又曰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中者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蘇良嗣求之因上疏切諫併遠求珍異以疲道路恐非聖人抑己愛人之道又小人竊乘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祖下詔慰勉遽令弃行於江中

又曰高祖謂侍臣曰那文儒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又曰憲宗以李絳爲相同列李吉甫便佞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叶絳性剛計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又曰武元衡從父弟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趍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謝見未嘗輒易

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獵于淄上歎曰使國可長保而傳之子孫豈不樂哉晏子曰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如避熱不亦難乎

又曰景公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肘跪擊馬而反之曰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曰臣聞下無直辭上有墮君民多矯行今君有失而則跪直禁是君之福也於是令則跪陪資

又曰景公見梁丘據公曰與我和晏子曰此同也和者君曰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曰則曰所謂同也安得爲和

尹子曰范獻子遊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荅舟人清涓捨楫荅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曰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

呂氏春秋曰熊意見齊王宣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何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今意身得見君而家託乎齊意何能直夫賢主所以貴士者以其能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人主欲聞枉而惡直是鄣水源而欲其流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死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彼敵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而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又曰秦始皇既有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昔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禪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嘆曰吾德出乎五帝將官天下誰可使人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皇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桀紂之道也速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陛下築臺于營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簴婦人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驅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耳何暇比德于五帝欲官天下哉秦皇帝闇然無以應面有慙色

新序曰齊景公遊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使古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斯如之何乃泣沾襟高子曰然類君之賜蔬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不欲死而況吾君乎俯而垂泣晏子抆手而笑曰樂哉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嬰之遊也見怯欲一而諫臣二使古之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恒何暇念死乎景公慚焉

又曰晉平公問居師曠侍坐平公曰予生無目子之默默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默默而臣不得預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採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愬而君不悟此一默默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處賢而君不悟此二默默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共才覆塞其惡賢人逐邪臣責而君不悟此三默默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在傍而君不悟此四默默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默默也國有五默而不危者未之有也

臣之默七何害乎國家哉

又曰周舍立趙簡子門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夫子將何以教寡人對曰願爲君誹誹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何君過而書之簡子悅之

又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如何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遂任座次到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何以言之對曰臣聞其君賢者其臣直聞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仁也文侯曰善復召任座

郭子曰王含爲廬江（含字處弘敦煌也）貪強狼籍于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中稱家兄在郡爲政定中善廬江人咸稱之何充爲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共於此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爲太尉黃瓊所辟是時寒暑不和羌夷數起瓊見掾屬曰是太尉無德願諸掾有以匡之掾東平王象對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上聖之君誰能無此明公日昃恪勤衮職修理小掾等無以加增如此至數人瓊欣笑次宣乃仰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輔弼天子處諫諍之職未有對揚謇謇之言其所旌命不授岩谷之士小掾私以於邑小掾聞之三台不明責在三公願明公深思消復災異進納忠良衆人默默慚愧

華陽國志曰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李密至縣中山王過欲徵駕菱薪蒸密引高桓過沛賓客老幼禮桑梓之恭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疲不敢聞命後諸王經過不煩溫縣

又曰陳禪字紀山安漢人也耕拜諫議大夫西域獻幻伎天子與公卿觀之禪獨伏不視字固外傳曰梁冀欲立清河王森常侍曹騰聞議定見冀曰清河爲人嚴明若遂即位將軍受禍不久矣冀更會議立蠡吾侯子唯固與杜喬深據本議桓帝立國與杜喬以

本立森下獄太后詔出固與乃復令黃門常侍作飛章虛
章奏收固等繫獄皆死京師諺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
反封侯

孔融別傳曰袁術僭亂曹操託楊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
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
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
氏歸罪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之意融曰假
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聃纓綏搢紳所以瞻仰
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興直措枉致之雍熙今
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莫不解躰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
衣而去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樊英別傳曰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英詔切郡縣駕載上
道英不德已到京師辭疾不肯赴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
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君何慢朕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得其命
亦天也陛下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朝猶不肯
可得貴乎雖在布衣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德不易萬乘之
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萬鍾不受
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平臣帝不
能留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日賜羊酒

語林曰晉王敦與世儒議下都世儒以朝廷無亂且唱兵
始自古所難諫諍甚苦處仲變色曰吾過蒙恩遇受任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御自同姦邪阻遏義舉王法焉得相私因目左右令進
世儒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自古多士豈有如此
舉動言畢流涕敦意乃止
王符論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
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
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班邑于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昔守社稷則孰執羈勒如皆從即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班

又孔子閒居曰子夏曰三王之德參于天地敢問何如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

又儒行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左傳文上曰賈季奔狄宣子使吏駢送其孥孥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也夷之蒐賈季戮吏駢吏駢之人送臣也欲殺賈氏以報之吏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介甲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天子盡具其孥焉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

又襄上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辭稱祁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之子也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奚子初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奚之謂矣

天周七年曰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魏舒魏戊爲梗陽大夫戊舒之庶子也梗陽在太原也魏子謂成轉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

論語雍也曰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焉耳乎汝此辛寧得賢人與之耳語助也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史記曰邑人出猟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兎部署小大劇易衆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別乎

又曰陳平爲社等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哉陳孺子之爲

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平亦如此肉

漢書曰肖何不與曹參相能久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稽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又曰朱邑悼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利天子器之

東觀漢記曰耿嵩字文都鉅鹿人履清高之節髫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大夫莫不敬異之王莽敗盜賊起宗族在兵中穀食飢貴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粮時嵩年十二三宗人長少咸共推令主廩莫不稱平

又曰陰興字君陵盡忠竭思其無益於國雖在骨肉不以私好害公義與張宗鮮于褒不相喜而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薦之張汜杜禽之徒興厚善以其雖而少實私貨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尹閻興召爲主簿時長安鑄錢掾多姦巧乃署倫督鑄錢掾令長安市長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又曰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弟外家

謝承後漢書曰張陵清河人初爲梁冀弟徧舉孝廉正月威儀阿冀使出勅羽林虎賁奪其劍徧詣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伐也荅曰明府不以陵之不德誤見擢序不敢阿

公以報私恩徧有媿色

華嶠後漢書曰蔡孟喜汝南頓人以禮化鄉里鄉里有諍訟者輒詣喜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

范華後漢書曰袁紹官渡之役審配二子爲曹操所擒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耶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

又曰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殺陳平生甚欣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典略曰荀或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薄促一介才德實薄或謂或曰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爲議郎耶或咲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汝言衆人其謂我何其持心平實皆類此也

魏志曰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爲南陽太守明帝即位詔下書使部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耶主者曰若郡爲外劇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郡外劇則於役調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

民遂言爲外郡送任子詣業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心公如此

又曰魏國初建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孤疑以巫令密訪於外唯崔琰露荅曰蓋聞春秋之義矣立子以長加五官郎將仁人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太祖乃止植亦愛琰亮

植琰之兄女壻太祖貴其公直表廢立徙汶山立聞亮

蜀志廖立傳曰諸葛亮爲人公而忘私誅賞必當以理無所偏枉可謂識治之能臣信賞必罰庶事肅然之良才也然其天性殊自高下每稱人物多不以理或名過其實或有所抑而不揚蓋以此人才有過人之處而不能盡同己意故乃受其大名而不爲用也

辛泠曰吾其左衽矣

又李傳曰亮表廢平徙梓潼郡平聞亮卒乃發病死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公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寄物而不然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爵之而非榮刑之而非怒天下豈有不服也哉故蜀志評曰諸葛亮

宋書曰張邵有佐命功元嘉五年爲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

唐書曰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之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而緣飾以文雅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閒卑賤論者稱良相焉

又曰張文瓘爲大理卿旬日決遺疑事四百餘條莫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

又曰吳陟字殷卿吏部選事銓綜平允有能名選吏部侍郎所莅之官時以爲稱職

又曰韋承慶自天授以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海內稱之

又曰楊纂除吏部侍郎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爲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黯吏觀時任數頗爲論譏

尸子曰自井中窺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望之則見其始出也夫私心井中公正丘上也

愼子曰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

又曰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已鉤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怨故著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

國語曰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宣子趙盾獻子韓厥）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奸行獻子佩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役矣其士朝登（車僕也）而夕戮其車宣子召禮之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而忠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家語曰澹臺滅明公正而無私

韓詩外傳曰直者順治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務行

又曰楚有白公之難有壯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姻親君可乎壯之善曰問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

今之所養世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而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惧如是何不返也壯之善曰惧吾私也死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之

韓子曰古之全大躰者則天地觀江海不以致累心不以私累已害治亂於法術託是非以賞罰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主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任在已而不在乎人故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又曰解狐與荊伯柳爲讎然趙簡主問于解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荊伯柳可趙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之廢也不阿親近簡王曰善遂以荊伯柳爲守（韓詩外傳曰解狐文侯問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解狐舉其讎荊伯柳文侯之用之）

又曰爲人臣者北面委質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又曰解狐薦其讎以爲相其讎往拜謝解狐引弓迎而射之

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不予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周語曰舜有商均此九子不知出何書）墨者鉅子腹䵍居秦（鉅姓子男通稱大車車啍之啍也）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弗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天下之義也王雖爲之賜（賜愛）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子

人之所私也忽所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又曰晉平公問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乃舉其讎祁又問國無尉其誰可乃舉其子午孔子聞之曰祁黃羊可謂至公也

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聖人無私爲

又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正也公則天下平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孔正下正

又曰荆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

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天下之陰陽之和不私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長一物私猶異也

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又曰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翣翣扇也非愛翣也清有餘也寒聖人不爲私非愛費也節乎已也

諺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處公門則不言貨當公法則不阿親奉公舉則不避仇雖忠於事名謂之公

又曰楚令尹虞丘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爲令尹十年國不加治竊不俊士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居舉而授之政則國可寧

莊王從之賜虞丘子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而虞丘子家下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
亂可謂分平莊王曰善子之賜也
又曰楚令尹子文之族奸法者殉理拘之聞其令尹族也
失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令立廷理者將以伺犯上令察
觸國法者也於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私心釋之是吾
不公之心明著于國執一國之柄而以私開吾生無義吾
不若死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惧
遂刑其族人
又曰晉文侯問於咎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對曰盧子羔
可曰子羔非汝之佗歟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佗也
子羔見咎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於君得爲西河守
咎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告
謝之矣
周生列子曰天下所以平者正平也政所以平者心平也
心所以平者衡平也衡所以平者銖兩平也銖兩所以平
者臺釐平也無所不平也謂之太平夫天之
於物無所偏以君之散恩無所外内
任子曰以義事主不私其已以仁接人不謀其欲火佚焚
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
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無怨言以其
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
抱朴子曰君人者必修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

私情以標至公

魏武令曰令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見各往督令之欲擇慈孝不遠吾令亦未知用誰也兒雖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妾見子亦不欲有所私

諸葛亮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應亨與州將牋曰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邪無私而患政教不行未之有也昔叔向論叔魚之罪石碏討石厚之亂祁奚稱解狐之賢臧紇思孟孫之愛春秋嘉之敦崇世教經乎百王厚乎盛衰其義不傾公正之德弘矣重矣明君之所以總天下賢臣之所以奉上士庶之所以繫仰德化之所以美成公正也可不勉哉

曹羲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朋友之至交斯古之作盖閭閻之白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其士不料其數而係其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爲弘朋友忽義以雷同爲美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者以當實爲清不以過難爲貴相知者以等分爲交不以雷同爲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文識其心不求於言

稽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causa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恨情之不巧其不哀哉未有抱僞

而身立清世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文觀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忪弃而達之言無尚諱而行不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躰精神立而是非允當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胷懷於八荒垂坦蕩於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者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事部七十一

信　謹慎　與

信

釋名曰信申也相申束使不相違也

易中孚卦曰信及豚魚吉豚魚賤民也

又乾文言曰君子忠信所以進德也

韓詩外傳曰受命之主正其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言而信次見行而信既聞其言既見其行衆皆不信民之下也

又曰孟子少時聞東營家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猪

何爲其毋曰欲啖汝毋悔失言曰吾懷是予席不正不坐
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
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禮記儒行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
又曰忠信以爲甲胄
左傳僖中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粮不降命去之諜出曰
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舍而原降呂氏春秋云
又僖下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
害也君子謂是盟也信
公羊傳曰莊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將會曹子進曰君之
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曹子進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
晉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
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壞
壓鏡齊數取魯以是偷信君不圖歟君爲齊桓公也不願許侵魯地太甚願汶陽之田
管仲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已曹子摽劒而去
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代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
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又僖公曰晉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嫡長
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許臣對曰

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役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論語學而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

又顏淵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恃者信也

爾雅曰西至日所入爲太豪太豪之人信

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又曰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出見楚將子反告莊王王問曰城中何如曰折骸而炊易子而食王曰誠哉是言我軍亦有三日粮以其信故遂罷兵去

又曰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心已許之豈以死皆吾心

漢書曰季布楚人以任俠爲名以然諾聞楚人爲之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

東觀漢記曰郭伋在并州行部到美稷有童兒數百騎竹馬迎拜問使君何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乃止

乎野亭須期而入

又曰任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繫徒各更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悅之

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年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汝子焉及共赴期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尒何信之審也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遠母曰若然當爲尒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又曰高湖及銅馬餘衆降光武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得不投死乎

吳曆曰太史慈字子義於神亭戰敗爲孫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問諮進取之術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欲出宫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荅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會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果至

晉陽秋曰陸抗羊祜雅喬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

唐書曰蕭至忠年少時與友人期於路偶會風雪凍冽諸

人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不去衆咸歎服

鬻子曰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

子思曰同言而信匕在言前同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民遷如化

列子曰子華有寵於晉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禾生子伯氏之上客也出行坰外宿於田叟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聽之因之子華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狎侮欺紿無所不爲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謾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之形若飛鳥揚於地肥骨無困復偃河曲之隈曰北波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行曰泳既出果獲珠焉衆昉同疑昉始俄而范氏之藏失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焉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燋范氏之徒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紿予吾不知子之有神而辱子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其所以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信無二心故遠而來久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不及不知形軀之所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